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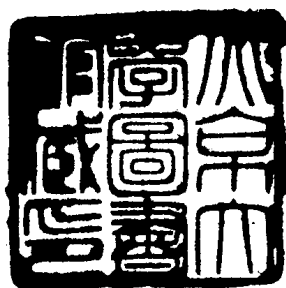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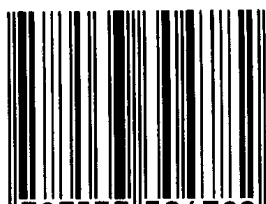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三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1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說類六十二卷

〔明〕葉向高輯 林茂槐增定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遜世編十四卷

〔明〕錢一本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四五

廉平錄六卷

〔明〕傅履禮 高爲表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譚耀刻本

.....七四八

說類六十二卷

〔明〕葉向高輯 林茂槐增定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類六十

二卷》提要

說類序

稗官家言自三代時已有而後
莫盛于唐宋學者多棄而不道
然其間紀事固有足補正史之
所未及而格言眇論微辭警語
讀之往往令人心開目明手舞
足蹈如披沙得金食稻粱者忽
噉酥酪不覺其適口也余在留
曹日偶得一書皆唐宋小說數
十種摘其可廣聞見供談資者
錄而存之欲爲之分類編次以
便觀覽而力未能及頃以公暇

說類

序

寥寂時取一寓目每至治亂興衰成敗得失與人臣忠佞邪正進退難易身名全毀之際輒掩卷三嘆不勝論世之感間以示客部林君林君復稍加增汰定爲六十餘卷各爲類區分臚

說類

序

列條緒井然蓋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窮人事大之而國故朝章小之而街談巷說以至三教九流百工技藝天地間可喜可愕可恠可笑之事無所不有雖未足盡說家之大全然其大端

已約畧具是矣編成將授之梓客有語余曰今之載籍汗牛充棟談者方欲付祖龍之燄烏用此駢拇枝指爲且神鬼幽奇滑稽嘲戲無裨世教奚取而並收之余曰天地大矣萬籟齊鳴秦

說類

序

三

火之後作者更繁有心有口其孰能禁子不語恠乃精氣爲物遊覓爲變易已言之桑間濮上且列于詩何況其餘記不云乎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如必盡引諸繩墨則後有論著
惟儒先語錄足矣卽左徒育史
漆園吏邯鄲賈豎腐令諸家言
皆當以覆醬瓿又何論猥雜如
茲編者哉昔蘓子瞻好人說鬼
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茫

說類

序

四

茫世界總是幻場蟲臂鼠肝尻
輪神馬變化無倪夫庸知子瞻
所謂妄者之非真耶世有大妄
而人不恠乃僅以耳目不及爲
妄惑已此余所爲存也客曰是
固然矣如其辭毋乃太質余曰

質勝文則野此野史也禮失而
求諸野吾方欲以救史之失焉
用文客唯唯請述而弁其端客
部名茂槐余里人

福唐葉向高書

說類

序

五 金瓶梅詞話

說類目錄

卷之一

天文部

天

南北斗日月

日

月

星

風雨

風

雲

雨

祈雨

雨物

雷

霜雪露

虹

氣

化生

卷之二

歲時部

說類

目錄

律書

曆

閏

歲後八日

社日

晦日

陽月

冬至

二十四候

太歲

月忌

時日禁忌

正五九月忌

土禁

五行

納音

六壬

早滂

陽九

卷之三

地理部

地名

東蒙峯

崑崙山

蓬萊山

方丈山

員嶠山

岱輿山

洞庭山

火山

洞天

巖

山漂

水名

淮泗

濟水

黃河

香水

瀛洲

潮汐

太液池

昆明池

應潮泉

蠡泉

鹽井

鰻井

鑿井

錢塘堤

田

土宜

土產

風水

方俗

卷之四

帝王部

符瑞

年號

萬歲

帝孝

好學

好文

幼慧

親政

大度

遠識

謀畧

仁恕

說類

目錄

寬恤

明察

卻玩

信任

勅誡

用人

知人

嘉忠

舉直

旌直

獎廉

抑競

保全大臣

寵禮相臣

禮遇詞臣

家法

內儲

惜費

祈禱

巡行

宴遊

溺情

妬能

遺辱

昏謬

卷之五

后妃部

慧鑒

靈兆

聖德

寵姬

慙德 廢黜 誅戮

卷之六

儲戚部

建儲 太子 親王 公主

宗室 外戚 勲戚

卷之七

宰相部

相權重輕 獨相 多相 久相

方正 恬淡 先識 識斷

不欺 救解 勤官 識體

說類

目錄

三

慎密 薦賢 受遺 厚重

自尊 清儉 不避 辭遷官

不會食 收恩 迎合 智數

矯詐 攜交 招護 乖忤

伎忌 傾擠 沮直 壞國

罷相 鑄秩 歸貧 權姦

卷之八

官職部

漢三公 宋三公 衍聖公 三省

中書省 平章事 叅知政事 樞密使

使相 提舉官觀 中丞 臺諫

六曹 翰林院 學士院 翰林學士

講讀學士 麗正學士 北門學士 樂卿

史局 鑾坡 中書舍人

起居郎舍人 檢校官 試館職

兩司三衙 駙馬郡馬 太守 通判

邑宰 校官 尉 猥雜官

太學生 省吏 宦官

卷之九

臣道部

說類

目錄

四

忠實 剛正 直諫 悟主

受知 善言 辭官 致仕

避禍 嫌疑 乞外 淹外

請責 自污 巧宦 朋黨

躁進 改節 嫌隙 謫賣

險薄 誣訐 讒害 忌嫉

機詐 阿諛 驕恣 與援

諂附 佞臣 欺罔 譴黜

詔獄 禁錮 奸禍

卷之十

政術部	仕宦三難	精選外吏	懲逸黨	編戶數
定糧額	罷京糴	倉糧加耗	計處軍資	
京畿恩澤	勸農	青苗法	賑災	
鹽法	茶法	判決	遺愛	
却像祠	斥舉政績	溺職	耗財	
興利之禍				
卷之十一				
刑法部	明刑	肺石	漢法	定律
說類	聽訟	遠慮	赦	宥刑
懲失刑	甲官受刑	冤獄	驚獄	
譴吏	譴囚			
卷之十二				
禮儀部	禮書	納后問名	朝參	朝班
押班	傳宣免拜	講官坐立	入朝乘車	
謁見中書	私第謁執政	待僚屬禮		
賜宴	宴飲	拜官獻食	宣醫勅堊	
賜功臣號	賜諡	賜神道碑	將命贈錢	

士大夫家廟	奉使善辭	待陪臣禮	冬日致慶	外國表章
卷之十三				
歌樂部	樂人	編鍾	定樂	知音律
柘枝曲	拋毬曲	廣陵散	陽關三疊	
妓樂	善歌	三不如		
卷之十四				
凶喪部	死期	善終	喪服	瓦棺
說類	忌日	終喪	起復	塋
塋燼骨				
卷之十五				
文事部一	易	書	洪範	秦誓
周官	春秋	左傳	穆天子傳	論語
班固漢書	文選注	老子解	孫卿子書	
游宦紀聞	晉語解	資治通鑑	日錄	
脩史禍	印板書			

卷之十六

文事部二

聖言

名言

論學

講書

好學

該博

考究

聰敏

不能談

嘲新說

卷之十七

文事部三

制誥

草制

貼黃

誥勅

章奏

劄子

貼子

樂語

牒

說類

目錄

七

卷之十八

文事部四

文體

文訣

文辭

文才

文爲筆

文愈疾

文得神助

破題

題跋

俳諧文

竄文風憾

卷之十九

文事部五

帝王詩

霸王詩

應制詩

詩評

詩解

詩句

詩話

箴宦詩

哀忠詩

勸世詩

農圃漁樵詩

助談詩

寓警詩

滑稽詩

譏刺詩

戲謔詩

隱者詩

琴士詩

童子詩

文人詩

蒼頭詩

僧詩

宦者詩

盜詩

外國求詩

夷主詩

夷使詩

鬼詩

詩謎

詩識

慕詩置像

詩病

詩見譏

惡詩

詩禁

賦

詞

卷之二十

文事部六

句讀

字義

字體

字說

說類

目錄

八

字音

書迹

草書

篆字

禹碑

古銘

石刻字

謬陋

卷之二十一

文事部七

紙

筆

墨

硯

去字法

卷之二十二

武功部

謀臣決戰

大將起微

招軍格

兵謀

勝筭

節制

號令

戰具

戰棚	防守	討逆	義勇
探謀	背危軍	宮人騎射	城京師議
養兵	徙兵汰兵	不輕用兵	誠談兵
敗績	掩敗	懦卒	
卷之二十三			
邊塞部			
和戎	歲幣	邊事	伐遼失策
金寇	西夏	高麗	蠻獠
交夷	虜中事	遼人建議	
卷之二十四			
說類	目錄	九	
外國部			
軒轅國	白民國	君子國	長人國
大人國	鯨人	勃鞞國	泥離國
施塗國	因祗國	燃丘國	扶婁國
塗脩國	扶桑國	渠胥國	廣延國
盧扶國	騫霄國	宛渠國	背明國
含塗國	頻斯國	日林國	奇肱國
龜茲國	乾陀國		
卷之二十五			
科名部			

科第名稱	科舉法	科舉論	制額
主司	試文	試題	抑輕薄
正文體	訪名士	拔孤寒	傳衣鉢
避嫌降第	贊文許第	子私議榜	誤取忠裔
私收勢要	入高第	破天荒	升等
重試	特賜及第	廷試	傳訛
早舉	晚達	奇捷	解末
自號	謁主司	宴集	得意賦詩
夢兆	一門高第	狀元同歲	狀元宰相
狀元被誣	高科輔弼	一榜多相	試闈拜相
說類	目錄	十	
榮先主司	主司同官	譏進士	嫉進士
進士乘驢	世祿避試	恩科	黜落
天譴	置科可笑		
卷之二十六			
世胄部			
預內宴	不遠宦	不降甲	名臣裔
卷之二十七			
人倫部			
姓氏	名	諱	家誠
稱父	名子	呼子	多子

學子	生男法	借婢生子	傷子
賢母	貴女	認女	兄弟
兄弟不同	舅姑	兄公	婚姻
老婚	強婚	助婚	重婚
離合	棄妻	棄夫	休嫁
翁婿	擇婿	僚婿	
卷之二十八			
人物部	塾師	朋友	賓客
老人	老戒	早慧	幕客
說類			
異人	怪人	義僕	奇卒
卷之二十九			
婦人部	稱姓	跪拜	纏足
賢婦	福婦	慧婦	孝婦
節婦	慷慨婦	勇婦	智婦
妬婦	妾婢	尤物害人	倡伎
卷之三十			
身體部	總身體	人身陰陽	陰陽生育
		人全五行	

十月生形	名輩降生	異誕	身神
相貌	髮	口目	人中
鬚	喉	背腹	手
指	脾胃	肝脾脉	足
毛	五液	魂魄	五味所入
聾瞶	疾病	睡	夢
卷之三十一			
人事部一	孝	孝義	忠義
清節	盛德	陰德	弘達
說類			
達識	雅量	崇厚	剛直
智計	先見	含默	
卷之三十二			
人事部二	重名	延譽	識鑒
戒勉			品藻
卷之三十三			
人事部三	安命	守分	恬退
怪行	簡傲	偽退	棲逸

卷之三十四

人事部四

豪縱

誕僻

疎傲

忌諱

惑溺

婦禍

囁鄙

卷之三十五

人事部五

盛事

奇事

身命

定數

先兆

薄命

撰詞見黜

有心失物

卷之三十六

人事部六

說類

目錄

十三

蚤困

遭值

世情

利名

富厚

訓儉

奢侈

騎奢敗

卷之三十七

人事部七

論管仲無後

論孔子誅正卯

論鴟夷子皮

論范睢蔡澤

論李斯

論漢高劉宴

論張子房

論韓信

論巫蠱

論魏相

論趙充國屯田

論劉更生

論梁冀郭崇韜

論諸葛孔明

論阮籍

論桓溫

論孟嘉

論陶潛漢高

論淵明五子

論五王與劉幽求

論劉昌斬甥

論唐八司馬

論甘露事

論馮道

論周益公

論古今事相符

論君子小人

論文人好尚

論譌傳事難信

卷之三十八

人事部八

警世

奇談

滑稽

嘲戲

說類

目錄

十四

巧對

卷之三十九

人事部九

毀譽

釋憾

弭謗

不脩舊怨

報德不同

忿怨

輕詆

薄惡

卷之四十

人事部十

殘忍

僭竊

劒俠

亡命

盜賊

匿賊

避盜

詰盜

化盜

焚塚

改變人形

殺人祭神

卷之四十一

釋教部

佛

佛經

佛像

佛化

神力

禪教

寺

塔

塔燈

異僧

僧

偽僧

脩行

成佛

火化

轉藏

奉佛

戒殺

懺悔

佛後身

地獄

不信佛

譏禪

卷之四十二

道教部

說類

目錄

十五

道書

仙

遇仙

談仙

得道

道士

仙姑

內丹術

法術

出神

養生

學道

三彭

異丹

丹毒

怪誕

譏求仙

卷之四十三

靈異部上

太乙神

真武神

文昌神

金甲神

四方神

千支神

地府十王

金天王

女媧神

龍神

山神

江神

河神

天出神

龜神

金華神

關王神

紫姑神

神女

羊神

神和子

王表神

同州督郵

陸大夫神

掠刺大夫

聖公

九龍廟

善神出現

胡僧現像

孝感神降

神誕

賽神

鬼名

鬼

奇鬼

疫鬼

冤鬼

妬鬼

臆中鬼

冥婚

前身妻鬼

鬼捉嫁妻

鬼鬻身

鬼問醫

市中畫鬼

疑鬼

假鬼

驅鬼

建醮超鬼

誦經度鬼

善視鬼

鬼火

說類

目錄

十六

卷之四十四

靈異部

妖怪

變化

復生

還魂

前生

再生

知死日

真理

冤報

卷之四十五

靈異部下

神像占年

鼻孔樂神

神人導引

棄兒不死

杳核雄黃

影堂老人

飲水不饑

驚兒禳疾

姪四年生

異產

兵妻孕珠

梁間函書

尉印石兔	空卅相隨	立廟遷官	生男化水
斷雀復活	童謠	妖言	
卷之四十六	方術部		
論占驗	論卦命	識書	占天文
卜筮	蓍法	變卦	卦影
善課	異術	星命	術書解
望氣	相	占神氣	神筭
遁甲	巫	呪	幻術
醫	醫方	藥	
說類	目錄	十七	
卷之四十七	巧藝部		
棋	彈棋	投壺	蹴鞠
畫	誤畫	面具	
卷之四十八	居處部		
官殿名稱	掖庭宮室	殿	官
禁中書院	賜第	大宅	高堂
前榮	寢室	治第	屋山
觚稜	鳴吻	竹室	宅兆

相宅	脩城	臺	苑
園	卜隣	古蹟	
卷之四十九	貨寶部		
秦官寶	玉	異珠	金錢
金泥	吸金石	金精	銅
錢	銅鐵	偽琥珀	
卷之五十	璽印部		
傳國璽	受命寶	鎮國神寶	印
說類	目錄	十八	
卷之五十一	服飾部		
別鑄印	青布囊	輯濯	印不利
帽	裘	輕紗	朱紫色
金魚佩	帶	魚袋	野客服
髻	玉簪	服妖	
卷之五十二	飲食部		
茶	酒	異酒	粳米
湯餅	沙糖	乾姜	艾餛飩

食羊	龍羹	五侯鯖	鮓脂糖蟹
餾	酸鹹	水陸食	食物月忌
食物須知	不饑法	健飲食	節飲食
卷之五十三			
器用部			
竹簾	屏風	壘	酒器
茶器	几	鏡	劍
銅鼓	鼻觀香	夾燈盞	聚香鼎
炭	竹夫人	卧爐輪扇	辟塵巾針
卷之五十四			
說類	目錄	十九	
雜物部			
物性	海物	異物	海錯滄鱗
植物生死			
卷之五十五			
灾祥部			
諸瑞物	朱草	瑪瑙甕	日異
風灾	冰稼	山石泣	地生毛
肥遺	穀蠹	物異	
卷之五十六			
果部			

橘柚	龍眼荔枝	梨	柿
朱李	橄欖	交梨火棗	甘蔗
檳榔	異果		
卷之五十七			
草部	蕒附		
終南草木	芝	牡丹	荷
芸香	艾艸	苜蓿	蒔
毘松	草子	淫羊藿	睡草
望舒草	神草	舞草	夢草
佛座荷花	蔓金苔	種花	花毒
說類	目錄	二十	
蒿菜	雲薇	瓜	蘆服
茄子	菌堪		
卷之五十八			
木部	竹附		
天宮寶樹	松	栢	檜
楊柳	野桑	黃昏木	貝多
安息香樹	竹箭	竹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家畜野禽	飛禽	鳳	鶴

說類卷之一

天文部

天

天之色蒼蒼然也而前輩曰丹青曰絳霄河漢曰銀河可也而曰絳河蓋觀天者以北極為標準所仰視而見者皆在於北極之南故稱之曰丹曰絳借南之色以為

今也

南北斗日月

北斗位北而得七為火之成數南斗位南而得六為水之成數此乃陰陽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乃有西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酉之雞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翹冕往來之

義也

日

漢書云日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北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方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東方謂之朏亦謂之側匿朏健行朏縮遲

續博物志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或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

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為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

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月

公孫乘為月賦其辭曰月出瞰今君子之光鶚雞飛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睽炎日匪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固小臣不佞

西京雜記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二

為一月又日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虧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白半

搜採異聞錄

星

八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

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是歲星年行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搜探異聞錄

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上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甯參爲虎首故有甯之義音訾誤矣彼韻畧說類

卷之一 天文 三

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僕友司馬文季朴極知星管云前漢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此說非也且河鼓乃牽牛也今分爲二則失之矣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者何也蓋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檐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潢之間故易謂河非也俱

鄭真子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

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識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贊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象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音訛而然又張茂先小象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予因此始知河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四

鼓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墨莊漫錄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恠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卽此女見衡異志相傳識人星不患瘡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瘡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忤第六星曰開寶第七

星曰招搖 俱酉陽雜俎

風雨

地之上陽也客陰來脇和而爲雨地之下陰也客陽來脇散而爲風故雨從天降風從地生 錄海錄

風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呂氏春秋云東北曰炎風亦曰融風東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曰巨風西曰飈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風則雨東風則晴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 俱續博物志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五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橫行於空中卽紙鳶以觀之春則能起交夏則不能起矣秋之風自上而降下木葉因之而隕落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錄海錄

雲

雲五色爲慶三色爲商或曰外赤內青爲商楊雄曰紫蜺商雲朋園曰君子小人竝進也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白喪赤兵荒黑水黃豐東方朔別傳云凡占東畔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盜烏黑多水

赤火

京房風雨占候曰黑雲如一疋皂二日中一日大雨二疋五日雨三疋十日雨

京房易傳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德將風則踴躍欲雨則鳴 俱續博物志

雨

或問曰夏月龍行雨餘月否者何答曰雨陰陽所生夏月陽極在上陰豈能生而升乎不升則不降龍潛秋潭幽陰之處一動而出陰氣得附之以升旣升必降散而爲雨故夏日之雨則龍行也 錄海錄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六

俗曰五月雨爲分龍雨一日隔轍雨 續博物志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幾欲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稀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澆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蚌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鵠與象能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

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

體鶴林王雲

祈雨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而舉之小舉小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七

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丈九尺六寸矣俱酉陽雜俎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表檢具言其

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東坡志林

熙寧十年京師春早上心焦勞於後苑瑤津亭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於佛閣中乃羅漢中第十尊者也元絳厚之時爲參政作喜雨詩王禹王和其韻云紫微宵稱感聖憂主憂會降梵王州慈深三界雲常聚法徧諸天雨自流作粥爲霖孤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云人多稱之墨莊漫錄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八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貯水挿柳枝泛蜥蜴使青衣小兒環繞呼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等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蜥蜴往往以蜥虎代之蜥虎入水卽死無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蜥虎似凭昏昏怎得甘雨聖客揮犀

雨物

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爲龜兒
漢世翁仲儒家人貧力作居渭川一日天雨金十斛於
其家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呂后三年秦中天雨粟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秦魏地奏亡
穀二十頃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周時咸陽雨錢終日而絕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九

秦二世元年宮中雨金既而頃刻皆化爲石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世潁川民家雨金銖錢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
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而至於君庭與

之言甚有所知如史所述

魏世河內冬雨棗

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俱述異記

雷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于是乎有雷有霆木中有火乃焚大槐人間往往
見細石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或謂之霹靂楔按玄中
記云王門之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磧數千
名霹靂磧給霹靂廬用從春至秋乃罷禮記有雜金磧牛
骨鑽鑽與磧同音相合切

王充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十

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春秋震夷
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

俱續博物志

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
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

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

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

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校與騎者曰

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

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

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埠候天色及牛瓜山上

有黑雲氣如密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酉陽雜記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呪有神請曰爲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爲黍時女晒菱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菱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十一

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王弼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異聞總錄

霜雪露

或曰霜能殺物雪能養物何也蓋雪生於雲霜則無雲霜殺物露滋物何也蓋霜歷陰位露歷陽位是以春霜亦不殺秋露亦不生

蠡海錄

宋次道春明錄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政和丙申歲先君爲真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下方州儀真學中建大學庫屋

積新瓦於地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安世爲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爲言欲諛於朝先君不從乃已

墨莊漫錄

虹

宋長沙王道憐字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戶良久不見

獨異志

氣

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十二

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黃地黃爲六氣

續博物志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僵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瘻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疔行氣多仁陵氣多貪

酉陽雜記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樊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爲余言之

鶴林玉露

化生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主日月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說類

卷之一

天文

十三

說類卷之二

歲時部

律書

律書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畧與今所言同雖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昂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搜採異聞錄

曆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十一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元豐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旃蒙單閼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戊午曰著雍敦牂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涖灘辛酉曰重作光壬戌曰玄默闔閭癸亥曰昭陽大淵獻甲子曰闕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曰修竊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臯六月得巳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奎相八月得辛則曰塞泝九月得壬則曰終亥十月得

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辛十二月得乙則曰
橘涂俱續博物志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既登第遂
留意曆學元豐中使虜適會冬至虜曆先一日趣使者
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虜曆爲
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
莫能測無不聳聽卽徐曰此亦未足深較但差一刻爾
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卽爲今日少一刻卽爲明日此
蓋失之多爾虜不能遽折遂從之歸奏神宗大喜卽問
二曆竟孰是蘇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二

容重修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畧授冬官正袁
惟幾而創爲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
時爲侍郎以意語之士廉輒能爲故特爲精密虜曆京
師毀合臺取渾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亦不傳云石林燕語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
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判太史局
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
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小大盡決定不差殊謂
如來歲合置閏正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來年之閏當

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
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
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雨時零五
刻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
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
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
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
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
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癸辛雜識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三

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閱程氏攷古編謂漢初
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
之歲率歸余於終爲後九月漢紀及史記自高帝至文
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論也至大初元年
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
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吏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
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頗得其說蓋閏月之不書者
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
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
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紀之事魯史紀事

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朔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曆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安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大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曆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四

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 癸辛雜識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鷄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搜採異聞錄

社日

今人家閨房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紉謂之忌作故周美成秋藥香詞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粧粉指印窻眼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

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予見張籍吳楚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乃知唐時已有此忌循習至今也 墨莊漫錄

晦日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識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居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爲明堂議者以爲得體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實儼始上聞不得已乃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五

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 避暑錄

陽月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爲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夢溪筆譚

冬至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閏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

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學庵筆記

二十四候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之節氣月建於丑地之氣陽於丑天之氣會于子日月之運同在玄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于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六

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于木四時始於春木之發榮於春必於水土土之交在于丑隨地隔而肇見焉析而言之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始于梅花終于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櫻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棗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花竟則立夏矣

蠶桑錄

太歲

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敗妻鬻子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芋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之數也 續博物志

月忌

月忌之說術家以爲廉貞獨火故爲忌者謬也此乃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宮三宮四宮四宮初五日則入中宮中宮爲星極之位至尊之地在臣民當忌避故曰月忌至於六日六宮七日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如此循環數去十四日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七

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

日爲月忌也 蠶桑錄

時日禁忌

日月蝕而私者生兒則多疾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生兒則愚癡瘖瘡鈎絞了戾逐陣而私者生兒多凶暴無禮亦猶木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俗諺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覓當去 俱續博物志

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俳文於

明皇其累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顯

真子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母籍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說類

卷之二

歲時

八

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泣撒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棧覆一質窮窮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程史

正五九月忌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鎮開府猶勞將佐宰殺物命而設然恐傷物命何獨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權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月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黃道也

清波雜志

土禁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郗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搜

錄異聞錄

五行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相生爲義漢魏共尊劉說

續博物志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元儒謂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九

數以爲成數以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二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爲五十有五惟黃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爲圖其理可見爲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夢溪筆談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

二水火之生形具而質未全故水有乾涸火有灰燼其耗也速三四金木之生形質始具故木之枯朽金之剝蝕其耗也遲至五必實空儲故亘古而無耗也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蓋金即天星凡見天星則雨是以星應金金生水也予獨謂未盡夫金生水者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天垂象地賦形故石上雲而星降雨天地氣交星者氣之精石者氣之形精氣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濕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乃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金爲首也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十

生剋制化古今贈炙人口然生剋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緣生中有剋剋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剋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土盛則遭其埋沒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水盛則又漂流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剋凡剋中有生者謂如木剋土土厚則喜木剋是爲秀茸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剋是爲養節隄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剋是爲既濟成功火剋金金盛則喜火剋是謂煅煉成材金剋木木盛則喜金剋是爲斧斤斲削蓋因剋以爲美此所謂剋中有用故稱之曰制者乃不拘於

生剋之中也

五行惟火無定著由木而見形依土而附質因金而顯性遇水而作聲

斲土始則重燥則輕伐木始則重槁則輕是知形附質則重形離質則輕水附土液附木乃重生則重也亦離土液離木乃輕絕則輕矣俱錄游錄

納音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十一

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紀甲而坤納子金金乾也終于土上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六呂之高同位謂甲與乙隔八字下生壬申金之孟與丙之商隔八謂太呂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宮隔八上下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此陽辰言之則係連甲連仲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

中黃鐘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己丑之徵生丙申火之

孟之徵丙申娶丁酉之徵生甲辰火之季之徵甲辰娶

乙巳之徵生壬子木之仲之徵則左行傳於東方木如是左

行至於丁巳仲呂之官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

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之徵則左行傳於西方金

之類自子至於巳為陽故自黃鐘至於中呂皆下生

自午至於亥為陰故自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予於樂

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難

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一紀也今太常鍾鑄皆於甬

本為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三

一古鍾匾而短其板長幾寸半大畧制度如晁氏所載
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
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
間以橫括挂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行甬之
甬文從竹從甬則甬僅平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
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以衡之義也橫括之形似蟲
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鑄校之因彼衡甬具實
則衡小於甬以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其中也則宜
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
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則鍾實其鈕不動何

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
定繫者安能常當其處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
在錢塘予群從家藏之

六壬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
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闕故曰天魁三月華葉
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
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光六月萬物上盛故曰小
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枝條堅剛
故曰天岡九月木可為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三

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
大吉十二月為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
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
星抵於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
星抵於戌故曰從魁建於一星建於二星建於三星建於四星傳送者
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
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
之事勝光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光
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

建也亦謂之尤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

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泄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下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早澇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強邦一朝失職嘆噴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說類

卷之二

歲時 西

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經歲者常歲也

搜採異聞錄

說類卷之二終

說類卷之三

地理部

地名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羈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三輔黃圖范曄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見戰國策邯鄲屬磁州邯山名邯盡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城廓宇皆從邑故作邯見寰宇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城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並見地理志此數條皆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

卷之三

地理

清波雜志

東蒙峯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合景蒼精龍故人今居于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顧夷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老學庵筆記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衆四面有風群

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西南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頽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崑崙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野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稷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各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曰靈龜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園皆數百頃羣仙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二

種稱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王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仞一竭千仞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

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倉環水精火藻爲階有水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嶸名艤步負其殼露行令則復入其殼生卵者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簾溫柔如蜀毛有鳥名鴻鵠色似鴻形如禿鶩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雌雄相盼則生產南有鳥名鷖鷖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于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三

推其毛長者高翥萬里聖人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鷖集其上下有沙磴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崑崙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王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聞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若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著地堅凝可爲寶器燕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

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
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光浣布爲纏山西
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
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
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
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
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
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
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姦菜色如紺莖色如
漆細軟可縈海人絨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四

列坐方國之賓莎羅爲經莎羅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
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鵠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
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煉可爲金色
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魍魎不能藏形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週迴千里多大鵠高一丈
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於中國
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氏春秋
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
如錦扣之片片則翦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樵以爲蜜

有水蚕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蠶
長一尺其色五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
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
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
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
芸蓬色如白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
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裙大袖因
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修眉長耳殤九
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
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
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
人常行於水上遙道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
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捨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
丘阜亦不盡也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五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
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
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
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
火人衣則焦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名金塵沙著樹燦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見昱明祭也西有白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鰲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榮火大如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六

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胸重頭垂自掛黑者如鳥至千載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如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嘗採食之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王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雖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統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仲秋律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逐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淵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上又有靈洞入中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七

嘗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飢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俱拾遺記

火山

吳中卑薄新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

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鏤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名軍尤爲異也

老學庵筆記

洞天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天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總真天其次三玄極真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王清平天其次珠明耀真天其次金壇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續博物志

岩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八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岩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斨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卽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鑿爲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毫修白骨氣龍鍾殆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

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岩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遶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游者有攀躋僣僂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岩洞飛驚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蹬石鍾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岩而去尚餘不盡尾修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爲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有詩云神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亦壯哉相去未逾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九

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神峯鄭公龜嶺黃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陞星辰曉澤需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鄴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游宦紀聞

山漂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州土石雜下如簌揚七社

民家歷死者幾萬人壤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山殆空行而過也

老學庵筆記

水名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畧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潁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

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卽沮漳合流潁上卽漳潁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鄆郡卽西江合流毫漳則漳潁合流雲夢則漳卽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如蟠螭數十里方混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於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傷于刺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杜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

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肥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夢溪筆譚

淮泗

唐李翱爲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及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夢溪筆譚

濟水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一

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趣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夢溪筆譚

黃河

黃河慶曆後初自橫城稍徙超德博後又自商胡趨恩箕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治建昌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奏請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壘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賓棣五州之民皆爲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

康公爲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爲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擊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被大害遂竄仲昌領南議者以爲韓公深恨石林燕語

香水

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改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亦有泉謂之香水

瀛洲

瀛洲一名冤州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一

鼻端有角時鼓舞群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瓢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轡之觀飾以衆環直上于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紉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杼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冷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渴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

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拾遺記

潮汐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海鰐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大空之中地秉水力以自峙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一

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月行連日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

必需足 墨客揮犀

鹽井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爲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推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醜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夢溪筆談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六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盤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夢溪筆談

鑿井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星者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

納青木數劬於其中以辟瘟氣 治宅篇

開城未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一丈餘無水忽聽向有人語及雜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程三十七歲因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抑知厚地之別有天地也 酉陽雜俎

錢塘堤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值大水十餘行謂之混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七

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混柱可得良杉數十萬杭師以爲然旣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混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執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語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混柱之利然所費多不復可爲 夢溪筆談

田

輝項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存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飽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不亦宜乎清波雜誌

土宜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土金有穀者生至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八

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博物志

土產

陝西鳳州伎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宜州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荅曰漆栗筆蜜

墨客揮犀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瀝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

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

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衝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十九

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食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木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

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鶴林子錄

方俗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二十一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談曰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毳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稻遼僧之談合如此 搜採異聞錄

七閩地狹脊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塗必爲磴以碓米亦能搗精米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爲耕

之詩蓋紀實也

處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率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案案牘行遣而已予管勾常平季點到邑皆留數日亦無他苦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常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予每以大錫瓶挈佳泉以自隨損二夫之力足了數日之食處策處瘴鄉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予謂果能如此何所往而不可豈獨禦瘴癘而已哉 俱泊宅編

榕

說類

卷之三

地理

二十一

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墨客揮犀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衣胞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

說類卷之三終

說類卷之四

帝王部

符瑞

堯爲仁帝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上于庭神龍見于宮沼層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薹蒲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是爲十端

述異記

帝王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柄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列官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川豬宅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一

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色毛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鶴其聲似鍾磬笙竽世語曰青鶴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宮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樓于山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贊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群仙飲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曉不

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然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于藪澤梟鳴逝于絕漠有祗支之國獻重鳴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鸚鵡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嗣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洒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戶牖之間則魍魎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鸚于牖上此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

遺像也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于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于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至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舜葬蒼桐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氲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青石員潔如珠服之不死帶

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讀曰珠塵員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有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計可行十里迷于晝夜既覺漸明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圖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子是耶咎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令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卽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說類

神卽義皇也

卷之四

帝王

三十一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船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船則其類也武王使畫其像于幡旗以爲吉兆今人幡信皆爲鳥畫則遺像也

俱拾遺記

樊將軍會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日矚則咒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餞之蜘蛛集則放之

天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西京雜記

太祖皇帝徵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筭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唐虞大橫兆聲歎如有聞蓋記是也

石林燕語

年號

國家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平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四

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爲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曆九年改爲皇祐嘉祐九年改爲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爲明道

歸田錄

萬歲

春秋後語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遣王書願以十城易之趙遣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卽墨僞約降燕皆呼萬歲馮驩之薛召諸負債者合券乃矯孟嘗君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皆呼萬歲至秦始皇殿上上壽群臣皆呼萬歲見優孟傳蓋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後臣下以爲

定制

帝孝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光獻太后尤謹升遐之夕王禹玉爲相入樹執手號慟因引至欽所發視御容左右皆展絕將歛復召侍臣觀入梓宮物親舉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慟幾欲仆禹玉爲挽辭云誰知老臣淚會及見珠襦又云朱絃湘水急玉碗漢陵深皆紀實也 石林燕語

好學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五

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書後錄

好文

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宜險韵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蓋當時事也 石林燕語

真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卽有篇詠使近臣廣和故有御製看尚書詩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

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

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齊書

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

梁史三首讀五代後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

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爲近代好文之主也 青箱雜記

幼慧

神宗皇帝在春宮時極幼中後學人爲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順助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六一

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睿明可謂聞一知十矣 東軒筆記

哲宗初卽位契丹吊哀使入見蔡持正以虜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以爲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是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既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石林燕語

親政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洊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向書武亦自鄜坊

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程史

謀畧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藉于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迫逐一勝一負畧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於太公者當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意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且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九

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爲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于輕我貪則利于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縱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途也避暑錄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脩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藉其選請于藝祖王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

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

能答徒唯唯騎省巨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醕復者亦勑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景歟其後王師征包茅於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說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一

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任故府樓宣猷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程史

仁恕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東軒筆錄

寬恤

慶曆中郎官呂覺勸公事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謝水燕談

明察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爲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亦豈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國語錄

魏國公崔鉉秉政鄒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一

所取信凡有禱吏議事或與之叅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鄒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于左右云御晨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東觀奏記

却元

文宗時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摸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謂舊例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觀聞鷄優人賞歎大好鷄上曰鷄既好便賜汝

因話錄

信任

太祖時郭進爲山西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終可贖死耳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用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歸田錄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

卷之四

帝王

十一

沈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思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元祐三年龍興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卽日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東坡志林

勅誠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因語錄

用人

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令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于矣車軒筆錄

知人

呂許公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一

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為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院學士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為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為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東軒筆錄

石介為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專以徑直狂傲為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于上謂介可為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備林公議

嘉忠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偽命臣僚忠于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咨脩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蒼不遜猶優假之故雖陳遠寇仇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若莫徐鉉為詳太宗未察遂詔鉉撰碑鉉遂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其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嘆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一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空息無補報反秋泣途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墓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東軒筆錄

舉直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畧云聞之道路
陛下中官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
聞諂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無此事轍妄信欲黜
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
特與科名 涇水燕談

旌直

張伯王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王首言天
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
不得已出伯王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
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爲卿治裝翼日中旨三司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五
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爲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
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石林燕語

獎廉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爲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
貧及罷官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
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
過陝詔徵偁赴行在桼不奉詔上遣中使就桼家索其
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
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爲江南幕吏至以爲京官知青州

傳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未數年丞遷
主客郎中司戶郎官 涇水燕談

抑競

真宗嘗論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
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
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執
政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真宗朝其人不復
進用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涇水燕談

保全大臣

范祁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四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六

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十年薨
雍容禪代之際疑間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
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褊急好面折人過然
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
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爲稱溥寬厚喜薦
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尚執子弟之禮不廢子
貽永尚太宗女 石林燕語

優禮相臣

張僕射齊賢爲相時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
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款如家人余嘗于張氏

家見賜其母詩云往上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首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娑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賢不爲飾蓋如此也石林燕語

禮遇詞臣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四庫錄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

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七

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飾裝秋當與卿相見戒

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

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途中寢東觀奏記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

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

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池水燕談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院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

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真

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先苦學勞心疾

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

臣之盛古未有也石林燕語

家法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講實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立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十八

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佳事姑之禮見獻穆夫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入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臣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前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有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來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廟庭稍具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荷蘭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寬

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責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清放雜志

內儲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庫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卽散府財募戰士以圖取復會晏駕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

借費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斲大爲小畧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椽損須大木換易二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

人立之兩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見其大可知

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嘉祐中脩三司初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

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卽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爲將作監太后

出金帛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衍主其役請輟將作鎮庫模枋截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援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換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晉邸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爲小何若斯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祈禱

徽宗將內禪旣下哀痛之詔以告于內政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卽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

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遂卽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如毫社幹離不旣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乘間有劍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帷殿旣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

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
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升平
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
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
舊職獲罪當大以上所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
及眇躬庶安社稷之基天保將來之福五兵永息萬邦
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
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呼禹湯罪已其興
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于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戴微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一

宗教門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玉
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
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
南嶽上真人程史

巡行

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
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縣寓之表有書史十人
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
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
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

名踰揮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
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遽而駕焉按晉徐行以匝天
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轂遍于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
而自服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國指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
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
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璫臂之燭過于宮內
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水壑之中取此花以覆
燈七八尺不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
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麀丹玉之履數碧蒲之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一

宴遊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
狀如翫蓋日照則葉低陰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
荷實如玄珠可以餽佩花葉離委芬馥之氣徹十餘里
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
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楚辭所

謂折菱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
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泥如紫色名紫沉菱食之
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巨槽帝曰檜楫
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爲
舟木蘭爲施刻飛鸞祥鶴飾于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
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爲歌歌曰秋素景今泛洪波揮纖
手兮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
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于池上及乎末歲進諫
者多遂省薄游幸堙毀臺池鸞舟菱荷隨時廢滅今臺
無遺址溝池已平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三

漢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
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旣悅于闇行憎燈燭之照
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簪佩雖
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旣
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
如今之輦選旗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覺其
行快疾耳中若聞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
所幸之宮咸以氍毹席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于微
行昵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實不珍食
捨于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

問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于是焚
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佚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圓
焉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
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于鸞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
木爲虬龍雕飾如眞像以扶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柂柂
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葉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伏飛
之士以金鎖纜雲舟使伏飛于水底引之每輕風時至
飛燕殆以風飄飄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游
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疎常怨恙曰妾微賤何時復預纓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四

裾之游今太液池中尚有避風臺卽飛燕結裾之處
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以避
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遊漾使宮人乘
之選玉色體輕者以執篙楫搖蕩于渠中其水清澄以
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
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
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鳬千年萬歲喜難踰渠
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
有四蓮葉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葉舒故曰望舒
荷帝盛夏避暑于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

前代
後代
如二

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而解
上衣惟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因墀香焚以爲湯
宮人以之浴浣畢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
豎爲驢鳴于館北又作鷄鳴堂多畜鷄每醉樂迷于天
曉內豎競作鷄鳴以亂真聲也乃以炬燭投于殿前帝
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
中先所投燭處每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于此立
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俱王于
年拾遺記

溺情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三十五

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者難於取舍爲彩局兒以定
之集官嬪用散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宦瑞私號散
子爲劉角媒人

宋高宗好養鵲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鵲鴿飛騰
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鴈沙漠能傳
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補官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晉宋間諸主至爭作詩寫字故
鮑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此哉漢
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

于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
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
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
他人之妾也東坡志林

譴辱

禮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不廉曰簠簋不節汙
穢曰帷薄不脩罷軟曰下官不職尚遷就爲之辭有大
罪者聞命則北面自裁曰于大夫有過吾不忍加刑焉
故淫者更絕纓盜者更賜酒而甚于誅戮唐家待士不
用廉耻美皎官三品且有功猶杖辱之況簿尉乎故神

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三十六

器屢搖蓋不養士氣于渾淪之中服其形而不服其心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此之謂也
隨隱漫錄

昏謬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獎政太
革海內願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曾文肅爲相頗右紹
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觀望推引責
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
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
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

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危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愴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脩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駁正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七

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自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程史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下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卽位紹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悅卽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鵠畜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麀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麀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享上之論興浸溢及于艮獄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

識者以爲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艮獄初建諸巨獍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馭有市人薛翁素以拳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杵貯肉炙梁米翁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自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資予加厚靖說類

卷之四 帝王 二十八

康園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獍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養云

程史

說類卷之五

后妃部

慧鑒

周高祖葬后魏成安人父曰世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迎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也逆旅主人曰此馬舖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志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

說類

卷之五

后妃

十

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世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于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醪酒食衣服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于眾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以泣將勢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

此亦貴人也乃俱率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承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蓋誅其家惟承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承德以勅觀之承德曰丈人為事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為然雖執之于獄所以愧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承德曰殆必然以世三禮夢所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承德夫婦極富貴

靈兆

龍川別志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木幾慈聖太后

說類

卷之五

后妃

二

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驗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老學庵筆記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石林燕語

聖德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朝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曰願惟菲涼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

當幾合于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
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群臣進
姓名石林燕語

元祐五年秋季二日忠宣呂汲公安厚卿秉政宣仁聖
烈皇后寢疾中外憂惶三公詣閣門乞入問疾詔許之
至御榻前障以黃幔哲廟黃袍幘頭立榻左三臣立右
汲公進問曰太皇太后聖躬萬福后曰老婆待死也累
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心只欲不墜先業措世
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憤鬱
呂公未及對哲廟作色叱曰大防等出三公趨退相顧

說類

卷之五

后妃

三

曰吾曹不知死所矣過庭錄

寵姬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歌每泣
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
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聲皆唱響入雲霄戚姬以
百煉金爲羈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
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姬
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俱西京雜記

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

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

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

玉墀兮塵生虛房兮而寂寞落葉依于重扇望彼美之

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問問不自支持

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

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危出波祇之國酒出

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

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

詔女伶出侍帝息于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

香帝驚起而香氣尤著衣枕歷月不散帝彌思求終不

說類

卷之五

后妃

四

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

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頗類嬪御不寧

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

遙見不可同與帷幄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少君曰黑

河之北有暗海之都也出英潛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

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

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

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

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道術齋不

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

或托形假死獲友者四五人得此石卽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霄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拾遺記

慙德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刺王妃也有寵于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爲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能正之

說類

卷之五

后妃

五

于始其後高宗之于武氏明皇之于楊妃相傳家法不以爲惡若魏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清波雜志

廢黜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教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居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老學庵筆記

誅戮

唐外戚傳云外家之成敗視主德之何如耳至哉言也明皇之寵太真極矣故有馬嵬之事故老子云其愛必

大廢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惟老嫗于此事殊爲得體詩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姒謂若此事自出于明皇之意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遠矣

懶真子

說類

卷之五

后妃

六

說類卷之六

儲成部

建儲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虜被留館于雲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爲可惜輝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

說類

卷之六

儲成

一

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還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舊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冒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

處藩服更加廣選宜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三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嘿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婁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溫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于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于此清波雜志

太子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王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

說類

卷之六

儲成

二

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親王

鶴林王雲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而實非狂也龍川別志皇子顯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于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于因循耳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歸田錄

公主

晉孝武欲為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說類

卷之六

儲威

三

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琨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度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項肉一斤尤脆美進充御膳時人以此為禁臠獨異志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束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所謂椿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頻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寬宥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為謔

笑之且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惻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御制因詠錄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上悅安平不妬喜形于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宮娃雜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東觀奏記

宗室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說類

卷之六

儲威

四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于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于是皆散去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俱老學庵筆記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獎勵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于宴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敦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勵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

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輝居爲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清波雜誌

外戚

楊景宗卽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庭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黥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王清昭應宮將還內六宮皆金車迎駕于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字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于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庭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景宗既在仕遂用

說類

卷之六

儲戚

五

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既貴而肥皙如王性恣橫好以木槌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于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沒籍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

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盤囊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傭于鑿紙錢家常以囊懸于臂臆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

道左有入內院子見而憐之收養于家恆其衣服百結

而胃懸盤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者怒然驚異蓋嘗受

旨于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

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

封宸妃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

遂官之爲右班殿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

上仙謚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

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俱東軒筆錄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廟受天下于仁宗故神廟

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

說類

卷之六

諸戚

六

上仙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官至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

老學庵筆記

勲戚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慈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汾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

諱芳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卽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旣而曰禮緣人情令

公勲德不同常人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駿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曰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駿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傳濤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冊式播謳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說類

卷之六

儲戚

七

方鎮不獲陪侍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威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嚮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常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助佐之功忿媚不相而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替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于席前曰酒盡不須歌似因話錄

說類卷之六終

說類卷之七

宰相部

相權重輕

張公安道嘗爲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權惑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賦詩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思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于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一

以韵落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韵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斥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侈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

此段亦商亦痛

入叅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于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爲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于許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若朝廷之輕重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

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龍川別志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也至韓琦范仲淹始率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述朝廷每有一事則是

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三

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敗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

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四

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常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林玉露

獨相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來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準罷王旦相祥符

五年向敏中相且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獨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祥文彥博罷龐籍相獨相者二年元祐九年呂大防罷章惇相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七人惟趙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云

多相

石林燕語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於前也

石林燕語

久相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五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有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柄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鶴林玉露

方正

王文正公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歸田錄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後嘗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未易有也

儒林公議

恬淡

呂文穆公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固不過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嘆服以爲賢于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歸田錄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六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櫻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是終不聽臨終沐浴左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然今之士大夫鮮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

樂善錄

先識

李文靖公爲相沆正厚重有大臣體常曰吾爲相無他

楚

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矣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歸田錄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西北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我輩安用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隆典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七

龐有虛曰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涌水燕談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污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効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論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

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如許公之料

東軒筆錄

識斷

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常爲近侍奸人所間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八

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庶帷御封至魏公持之又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懼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嘆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石林燕語

不欺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歸房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

九爲臣子所當知

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爲先

青箱雜記

陳恭公自爲參政時仁宗卽眷之厚不但以其嘗請建儲之德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耳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九

得如此老子不謾我耳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卽召至闕下會賜宴正肅公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石林燕語

救解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畧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

此等以說之

又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識胡為用之上歸閱識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字欲重黜之宋所為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罪之殊免深譴祈之力也龍川別志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一

納江隣幾雅志

勤官

梁徐勉為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獨異記

識體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後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

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之體澠水燕談

慎密

世傳真宗任旦為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耆龜公雖荷真宗委眷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青箱雜記

薦賢

上延英聽政問宰相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輅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謁而長板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一

陵使令狐楚上曰有見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絢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院學士間歲遂立為相時人感嘆敏中直亮無隱不掩人于上東觀奏記

受遺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叅大政獨報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通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澠水

燕談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劉子乞于山陵以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東軒筆錄

厚重

章師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三

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宣獻時以尚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于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然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龍川別志

自尊

晏元獻爲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

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于便坐接客初惟一揖旣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蓋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爲非也

老學庵筆記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檀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檀撤去有題一聯於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檀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鶴林玉露

清儉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三

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爲宰相俸廩非不足以富貴寵祿爲淫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爲少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爲奸僞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自謂懷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敘在過人情蓋有所諷

避暑錄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約諸朝官數人會食衆以故相重望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衆人皆覺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燂蒸去毛勿拘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昇檯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玉泉子

不避親

趙中令爲相李處耘爲樞密使處耘之女爲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爲相程康肅爲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爲相吳正憲爲樞密副使皆不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四

避石林燕語

辭遷官

魯宣靖公提舉脩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進官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嘗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石林燕語

不會食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會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

收恩

李迪既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上卽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旣崩呂夷簡等皆罷鈞軸亟召迪爲相迪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叙諸罪廢之官賅汗奸狡之吏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賊眊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替矣迨夷簡復來讒間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儒林公議

迎合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五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感邪

儒林公議

智數

蔡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某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仕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迫申言之荅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叵測

時富商大賈在京誠事者懲屢變錢法之害亟以所畜
筭請鈔不數日府庫沛然

清波雜志

秦檜在相位願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
天府民間以之見錘告貨壅其售日器而爭因白之檜
檜笑曰易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
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鑄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
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錘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
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間之大窘盡輦
宿藏爭取金粟物買大昂泉溢於市旣而樣上省寂無
所聞矣都堂左揆問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六

矯詐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
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脫粟布破我自有
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
五萬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詐焉弘
笑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西京雜記

勢交

王沂公曾當朝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
沂公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
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
且旻亦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
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以許臣請卽今宜召學士
草麻太后許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晚年睽異
勢同水火當時士大夫各有附麗故慶曆中朝廷有黨
人論矣

東軒筆錄

說數

卷之七

宰相

十七

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
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
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爲郡介詩頗爲累焉

儒林公議

乖忤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
荆公雅愛馮道嘗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
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
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東軒筆錄

岐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攻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大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奸不得臣恩者謂臣惡臣非美酒肥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於人或云曾以故事訪于溫岐對以其事出於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九

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角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覓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公云深恩無以報底是事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綯之遺賢矣

北夢鎖言

宋庠葉清臣鄭戢及庠弟祈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庠爲參知政事戢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祈爲天章閣待制趣向既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

簡深忌之指爲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詩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勝中龍虎吏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計庠之私語寢上聞乃盡罷四人爲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儒林公議

傾擠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恩怨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均尚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九

以恩爲怨況牛僧孺李宗閔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惟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能以已謀資杜之斷爲難不知彼旣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衛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豈但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操戈之不暇也

避暑錄

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院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

葬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關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石林燕語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門如市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甚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寢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面啓求退夷簡答之曰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避賢路耳既而夷簡急拜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一

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爲所賣乃密奏夷簡賊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郊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爲諫官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儒林公議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以事任李公謙不

之巧簡

知是

敢當呂公曰進用賢才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浙西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友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于公事弊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于集賢處之可也呂公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二

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于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在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三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

李通
呂夷簡
呂公著
呂昌齡
王博文

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宋公序爲參知政事仁宗養之許公當國公序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然元吳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林之公序倉卒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公至今恨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于西邊深入掠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一

不役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帥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筭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于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王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于此

俱龍川別志

沮直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于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爲諫官嘗論此時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曰若見鰲頭爲借問爲

言根也咸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于謝客但味蒼苔是也

東軒筆錄

壞國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鶴林玉露

罷相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三

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然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然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東坡志林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重稱之

江陵雜錄

志

鐫秩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傳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發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早罷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行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閣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於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四

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于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閭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觀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盡輸於新榮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

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媿積中無階報上省僧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宣於殿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灝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既有疑于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于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官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程史

歸貧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吊與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

人相里氏以俸絕不能自給如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爲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于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石林燕語

權姦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官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的勲業太師是去不得的勲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

說類

卷之七

辛湘

二十六

秦之叵測如此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聲效皆呵止之嘗告病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大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卽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出矣其伎刻如此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

率不遜語人莫敢與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比

說類

卷之七

辛湘

二十七

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啗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燿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肯書畫碑刻之類

鹿筆記

胡忠簡既以乞斬秦檜撥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猶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宅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天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宮中事男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八

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旣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寤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擯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

也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中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捫手曰勿勞太師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二十九

檜猶自力竟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餽食中糝肉笑屬一以爲信毋忘旣入獄月餘無所問但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寢之聞屋仰絰之使視檜檜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捷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屬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殆我旣而獄吏皆來賀卽曰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贖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旣繫斯夕不自安且念爲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叵叵測衆環視縮頸忠獻素堅定于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魁猶未出語置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權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郎守承風肯待以囚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旣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籍紳

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
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
謝任伯之子景思假家在天台爲郡首劉景所捕既至
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錄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
稔惡得斃爲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俱程史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
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
焦土時殿師乃馮櫟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鶴林玉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三十

說類卷之八

官職部

漢三公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採用
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
三卿皆諸侯之制漢人祇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
子故事失之矣雲麓漫抄

宋三公

國朝三公官未始無脩惟元豐末文潞公守太尉雍王
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一

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夫爲太保方
相繼兩見石林燕語

衍聖公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
聖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
其孫宗愿爲衍聖公澠水燕談

三省

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蓋中書出令而門下省覆
之王命之重莫大於此故唐以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宰相者此也尚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公

習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僕射又爲之長則出命令之職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給事中封駁而已未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二

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爲重複因有并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中書侍郎選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石林燕語

中書省

唐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黃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

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筆談

平章事

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爲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爲平章軍國事遂入街或以爲用懷貞故事

石林燕語

參知政事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爲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三

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爲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政事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特相又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亦不知其失也

石林燕語

樞密使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而退就御

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在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柄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歸田錄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四

使相

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爲相也

林燕語

提舉官觀

太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官親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

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祭知政事留京以資政殿大學爲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倚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官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竟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石竹齋語

中丞

御史有閣吏謀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槌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槌此語誼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槌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閣吏每聲諾必橫其槌一日范視事次閣吏報事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槌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槌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槌復橫矣

東軒筆錄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五

臺諫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者亦欲從之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東軒筆錄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事雖戲語嘗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六

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闊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彈章上降旨即日押出國門故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坡雜志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鶴林玉露

六曹

唐武德設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神宗改吏戶禮兵刑工爲次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視兵職駕部典了撥袴刑都北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口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有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餉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語曰吏勲封考三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七

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麤麵兵職駕庫咬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縑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魏代始于尚書置祠部曹歷代因之不改祠部呼爲水部

去聲 廳言其清且冷也

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只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護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沐浴堂之南便于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八

學士院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辭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垆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嚴正

嚴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石林燕語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憲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憲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九

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牾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之事

俱臺溪筆談

翰林學士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任園移在官上後遂爲定制本朝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蓋沿習此例

石林燕語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

翰林學士也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

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辭表千餘言中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俱夢溪筆談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院學士國朝以來翰林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

講讀學士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叅知政事知天雄軍收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爲兼職得外任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爲故事石林燕語

麗正學士

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

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相將擬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盼從此而減大唐新語

北門學士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宜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

說類

卷之八

十一

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勝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石林燕語

樂卿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懶真子

史局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脩史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蔡趙康靖槩及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修撰刊脩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修官置局于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去獨不得與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叅知政事王文公訖奏書亦曾嘗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二

石林燕語

鑾坡

俗稱翰林學士爲鑾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于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門外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耳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歲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遷舍人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爲上坡故因以爲稱見李文正所記 石林燕語

中書舍人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柳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窓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東坡志林

起居郎舍人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即其扈處和墨以記事故號螭頭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三

石林燕語

檢校官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爲之公襲至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司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

階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興用武節度一轉卽入開府儀同三司再轉爲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卽檢點之義未與正官且令檢點其事故杜子美有圈官無點之語唐以前常言耳自爲官稱人不復云

雲麓漫抄

試館職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卽召之故事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四

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石林燕語

兩司三院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兩殿前司亦參馬步軍而總于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侯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侯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虞侯兩司三衛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爲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爲北衙漢之北

軍也末年嘗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已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蓋于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爲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爲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爲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

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侯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五

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歐陽文忠公爲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爲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爲之者異矣此祖宗之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石林燕語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軍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在舍人呵引者卽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

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余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避歛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田錄

駙馬郡馬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六

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歸田錄

太守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獨異志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麗幾先朝奉云古

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客揮犀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蠅昆嘗求補外任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螳螂無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歸田錄

卷之八

官職

十七

邑宰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見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民萊墾辟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咲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祇候皆號能吏

東軒筆錄



龔聖任言林得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
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
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
至救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
乎治邑之難也

校官

溧陽縣有東海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爲校官字按范曄
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曰北
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
埴莞和之以樂嘉賓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八

尉

縣尉呼爲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
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府是別藏少者小
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
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猥雜官

漢人入仕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
錢入穀實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
類以貲則非也

老學庵筆記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

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戚入宮
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一紙雖卒
伍屠酷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塘時朔日太守
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
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壤

老學庵筆記

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
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予以佐國
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爲民之蠹雖曰
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清波雜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九

太學生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
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
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
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
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
昔迄今節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
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
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史

鶴林玉露

省吏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 懶真子

宦官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實衢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實面詰敬實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衙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二十一

紫綬配南衙

東觀奏記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之死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

夫嘉公有謀

俱澠水燕談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俱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八終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二十一

說類卷之九

臣道部

忠實

此事須以實對不然能保中使之不言乎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官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與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

歸田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閣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察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

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謂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筆譚

剛正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傅亮秉政將拜蔡廓爲吏部尚書因傳隆問廓廓曰若以選事悉付我我則爲之不然卽不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當盡委於蔡羨不復措手矣以上則共祭同異廓曰我不能與徐干木

羨之字

署紙尾

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畧稱時曹蒙銜命察訪視視郡縣咸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冲元出見其儀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冲元立曹甚久復舍

白謂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慚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

通鑑錄

盤石趙達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膏息起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拂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猶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

反走更不得已歸又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猶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此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於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點多與官郎通臣將薦之其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詔紹興官朱邦繼復召對權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真卿以切嗟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寔為東川僉幕總

須薦意其為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

啓絨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榜總領因以他事摺抵之甚峻然卒不能汚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為參知政事間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為議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東軒筆錄

直諫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四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塋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孤絢為山陵禮儀使奏皞為判官皞拜章論懿安合配

享憲宗始升祔焉 東觀奏記

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閣臣用事競欲過尊母閣以微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仗前詔至日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為校理上疏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然後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憚遣大閣下仲淹章於政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為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於朝遂貼職秘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之曰爾豈憂國之人哉眾或議爾非忠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賢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五

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謂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於殊畧曰日者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斬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絏而霸齊蘭相如奪璧於彊秦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杜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邀名為過則聖人不必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

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覲也敢輕一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后族彊熾竊此為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服儒林公議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六

悟主

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酷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周則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

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蘇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閤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日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乎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七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乎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邪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繼人知諫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

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論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畧同也閤門官日日引奏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此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句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既而范竟不安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八

說遂申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俱程史

受知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開封府放稅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儀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少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

獨乞全與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漢筆譚

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初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請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民曷爲先帝不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心於是上感然領之未幾命宰府召試孝爲德本頌授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遂大拜

文穆乃王欽若青箱雜記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九

神宗初卽位猶未見群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官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卽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石林燕語

善言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儒林公議

辭官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言之從容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畫墁錄

致仕

范景仁五疏而後致仕當時以爲異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卽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

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復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仁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旣得請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爲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爲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于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爲高云

石林燕語

避禍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

郡王廷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甲申言之張辭以居閑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院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起巨璫革乞早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荅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為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瞞也即登輦聞者莫服識慮高遠

清波雜誌

嫌疑

攻去人而自代之此事終是不可

包孝肅為中丞張安道為三司使攻罷之既又自成都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一

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受命歐陽文忠時為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為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孝肅雖常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為中丞攻罷許冲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石林燕語

乞外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黜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東觀奏記

淹外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自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嫌也

燕語

石林

請責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二

治平初王景彞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于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下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意指魏公也

石林燕語

自污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授月俸至不能給衣履衣破煖作替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癸辛雜識

巧宦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三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耻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老學庵筆記

朋黨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已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盖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且焚

用兵之善以救貞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於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問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避昇錄

躁進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四

杓頂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披上南望詩云玉晨鍾韻上空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矣想自古已然可付一咲

老學庵筆記

蘇易簡特受太宗願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誌叙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嘆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

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傳公惟演自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直宰居常嘆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個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上並一人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重引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東軒筆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五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年竭忠盡思以固恩寵資俟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坐端慮或呼婢僕脫靴則瘡膿潰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目旬幹柴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

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謫年所居之傲地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俱儒林公議

改節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相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酌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六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德於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祐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乎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不惟曰禹貢九州之域封裔壤埒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養序弗底平

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務除大害不
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勉利源與民共之所
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章衆志未孚新故相形愛惡相
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離
成仇其合或黨盈庭睚眦震于視聽惟聖毋燭以純靜
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群愚斯
嘉群乖斯和群異斯同聲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
美披千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寵惟五厥
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
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七

天下聽于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
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放天之命
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
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其詩曰諭諭訛訛又曰嘒嘒背憎嗚呼卿士庶引
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
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
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
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
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時咨在庭
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訕而伸五
害變法十糾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義必以
死爭日月徂徂思速用成心剿形察胡衛餘生嘉謀嘉
猷百未有告訢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
其惠我民門巷煩冤迺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
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
于實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
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八

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
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
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
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
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竽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
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至其人贈以太
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
事畧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
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辨

也 在史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九

胡挈郡邑前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賊盜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宴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英輩矣檜死伯可亦貶

戒之

尹穉字少稷博學攻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家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俱鶴林玉露

嬖隙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

丁文簡公度為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視久矣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為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為自媒杜祁公為相孫其客也丁意杜公為辯直而不甚力及杜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在 林燕語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朱王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昔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押籍效屬

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近見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衙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撫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且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國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併斥非公論也其說問之陳伯玉貳卿蓋親得之葵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一

之諸呂云 癸辛雜識

謫害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于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恚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實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

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東坡志林

險薄

宋時已有纖人私書者可稱惡俗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婿王滙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滙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畫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何足多怪 清波雜志

誣許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二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之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儼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府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東坡筆錄

讒害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
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姑官勉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
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厨三
十年臨老反責粥不了士大夫間之深罪謗者曾孫仲
平爲予言 渑水燕談

楊億難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太后寵
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
府億深拒之末幾丁謂奏章稱楊后德當正椒門未半
歲乃叅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
用爲本復爲邪佞者所排眷寵寢衰矣億性又疎放言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諷億云竊議聖
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宴有酒極
豐美至于杯案之屬皆嘗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
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剛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
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
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
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
書時相所爲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繒藥劑未之罪
億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諤輩皆貽書趣億歸但
何吝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

乃爲母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請紕其罪乃除太常少卿
分發西落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
年貲用漸罄乃表述嫉謗所集賴庠明保辨再章求典
許田不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既而得綠毛龜表
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徧謁王清諸官
始混和於時輩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吏部尚書
諡曰文 儒林公議

張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
叅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非所宜言
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
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
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
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
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
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
嘗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
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渑水燕談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驢
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

曉人
之巧
如是

山來時方建王清昭應宮有惡僮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驢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爲幸也

俱歸田錄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李士衡之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太用

東坡志林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殷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動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姪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

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已僂僂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

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州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論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俱歸田錄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一

狀貌偉然不類常見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擎開白白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爲儒器留校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十八年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姬持牒立道左命視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卽好論曰事不可行也姬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馬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官兼學士卿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話方命坐賜茶汪奏臣

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塵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閭軌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厠溷皆然注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罔家之利爲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注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憚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坐自是而眷頗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此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七

上還卽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傷君臣之際難哉癸辛雜識

忌嫉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正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爲右正言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自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花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機詐

東軒筆錄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北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八

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此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派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俱東漢筆談

阿諛

徽宗嘗出玉璫玉兔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爲太華蔡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蓋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臺纔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興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

忠大率如此 清波雜志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封王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任實不曾見即以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備命除淮漕 鶴林玉露

驕恣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為不祥既行徽宗與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十九

乃上寵嬪念四者間姦好也 清波雜志

輿援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待有進對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東坡志林

諂附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

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

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閹押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耻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東軒筆錄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韓持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

國至詰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東坡志林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為蠟炬以眾香實其中選馭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檠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是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

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焚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矢志至於得罪二人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

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癸辛雜識

倖臣

朱勛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王僧聽其聲甚驚出觀之但見憇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王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二

僧頗周給之其子勛有幹材蔡太師憇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器分遺後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勛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勛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

矣是冬金人入寇勛父子以小舟東不敢見人人亦不

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往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座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衣皂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在帳中續又問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孟柳袈至親着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爲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二

欺罔

政和二年待制李諲進膳之上曰瞻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諲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諲以罔上安置焉又已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

閔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
上亦不責也則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條尚以此
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清波雜志

譴黜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
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川廣百出而財用
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承昭
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卽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
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太簡
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卒與杭州其爲上不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三

喜如此

東軒筆錄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遂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
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
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
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
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
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蔡辛雜識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州副
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
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

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除擬雷州及丁之貶
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
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
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
多以爲得體歸田錄

紹興初遂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
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
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
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
命一廻墨莊漫錄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四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
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
子厚駭譁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
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
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
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
于宜鶴林玉露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
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
遍日月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

容毋言及時事往性憤切與嘆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
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
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
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
有滕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
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
耳

老學庵筆記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
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
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而稱量議論之異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五

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
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
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
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俞有
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鶴林玉露

詔獄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近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
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
而忘其語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

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
祝獄吏致之蓋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
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
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
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憂繞雲山心似鹿覓飛湯火命
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
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
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
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
了因

避暑錄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六

禁錮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
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
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筆至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
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
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老學庵筆記

姦禍

李林甫爲相既久將以撥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
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家貴下
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

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問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能翻其袖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

有數百籤皆林甫衆家僮名氏也於是呼一一而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七

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又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宣室志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過謁拜賀於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宜召大王赴關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堪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翊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

可嘆

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老學庵筆記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太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八

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盆駟車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畧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府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維丘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章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耳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

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
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
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是居養安濟滿澤貧
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
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催乳
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
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京之卒適渾守
乃其仇數日不得廢隨行使臣董藥墓於滿澤園人謂
得此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間京師染色有
名太師青者追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
說類

俱青波雜志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九

說類卷之十

政術部

仕宦三難

鄭希仲云凡仕宦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為帥二
為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隨廢
除此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材兼之

亦是一說

墨客揮犀

精選外吏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差
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蛇虺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
地者蓋恐為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
路其為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
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卷之十

政術

一

路其為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
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雜志

懲逸黨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
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穎公為開封
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
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
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
閣校勘亦落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

遂華 石林燕語

編戶數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

說類

卷十

政術

二

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始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十四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九萬四千四百三十

四極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冶明王知其然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啻三代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漫錄

定糧額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爲定有灾卽申乞減數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三

至今以爲常

澠水燕談

罷京糴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李贍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幾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玉泉子

倉糧加耗

雜錄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拆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猶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法本防吏奸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於等差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石林燕語

計處軍資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四

李抱真之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轡對眾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燭擊鐘念佛抱真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籍並灰燼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

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上泉子

京畿恩澤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感賦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抱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 遂昌雜錄

勸農

李允則再守長沙裁供備庫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菰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秦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以為苦且未知粟米稈草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嘗以田菰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稈草湖湘就南致粟米馬秣焚也 書漫錄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五

青苗

僖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

益富貧者取信稱至需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東坡志林

賑災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六

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方裝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皆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西陽雜俎

明道中江淮薦饑乃命王隨為安撫使隨素無才術不能拯傷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糴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方切切矜問示為恩惠識者無不嗤之保林公議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七

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肯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法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避暑錄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整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蕭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與無益之

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備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鶴林玉露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通民歸無牛可耕其價騰踊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東軒筆錄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八

鹽法

鹽民賣鹽而收其稅法殊簡易何必官自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曰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陝西鹽法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

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低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使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歛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俱夢溪筆談

茶法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九

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夢溪筆談

判決

張詠守餘杭時方歉凶饑民多犯禁監詠無問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寡邏捕者入郡白詠以爲亂國家法詠怡然納之遂留夜飲因自行酒謂之曰錢塘十萬戶饑者八九苟不以私盜自活忽焉爲餓殍斯屯熾以死易生則諸君將奈何吾止佇秋成則絕之以法聞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歲至秋杭無盜賊民命以濟又有民家子與姊之贅婿爭家財者訐曰妻父遺命十之

七歸壻三與子手澤甚明耳詠疎然命酒醉之謂其子曰爾父可謂有智者矣死之日爾甫三歲故托育於壻也若爾有七分之約則爾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爾三分歸壻也其子與壻皆號泣再拜而去人稱神明焉

儒林公議

浙右富人捨竹園於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笋僧執爲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隨隱叢錄

遺愛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畧曰諸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十一

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人懷之畫其像於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謫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昔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皆用其表中語也

東軒筆錄

却像祠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

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鶴林玉露

斥舉政績

今之保舉守令者皆此類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

說類

卷之十

政術

十二

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

鶴林玉露

溺職

酷似今日事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曆日中臣寮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旁書從之二字卽一日筆削了矣

老學庵筆記

耗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支吾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之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官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須幣帛朱砂紙筆沉香乳香之數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

說類

卷之十一

政術

十二

員通判鈴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老學庵筆記

興利之禍

自古爲國興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韋堅王鉷揚慎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諮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乎

東軒筆錄

說類卷之十終

說類卷之十一

刑法部

明刑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于大象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搜捕異聞錄

肺石

說類

卷之十一

刑法

一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漶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擗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夢溪筆談

漢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王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斂戮梟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

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疎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東坡志林

定律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說類 卷之十一 刑法

大暑也公他日當深寃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為懼 清江雜志

聽訟

後漢季子長為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為囚像穿地為坎卧木囚於其中祝之正罪者不動寃者木囚動出時以為精誠所應子長時為大理卿 述異記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頰叫子嘗有病瘡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宣

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頰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二其寃獲伸此亦可記也 夢溪筆譚

遠慮

張忠定公詠知通達銀臺司并州有軍校咎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并接羗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之於權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怨本校曰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胸狼籍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為是 澠水燕談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說類 卷之十一 刑法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夢溪筆談

赦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為童子以告市人也 獨異志

宥刑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賕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賕論死皆貸命杖春熙配海島蘇請

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黜之使與徒隸爲伍得無重汚多士乎乃詔免杖黜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石林燕語

懲失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說類卷之十一
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搜括異聞錄

卑官受刑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簿尉塵土驚羗勦一語不中治鞭撻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則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黑客揮犀

冤獄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潯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墮井而死其妻訴於州必以謂沉香擠之而墮也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珪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樣皆罷州委秀州倅張濟鞠勘許其獄具卽以才薦竟論沉香死故東坡遂三探詩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賸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求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陸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免可不戒哉墨莊漫錄

說類

卷之十一

刑法

五

需獄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與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與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習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要每月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

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避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論吏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

說類

卷之十一

刑法

六

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抵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

夢溪筆錄

諸囚

此囚雖誦然其志可於死而不忘母也雖失出何妨

逮康深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

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

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第得免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尚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其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即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問而吏欺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

說類

卷之十一

刑法

七

獄之難明也

說類卷之十一終

說類卷之十二

禮儀部

禮書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公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訖類

卷之十二

禮儀

一

納后問名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勲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爲簽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爲可將令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石林燕語

朝參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

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

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

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

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

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

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

明前殿爲入閣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

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

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

訖類

卷之十二

禮儀

二

參官遂爲定制

石林燕語

朝班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

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

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襍立

老學庵筆記

參知政事班舊不與宰臣同行至道中呂正惠公與寇

萊公同爲參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公意不平乃請進

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舊

石林燕語

押班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

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倡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爲例

紹聖間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即止蔡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而退當時以爲得體大觀間蔡

說類

卷之十一

禮儀

三

魯公在告張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爲學士劉德初薛莘明皆爲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閣門彈失儀皆放罪子厚語人是日邊奏有蕃官鬼名阿理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數而予雖覺其誤然初亦不甚着意記拜數既聞二人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雜以他念也

俱石林燕語

傳宣免拜

元祐初文潞公爲太師呂申公爲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爲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

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爲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爲得體

石林燕語

講官坐立

宋時講官猶坐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爲

說類

卷之十一

禮儀

四

院判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石林燕語

入朝乘車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官門俟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雲麓漫抄

謁見中書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卽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僚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亦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夢溪筆談

私第謁執政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

說類

卷之十二

禮儀

五

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關吏亦以榜揭于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初

石林燕語

待寮屬禮

近年上官遇寮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微猷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

或未免屬辭色若杯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微組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倍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偕執事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清波雜志

賜宴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上色溫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

說類

卷之十二

禮儀

六

不沾醉

書懷錄

陳文惠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雨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璣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

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辨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說類

卷之十二

七

惠之子述古得於文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夢溪筆談

宴飲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官詞云画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褰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眾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俱老學庵筆記

拜官獻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環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飲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也石林燕語

卷之十二

八

宣醫勅葬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旣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爲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聲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石林燕語

賜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

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賜諡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諡王文康公為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諡李獻臣當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塔也

賜神道碑

說類

卷之十二

禮儀

九

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將命贈錢

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水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画鍾馗像因使鑲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

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爐足矣眾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士大夫家廟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

說類

卷之十二

禮儀

十

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倣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枋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厨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為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林燕語

國信書式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陳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或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十二

禮儀

十一

國信館伴

國信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為中書舍人後遂為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于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于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于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為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為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賴以為援也建炎三年余目楊州復入為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

出于一時之命而升為國信使亦宜和有為為之今風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人于是張達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舊制自余之請也 石林燕語

奉使善辭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談辨深自街鬻且矜新賜鐵券沂公答以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故賜券以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 澠水燕談

待陪臣禮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為築館別為車以諸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已受謁而後報時以為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石林燕語

各日致慶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為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為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于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

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謁而不受非國體也

石林燕語

外國表章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唃廝囉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王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王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說類

說類

卷之十二

禮儀

十三

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樓儼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清波雜志

說類卷之十三

歌樂部

樂人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桀樂器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卽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

紂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

紂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

紂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

編鍾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于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粵朕皇祖寶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

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拚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言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歸田錄

定樂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

說類

卷之十三

歌樂

二

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

可謂謬矣

東坡志林

知音律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

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講大樂旦以朝服趨局幕則易布裘徒步市塵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其聲者

石林燕語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爲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游宦紀聞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

說類

卷之十三

歌樂

三

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知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

夢溪筆談

柘枝曲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通冠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

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

夢溪筆談

拋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常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綉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袂猶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才是金爐舊日香

夢溪筆談

廣陵散

說類

卷之十三

歌樂

四

盧氏雜記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捺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夢溪筆談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

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

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東坡志林

妓樂

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唯聖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筵於便殿別設番倡徒用小樂號呼達旦或詠東野三月晦詩云

說類

卷之十三

歌樂

五

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又詠中秋詩云莫辭終夕有動是隔年期

書後錄

善歌

列子曰韓娥過齊雞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雞門之人欣躍鼓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獨異志

穆員稱其妓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

待兒小名錄

三不如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書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十三終

說類

卷之十三

歌樂

六

說類卷之十四

凶喪部

死期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欲遊南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獨異志

善終

四所倪君夷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踈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

說類

卷之十四

凶喪

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陰陽漫錄

喪服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計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六月遠曾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為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為九者謂

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於九傍殺至於四而皆謂之族見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會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夢溪筆談

瓦棺

臨卾夾門鎮山陰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畧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老學庵筆記

先人罷信幕暫寓法曹廨房屋間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扣于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塚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牲酒自作數語祭之方圖擇高

說類

卷之十四

四

二

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濟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濶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縱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會肇既往視之命遷瘞于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壘周商人棺槨周人牆置嬰周人以商人之棺槨壘長殤以夏后氏之壘周壘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壘無服之殤此棺其壘殤者歟乃吊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于何鄉幾晦朔瘞于此地幾春秋耶壽夭共盡老聃彭祖與子其

均耶瓦為藏而水為宅豈不復子之貞耶改卜高塚既深且固于子為戚抑為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清波雜志

忌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老學庵筆記

終喪

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父母者急於國事以義斷哀往往以墨線從事既泣哀則泣事如故號曰起復國朝襲唐制不改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奏乞解官終喪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瘠乃許終喪其後富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數十竟終喪蓋大臣終喪自公始通鑑

說類

卷之十四

四

三

起復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人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鞋到直省所即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輒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獨異志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

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然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別志

墓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鶴林玉露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杜子說類

卷之廿四

四

四

夏堇長安止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氣魄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于長安止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刻石埋于墓側墓前種松栢樹五株至今茂盛俱西京雜記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于平野戒諸子曰必堇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域一所卽堇之有一很子生平多逾父旨父臨死囑曰必堇我水中意其逾命得堇土中至是很子曰生平逾父命今死不敢違旨也破家築沙潭水心以堇俱續傳物志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爲一室獨蜀人爲同穴而異葬其間爲通道高不及肩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甃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東漢壽張樊恭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蓋古亦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東坡志林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蜚蜋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說類

卷之十四

四

五

枝摘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又曰栢爲鬼廷續博物志閭閻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添灯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蚕玉燕各千餘雙閭閻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平吾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岡維崗之陽吾王之邦俱述異誌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穎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澠水燕譚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

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老學庵筆記

墓燼骨

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方者不辦最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地積涇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骸殺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于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

說類

卷之十四

六

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樞密寺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樞密寺者固自若也

清波雜志

說類卷之十四終

說類卷之十五

文事部

易

易繫詞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下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搜採闡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歐陽文忠公立論係詞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于公也有點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係詞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老學庵筆記

易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于枉席杯觴之間而謝謝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書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云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詞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教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所寫訛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二

洪範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傳夫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至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正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文博極羣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老學庵筆記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

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

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焉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三

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

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鶴林玉露

周官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黃右丞履時爲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石林燕語

詩

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後王贊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卽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四

固皆天子之事鹿鳴嘉賓采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則大矣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於板蕩壞則大矣况遣戍復古育材南征不過指陳一事至於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大雅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故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閔不閔則思自降爲風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頌魯特列國之風以美之也 隨隱漫錄

謝公因諸子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謏定命遠猷辰

告此句偏有騷人深致 選玄 遇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裏子叔父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謫與棋賭賭得乃燒之 小名錄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卽邶鄘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五

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爲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 懶真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古書也杜子美多用其事語如天子之馬走千里王命官屬休會祝沉豪牛飲玉大宛兒凡此皆出此書也會販彥和博學之士先君有此書彥和借往警校乃題其後云晉中書監令荀公曾知嶠所上篆文穆天子傳六卷卽太康二年汲冢人準盜發魏襄王墓所傳竹書也按東晉傳竹策書凡七十五篇內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

周金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然則穆天子傳本五篇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今觀第六卷多記盛姬事蓋併入雜書中此一篇也書雖殘缺不可盡讀而其所載事物多故志之所無者如世民之吟黃澤之謠黃竹之詩其詞皆雅馴可喜又如虎牢五鹿之所以名亦可以傳異聞矣汲冢中竹書唯此書及師春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

墨莊漫錄

論語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語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注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六

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佞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姿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鮀之孔子之意蓋為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參

懶真子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入問答皆其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

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搜採異同錄

昔聞鄉先生云如論語中必也正名乎子路則曰甚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當時聖門如此問答藹然師弟子之真情極有意味豈若後世語錄中一味稱賞而已何曾有此等氣象也

癸辛雜識

春秋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僭春秋之諸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七

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曰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鶴林玉露

左傳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馬牛之風佚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論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為一意

懶真子

左氏史記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東坡志林

孫卿子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言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

說類

卷之五

文事

八

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隣有喪春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更細考之東坡志林

班固漢書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史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秘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雕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使成前所著書雲麓漫錄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

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

時人爲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

可取王孫裸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

胡建爲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

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人也

梅福以疎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

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稍

近其中故叙傳云王孫裸建乃斬將雲廷許禹福逾

注云漢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中言此五人皆狂狷

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爲一列傳柳真子

說類

卷之五

文事

九

文選注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僂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虐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暴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僂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稽中散琴賦云

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蚊聲也

歌鼓錄出兩弦之間遠則有微故曰間遼弦鳴云者今

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實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鷗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文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也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俱東坡志林

老子解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十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搜探異聞錄

莊子解

莊子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爲貪正也而人以爲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故曰君子能爲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必信當求之已不可求之人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十一

者中繩曲者中鈞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鈞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肱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馬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俱懶真子

莊子云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自目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于蛇蛇行雖疾蛇豈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雖疾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

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
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
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
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于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
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
令人卒看難曉也 游宦紀聞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故人即以野馬爲塵
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及韓偓云窓裏日光飛野
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
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熟時野馬陽燄即此物
說類 夢溪筆記

卷之十五

文事

十二

晉語解

將無同俗云得無同耳蓋言其同也此解非

僕嘗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
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
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
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平曰王無所長問者
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
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于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
之三語掾二子皆肯之 懶真字

資治通鑑

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
卞之黨也藐尊王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
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
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
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
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
異乎自辭屈愧嘆遠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敵高閤不
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
于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
爲博士聞于朝撤去 清波雜志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十三

目錄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金
陵作目錄七十卷前朝舊德大臣及當時名士不附已
者詆毀至無一完人其間論法度有不利于民者皆歸
于上可以垂耀于後世者悉已有之故建中靖國之初
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壻蔡卞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
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盡編之
裕陵國史中遂行之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是也士
大夫忠憤者有詩云訓釋詩書日月明紛紛法令下朝
廷不知心本緣何事苦勸君王用肉刑又云每愧先生

道絕倫古來歸美是忠臣門人李漢真堪罪何用垂編
示後人陳瓘進日錄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
湯之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啓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
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
僧疏文指事奏之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
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下又其壻方烜
赫用事書始登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
實錄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神考
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郎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十四

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但辨其所紀
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
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
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
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宜取贖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
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于御前開拆初崇寧
既建辟離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聖廟肇勅坐像了
翁憤之併于奏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
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詔吏
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

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
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北安石爲
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
班隨至尊拜伏于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
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創之禮神考之再相安
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
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
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
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
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表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生訪道之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十五

法額川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婚
之手唱如聲召和如響隨其旨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
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
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
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水在念景礫寧逃書
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
棄遂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
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

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諮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顧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責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六

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放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學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駕暵之故不忍以荆公爲非翠華止狩居五國

城一日燕坐聞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羨牆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匡收爲將順者歟程史予友人相訪指案問荆公日錄曰僕不喜閱此書予問其說客曰凡稱上曰某事何如則言予曰不然凡稱某事予曰如何則言上曰極是此尤可笑也墨莊漫錄

脩史禍

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以此收韓退之遊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七

外得禍亦不輕矣老學庵筆記

印板書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離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鑄六經板印行國朝得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鐫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
爾柳玘訓子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
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木工今天下印
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
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
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編天下正以其易成故
也俱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十五

文事

十八

類卷之十五終

說類卷之十六

文事部二

聖言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
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爲上首故
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爲上
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懶真子

名言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暇曰吾僚友萬乘螻
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

說類

卷之十六

文事

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
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
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
議而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
爲存死生之于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于
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
語故錄之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
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
之尋聲捕影係風趣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

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俱東坡志林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悟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

說類

卷之六

文事

二

荷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避暑錄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邱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柰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個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命齋後語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老學庵筆記

晁文元公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

石林燕語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

說類

卷之六

文事

二

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憤

墨莊漫錄

潘允說之侍郎夙慕程正叔過洛就見之時黨事正起正叔畏避不出潘再三欲見正叔不得已出說之展師弟禮請教伊川遜不受潘請之固正叔問曰公嘗讀何書潘曰嘗看語孟正叔曰有得乎曰未也伊川問曰汝汝爲善者舜之徒汝汝爲利者跖之徒其義若何潘以爲易已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之所爲善者乃古之所謂利也潘下拜悅服而去潘至許見先祖語其事曰自聞斯言悟一生之非也

過庭錄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伊川謫浩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

說類

卷之十

文事

四

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寫凡几履踐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剋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閹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

士大夫有他家之禍不之戒

說類

卷之十

文事

五

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樟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俱鶴林玉露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來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也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鶴林玉露
西山蔡先生訓子曰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夸心即截斷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曰作事皆依本分屈已饒人終無悔吝錢穀與人交關頭頭讓入夢少生事一切用柔道理之若識些道理不做好人天地鬼神亦深惡之蓋不識好惡如童穉如醉人雖有罪可赦若知而故犯王法不可免也曰孝弟忠信不可須臾離若有分毫瞞人底心天地鬼神不恕也曰禍患

中第一莫使性氣曰爲善得禍乃是爲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人事盡處方是天理曰欺世盜名者無後吾甚慎之隨隱漫錄

論學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遑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

說類

卷之六

文事

六

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詆佛老意謂絕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楊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謬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于子思子思推之至于孔子合于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魯無足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謬其言二人要不可備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跡退之無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侄壻以不肯相下雖退之強毅亦不敢屈以從已弟子之者惟藉湜輩爾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謬崇齋筆談

講書

說類

卷之六

文事

七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龔率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疊疊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于道門改名晝卒于洛中武臣未必輕儒但未親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北夢瑣言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

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諸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蘇軾子

說類

卷之十六

文事

八

好學

後漢馬畧年七歲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獨異志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手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味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窓下石上雙跌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鶴林玉露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于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猶可以屬思爾歸田錄

該博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西方之語以爲禪補輶軒所載西京雜記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武

說類

卷之十六

文事

九

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方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觀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畧同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騷裏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孔鄭乎雲溪友議

考究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馳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

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真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却楚師明年春大敗之卅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

說類

卷之六

文事

十

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子之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于此歟余昔固嘗恠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金立于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盟詛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墮及

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編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知其義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大引商刻羽雜以

說類

卷之六

文事

十一

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郢人所以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郢也非郢也據楚傳楚威王使關宜申爲商公沔漢沔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公漢至于夏口然後沔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卅陽在今枝

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夢溪筆談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餐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手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人胡中說類

卷之五

文事

十二

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

東坡志林

今之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揮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夢溪筆談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

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永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永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脩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搜採異聞錄

聰敏

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鶯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西京雜記

說類

卷之五

文事

十三

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儂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它語畧無矜色元用駭服

老學菴筆記

不能談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嶺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遠巡而退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譚而

此中多有 西京雜記

朝新說

王介甫多思而喜鑒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甫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甫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東坡志林

說類

卷之十六

文事

十四

說類卷之十六 終

說類卷之十七

文事部三

制詔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間或曰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十七

文事

草制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入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歸田錄

貼黃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

表章畧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石林燕語

詰勅

唐詰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監脩國史止用勅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勅則雖相亦是勅除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

石林燕語

詔類

卷之十七

文事

二

章奏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中謝爲叙謝初以爲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哲宗嘗書鄭谷雲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烟濕改亂飄爲輕飄

清波雜志

劄子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

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歸田錄

予爲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書中書舍人職掌詰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

詔類

卷之十七

文事

三

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相以次向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筆談

帖子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林立春日當進詩帖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似玉容長

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高王吹公門生

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畧曰當年初入武成宮曾有

揮毫氣吐虹夢寐間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詩

新賜黃金帶願我今為白髮翁云云冷齋夜語

翰林歲供禁中立春端午帖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

說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為妙王履道皇

帝閣云彤霞積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別殿擬開

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閣云玉燕翩翩入鬢雲

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

政和七年所進也皇后閣云葉笈琅函受秘文清虛道

說類卷之十七 文事 四

合玉晨君瑤臺夜靜朝真久金屋春寒閑錄勤妃嬪閣

云瞳矐曉日上金鋪的皪春冰泮玉壺繡戶綠窻塵不

到凝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

皆紀當時事墨莊漫錄

翰林書侍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

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

物不須雕琢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

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綠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

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

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冬寂不用車前插柳

枝前波雜志

樂語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

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

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

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

生之道恭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

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

童女詞云奏閒圓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

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

說類卷之十七 文事 五

何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履道天

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戴之

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

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

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髻載耕

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被於高祺兆則百斯

男之慶皆為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

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

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具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

樂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

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不可改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令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橋於靈鷲九陌焚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耿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墨莊漫錄

牒

說類

卷之十七

文事

六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盒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鶴林玉露

說類卷之十七終

說類卷之十八

文事部四

文體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奧澁不可讀亦是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清波雜志

文訣

說類

卷之十八

文事

一

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清波雜志

文辭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老學庵筆記

文才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疾號下水船姚洎號急

灘頭上水船據言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說類

卷之十八

文事

二

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錄

胡旦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隨計之秋郡守坐中聞鴈賦詩曰

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忤物不登顯位以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

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

豕史官以爲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爲辭相與見曰

旦曰何不曰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

嘆服澤水燕談

文爲筆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耳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老學庵筆記

文愈疾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傳

說類

卷之十八

文事

三

孟召爲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獨異志

文有神助

武慶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獨異志

破題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

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漿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雲麓漫抄

題跋

題跋最爲難事惟東坡山谷題徐熙畫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墨莊漫錄

俳諧文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之說類

卷之十八

文事

四

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做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避暑錄

竄文夙憾

襄陽牛相公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及至昇超諸公悉不如也嘗投簪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隴西鎮漢南枉道駐旌旄信宿酒酣直筆以詩論之劉公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誠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上尚書高識達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故魏武誠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脩進守中爲上也牛詩

說類

卷之十八

文事

五

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董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闢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詩曰昔年曾添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也 雲溪友議

說類卷之十八終

說類卷之十九

文事部五

帝王詩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賓令和賓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蕭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太子家令沈約詩真以露藻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東觀奏記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一

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慶溪筆談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非又曰曉發城西道霧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疊高

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元豐初臣魏泰載之於詩話中雖穆王黃竹漢高太風之詞莫可擬其芳猗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冷齋夜語

霸主詩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想見其風流也易至今傳在貴人家墨客漫錄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尚有多少他日復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

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石林燕語

應制詩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鸞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歸田錄元豐中裕陵以元夕御樓宰臣親王觀燈有御制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王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童子厚時為黃門侍郎面笑之云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裕陵獨賞禹王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

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
京春酒沾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
王又進紫霞盃侯鯖錄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仰遙睿思殿有
徽祖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羨牆之
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
康給璫入取役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
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
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柰何明
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

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鑲宮屏
三十六誰識連留滿宮竹內院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
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画工
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
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
雖非可倫倣者第詳玩詩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史程

詩評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
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折乾坤
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

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
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
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且
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
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爲惡詩耳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
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宮韓子蒼乃
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真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
又因杜詩而失之

劉長卿詩云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懶可用之云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四

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迫本句

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信天下方亂思見
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慰矣見天子近臣已
足自慰况又見之於天涯乎其愛君愛國之意辭然見
於言外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
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嬾人者實少言酒固多
比之陶淵明章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
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
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掃二

千石榆楊九重萬乘主謹浪赤輝金鎖賢王公大人借
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
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劔長揖韓荆
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
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
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親宜
其終身坎壈也俱老學庵筆記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三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
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
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五

句一意乃詩意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
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
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
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
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瑣刻無益勸
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
求遠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
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
懽喜不開口笑是痴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

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
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
遣琵琶送一盃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
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情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
樂情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
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
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職思
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
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
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六

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
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及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
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
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
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
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
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
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
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
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樂天者愛而

知其疵可也

俱鶴林玉露

唐太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句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兩相元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系辛雜識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饒從列皆預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七

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劒騰霜鋸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字入周爨時以爲警絕會絃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骨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

墨莊漫文錄

詩解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

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僕嘗夢見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說者至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八

以爲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人所笑也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豈謂沛公堅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堅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帝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利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迂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廣武

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但東坡志林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味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九

當軫羨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驚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栢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杜子美秦州詩云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題或作蹄

莫曉白題之語南史宋武帝時有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處注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人服其傳識予常疑之蓋白題乃胡人瑣笠子美所謂胡舞白題斜胡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俱墨莊漫錄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鵝金母眠世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笋詩曰稚子脫錦襦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笋明矣贊寧雜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獺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

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詩亦可耳命香齋話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謂工在壓字上殊不知吳人方言至八家酒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集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凌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凌明言之宜可信

杜陵病栢詩曰猶舍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

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稟稟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籍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操舟者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熾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

說類

卷之十九

十一

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髮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栢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難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

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整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諧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說類

卷之十九

十二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鷄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俱鶴林玉露

乘槎之事自唐詩人以來皆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齋根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婦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

指爲張騫也及梁慍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查見織女牽牛不知慍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年十二月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查矣

韓昌黎詩兩廂鋪瓊瑜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于虎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鴉香稻解魚以爲芍藥服虔頴文儼等解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三

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肅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荅曰芍藥一名何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畧廣韻中亦有二音

癸辛雜識

退之有詩贈同遊者喚起窓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畫情啼魯直曰余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陝右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偶憶此詩方悟

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名不虛設人故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蓋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鶴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晚鳴江南謂之春喚

墨客揮犀

荆公詩云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鶴林玉露

予妹夫王從一太從著東郊語錄有云唐人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舫此張繼楓橋夜泊之作也說者謂美則美矣但三更非撞鐘時按南史裴皇后傳載齊永明中上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四

數游幸諸苑園載宮人後從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粧飾由是言之夜半之鍾有自來矣予以爲不然非用景陽故事也此蓋吳郡之寶耳今平江城中從舊承天寺鳴鐘乃夜半後也餘寺聞承天鍾罷乃相繼而鳴迄今如是以知自唐而然楓橋去城數里距諸山皆不遠書其實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

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千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現北身用避世牆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襟裴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

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但墨莊漫錄

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詩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客詩也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

有路可上更高上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灾星司

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宅人未肯作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五

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子厚詩云海上海上尖山似劒鋒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之三割愁還有劒鋒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二字

元仲高云晉張望詩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

詩黑暗還蠻貊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

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墨客揮犀

歐陽公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輻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輻鵠鵠聲也李羣玉詩

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輻格磔聲郭索鰲行

墨客揮犀

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元之也

學菴筆記

詩話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綿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綿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六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鄜州李孝恭藉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俱撫言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子乃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公海內合知之耳然士林或見識也宋雍初無令譽及嬰臂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詩僧清江作七夕詩劉隨州有眼作無眼詩宋雍無眼作有眼詩故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

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
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
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雲溪友議

賈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
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眼初睜
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
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奈
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侍兒小名錄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善爲詩寶元中以職官知建
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公有別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七

業在鄆杜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乘閑詣之於舍壁
大書二韻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南山盡日開應是
主人貪報國功成名遂不歸來莊督錄以聞公覽而善
之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峰
巒准倚開嘉句甚多往往膾炙人口

墨客揮犀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
別察卽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諭精至士子無能屬
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
若月分鄉極醉巫山側聯吟嶢管清他年爲舜牧叶力

濟翁生

東軒筆錄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國
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爲絕唱後
四句不傳

清波雜誌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餽遺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
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
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
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
四卽命請見待之如初

鶴林玉露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八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幼見面門無官府身卽疆隄
麻麦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
新米飯安穩睡眠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
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
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與
民卽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苦辛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
稼萋萋島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
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廻授邑于茲
旣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眞蹟不復存焉友人高季安

曾亦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此詩始刻于進賢再刻于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游宦紀聞

哀忠詩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熬器之閩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日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吏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十九

休說渠家未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器之閩福清人

程史

勸世詩

忘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理歸真其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也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換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餓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

將來作已須莫教閑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塼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粗行出家兒心中未平實貧齋行則遲富齋行則疾貪他油煮便愛他波羅密飽食不知慚受罪無休日又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所願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頃兄弟猶工商却是成憂惱珠玉虛滿堂滿堂何所用妻兒日夜忙行坐聞人死不覺暫思量貧兒二畝地乾枯十樹桑桑下種粟麥四時共父娘圖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

謀未入手祇是顧饑荒結得百家怨此身終受殃又曰本是扁屎袋強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後隨草草呼喚齊頭送到墓門回分了錢財各自散又曰衆生頭兀兀常住無明窟心裏惟欺瞞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關鬼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卽與讀空飯手捻塩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喚他他喫汝輪迴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裹大樹

小皮聚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橫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雖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援哭我我不聞不哭我已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又曰世間無物貴無價是詩書了了說仁義愚人却不知深房禁婢妾對客誇妻兒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時雲溪友議

農圃漁樵詩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茗一杯偃臥松窓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絃今記於此韓偓云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一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林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蕭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

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鷄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鶴林玉露

助談詩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二

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絨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爭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搜林異聞錄

寓警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壁上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搜採異聞錄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暖日喧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若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三

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衆衆未着言多事着了衆衆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謀非特于學問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葉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衆衆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

縛非青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俱鶴林玉露

滑稽詩

陳亞楊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甚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羆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四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旅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其凉石竹生風砌

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
淚爲念壻辛勤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踟躕
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
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
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
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
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己云收寒歸
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
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
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不是慳亦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五

自成一家體格

俱青箱雜記

譏刺詩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占天下以爲姦邪及稍進用
卽啟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
不可勝紀謂旣爲官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
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筮注者獻藝於廷丁顧
語夏曰古無詠筮注詩令人可作一篇夏卽席賦詩曰
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
却被旁人冷眼看丁覽詩變色

東軒筆錄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
麵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
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
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
是嚴冬桃李未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
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
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
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
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六

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
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
畏其含沙射影也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
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
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
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
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
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
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

語也 俱鶴林王雲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遠有呈緣竿技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癸辛雜識

戲謔詩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從者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七

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彭齊吉州人才辨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華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解陞所爲宰留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灾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暉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俱青箱雜記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遺村校

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畧云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 冷齋夜語

隱者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具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八

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東坡志林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善爲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岢嶇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瀟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川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 亦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

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郊中

夢溪筆談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郊皆

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

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野和易通俗

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

禧末魏公屢求去不許遠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

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

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

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入陝開

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二十九

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

山為仕途捷徑者異也

蒙齋筆談

琴士詩

宋李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未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隲

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

入端門陣陣酸萬馬嘶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鷺童

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嫺

娟剩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

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耳半聾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

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灑

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

卷之十九

童子詩

吉州羅西林集近詩刊之一士囊詩及門一童橫臥板

闌間良久喚童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

我一觀我以為可則為公達客怪之曰汝欲觀吾詩汝

必能吟請賦一詩當示汝童請題客曰但以汝進來睡

起搔首意為之童即吟曰夢跨青鸞上碧虛不知身世

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客駭伏同

人見西林欵之數日取其菊詩云不逐春風桃李妍秋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一

風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童

乃羅之子也

山房隨筆

女人詩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羹旅

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

光啟三年陽春二月登于茲閣臨軒軫恨親物增悲雖

觀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消捧硯小玉看題

其詩曰春來引步

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

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

對銀鈎霞卿乃故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緣遇
暴寇而卒鄭子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角
婢子輕綃持詩以贈之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
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已何必留程見婦人鄭得詩抱
慙而去待見小名錄

永福初自唐代宗時割福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
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紉縣後有邑宰
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臥祖像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
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
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懽情未斷妾心懸汰王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三

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
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
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
文鐫之石自唐及今流淪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
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
精神入石千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
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却作
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
矣恐末係太原王氏書為止游宦紀聞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

王曰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
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
詩曰青燈一點映窓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
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冷齋夜話

寇萊公有妾曰舊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舊桃作二
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嫵輕不知織
女螢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幽窻軋
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
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景似奔梭人間萬事皆如夢
且向樽前聽艷歌待見小名錄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三

忠宣守信陽簽判李樛大夫之室有才藻魏國夫人嘗
與往來有謝魏國詩云朝來瑞靄遍祥虛果見麻姑降
陋居陶令滿籬唯有菊相如四壁但藏書蕭條廷館門
羅雀冷落盃盤食欠魚逸後二句過庭錄
大庾嶺上有佛祠嶺外往來題壁者鱗比有婦人題云
妾幼年侍父任吳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曰梅嶺
之號今蕩然無一株遂市三十本植於道之左右因留
詩于寺壁今隨夫任端溪復至此寺詩已為朽壤者所
覆即命墨於故處詩曰滇江今日掌刑迴上得梅山不
見梅輟俸買栽三十樹清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此

夾道植梅多矣壁客揮犀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曰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上箏子說類

卷之九 文事 三十三

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窓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隱漫錄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山房隨筆

蒼頭詩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賸甚眾內有一蒼頭名曰

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翫雲不遵驅策每遭捶撻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為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夜動離心輕車日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咽萬里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曙司錄嘗述此事於王祀李溪說類

卷之九 文事 三十四

二郎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雲溪友議

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一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命賦蒸豚援筆立成詩曰嘴長毛短淺含顰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貯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羶根來比金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東坡志林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
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
而紅柱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
與巫山窈窕娘好將鬼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
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
憎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
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蕪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
之令齊夜語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五

有僧住山或謀撰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
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
闊未必枯屨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鶴林

宦者詩

高力士責在驪州詠薺萊詩為魯且所稱云兩京作芹
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侯鯖錄

盜詩

海寇鄭廣陸梁甫福間驅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
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
之延祥兵以徵南漢延祥隸帥閩廣且望趨府群僚以

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
未衙羣察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於坐曰鄭廣
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
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
做賊却做官滿坐噤噤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
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程史

外國求詩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
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尤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
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六

欲傳賈客過鷄林墨林揮犀

夷主詩

遼相李億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
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
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老學庵筆記

夷使詩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
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
脩貢因泉州黃慎者為向导將由四明登岸此至為海
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

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氏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行下僧棋白日閑等句中土人亦稱之寅亮爲其國詞臣以罪廢之後與金第使中國施水燕焚

鬼詩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問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東坡志林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七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纖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纖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纖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纖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索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侯鯖錄

詩謎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曾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

潘浪四詩人名也或以爲王丞相所撰墨客揮犀

詩識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識蓋有之矣老學庵筆詩

垂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於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識也青箱雜記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八

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師夢溪筆談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漱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也墨客揮犀

詩置像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思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書賈島像

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醜之嗜固有與世而
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
合於一時後世有楊子雲將自知之

詩病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新乃
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嘲詩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
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三十九

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
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見他桃李樹忽憶後園春
張祐憶栢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
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蓮經長恨詞云上
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湏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閣之詩乎

惡詩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
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
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洎見賞又
有栗爆燒甑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先王建所賞盧謂人
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
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後入翰林閣筆
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
職數日而罷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四十

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
洞庭詩最爲首出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詩竟
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
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揚朗
吟曰可怜洞庭湖恰似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
僧大笑有包賀者多爲僮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嫩
子石榴樹挂小餅兒又云棹推舡掠髮風動竹提脚雖
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寶儼儼言今四方
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

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也
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為忤又安能即弃去
信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
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
贊或請以一半寄周贊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
使周贊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避暑錄

詩禁

政和末李彥章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
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四十一

為提舉官遂定令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
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儔進詩稱
口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
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為今詩乃舊科場詩耳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
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為中丞承望風旨遂
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晁秦等請為
科禁何清源至脩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
喜例賜詩自何文績後遂易為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
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

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
擢真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為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
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
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暈汴京紀
事一聯為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
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
欠經綸遂皆指為謗訕押歸驛讀門時被累者如敖陶
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由是江湖
以詩為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宅宅之壻趙汝棋頗
善談詩引致黃問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餘進明堂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四十二

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癸辛雜識

賦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
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西京雜記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誦
之其畧云見若咫尺田于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醜鷄往來周東
西矣蟻蟻紛紛強秦亡矣蜂巢聯聯構阿房矣俄而後
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重粟祖龍藏矣
北窓瑣言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
窓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駢飛類化作鸞
鴛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
疑函谷之丸封夢溪筆談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
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
何知尚薰猶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
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
亦着題也歸田錄

李商隱江之鰲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祇聞一過不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四十五
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漢苑有人形柳一日三起
三倒侯鯖錄

詞

孫何師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
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
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
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酌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
聽笙歌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
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

授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
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
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
恨也至於花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
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
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
竟忘烟柳汴官愁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
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官粧且
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
說類
卷之十九 文事 四十四
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俱鶴林
玉露

說類卷之二十

文事部六

句讀

問人之年若二十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律文言黃幼丁實取此雲麓漫抄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字義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械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於械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也泊宅編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注頭髮顚落曰宜易異為

宜髮宜字本或作寡周易異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宜

黑白雜為宜髮二字甚奇搜採異聞錄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廣廣韻及字書云

廣五晏切注偽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採千歲

化虎魄我豈無長鏡真廣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

鏡禹魯以其廣往齊曰鴈也魯曰真也古乃以鴈為廣

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鴈人必笑也墨莊漫錄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

字爾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

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搥作擊之義也至

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

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

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

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

而編檢字書了無此字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耿以

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歸田錄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

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

弊所以備不虞也堦為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夢溪筆談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

今所謂元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遠床

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元

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

元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

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丘據反乃去來之
去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略云撤也然此義
亦非也蘇武掘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
衍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

真子

荆公字解妙字云為少為女為無妄少女即不以外傷
內者也人多以此言為質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莊子
云綽約若處子注云處子不以外傷內公之言蓋出於
此類真子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詩有訪落落英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三

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治為亂以臭為香以
擾為馴以憊為足以恃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鶴林玉露
俗諺以人語煩數者曰嘖蓋嘖也
音荀子問一以生二

贊

荀子問一以生二

贊

謂之嘖註云嘖即讚字謂以言強贊助也
癸辛雜識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
說詩解人願蓋言其於講說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願也
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謂堯不上下類即其意也本
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願而卒又岐山縣
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願脫有聲如破甕按晉經云
喜則氣緩能令人脫願信非戲語也
癸辛雜識

都何以訓美都者鄆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
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
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
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遷氓所居最爾之
邑狐狸豺狼之所噪故其間閭各畜村陋之狀出今諺
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
以鄙是也

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解阿為細細錫為細
布而不知其所以為縉之故考之水經註有云東阿縣
出佳縉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縉之衣也是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四

知縉出於阿即目縉為阿正猶龜出於蔡即目龜為蔡
縉出於衛即目縉為衛紙出於剡即目紙為剡也物固
有以地為氏者歟

禮記論語中束脩脩脯也十脰為束禮物雖微足以為
贊延馬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束
帶脩飾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屬節晉荀羨擒買
堅責其不降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皆
檢束脩飾之義與論語之意不同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古者取物之券也如發
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文之義也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雠曰舜之將死其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讐書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五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適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殺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爭爲掉磬徒弔反

今文語辭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今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鮒水曰西伯竭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爲言盡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盡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盡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

向七言曰却來歸耕未自疎頗延年秋胡妻事

空復辭義皆謂盡來如通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二字諸家之註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並也止也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毋墓已壞削買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本

遼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責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併當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言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篋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漢成帝詔營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培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補註謂不宿客之舍爲里區宿客之舍爲謁舍

畫家有畫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畚畫溪然其字當用畚若畚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畚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寶釵乃糯米之名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文事

七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得五斗爲粢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石文作品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性從乳出熱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局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傳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湏臾瞬息頃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彈指

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爲一念一怛刹那譯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譯爲一須臾是三十息爲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六十萬念八千瞬爲一須臾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十萬念須臾猶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文事

八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可奔者謂不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滑稽多較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卮之類以類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爲滑稽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

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醇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曰醴曰醕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翼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醕漉酒曰醞酒之清曰醕厚曰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管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酺客酌主人曰酢獨酌不酺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酺

初至嶧縣問嶧字之意一庠生云四山爲嶧如四馬四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九

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蕪州志齊張稷爲剡今至嶧亭生子因名嶧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騫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爲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

字體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問林樵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却無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奏上朝廷一時爲之降黜後以其罵虜進用至中書侍郎雲麓漫抄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十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老學庵筆記

字說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盖東南爲春夏陽之物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鶴林玉露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韋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數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

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荅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日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老學庵筆記

字音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十一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姑勒畧呼為勒咎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姑為姑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勒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據言廟諱同音畧字祥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為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畧字子炎讀畧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畧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朱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白樂天詩云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

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林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故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

說類

卷之二十

文事

十二

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遺謂遺爲犬之類亦是不少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調十爲謔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語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香風送管絃是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謔

復覆伏三字音義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于左 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境土論語言可復也克已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

富切者又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毫詩復會諸侯語復慶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復同音者覆之復也易乾象贊及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二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薰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鷄不能伏鵠卵及後漢

說類

卷之三十

文字

十三

大丈夫富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年帝初中丞相府中家雌鷄伏子類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辯焉

癸辛雜識新集

書迹

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

續博物志

王會稽七子凝操微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玄肅一人未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善父書者

續博物志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爲閣帖是也

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各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爲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爲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僞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勒於州解爲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肅爲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字多作壽體又每下矣

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三十

文字

十四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冷齋夜記

篆字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先生之藝久矣願見筆法以爲模式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洗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

一作十圍圖成一射帖北筆之麓細聞深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墨莊漫錄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臘之費燬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卽

說類

卷之三十

文事

羅漢之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刻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游宦紀聞

禹碑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岫嶠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

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讀科斗拳身確葉披覽飄鳳泊擊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屑碎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澹不勻體置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游宦紀聞

古銘

說類

卷之三十

文事

十六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剝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息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卽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開元中江南大咏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鄧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

高原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
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
賴逢卿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
歲矣

俱宜至志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
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
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
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為銘封人得之以獻度
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
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

說類

卷之三十

文事

十七

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
命縱狂兵為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
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
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吳少誠由行間一
卒遂擁十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
肉也夫以肥去肉為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
去水為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
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已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
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嘆而異之是歲冬十
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誅反者度因校

其日果已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為裨將

大和中王璠蕭問丹陽因溝其城既鑿深數尺得一石
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休人得之具以事
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辯之皆
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謂璠之吏密謂曰吾聞王
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為何如君
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
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峯峯生礎以文而觀是
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遐休是玉有
瑕即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

說類

卷之三十

文事

十八

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
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
有桐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
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
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
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
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屣深
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
煥煥其光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

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辯其東平子光闕而墨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已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戾者言其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炳炳其光和其始者炳炳其光

說類

卷之三十

文事

十九

謂歲在丁未也炳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俱宣室志

石刻字

予爲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

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卽令從者羅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老學庵筆記

謬陋

集賢韓景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

玉泉子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太

說類

卷之三十

文事

二十

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湯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日乃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東坡志林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管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嘆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延區

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人作歐字音驅而近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信有之矣

俱東軒筆錄

季布爲河東太守帝曰河東吾股肱郡也卽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隣王室肱股相須今人守太原謝上表皆引股肱疎矣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

說類

卷之二十

文章

十一

睡直是怕那溘然

畫漫錄

符建間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誤寫坤爲金作金字一學生知其非徃爲未喻懷經上請教授因立義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是金字教授大慙鳴鼓自罰無名子作十七字詩云教授太昏沉將金却爲金萬福你說易襲深龔源字深之縉雲人嘗著易書旨王稱之後學之所宗也然教授者不久遂歷清要官至八座近方徃謝不欲顯其姓名於此

泊宅編

說類卷之二十終

說類卷之二十一

文事部七

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東坡志林

筆

王獻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恬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續博物志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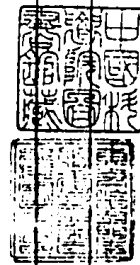
一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砥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傳載之

懶真子

墨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脣廉墨大小二板蕭子梁荅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一螺不知脣廉石



墨果何物爲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爲妙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廷珪等墨見存東坡時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窓拾輕煤拂帳掃餘馥辛勤破子夜收此一寸玉蓋是掃燈煙爲之邇來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簏碗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人掃煤和以牛膠煥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訝其大堅少以松節或漆油取煤尤佳

雲龍漫抄

書大字用松烟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孟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文事

二

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漆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游宦紀聞

硯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濬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墨惟可作枕

耳老學庵筆記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

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文錢買此物何用竟不受

夢溪筆談

去字法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管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沒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鈐黃蓋用之有素矣

夢溪筆談

說類卷之二十一終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文事

三

說類卷之二十二

武功部

謀臣決戰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爲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敵江南

說類

卷之二十二

武功

一

西蜀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爾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固爲安全但恐尾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代雄傑也

東坡志林

大將起微

狄武義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荅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泊宅編

招軍格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翹門負石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爲合格

說類

兵謀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徇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杖鼓示衆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卽馳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

說類

卷之二十三

武功

二

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爲方畧緩急不相援多至于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石林燕語

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

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言無非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卽斬戍而解去此時雖幸脫然終以無水爲憂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勾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軸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墜土卽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塌矣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可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泰可守矣

東軒筆錄

勝算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瑞值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武功

三十一

憂之言於瑞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瑞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瑞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瑞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怍然嚴軍歇良久瑞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會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東漢筆譚

節制

杜克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子宜與令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六儀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軍還卽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爲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杖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儂銜命道京襄宛洛抵謁譚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

說類

卷之二十一

武功

四十一

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僕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咲曰固謂君勿行正慮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自以兵送君行數里兩將提書至蓋祿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祿極辨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祿身爲宗室不應交結節帥因指爲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鳳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

知日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又征蔡盜過廬陵託宿廬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對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癸辛雜識

號令

宋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

說類

卷之十三

武功

五

蟬聲神京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爲然石 林燕語

戰具

鼎澧群盜如鍾相揚么戰船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鯨頭軍器有竿子有魚叉有木老鴉竿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竿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籍木取堅重木爲之

長纜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爲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灌置毒藥石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爲之則賊地無窟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老學庵筆記

戰棚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杭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

說類

卷之十三

武功

六

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起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鬪於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夢溪筆譚

防守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于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于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復擇民之少壯

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于河上夜則傳更點
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石林燕語

討逆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
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
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砢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
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利析秋毫
設廳前黍豕成稊糞穢狼籍肥腴則烹而賣之罷鎮捆
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
說類

卷之三十一

武功

七十一

義勇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
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
白公曰堅城深地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
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
此行耳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
上見賊偶坐爲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爲公請於朝亦不

失靈景祐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
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前擊賊
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
鄭毅夫方客魏爲之作傳涇水燕

探諜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
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
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
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無汚他人手行童震慄
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
說類

卷之三十一

武功

八十一

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
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
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
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
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僧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
謾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
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今行童以吳語誦
勝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年至以
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遂昌雜錄

背寇軍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另為之籍每旗頭押隊關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眾者為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犒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叅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為危大將之酒瓶必合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甕者則指云此背嵬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危即疊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雲麓漫錄

說類

卷之五十一

武功

九

宮人騎射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折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九泥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清波雜志

城京師議

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為憂乞城京城以備狄眾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

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韙之龍川別志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兵調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

說類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薊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憤愁氣戀久雨鏹缶空無粥肩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

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聞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
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
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何向觀此二詩與石壕
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
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
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
其不便竟不爲止又爲與前言相戾也 鶴林玉露

從兵法兵

太宗北伐高瓊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

說類

卷之三

十一

州元昊初臣龐頤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
苦餽餉請徙公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虞
初服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
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
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以爲必至生變公
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
萬人 石林燕語

不輕用兵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不可討者耶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

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
有海國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
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
懷况欲獎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東坡志林

戒談兵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
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龜未幾死而
還魂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自辦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余始不信後

說類

卷之三

十二

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龜
猶能訴而况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
謂有將畧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
以嚴勝而孫武子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
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
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
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遼書

敗績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
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此固不

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濤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彈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

說類

卷之三

十三

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皆可爲書生輕言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遊暑錄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疎矣東坡志林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已杜衍方副樞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

屢以來言鬼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說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專定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舅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又羸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

說類

卷之三

十四

令官軍俘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遠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出不可勝數烟塵合前後相失官軍圍塞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傳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傳從福督戰深爲衆所歸然傳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說後洙以他罪被鞠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人衆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它罪誅焉瑞林公議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與荆湖閫遂與孟珙合韓
兵夾攻蔡渡三金完顏守緒焚帳以歸乃作露布以誇
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
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有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
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
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閫之議起矣乃命武仲
開闢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
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二日
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渦爲固城中空無所有僅
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蟲蠅

說類

卷之三

武功

十五

撲面杳無人跡二十三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
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昔號小東京云二十四
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尚堅單州出戍軍
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賣餅者云戍兵暴
橫虐人怨之前日降韓今日降宋皆此軍也遂以爲導
過衛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居人七月二日抵
東京二十里劄寨猶有居人遺跡及桑棗園初五日整
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
用言等結約至是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
六七百人荆棘遺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

及柁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
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
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盡進至此子才遂駐
汴以俟糧夫之進而穎川路鈴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
師下鄆州二十日遣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
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國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
今已抵汴半月不急取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
未集對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言提新招義士三千
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
顯提雄關軍四千通一萬三千人會淮西帥機徐敏子

說類

卷之三

武功

十六

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尙楊義以廬州強勇等軍一萬五
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
續起發於是敏子以二十一日啟行且令諸軍以五日
糧爲七日食蓋懼餉饋或稽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
戴應龍回汴取糧且與諸將議遣勇士諭洛獨胡顯議
不合敏子因尙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險二十六日
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廸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踰
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戍洛陽者皆
空其城訪我矣逮曉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
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採蒿和麵作

餅而食之是曉有潰軍失道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爲北軍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饑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軍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乃遂遣步軍兩項往却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圍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爲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圍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言歸順人楚珩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值北軍大隊無噍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遁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膀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間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圍結砦柵轉鬪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廸死焉敏子前所遺家載應龍自汴趣糧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衄之耗遂馳還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帥叅劉子澄則

說類

卷之三

武功

十七

掩敗

以爲無益抵暮下令促裝二十五日昧爽起發衆皆以爲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爲班師焉是役也乘三金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翕然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始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軍幕府日記頗爲詳確近于忠信嘗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癸辛雜識

說類

卷之三

武功

十八

襄樊之圍食子嬰骸權奸方帖權妬賢沉溺酒色論功周召粉飾太平楊奩判有一剪梅詞云襄樊四載弄干戈不見漁歌不見樵歌試問如今事若何金也消磨穀也消磨柘枝不用舞婆娑醜也能多惡也能多朱門日日買朱娥軍事如何民事如何

隨處漫錄

儒卒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太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扇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

怯懦如此又王蜀先王時雲南寇蜀軍勇銳欲吞之
倖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北齊書

說類卷之二十二終

說類

卷之二十一

十九

說類卷之二十三

邊塞部

和戎

憲宗皇帝朝以吐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惟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妻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上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曰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途息和戎之論矣

卷之二十三

邊塞

真宗與吐戎脩好遣使稱北朝公卿無異論時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真若首足二漢雖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抗立首足竝處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竝處又病倒植顧卿途息和戎之論矣

要漢友議

其國號契丹足矣真宗深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遂已識者是之

儒林公議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羗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色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術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爲不和害少和則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五不忠於陛下者急欲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于幹運邊務勞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邊塞

二

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謂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奸邪惑亂聰明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來嘗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于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

石林燕語

歲幣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爲五十萬元昊初來求和朝廷許以

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許以二十萬

石林燕語

邊事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般四端五常六符皆被遇三般四端復尚僞主慶曆年秋三般攜雙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兇狠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兇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虜王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慙泔勺赴滄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邊塞

三

滇仰詠冊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允方疆寓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般虜壻位顯恐納之生釁虜移文邊郡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嚙好矣朝廷乃遣還三般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般至幽州其妾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般送虜主帳前以其弟弟皆方委任遂貸三般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歎惜其事

儒林公議

王元澤年十三得泰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惠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于熙寧開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既哉

清波雜志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遼塞

四

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止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老學庵筆記

伐遼失策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盡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叅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乏興避事皆從軍

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觀陛下恢膺聖英

武之畧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屬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宜撫司所置使爲財用有餘若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宜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遼塞

五

習武備刳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邪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邪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

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極故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隣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卒兵不止屢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繫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遼東

六

以百年怠愼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又安閒逸之將而角遂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聖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隣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僚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觀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三省勸讀之大怒摺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迺又有降將曰郭藥師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遊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秦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遼東

七

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金寇

紹興已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戰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會元木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孽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孽子燬及其黨程克俊補龜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

奉
是
是
是

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明好來存歿者萬餘里
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
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
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
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鄂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縢煩
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
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
它書多謂秦所謂秦竟不知指何人也

金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途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遺塞 八

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
之曰朕自即位親閱章奏治官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
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恍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
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
弓矢具鑿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騾號小將軍者
儵已輟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
馬蹄聞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
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
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入謂朕曰此非
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

出贊拜髮髯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
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
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
而竊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
雨決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
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
賀於是始萌茅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
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
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
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遺塞

九

永固却立極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
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
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
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縢締好歲事無關遽欲
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
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
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
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爲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
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
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

明日通爲右丞驛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浚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親之禍實助此汝嘉又二年來肝貽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壽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棟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曾元朮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世史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邊塞

十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國之於金虜蓋皆百世不共戴天之讐也開禧之舉韓侂冑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由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覓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鶴林玉露

西夏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過者歸廷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劍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

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恐懼向化之心絕矣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署名職至早如埋移香者詐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備其公議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邊塞

十一

實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開朝廷爲之忿然張鄧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害深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旣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竟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耻于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疾于黠集國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入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悍慢已甚亦難于款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需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日勅書卽行之自

是遼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許公審于安危之計不徇虛名不貪小利故讜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以也夫

御覽用別志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獠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為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患而專意于中原也

東軒筆錄

高麗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于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

說類

卷之三十三

遼東

十二

去句字故自唐以來只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主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石林燕語

蠻獠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齒牙各一以為身飾

博物志

寧國論云蜀中本無獠獠為德陽山谷洞中壤壤而出轉轉而大自為夫婦而益多夫土軌則生蠶地濕則生

蠶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自生蛆蛆自生蠅豈有窮乎

博物志

武陵辰陽澧陽清江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而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

說類

卷之三十三

遼東

十三

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慨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壻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賜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訓練使又以其門客王九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發帑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東軒筆錄

辰沅靖州蠻有仡伶有仡獠有仡獠有仡獠有山嵛俗

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于路却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陽怒却之隣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釣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于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遺塞

十四

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稱已爲足否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矜矜頗強習戰鬪它時或能爲邊患

老學庵筆記

交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爲鎗塗毒藥于鎗鋒中人卽死不時斂藏卽腹脹沸爛須臾肌肉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恙以其食糞故也焦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焦銅聲以物杵之

徐聽其聲得焦毒者便鑿取以爲箭銅

博物志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鵝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面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歐之中其要害舟遂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殞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遺塞

十五

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闕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癸辛雜識

虜中事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

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老學庵筆記

遼人建議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于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欽于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壯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關兵以脅之南朝重于割地必

說類

卷之二十三

遼塞

十六

求增歲幣我若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幣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二十三

說類卷之二十四

外國部

軒轅國

夷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渚沃之塹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君子國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君子國

長人國

河圖王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二丈五尺

博物志

大人國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焦僥氏長三丈時舍神霧

鮫人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俱博志

勃鞞國

滇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王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匹帝以駕鐵輪聘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泥離國

成王卽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人潛穴又聞波瀾之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二

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也

旃荼國

四年旃荼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王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沖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曰鳳鳥不

至可爲悲矣

因祇國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綉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三

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燃丘國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王爲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有蛇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輶比至京師輪皆銳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箭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地州則以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水此木煙能殺百蟲經塗五十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人並童稚至京師鬚髮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玄木遇聖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扶婁國

七年南陸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織毫之裏綴金玉羽毛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為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四

神恠欵忽銜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簾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塗脩國

昭王一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唐光四名及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媚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

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至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以沉於水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祗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煩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過於氈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值萬金

扶桑國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五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為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槁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則有岑華鏤管睥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群鳳之鳴睥澤出精銅可鑄為鍾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琴瑟故曰

靜瑟浮瀛卽瀛州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名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渠胥國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王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齊鏡廣三尺閭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廣延國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六

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王質疑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濡眠之膏給以丹泉之漿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歛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榮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口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戈國浸地則土石皆香

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燠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稊稊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卽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稊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譙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

盧扶國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七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丹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屍間里吊送號泣之聲動於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騫霄國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喬使含丹青以赦地卽成魑魅及詭恠群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

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鸞翥如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嘆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宛渠國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八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視曰臣少時躡虛却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過其晴日則天豁然雲烈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徹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

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箕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於鄴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背明國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常闇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決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九

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瑤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食食者多力有游龍粟枝葉屈曲似游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則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祖有含露麥稔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

不持燭是萑蔕也食之延壽後天而死其北有草名虹
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紅之色昔齊
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
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
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有焦
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
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
葉如蒲莖如著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
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如委
黃詔並除焉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十

含塗國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惟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
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
阿海濱地中間鷄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
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頻須國

大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須國人來朝以五
色玉爲示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壺壺中有
漿凝如脂膏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
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

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露不能入焉樹

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
三頭地皇十八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
石爲牀牀上有膝痕深三寸牀前有竹筒長尺二寸書
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
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
人工所鑿下及涌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
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
霧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勒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
自縮如蠶續此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

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十一

合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
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王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
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之則雲霽雪止白蛙化
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須國之所記蓋其人年
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

因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俱拾遺記

日林國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
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若有疾輒照其
影遂知病起何臟腑即採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

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奇肱國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歸國去至玉門四萬里 俱述異記

龜茲國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十三

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練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練謁王練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練王怒

問藏臣藏臣曰練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限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練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拓於練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陀婆限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限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限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陀婆限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王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說類

卷之二十四 外國

十三

娑陀婆限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俱會陽雜俎

說類卷之二十五

科名部

科第名稱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一

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撫言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卻說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伶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卻說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燈鼎錄

科舉法

附錄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髦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老學庵筆記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皆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得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資命之才與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

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中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保民之休戚今以資格傳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几微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害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晉六

師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于先王之誅況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趨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是或以爲過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資朕以爲是劉子宣邇言亦云場屋之文

說類

卷之二十五

姓名

三

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道理焉

癸辛雜識

制額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于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士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

李叅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叅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

石林燕語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餘年凡五易姓天下無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太祖皇帝天啓神贊舉無遺算開端創制事未成就遂厭區夏太宗皇帝以新邸動望紹有大統深懲五代之亂以刷滌汚俗勸人忠義爲本連闢禮闈收采時俊每臨軒試士中第者不下數百人雖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濫亦不可勝言當時議者多以爲非古選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

說類

卷之二十五

姓名

四

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謂舉選非天子親臨之事請以歸有司然太宗滌汚革舊一新簪笏則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儒林公議

主司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唐堯衰堯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

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囑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批言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因暇日常勸其樹庄田以爲子孫之計笑荅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慚而退累日不食

獨異志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五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

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夢溪筆譚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七八年三爲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黃州才藻舊詞臣幾嘆門生未有人自笑晚遊金馬客曾來三鑲貢春闈

墨莊漫錄

試文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六

云石言于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曆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

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通志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近親賦見龍鍾之黃耆思彷彿於吾親試官掩卷大吟傳爲口實 江隣幾雅志

試題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之故舉子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七

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讀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石林燕章相性簡靜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云先朝嘗開封府發解出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聞乎曰不知不知勿劇別出一題目教由寒暑既非已豫先杼軸舉人上請題出樂記此教乃樂教也當用樂否應曰諾又一舉人云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曰武成廟裏沽良王夫子門墻弄歛箕惟有太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曾知 江隣幾雅志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寔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老學庵筆記

抑輕薄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歸田錄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八

正文體

鄭毅夫獬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爲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

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威績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疵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上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燁人有識之者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九

不以公爲知言

夢溪筆譚

訪名士

唐宋科舉尚收采名士今日若如此則主司可以爲市矣

杜黃裳知貢舉聞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樞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卽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卽言子弟崔元畧孤寒有材藻令孤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賦成或假寢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之意如有神助

王泉子

振孤寒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撫言

李德裕頗爲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撫言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莫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荅曰安問所欲如盧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

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子路州沈尚書絢宣宗九載主春闈將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見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似無一家之謗汝叨此事家門之慶也於諸葉中擬放誰耶

吳興沈氏

相見問業不問房

絢曰莫先沈先也太夫人曰沈先早有聲價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與之吾以沈儋孤單鮮有知者汝其不慙孰能見哀絢不敢違慈母之命遂放儋第焉先後果升上第擢奏芸閣從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儋亦感激焉

雲溪友議

傳衣鉢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

石林燕語

避嫌降第

執政子弟不敢舉進士宋時已如此

慶曆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林學士爲編排官原文內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與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爲第二而以賈直儒爲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一

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大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爲遂亦降爲第二以馮當世爲魁

石林燕語

贅文許第

牛庶錫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謂其明年狀頭及第庶錫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經少保蕭昕宅前值昕策杖獨遊南園庶錫遇之遽投刺并贅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客甚喜延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外議以何人當知舉庶錫對曰尚書至公爲心必更屈領一歲昕曰必不見

命若爾君即狀頭也庶錫起拜謝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遽起庶錫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王泉子

子私議榜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執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勝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擬議名氏迨與奪運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彥樞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一

諸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荅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草前弊孤寒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未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贊助折必中二子所詳助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陡要及第耳勛等即列丙科僧曰非

第八人不可也助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無差忒

王泉子

誤取忠裔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賤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據言

私收勢要

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三

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尚疑為譏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間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

清波雜志

入高等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

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石林燕語

破天荒

唐荊州永冠叡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

北夢瑣言

升等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眾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四

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

石林燕語

重試

天禧二年開封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眾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冤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當明年殿前放狀元王整以下及第是時衢睦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言賜進士及第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知前賜第者合是睦人而衢州者只

今得進士出身及再喚二人審問從人秦憲念已
聖恩遂只賜睦州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
王言進士及第自後殿前唱名必傳呼某人某州以防
差互

別宅編

特賜及第

劉業特賜及第章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
知已曷代所無

無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
名而不工爲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
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卽詣武殿覆試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五

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
此始然開復不預多遜爲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
考較不及太祖卽召開大悅遂特賜及第

石林燕語

廷試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
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
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
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卿便是
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
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賞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
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
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條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
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
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于不遂秦
檜之罪可勝誅乎

鶴林玉露

傳訛

陳正敏避齋間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
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其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卒太素雍熙三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
方當委遇中途大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
避齋之妄不待攻也

復孫異聞錄

早舉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
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
孩兒

揔言

晚達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進士
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
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謠言

劉沆與鄉人尹鑑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
以恩榜始登第還鄉劉以詩送之少年相款老相逢鄉
舉雖同遇不同我已位塵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中榮
登莫計名高下宜達須由善始終若到鄉關人見問爲
言歸思滿秋風

清和雜記

奇說

莆田方翁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七

前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
而棄于地也翁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
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翁既中第亦不復省
問他年有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間及之有客在坐同
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
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
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
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
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
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

四名竊惟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
始修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
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寘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歡不
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畧同

天酉雜識

解末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鰲負鼎首冠
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况焉得首冠
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

謠言

自號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謠言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八

謁主司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敘名紙通呈與主
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謠言

宴集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
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採花主茶之類咸以
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
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卽小科頭主之大
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
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

擇壻車馬填塞

地言

燕名有九一日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五日櫻桃六日月燈七日牡丹八日看佛牙九日開宴最大即離筵也

地言

實曆中揚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觀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驚拔充李新陰在鯉庭

燕言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十九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釀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勝榜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爲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既而擢中爲國子監直講以爲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叅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爲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爲敗風俗而身抵賅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東軒筆錄

徐通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爲

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堦林苑歸騎過平康同年所簪花多爲羣倡所求惟適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堦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墨莊漫錄

得意賦詩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間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閨娘妓之尤者

燕言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

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燕言

夢兆

孫僊嘗夢積木數百僊踐履往復李圓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燕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燕言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燕言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嘆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城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即滂之再從弟也予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一

都試嶽山月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鄭公之子

因話錄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畫寐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言

樂坤員外素名冲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忿起歸耕之思乃辭知已東邁禱華嶽廟虔心啓祝願知升黜之分中夜忽夢一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名

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名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夢中稱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于鄧州神其靈哉

興雲漢友議

孫樞密朴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遠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一名下有空白處朴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朴夢中即填孫朴是歲果第三名

青箱雜記

趙康靖公初名禮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二

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諭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以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避暑錄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

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荅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水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三

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滬永燕譚

李知幾少時祈夢於梓童神夜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首省

老學庵筆記

三山蘇大璋聞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以爲必如夢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于郡謂其自許之確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携此狀入院編示考官謂

設如所言諸君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旣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癸辛雜識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勝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往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四

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法南聞之大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勝而其名儼然中焉視勝陳於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泄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盞更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人人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危於行也私愛之旣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

三甲上名朱端常聯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邪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程史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逖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中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

說類

卷之二十五

二五

惟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間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香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墓之因相與默然良久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妄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

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墓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焉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鶴林玉露

一門高第

孫何孫僅學行文詞傾動場屋何既狀元王黃州覽僅

說類

卷之二十五

二六

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鵠原陳堯佐堯谷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實士林盛事淵水齋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已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顯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塾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淵水齋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

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值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通水燕語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卽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通水燕語

狀元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士術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七

無能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眞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

東軒筆錄

狀元宰相

國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已爲參知政事李文正坊乃座主于是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爲參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纔十六

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爲相馮魏公已爲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爲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爲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爲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爲參知政事亦代魏公爲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爲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石林燕語

國朝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爲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八

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石林燕語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績始爲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績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語投簾外授文績發視之畧如今之語亦有詞文績猶能成誦畧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

得一人者今欲聚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
續覽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
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一甲傳松卿以南省魁升附
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詰畧同文
績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
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避著錄

狀元被誣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
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宋陳翰所編魁乃宋朝
人是必後人勦入耳後又見虞初志所集養生必用方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二十九

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
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
石碑呼呌不已碑石中若有聲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
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
之遂覺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
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
可駭亟自次浮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
食如故但惜惜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亦
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予既去徐醫以
爲有涎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臟有熱勸服治心

經諸冷藥積久爲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前而死
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
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
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前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
康侯丙子先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豈宿生邪康
侯既死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

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
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第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三
兄弟隨侍與予向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
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代蘇州崑山關來居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

汝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汝學子儀謫潭州祝康侯兄弟
自潭來貫鄆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
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
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也康侯性
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水王不知猥巷野人語
不幸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
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
年九月漕河舟中 癸辛雜識

高科輔弼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

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歸田錄

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呂公榜曾魯公王伯庸榜韓魏公文潞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葉祖洽榜蔡魯公趙正夫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二

惟楊真榜王禹王韓子華王荊公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擇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執政者

石林燕語

一榜多相

宋時以一榜六相爲最盛我明戊辰榜乃有七相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平至太寧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興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真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荊公蘇子容呂晦叔韓

師朴得四人者一榜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冠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四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邵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政科後焦蹈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避暑錄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三

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曆三年楊真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効大驗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此非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來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懶真子

試闈拜相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樞

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因話錄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為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石林燕語

榮先主司

庚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恩賜矣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撫言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三

主司同官

蘇叅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及歐陽文忠亦繼王禹王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石林燕語

議進士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謔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藉為老兵矣

卷之

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撫言

嫉進士

衛公以不由科第而嫉進士近世張文忠以不由翰林而嫉詞臣同一心腸

李德裕以已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王泉子

進士乘驢

我朝弘正以前進士亦乘驢今馬亦不騎矣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四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鞵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撫言

世祿避試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實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賤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額于是進取始自如矣

石林燕語

恩科

國朝進士累舉不第者限年許赴特奏名號爲恩科在漢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髮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卽今之恩科也唐制大凡補官爲大理評事著作佐郎郎中之類當時以爲官稱不理事別有兼守判知之官名則知漢補郎中太子舍人亦不領事以此爲官名耳不然郎中舍人何其冗也

雲麓漫抄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五

黜落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日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推言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過度錄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晏

公俛而哂之旣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東軒筆錄

東坡素知李薦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薦也及折號則章持致平而薦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薦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薦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薦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老學庵筆記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六

天譴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閑登科藉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訪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言如公高才

碩學儔拾無疑孫終快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日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鄉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聞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祇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于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集善錄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征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

說類

卷之二十五

科名

三十七

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聞既引試舟人以其重肩棘聞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勝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觀其勝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折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駭車志

置科可笑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

說類

卷之二十一

名

三十八

說類卷之二十六

世胄部

預內宴

李文正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諤仕至翰林學士篇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閣門拒之宗諤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觀緒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諤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即時宣召赴坐後遂為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諤始也青箱雜記

不遠宦

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為宰相子為西川參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為參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今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多矣東軒筆錄

不降甲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上禹偁曾孫遂不降甲其後汾以便程賞勞改官亦以黃州孫超升朝

籍麗水燕談

名臣裔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為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孫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為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為流涕老學庵筆記

說類

卷之二十六 世胄

二

說類卷之二十七

人倫部

姓氏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令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蔡尹之類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爲橋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穎氏因考叔爲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司爲桐門氏隱於甫里綺里者爲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一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一

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嬴濱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騂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

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日以吉德爲氏趙秦八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日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日以事爲氏夏侯氏遭有窮之難后潘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認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日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蔡龍御龍千將氏者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在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三

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利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如毘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人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分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榮陽鄭爲中族唐高

宗時又增大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議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推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士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漢筆譚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爲暨去聲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四

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居衣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藍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暨徹者中書侍郎林摠彥振唱名呼暨爲諸延切徹自言姓暨之人切據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御史有言摠罷出

墨莊漫錄

名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賜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

忌其先進者諱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
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
公快快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
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諱者竟不見用以
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歸田錄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未故以爲名而字文潛

老學庵筆記

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聊錄數條於此以備攷覽
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五

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
爲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
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爲
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爲
爲常山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漢書成母石
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刪徹爲蒯通宣帝
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爽以爽氏爲盛氏光武諱
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莊助爲嚴
助下莊爲下嚴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
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蜀後主諱

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京師爲
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
昭爲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
爲鄧岱山岳爲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但言師淵
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綰隋祖諱忠凡郎中
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
侍御置侍郎不置侍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書
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爲
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
廣陵爲江陵唐世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六

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猛獸或爲武
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爲石季龍
擒虎爲韓擒武高祖諱淵趙文淵盡改爲泉劉淵爲元
海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
如蒸人治人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
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懷避當時諱
也陸贄曰與理同道罔不興務從罔理韓文策問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睿宗諱旦
張仁宣改仁愿玄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爲崇
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龜爲崇龜隆山郡爲仁壽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七

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冀預為山藥德宗諱适改栢州為處州憲宗諱諱淳州改為蠻州韋純改名貫之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純改名質柳純改名濯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謹崔純亮改名行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敬宗諱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潯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諱改名損穆諱改名裕梁太祖父名誠遂改城曰增晉高祖諱敬瑭折敬字為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眞祖諱復折為文為苟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曰勾加絲字絢紡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八

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寶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家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憲太后父諱通嘗改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為中奉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至明道間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錢王鏐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密為蜂糖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為武明王武承縣為武義縣羊祜為荊州州呼戶曹為辭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為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厭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時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其時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是也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僖公名申書戊申定公名朱書宋人宋仲幾漢書祀元封詔書有戚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字韋孟詩總齊群

邦皆不避高祖諱魏太祖名操而思王有造日之句
曹志植之子奏議幹植不強三曰吳時有言功以權成
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
亦不盡避韓文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
懈曰魏魏治功曰若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
學治行衆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
頻頻舉韋顥曰顯榮班序柳文樂曲曰羲和顯耀乘清
芬皆不避中宗之諱韓賀卽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
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延英日講乾卦元亨利
貞上爲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九

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諱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
正月爲初月餅之蒸者爲炊天下以爲非嫌名舊名請
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
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
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
者韓退之辨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
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帛腎腸爲腎脩漢武名
徹不聞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
車轍之轍也若晉康帝名岳鄧岳改名爲嶽此則不諱
諱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戴胃唐儉爲民

尚書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爲戶
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
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湍文帝諱恒之字
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蓋當世避諱改爲某字者變
也如卦變文曰之也宋朝眞宗諱恒音胡登切若闕其
下畫則爲恒又犯徽宗旁諱後併恒字不用而易爲常
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
曰脩王義之父諱正故每書正爲初月乃或作一月餘
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爲
鄒稽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中趙談爲趙同子張孟談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一

爲孟同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爲郭太李翱祖父名
楚今故爲文皆以今爲茲杜甫父名聞故杜詩無聞字
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敘或改作引曾魯公父名會
故避之者以勘會爲勘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爲平
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史記李斯傳言宦者韓
談則談不能盡避漢書有袁盎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
時傳有鄭莊千里不齋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至有君
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
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
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或唐

玄宗名隆基劉子玄名知機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
唐王名劉生子敬是爲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
亦名彧魏徵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
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僖王名南齊蔡文侯昭侯相去
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
士羅君墓志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爲可罪也
若桓玄呼人溫酒此不足責若愈不避仲卿又何邪朱
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請改戊巳之戊
爲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楊都士人名審沈氏與名而不
姓皆諛之者過耳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一

仲亦然此亦不失爲孝若唐裴德融父諱臯高錡爲禮
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父諱臯而某下就試
與及第因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
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令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
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遽而去李賀以父名晉
肅終身不赴進士舉抑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
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
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乃殷夢家諱龜
從父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郎中于鄴參
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殯

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愆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太
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太卿至有與唐寺鐘題誌云金紫
光祿太兼御史太及銀青光祿太皆直去夫字尤爲可
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
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踐過橋乃令人負之而
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至如唐憲宗時戎昱有詩
名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之令其改姓昱辭焉五岱有
石昂者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
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
者以彥朗家諱石遂更其姓曰石昂昂起于庭責彥朗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二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太怒昂解
官去詰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宜和
中徐申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曰事言已三狀申府
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爲縣宰豈不知長吏名
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卽大聲曰今此事申府不
報便當申監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省申來申去直待
身死卽休語罷長揖而去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
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掩其姓名若北齊熊安生者
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
諱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

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爲畿左畿右之類薛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面蔡經聞京閩音稱京爲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爲從官章惇爲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爲南仲丞相幕賓趙父名方乃改姓爲方旣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巨山遂指以爲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說類

癸辛雜識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三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湖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漢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聞然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老學庵筆記

家誠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

常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誠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清波雜志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四

齊賢常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其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廣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樞機發難容騶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口是起羞本願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又字意好端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

亦昭昭其四云人非其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猶獲
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已有何長須是常規檢回
頭自付量其五云無私仍克已克已又無私一事兼備
飾終身在有思公清多敏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
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變態乃彰直須和
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許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
直行已自芬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修永為
几杖誠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
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
慘雖無定榮枯却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善更昭彰龍絡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五

無疎漏快便綱四張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五

豫彬居第卑陋未嘗修廣蓋深懼修滿安於儉德
謙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後違其遺訓無敢踰者及市
盧升僂門戶翕赫里巷之間與馬填勃亦止加丹堊而
已噫夫人欲之縱由外物之侈也務廣侈之居以養
體則儉非之奉不能充理勢然矣矧子孫被華服之
不知艱苦者哉其致滿覆無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訓
後可以為富貴之師矣 儒林公議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長
一秉之事聽命焉逐年遷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

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
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針自辨蔬肉不合食私房
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
厨爨者置屠交收飯熟按層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
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
羹雖久留不厭毋晨與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
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
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
云聽聽聽聽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六

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
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

林玉露

稱父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
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
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
萬皆謂汝霖曰宗爺蓋比比也 老學庵筆記

名子

唐相國楊收工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

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契反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鑄鑄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日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極南荒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婿嘗言之北憲瑣言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七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述老學庵筆記

呼子

蔡京懷姙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攷晁錯更漢令諸侯誼譁錯父

聞之從頴州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父稱其子為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清獻雜志

多子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獨異志

張耆四十二男子馮行已見息二十二人或傳耆開窓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耆叟錄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八

學子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否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則生今當定以前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酉生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建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真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荷並生二男勝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

生為凡焉 西京雜記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為弟已時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廢及姪弟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據見在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以來不同如此 搜括異聞錄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為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

諱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十九

八年學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獨異志

生男法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罽衣冠平日左邊并三匝映祥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 周日用曰知女則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母年日月與受胎時日算之遇奇則為男遇偶則為女知為女胎即可依法傳物志

借婢生子

陳了翁之父向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宅日子即見還既而還

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癸辛雜識

傷子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鄆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餬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大宗實錄 清波雜志

賢母

東坡云昔仇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窠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母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

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為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墻壞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毋被黜於場屋母輒捷景遜對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清波雜志

貴女

後周獨孤信三女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

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詠女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公棹有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妻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會爲京椽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制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一

兄弟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論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諒然足以啟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

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鴛鴦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冷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傳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頭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眞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鶴林玉露

兄弟不同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不同如此搜神異聞錄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一

舅姑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魯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清波雜志

兄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

云項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前雅釋親篇曰婦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作矣王扁公字音鍾法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語也 搜採異聞錄

婚姻

龍圖劉公華未第前娶趙尚書見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登科見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婦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意欲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三

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宜配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意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青箱雜記

張孝純
永錫
顧遇
婚示
氏復
永錫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勝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捉婚示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

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施之理云 迴庭錄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瓜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謁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瓜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應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大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初邑尉兄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豫薦尉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四

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累扶視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入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攜百指扶護而歸不食斥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嚮先輩事况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吾志秋毫自齋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間分勞勸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間言噫今之年少弄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

以自省者哉 游宦紀略

項歲兒女合卺之夕塔登高座賦詩催粧為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忍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追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蓋壻亦不凡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清波雜志

黃公好謙女有國色而謙其美以為醜也女至難嫁有鰥夫冒娶之乃國色果信黃公之謙 續博物志

老婚 此固盛德事然以少女而嫁老夫終是未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五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視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慕之其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遠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溫水燕談

樸樵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

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換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樵單父人嘗官于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清波雜志

強婚

柳如京開知蔡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詢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歸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期願收為繼室錢曰俟白家君敢議婚事柳曰以開之才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禮錢不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六

而訴柳開劫取臣女仁宗問曰識柳開否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嘉壻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墨客揮犀

助婚

阮循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獨異志

重婚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寧靳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

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許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敝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敝顧已寒賤必不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駟其輜橐直入出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爲卽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卽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七

離合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墓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穎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棄書等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託對境自圖

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懷思遠有言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猶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慎氏者毘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結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秋無胤嗣灌夫乃拾其過面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响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卷之二十七 人倫 二十七

棄妻

河東裴章者其父冑曾鎮荊門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娶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髻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教舊照驚憶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卽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照曰夫人生覓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洛

斛五臟墮地遂死 獨與共志

棄夫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妻厭其簡樸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遊荆釵任意撩新髻鏡從他置別看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過魯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偏覽九經篇詠之間而風騷可撫思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遘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喻 二十九

休嫁

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恠死又與其妻日相鬪閹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取魏氏

女爲妻少得叔獻死而悍薄不肅荊公奏送魏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東軒筆記

翁婿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晏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談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爲笑荊公嘗謂元度爲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女憑藉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喻 三十一

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大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壻于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文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卽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

盛事為善亦安道舊名 石林燕語

今人於榜下擇婿號稱其語蓋本諸袁宏元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有一新後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坐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將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眾皆大笑而散 墨客揮犀

僚婿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為

說類

卷之二十七 人物

三十一

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數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為友婿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婿相為謂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嚴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懶真子

說類卷之二十七終

說類卷之二十八

人物部

塾師

訓蒙最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孫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踞踏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泛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 清波雜志

朋友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一

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鸛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青箱雜記

賓客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

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
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
凡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石林燕語

幕客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
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
以刺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
爲莊客丁祺以出入其家爲御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
鳳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祿
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難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
之遂爲吊客足十客之數 老學庵筆記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老人

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
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次從容
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
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
詔以爲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
景與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其溫舒祥符中相繼登
第爲天下第三人永冠以爲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教子
有 水燕談

三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盛傳於世近代洛中致政
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韻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詩曰
鬢髮盡皓然眉分白雪鮮迴遮延客話僂僂抱孫憐無
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仗耆肩貌比
三峯客年過四皓仙與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
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續眼暗似籠烟宴坐羸
几乘騎困鞭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
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案案尚貪錢膠膝乾眇綴粘
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
藥屨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三

粉細房放深下幕牀遺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
賢看經嫌字小敲磬喜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
樂來道罷醫到久相延褰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
髮 杜牧詩多感聽哀弦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基松
 白居易詩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
 白居易詩窗壁晒艾烟簾綠怒僕空睜眼與兒謾握拳心驚嫌蹴
 白居易詩踰脚軟怕靴輕局縮同寒狄推壓似飽爲觀瞻多目眩
 白居易詩牽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錢已聞捐几杖寧
 白居易詩更佩草紗猶覺身非與 白居易詩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
 白居易詩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 白居易詩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

夜無眠呼相與天年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聲耳
聞聲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鋒老讓行
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鷄皮塵旋漬齟齬食頻填
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僧會羞赴賞花筵徑
狹容移檻堦危索滅燭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既感
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青箱雜
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
久則黧若有垢然髮黃而垢故曰黃者見玉充論
衡而今韻畧考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爲者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四

年亦加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爲冒濫出向
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之近見一文士作溫陽
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言曰出有老人行年一百
二十二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採
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
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
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更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
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闕若爲而未及對曰天
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
得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

事身不具毛褐不知水綃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羶
霍不知能蹠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
頭齟齬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樵歌牧嘯之爲樂
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以二當
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
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
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同言之矣是所
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竄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取
求其比然若笑而退輝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
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與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
論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五

老戒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
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
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俱清波雜志

早慧

後燕慕容農字原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問太
史黃紉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爲如
是紉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閭主辰次曰實沉主
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伯閭主辰實沉主

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云何紐不能對垂深奇之小名錄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墨客揮之

神宗朝王襄敏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窠第十三方能言珠帽祿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鄉雲綵鼇蕭吹雷動士女仰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六一

視喧擁闌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惶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惟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成巨測居旬日內出獵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出諸車家人驚喜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轡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諫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願以占對不

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歷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案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為不詘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程史

長人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文王長十尺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十東方朔九尺三寸王莽時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大十圍本出于蓬萊觀其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踏三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七

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汎溢中流得大屨一雙長七尺三寸屨指長尺餘續博物志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老學庵筆記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倦倚市簷憇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園栗盡

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瑞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啗其聲如鍾。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存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替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崔史

異人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八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束更衣修絨。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閑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冤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鍾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傳

兒小名錄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九

初張丞相召自荆湖。劉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馬聲其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畧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予政和改元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榻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雲堆裡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蕭叅政槩之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覓酒喫笑語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有識者。令齊夜話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邊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蠶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卧鴛鴦帳裡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意以無著欲久。豈有佳人如玉。醉卧鴛鴦之事乎。且

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鵲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仙秘訣人不曉耳

墨莊漫錄

皇甫坦自云數百歲人言人休咎特驗嘗館于道院有人訪之值其宅出其人素與相善留待之啟其門封惟一榻蕭然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躍而出俄而坦至相接甚驩顧謂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著睡衣來童子即取半臂坦對客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爲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逾壯以未有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十

子爲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卽二十其勝從水不爲點而作三畫各字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

陸事志

怪人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卽草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錄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殺之腋下有兩翅長數寸

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團大夫人妬之作木函棄之

常河水後邊人得之肉破生千小兒勇健欲伐父王國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兒口遂弛弓仗號爲賢劫千佛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頭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共守之及夜生翼飛去曉却還

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時人陳搏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俱續博物志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遍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敎食松實初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十一

甚苦澁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啞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開意類異志

義僕

梁冀之誅太尉李固也郡縣承旨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初並爲長史聞固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禍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固女文姬涕泗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公謀共逃宣言還京師鄉人信之後二公果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餘也文姬厚爲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爲日久矣是以當危託君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程杵成乃義士遂將燮走徐州燮姓名

爲酒家僕賣下於市會赦得免成亦病卒燹厚塋之燹
既歸文燹涕泣曰先公寒寒爲漢忠臣然梁氏暴虎今
幸全血祀豈非天乎宜杜絕衆人不然禍重至矣燹散
從卒以復免燹學行才藝亞固官至京兆尹小名錄
趙隣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
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
宅以居僕趙廷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
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廷嗣未嘗
見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
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三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
說類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十三

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迫遠矣即迎三女
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守
道爲之傳以厲天下混水燕談

奇卒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
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
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
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
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同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

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
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
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
艦極其華麗市美文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
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間雅若書
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
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
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
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
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
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
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鴟
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類然甘寢苦堦花影之下而其智中之智圖
轉恢奇迥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
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
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
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
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

卷之二十八

人物

十三

說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得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解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鶴林王露

說類

卷之二十九

人物

十四

說類卷之二十九

婦人部

稱姓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諡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此亦沿習熟慣而不悟國姓自當爲嬴余嘗以白蔡魯公憚于改作而止

石林燕語

跪拜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一

大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夫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祈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夫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趙大賞之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俱石林燕語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鶴林玉露

纏足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二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王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絳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綉絳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墨莊漫錄

孝婦

潯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

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冷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獨異志

賢婦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尋曰不然夫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李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三

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癸辛雜識

福婦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舅嘉貞子弘嘉皆宰相壻韋臯雖不爲真宰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本朝韓忠憲億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叅知政事雖不爲相其子康公王汝皆爲宰相持國又爲門下侍郎長子綜雖早死亦爲知制誥皆王氏出壻李內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士族未有比者

慧婦

元載奸臣然其妻則視蘇秦朱買臣之妻勝矣惜其享受之太過以取禍也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

載歲久見輕息王氏謂夫曰何不增學矣有奩篋資粧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或未知之親屬以載夫婦皆乞見厭薄之甚元乃游秦爲詩別妻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箬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元秀才到京屢陳時務深得上旨肅宗權拜中書王氏喜元入相寄諸姊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諷之曰楚竹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四

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佳客知道容華不久長元公見詩於是稍減威望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韞秀置於閑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絳四十條每條長三十丈皆施綺羅錦綉之飭每條絳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薰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閑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器飾於他人惟不及太原之骨肉且曰兒非不禮於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洎元公貪愾爲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

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操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嘆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有其罪或曰京兆筓而斃矣雲溪及議

智婦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獨異志

韓勣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然驚駭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勣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勣王嘗邀兀木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鶴林玉露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五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嘗復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

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
吾事夫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
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爲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
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籍以文褥且
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艦
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度間黑盒在焉妻一
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于此毋撓我乘
間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濱有嬰
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
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白之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六

有司卽補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爲報尉二
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李謙因是改秩 癸辛雜識

節婦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
身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
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
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
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
晉曰王師吊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
固無足惟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群下風化

遠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
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
可犯 樂善錄

慷慨婦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
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
從賊其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
宗祧播遷已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
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
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七

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
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
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其不得姓氏 清波雜志

勇婦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獨

異志

俠婦

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
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墓
燈遂同載歸楊州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

李正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恨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川之幻惑高大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報雖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妬婦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八

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即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縫繒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即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跪問福所苦福既給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

笑 王鼎刊

妾婢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鳥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綯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綯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僭肯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間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清波雜志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九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相館初沈綸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大甬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舉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

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龍川別志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

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

夫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溫公未嘗

盼睠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

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

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穎公幕

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縣丞孫兆曰

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鼈廝趨聞者大笑畫樓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滿

說類卷之二十九 婦人

酒水漫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映

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迤多少六朝興

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

年鰥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

謂曰吾死亦當從我妾應曰唯命是從公薨相繼果死

人以爲異過庭錄

嘗得一詩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

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

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

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復紹興間權外

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

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體亦有疑清波雜志

王黼在翰苑嘗病疲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體娥素

娥侍疾坐于足素娥泣曰若內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

惟當俱死耳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

姊宜自寬體娥雖昏臥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

淑人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驚悸不三日亦死曩日

俱死之言遂驗老學庵筆記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

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間織女明

說類卷之二十九 婦人

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

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

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

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

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

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

議歎光景之過邁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

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

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

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

事未幾遂竄南荒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恩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書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儉議價婢於窻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恠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綳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是柳宅家注清高不爲應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懶真子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十一

尤物害人

畢誠本信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爲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持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易有盛飾朱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以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誠意誠又瀝血輪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

於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執戚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乃進於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卽位玄伯與山人王奇道士盧紫芝俱棄市東觀奏記

倡伎

李八座翔潭州席上 拜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蒲座綉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天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十三

亞卿爲之吁嘆曰吾輩與韋族其嫺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勝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雲溪友議

愛愛姓楊氏本錢唐倡家女年十五尚垂鬟性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逞家雄於財雅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故鑒輅之幸琳

館之聞雖遠必先雖誼必前京都倖麗之親雖不及也
踰二年逞爲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含與予家
相隣一日人傳逞死或往慰問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
語若果然亦不願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
還當死此舍自縊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樂
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卽反闔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
圖之終不可及愛委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
念逞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尚在出其綉手簪
香囊綴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侍見小名錄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旣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十四

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簦織以奉甘旨普無汚我
俄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計一日出郊
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郝將
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自
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
無愧乎 樂善錄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
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
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待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
詩云十家三三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

國謂秦韓號國楊氏三大夫人也

歐公間居汝陰時二妓甚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
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
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
留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
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張文潛初官迺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堪堪逢
意更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響窗外三更
夜雨余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
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蟾蜍如素領固應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十五

新月學娥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
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夜便是
孤舟腸斷時 俱無歸時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州日甚喜之盼
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
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
中四字盼之書也 墨莊漫錄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
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
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成

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笑翁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貴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俱清波雜志

元微之改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佳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督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候鯖錄

說類

卷之二十九

婦人

十六

說類卷之三十

身體部

總身體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多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續博物志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陰之數二四六八十蓋陽之數有首而無尾陰之數有尾而無首是以陽會于首而不足于足陰會于足而不至于首也蠡海錄

說類

卷之三十

身體

一

陰陽生育

七損八益之說起于軒岐前人辨之亦已明矣然的指不離乎易數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唯變化耳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齒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齒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于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于七也蠡海錄

人全五行

人得五行之全故衆體具衆體具則無物不啖庶物得五行之偏故無全體則芻者不黍黍者不芻食粒者不嗜肉嗜肉者不食粒

人稟五行之全故五音備物不能得五行之全必有所偏受故因五音之發是以知其偏受且如巧舌之禽其爲聲也未嘗能悉具必有所缺也聽其所缺而後可以知其不全矣

俱蟲海錄

十月生形

計然云人受命于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鰈鰈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爲肌肉爲指指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續博物志

名輩降生

房次律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庵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爲篇什粧點之助

清波雜志

異誕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

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親曰若爲吉祥弟毒噬我掌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隣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翩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

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鵲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壇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鵲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鵲之祥也

拾遺記

則天初誕之夕雌雄皆雉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三

子引之尺餘

酉陽雜俎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遙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與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之醮所又輟俸修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矜饗云

清箱雜志

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於吏部尚書

泊宅編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後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墮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屋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卽應乃以衾幬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晴

說類

卷之三十一

四

溢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卽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勿勿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今以藥敷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卽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泊宅漫錄

身神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虎監鼻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

酉陽雜俎

相貌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綠賦題壁間周世宗命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

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善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

制諸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顴若野鶴在

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

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五

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鶴林玉露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爲郎官時嘗遇視朝過殿有御史爲巡使者法當獨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旣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爲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立殿門步行如常

髮

蔣復軒鐫白髮詩云勸君休鐫鬢毛班鬢到班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印山

山房隨筆

目口

人之目上睨動下睨靜為觀卦之象有觀見之義巽風動于上坤地止於下人之口下頰動上頰靜為頤卦之象有頤養之義震雷動于下艮山止于上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于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于下也

錄海

王戎視目睛不眩

獨異志

人中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于鼻地氣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以上者皆兩自人中以下者皆一若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素問

鬚

魯直嘗言髯多而疎秀者必貴密而瘦短者必神氣不足駢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師曹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過鞏洛間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髯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覩遺像元來滿面是髯鬚

侯鯖錄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屋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妾

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為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

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順頰遂空又進士李居仁與

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

為李公居仁于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

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

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豐客禪厚

喉

沙隨先生嘗云頃于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注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

說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七

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空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有似此人否

游宦紀聞

背腹

或問人身背為陽腹為陰何也曰此合天地之義也背在後以應北壯子位陽生于子之象腹在前以應南南午位陰生于午之象

素問

手

唐來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同睥綠水波初起含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于富平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下繪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蓋可謂善體物者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墨莊漫錄

指

魯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老學庵筆記

脾胃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身

脾與胃俱屬土土動則生不動則不能生凡猷畝之土耕鋤耘耨始堪播種乃能滋養不動則為荒土嘉穀豈能生殖乎是知脾胃亦必用動以養生目睭屬脾土開眼則睭動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又四肢屬脾竊則能飲食夜寐則不能飲食若或夜而不寐亦不飲食矣人壯則能飲食蓋動用多也人老則少飲食緣動用少也胃受水穀為太倉須藉脾氣之運而後腐熟水穀以化生氣血知脾胃必相資當運動而為功也

蘇海錄

肝脾脉

人身之肺位在於右而脉胗却見左手脾胃在於左而

脉胗却見右手此亦陰陽互藏其宅之義也

蘇海錄

足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威寧洗足威寧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對曰城也足亦有之王使跪而視之晒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

畫史錄

毛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有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獨異志

五液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續博物志

九

魂魄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于東七居于西東為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為金主藏魄者肺也

蘇海錄

五味所入

天降五氣地產五味然味之生也必質于五氣五氣化而皆澹雨露霜雪之類是也則凡五味之微者兼氣存焉得天地之和也故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皆言其微者也至若酸傷肝苦傷心甘傷脾辛傷

肺臟傷腎皆言其甚者也 蘇海錄

聾聵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牙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說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劇飲而歸 東坡志林

疾病

山居之民多癰疽疾癰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山郡多此疾癰由淺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 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社人及吳楚無此病也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者尤無 博物志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潛沉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是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變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者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故人有暴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索者疾予知其不可救嘿為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嘉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

卷之三十一 身體

十一

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子曰有行乞于道偃而號曰遺我一孟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孟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于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為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痴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俱東坡志林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

不絕聲展轉餘聽以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
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等二婢
每就枕即使雜奏于前至熟寐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
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
氣每作輒不能卧藥餌起居湏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
饒一日秋晚遊鵝湖中夕疾作篋中適不以藥行偶見
一易冊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
多愈于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遊鵝湖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
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

說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十三

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
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
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
旅老婦慙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
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
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湏
啖物稍遲頓作悶絕懷中嘗置餅餌雖對官貴遇飢亦
便啗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
人識其疾每爲哀傷

夢溪筆談

睡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

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
神宇凝靜有不得名者時聞風雨聲亦有聲亦是一樂
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囁語或悲或喜或怒或
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常
在潁川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園三間
小室旁無餘鄰左右惟一黠卒意況已如此嘗有詩云
城頭曉漏鳴丁丁窻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
汝南荒鷄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
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
說類

卷之三十一

十三

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過
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
味其言也

家齋筆談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
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慙昏
眠取簾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
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湏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
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
起不知天早晚西窻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
文書與易闌湏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

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花枕竹方床手倦拋書
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熱持正詩
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
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
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
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
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
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
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土之語然侯白隋
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

說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十四

云晝寢當作晝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
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夢

人之夢非神與物交乃竟與物接蓋開目爲陽魂居其
位閉目爲陰魂離其位則有時乎與物接故寢而夢生
焉神則處乎中如將帥爲一身之主離而外之則死矣
故方士家出神則其生如死然若夫有化而爲二爲三
五彼此皆能動靜者則又非純皆神矣或兼魂與魄也
間有煉養初成出而不能返則死出而有滯則病又可
驗故曰夢乃魂與物接也況夢之事雖皓首顏年未嘗

自以爲老也凡所歷多少壯時事亦可驗矣蓋魂爲少
陽之氣也

蘇海錄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
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
放久不歸一日過城邑令延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
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
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
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于縣樓之時

說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十五

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視
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

俱樂善錄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
中宮室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
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
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
已鍾鳴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
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鍾來
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
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冥若有音聲接于

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
又三年大常寺曾阜夢與平甫會因乎之曰平甫不幸
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
甫已列仙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東坡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
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絳
積寸累天步所臨雲慈當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
宮女送出盼盼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
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東坡志林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和初
訖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十六
至長安靈帝未開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
往省之人曰宦游乎沙門乎曰以嘆故爲神然吾亦往
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郡亭湖廟下廟其靈能分
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
門乃不俱來也世高聞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
多嘆至此業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嘆而好施故
多寶玩以縑千疋黃白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
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
卧舟中聞風聲側枕微視波月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
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

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
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
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
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廬山回首口雖不言十分
似九天竺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
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
示少游筆蹟冷齋夜話
宜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解
竈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于無錫之梁溪明年臘
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
于毗陵崇安寺古柏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
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
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贊然後
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
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
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環緩節
長歌一解顏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
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
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于兵
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

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外間行似誰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兩夾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峴峴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疎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綉非綉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說類

卷之三

身體

十一

往時梁漢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成跡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杏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辭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

東警自爲予言之

墨莊漫錄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拋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寵笑倩傍人認繡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綉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拋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見燠爐舊日香

侯鯖錄

趙汝言字允之死已數年有遺女住子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謙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

卷之三

身體

十一

所高闕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爲誰傍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瀛關從此斷塵緣芝階雲露逍遙處羽蓋飛鯢不用鞭汝言復顧語曰佳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謙之自傳其事甚詳

張車志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余言官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蹙然引入小室曰時

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重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悟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卽宋之壯狩也

癸辛雜識

說類

卷之三十一 身體

二十

說類卷之三十一

人事部一

孝

會稽人顧翔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重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西京雜記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番終身不肯西坐其寢西首

獨異志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二十一

吳隱之兄晦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俱獨異志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老學庵筆記

鮮叔謙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滕爲酒卽瘥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遇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得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瘥

蕭叔明母病風積年沈卧叔明晝夜祈禱時寒甚叔明下淚凝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冊書爲日月字每服之卽平復于時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二

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鯁死緒便問心中介介然卽刺血明日而死叔明聞之欲手自戮其屍旣而曰汚吾刀乃止

俱錄客揮犀

孝義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嫗妬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繒粉羹爲業于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遂指爲奇賞悉遣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

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盡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袈裟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訖可亟出人間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卽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旣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買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三

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侄此爲次侄汝當受其拜旣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命櫛濯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旣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豕嘆服曰其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群小置獄杖春編置焉

癸辛雜識

忠義

趙靜齋准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准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憑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船至瓜洲被刑無有敢理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陽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撤之於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四

遭逢校尉卒死在瓜洲無葬地幽篋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壯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死葬海傍山上

山房隨筆

鄧中齊先生諱刻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賦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壯音多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住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于吳宋

亡遂客吳下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爲祠其祖祢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并館穀于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于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先生于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疎花間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刻其錦箋集行于世俱送昌雜錄

義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于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于禮敬人甚懷之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毋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必伸問安之禮雖阨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先王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王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五

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嘆賞而行戮為設祭而葬之
唐天祐二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
孟州濟源私庄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從近告投無
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
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亦智
也俱北夢瑣言

清節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
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
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六

不意
去物
大是

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
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宜有
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
比瓊玖因官射利疾喪喜君獨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
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磁器者一人
許君是也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
不載許君之名

懷素與開錄

李侍即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遊燕一
日微雪適命出郊眾謂當召賓客為高會乃獨訪林逋

處士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買物及去惟市白樂天
集一部而已 墨客揮犀

韓康公子宗武文叔賢而有才康公有愛妾曰璿奴康
公身後家貲鉅萬妾盡携他適文叔恬然不較鄉里服
焉 過庭錄

感德

鄭太穆即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頤鄭書
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
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岳顛真天子之
牙爪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七

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
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
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日分千樹一葉之影
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覽書亦不
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
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副
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衣服紙墨等又有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苑而物產罄懸亡何
其如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律漢南之最
也 崔郊婢于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

寵盼彌深郊思暮不已卽強親府署頌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泪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其詩于座帥觀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蚤相示遂命婦同歸至于帷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笑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八

君送妓之什也詩曰寶釵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已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窺身于無入之地遂多以繒帛贖行以書遜謝于零陵之守焉雲淡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于色不怙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國相挺持英雄未有如于襄公者也雲漢友議自王均李順亂後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

以待中櫛自是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關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爲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金乎術士曰能之張卽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嘆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行于私家立命工鍛爲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服其不欺也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九

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遜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爾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俱東軒筆錄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方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豕若以禱

者因眺其山水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窶以得貨翁許之乎張翕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蕪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輜馬謁張翕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殺醢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翕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醢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昨實嫌于匱酌酒於塋而告之曰子葬予毋人謂其直之賸請以此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

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愧乎

齊史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老學庵筆記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邪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棄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令儀擇子侄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及侄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二

傑傲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通水燕談

陰德

周世宗性躁急果于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于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及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于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

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按先到者于海有南海太守爲奏于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于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

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衣冠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于使令之列也先其女嫁之

俱樂善錄

王晉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乃植三槐于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為多少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日久乃丐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三

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質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子也汝霖與兄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于此等優為之特今之人為難能司馬溫公會魯公各有事似此一時傳于世文不載

俱清波雜志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閑意括異志

朱承逸居霄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

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于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以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錢本可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三

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洋州奇談者遂為吾鄉名族天之報善昭昭如此

癸辛雜識外集

弘達

裴晉公度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于此輩優與一資半給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嘗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即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王泉子

達識

宰相
奴才
官如
已可
笑此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等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婿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韵風流異常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婿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畝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雅量

北夢瑣言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四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東坡先生志林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問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公憫然語

曰我不欲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俗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也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東軒筆錄

王文正大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墨埃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五

庖人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可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王者徹屋新之暫于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工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東坡志林

丞相龐公初登第爲郡椽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

常令椽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張傘布茅于庭下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墨客揮犀

崇厚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叙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服

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七

剛直

平江黃瓌張虞部家豪於財第宅甚宏壯張爲人質直素不信巫恠之說每有興築不擇時日嘗作一亭掘地得肉塊混然初無割剝之迹俗謂太歲神張不爲異命取瓦盆合而送之水中竟就基創且遂名爲太歲亭又嘗有客至呼取衣冠未有應者俄而所置犬首頂其帽束帶其背而出左右駭愕張徐謂犬曰養汝幾年今日始解人意就取服之乃出揖客客退而犬自斃于庭矣

聯車志

智計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播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隴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誦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鶴林玉露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七

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于是武相慚求出鎮智計已聞于蚤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北夢瑣言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于應侍有違言忿起拆其并亭共燒以禦寒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皆杖春配之

避暑錄

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徧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

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携管妓名王官花者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公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府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清波雜志

先見

一府帥得旨管治官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佳嘗聚畫工作倚畫謂不得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人事

十八

罷自此無敢言者于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樂善錄

含默

如此忍言余實不能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士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對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亦不答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三十一 終

說類卷之三十二

人事部二

重名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官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于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贖梅詩一篇者其名重于時如此歸田錄

說類

卷之三十二 人事

一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鶴林玉露

延譽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出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據言

識鑒

晉孟嘉未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于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異志

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僞酒饌于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卽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關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

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二

往依之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北夢瑣言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通水燕談

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者翕然名重于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舉進士必誰登高第孫何及孫僅外復有丁謂未幾何僅連登狀元謂亦中甲科其知人如此

通水燕談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于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皇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神宗位至侍中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爲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令其數子出拜曰

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三

願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鑄之末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座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婿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文潞公彥博爲太常博士進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諫謫守黃州時龐頴公司理叅軍英公曰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于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軒筆錄

太傅張公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極穉中喪其父母

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強曰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下及第久困選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知邵武縣還朝以文贊楊公大年比三日至門下連值楊公與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楊公忽自寬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語又觀所爲文以爲有宰相器未幾薦爲御史尋充壽春王友由此附會遂登台輔然公寬厚長者記存故舊嘗與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爲魚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錫服晚年致政猶時時遣守仙物不絕答書皆親筆書語皆稱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四

登勤拳其敦篤如此青箱雜記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爲祐曰外人謂劣丈若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爲相爲相則譽望損矣自稱爲劣丈未之前聞清波雜志

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管候奭與不出使人以唐路隨韋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儒術作相正如此二人世謂莫能知人然其名位則類矣而邪正則未也若止論

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龍川別志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錫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歸田錄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第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五

囊群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類指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夢溪筆談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常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管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龐語之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于等人中爲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爲是故也又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皇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丰骨秀重異日作宰說類

卷之三十二人事

六

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莒光蓋爲是也

青箱雜記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叅軍授鄭州推官過楊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感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徃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論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

少年一語
猶失便爲
所爲如此

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嘗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不魯祭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韵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輕脫君但觀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叅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于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說類

卷之三十二人事

七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鄂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驢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驍至定治事畢璋謂驍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驍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

方富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驍
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
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
歲極諫不已日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
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
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
屢使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畫形容既至觀之眞
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
公其勉之礪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話乃元昊皆
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八

如其言也

蘇相子容爲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尚無恙極器愛之每
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何以知之也杜公
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齒爵畧相似杜公
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末乃爲太子太師而
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卽位
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
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爲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
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
吾志也
石林燕語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
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
乎
老學庵筆記

林高閩福清人擢第終屯田郎中子槩亦擢第爲集賢
校理入儒學傳終于京師妻黃氏携其孤扶護將歸葬
閩道出姑蘇時蔣伸侍即嘗知姑蘇二子長子希次子
旦方年十二三贊文上謁蔣大奇之留姑蘇給以戴城
橋官屋後號儒學坊爲葵二觀于寶華山蔣公遣其子
與二林讀書希字子言後爲樞密旦亦爲從官蔣之子
卽之奇字穎叔亦爲樞密子言昆弟六人希旦紹顏並
說類
卷之三十一人事
九

登科遂爲姑蘇人

雲麓漫抄

品藻

漢帝問陳蕃徐稚袁宏孰爲後先蕃答袁生公族不鏤
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寒故宜爲先
續博物志
李文子爰洛人家業賣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遊忠宣
招館下隨任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
聞見充曰范公奧蘊妙用某固難測相從累年但見貴
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肯回謂門
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過苑錄

戒勉

公孫弘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尚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其芻一束素絲一綈撲蒲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式倍式爲紀倍紀爲緩倍緩爲緼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綈撲蒲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說類

卷之三十二 人事

十

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兩京雜記

三十二終

說類卷之三十三

人事部三

安命

劉晏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歎民多棄子於道上晏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食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于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子養故一境闐于無天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晏曰人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一

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東軒筆錄

守分

今之士大夫愧伍伯多矣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此邑叅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此猥藉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緒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

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嘆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史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泊述乘蜀政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肩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壯舅之次也

此夢瑣言

恬退

韓退之孔殘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即在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二

壯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殘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殘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殘計者耶殘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殘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和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述畧錄

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

是我青山獨往時願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蛟龍作醢麟爲脯何似泥中拽尾龜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李訓鄭注初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與好獵故及之而拽尾龜所以自喻也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

真子

孫宣公爽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詩廳

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王

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三

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澠水燕談

樞相張公昇字杲卿陽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齊下及第仕亦晚達皇祐中自潤州解官時已六十餘語三命僧化成曰運限恰好去未得未幾除侍御史知雜事不十年作樞相退歸陽翟生計不豐短氈輕絛翛然自適乃結庵於嵩陽紫虛谷每旦晨起焚香讀華嚴庵中無長物荻簾紙帳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餘自撰滿江紅一首聞者莫不慕其曠達詞曰無利無名無榮無辱無煩無惱夜燈前獨歌獨酌獨吟獨笑况值群山初雪滿

又明月交光好便假饒百歲擬如何從他老知富貴誰能保知功業何時了笑簞瓢金玉所爭多少一瞬光陰何足道但思行樂常不早待春來携酒殢東風眠芳草

青箱雜記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侄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東軒筆錄

文潞公洛陽居第表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美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四

姻戚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管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日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有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餠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志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

之所雖然此但以俗人論耳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蘇轍筆談

歐陽修致仕居穎蔡承禧經由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也歐陽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爲小人誣讒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埃逐也今日乞身已爲晚矣小人蓋指蔣之奇也歐陽公在穎唯衣道服稱六一居士又爲傳以自序

東軒筆錄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五

宋詩已如詩此今何如

賀下不負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予出入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籍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人言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嗜進者之戒

東坡志林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群游嵩山取頽陽路歸幕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大忽烟霧中

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遺厨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還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爲代一日訝幕客遊宴責曰君等自比冠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公取手板起立曰以其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備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故歐公六十五既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志節爲後生描画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爲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潁陽見山中石壁上冊書神清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六

洞卽此時也

清波雜志

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鳥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東軒筆錄

祿豈湏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清波雜志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

名是

論蘇故稽詔令蘇卽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謂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有一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禧觀使自熙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石林燕語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閣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起田園粗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七

名

良而臣無畫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美姿而長身時謂之沒興真武與文正長子監簿爲友壻范氏處長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復續長姨忠宣因此疎之過度錄李疆父爲昭文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疆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亮于位謚文靖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

上爵之封張子房顛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獎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柱棒撐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悉無訛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八

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伯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士卒者多矣俱鶴林玉

棲逸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獨異志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自前有

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菓熟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獨異志

楊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礪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其方且遜名未暇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礪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九

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其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千頃陂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於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蓀之徒可也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

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稽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才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緊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說類

卷之三十三人事

十

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汲山重疊白蓮值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淙之聲然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趙希真

章登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

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登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土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登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登果死其子襪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遂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予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東坡志林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疊石溪而樂之復買地於旁以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有詩以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說類

卷之三十三人事

十二

今余既家於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爲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暑錄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八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吟咍有不能談者則強

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默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而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荆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頹隋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跣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烈日衣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十三

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歇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跣跌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後夫猶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崔唐臣閩人也與蘓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

見賊舟汴岸坐於船牕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創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以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紹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往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幾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避暑錄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十三

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富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什於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詠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

群兒或竊效新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
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
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
虛寬先君素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

穎州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色人但謂之杜五
卽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
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
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
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十四

桑下納涼何爲不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於人偶自
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
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爲
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
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備耕自
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
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
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
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

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

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矣氣韻閑靜言詞精簡有道之

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惴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

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喜遊唯

買塩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徑還

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

官屬閑語輒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夢溪筆談

東坡南遷度嶺次于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卽深入不

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卽入見茅屋

數間二道人意象甚瀟灑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十五

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

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

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

清波雜志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

至其地地主携酒米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

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

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

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窻竹屋

無他其天者全也

鶴林玉露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

岸結廬獨居待隣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歡
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蕪翁身長九尺美鬚寡言笑
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
人亦倍巨鋪長柄畧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爲
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塋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
耨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
灼草木已死圃中根荂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絕圃
味視他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
不二價而人無異辭畫爾治圃宵爾織履堅韌革屨
可穿履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蕪公

說類

卷之三十三人事

十六

履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
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人莫測
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
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蕪雲卿管樂流
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
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
人曰此有灌園蕪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卽相與變服爲
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
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銚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
有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爲

魏公必不
可與
成功
雲卿
力拒

蕪雲卿也必矣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
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
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村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
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
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
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
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
始知翁廣漢人卽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
名邪繼旌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
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扁戶闐然從他徑排闥入惟

說類

卷之三十三人事

十七

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
遑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朱自適字正文所紀蕪翁本
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
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庵將官紀

怪行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閩人以鄉行稱
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
公共薦于朝由是知名然烈行怪多僞蔡君謨母死烈
往吊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者也其所謂類如此後爲妻訟其不睦事爲監

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為諫官上疏救之曰烈
既嘗為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阻傷山林處
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石林燕語

簡傲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
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
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
之許騎驅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
相廳門雖丞即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招
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驅而去門吏急追之不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十九

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嘆曰許
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
義自任者乎 墨客揮犀

偽退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
科而仕仕而以叙進苟不遠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
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嚶嚶然以不仕為高若欲棄
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於欲仕或不得問
而入或故為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
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竊書生不識餒頭計無從

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什地主人驚問曰
吾畏餒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餒頭百許枚空室閉
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
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
怒而訛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
不仕者也 趙鼎錄

說類卷之三十三終

說類 卷之三十三 人事 十九

說類卷之三十四

人事部四

豪縱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顏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

北意預言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一

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即君素未嘗接士太夫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

有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憤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夢溪筆譚

誕僻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黠挾布囊皆斜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二

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囊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濶疑之乃問淵材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囊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目鶴

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勦驗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鰯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俱冷齋夜話

米芾詆謫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畧帖示之芾驚嘆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三

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後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舡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石林燕語

疎傲

唐咸通中舉子侯洊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盧瑑之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幡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叅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云更向上

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卽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通入泳乃自陳華疎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勑十五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慙灼無所容

杜夢瑣言

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折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葵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四

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鶴林玉露

感溺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盟漱畢開寢門垂簾然二椽燭燐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

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令而歸

東軒筆錄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爲江西運判妻甯氏卒適有曾氏子監洪州米倉卒於官其妻宋氏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紹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爲必有偈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說類

卷之三十四人事

五

畫漫錄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續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爲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清波雜志

姪禍

近日劉堯州事類此可戒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見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船接梁板漂通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洛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

右歸秦慚恨伺隙刺及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而充琴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婦其牽攬官陳某之婦陳爲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羨黎擊殺之焉氏有其位于今禁羨黎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婦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鑒哉

北夢瑣言

嗤鄙

今之言房術者皆夏侯長官之流傳耶亦鄙甚矣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頗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蒲存

說類

卷之三十四人事

六

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姪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唐張昞尚書有五子文尉曩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露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露餌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

不食言語倉穢無所迴避其家扁閉而守之俟其愈一切如常餐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卽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俱北夢瑣言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鄆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簋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七

晒之明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詭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官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索

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頤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斥矣時謂之斥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爲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誥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爲人所笑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觀髮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八

如之狀墨客揮犀元祐末宇文昌齡聘契丹皇城使張瑛价焉張頽齡樞府難其行瑛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旣行瑛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旣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瑛怒罵不足果病瘵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旣三病三愈復命登對上問晒之退語近臣曰張瑛生還奈何諸政事堂諸公大笑昌齡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夢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脾脫阿翁刻地又却來也書夢錄

紹聖元符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祭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三十四終

說類

卷之三十四 人事

九

說類卷之三十五

人事部五

盛事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載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

時號楊三喜

據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

云伊陝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

旦至暮吟咏不輟

因話錄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院學士其家自

說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一

太平興國至元豐十勝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

洽勝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

勝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石林燕語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五相鄰居詩相慶和乃文路公富

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風之厚自昔卿相

間出故諺云吾鄉有宰相坊侍郎里

墨客揮犀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

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

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

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

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歸田錄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爲是也 青箱雜記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昉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二

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墨客揮犀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清波雜志

忠宣在陳先光祿侍行後圖忠宣問曰八郎爾今幾歲光祿應曰某四十六歲忠宣嘆曰爾好福人吾所不若光祿愕然曰大人身爲宰相勲業如此而不若某何也忠宣曰豈謂是哉吾七歲丁楚國憂廿六丁文正憂爾

今年四十六歲而父母兄弟無故未嘗一日離侍側則吾豈如爾也 過庭錄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逾二紀無功總之戚乃近歲事也 老學庵筆記

奇事 此事東軒筆錄作向敏中壻

畢文簡公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唯事蒲博時畢公作相累論不悛欲回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奏值上內逼遽引袖起過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公不敢辨唯而退泌卽轉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三

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青箱雜記

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卽取美爲妹壻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 東軒筆錄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皿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器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敗藉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饗其用哉 清波雜志

王統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

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政與劉美打銀楊景宗擔土事同

畫瑛錄

身命

昔太學二十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人授鄂州教諭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竊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

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四

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候恐懼修省而然耶

樂善錄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富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末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

清波雜志

定數

魏舒嘗詣野店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者男耶女耶曰男年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後果爲三公

墨客揮犀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

少年敗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

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

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

太宗病痢疾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

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因此疾卽具疏以乳煎葦菱方

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

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葦菱有效復進

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

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

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五

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

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獨異志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斃

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

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匿於

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卽負壁而立不

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載相國張侍郎且至群盜當速

去無驚貴人群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

死爲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

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宣室志

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仔細請詳觀之即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令窺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

說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六

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矣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試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宣室志

大恭王公子明未貴時得一倅闕夫人嘗夢有人見呼

運使恭人喜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爲監司後果爲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於爲運使妻爾

睽車志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皆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與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

說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七

前知然那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霧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萊壯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于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冷齋夜語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

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聽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嘆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清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常爲建陽令及替囊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最後以贊善大夫爲鎮安軍節度推官鎮安陳州也官消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爲陳州人此間之於忠懷之孫禪子正僕問子正爲幕職而帶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懶真子

劉卽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已吞之滋有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幾顆

卷之三十五人事

八

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顆顆見於腹中後果歷十四任終

青箱雜記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入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損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夢溪筆譚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陳襄鄧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廟元祐初被召命坦求平生

不問上中年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寺僧造飯一鉢以

禦饑不復置庖爨蓄奴婢閉門倚然讀書勅則默坐而已嘗一室忽自明有僧長揖而入與坐談玄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進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暗如初坦求爲太常博士凡十年無他改除其後以久次移潁州吳王教授卒年五十七果符教授之稱

泊宅編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任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知秦州彭母尚無恙深疑其行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

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九

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名爭利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鷓鴣鳴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先兆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彬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飛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卽除此官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剝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之此人曰前賀侍即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剝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杜憲瑣言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其敢賀至明日果遷禮部侍郎宣室志

鄭綱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說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十一

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蟬子滯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西陽雜俎

沈蒙老博士初爲太學率履齋生晨起盥頰已盆水尚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葉萼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聯車志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

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死未幾家籍沒

相國王公緒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尚早坐於榻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大長尺餘質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若異物接於踵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爲縉雲守也宣室志

丞相李宗閔太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躍

說類

卷之三十五 人事

十一

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誣奏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宣室志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請於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什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什則柳木木者收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諒

四話錄

馬尚書亮知江寧府秩滿將代一夕夢舌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尚書當再任已而果然齊東野語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論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人卿等爲擇佳婿頃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叅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渥水燕談

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十三

翟公巽叅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湏出也果驗

老學庵筆記

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後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

青箱雜記

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鷄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卽徙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

渥水燕談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爲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跡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爲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爲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爲對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上生白芝三按

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十三

酉陽雜俎芝白爲喪真甫當之

老學庵筆記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故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寔戲談適會其死耳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稽之言以爲笑端熙寧改元青子咨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卽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寔錄

清波雜記

熙寧間有人授泗州盱眙令自陳乞改名雍觀時王荆公當國怪其名無義理因問改名之故對云夢中神告

如此固亦自不曉其義後其人之官一日自城還邑從吏卒行渡浮橋忽大風驟起鼓其衣裾盡沒淮水已而從者拯救皆免獨不得令事聞朝廷荆公曰向見此人無故改名且疑雍觀二字或有出處因問山海經乃知其爲水官之名同應其有水厄今果然其後縣僚或夢崔觀娶從甚盛往來淮岸疑其死爲水官也縣志

王審知治城有錢文惡之命剗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款於金陵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於錢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圖解獲其將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十四

楊匡業乃其應也青箱雜記

薄命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五更後惟不起就寢呼之不應明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因話錄

予姻家朝散即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樂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

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數是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獨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間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賢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夢溪筆談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十五

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指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冷齋夜話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者兩客乃爾可笑耶冷齋夜話

撰詞見點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菴掖爲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律先鈴吳門兵時出妾方娠當

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葎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
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
於廷綸中州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
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
諭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
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程史

有心失物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
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以
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

說類

卷之三十五人事

十六

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
難免副使倉惶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便不暇揀擇約
投及半風息船定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
船底一無所失

夢溪筆談

說類卷之三十六

人事部六

早困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寺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
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
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
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
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據言

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北衙薄遊上蔡
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云南秀

說類

卷之三十六人事

一

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
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
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毗睚之怨必酬吾雖位
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報飯嫗焉轉黔南經畧使
大更風俗凡是谿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
譽先是柳子厚在柳州呂衡州溫嘲之曰柳州柳刺史
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
又做前意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間向南亭醉
南州變俗談撰駁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
國二晉以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確論莫能屈也

雲溪友議

唐段相文昌家爲江陵少以貧窶口食不給每聽曹口寺齋鍾動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古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曹口寺云曾遇閣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遇伶俜風塵寒驅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世情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二

馮當世京末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骨魁范生見之爲白縣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遭值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棧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費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

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餽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人也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鄙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

世情

世情冷暖如此可笑

說類

卷之三十一

三

趙悼妻父爲鍾凌大將悼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廬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廬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悼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卽撤去帷幃相與同席競以替服而慶遺焉

利名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

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竟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說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微逆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劉聰聞宮爲須遜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俱東坡志林

說類

卷之三十八

四

富厚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攻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其內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爲瓊厨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

間，竺性能賑生恤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塚，中有伏屍，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刺，今袒在地，羞書見人。垂二百餘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令人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婦人所着衣皆布，語糜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隣居常見糜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耶？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有青蘆杖自出門，問疑其神不說類。

卷之三十八

五

敢言也。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丘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來，云糜竺家常有火厄，萬不遺一，願君能恤歛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燄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既滅，童子又云：多聚鵲鳥之類，以禳火災。鵲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鵲數千頭，養於池。

滿中以厭火望嘆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轉其珍寶車服以助先王黃金一億勛錦綉瓊瑁積如丘壘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復所有欽敬而終

俱拾遺記

晉羊琇字維舒家富豪秋多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必對曰臣請以一縑縑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舍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曰說類

卷之三十六人事

六

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

俱獨異志

訓儉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且用盡又挑一塊而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買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

過數十錢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容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幞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

一千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

說類

卷之三十六人事

七

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鶴林玉露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敝纈縑被帳布質素嗟美久之亟命輦帳具卧物以賜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謂貪權怙寵飲蓄無厭南遷口籍沒其貲奇賂異玩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天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取以爲戒議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美

名禍咎遠矣後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皆惡福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寧趨憂者信乎為惑也已儒林公議

奢侈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寒進貴為將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堂上用堞盛果實坦欣然視堞子內乃臥魚犀遂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杜

夢瑣言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冠萊

說類

卷之三十八

八

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問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煖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侈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歸田錄

驕奢敗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掄口而笑適有三客遇樓下飛鳶啣腐鼠隨客

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辱我乃聚眾焚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獨異志

說類卷之三十八終

說類

卷之三十八

九

說類卷之三十七

人事部七

論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子所以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常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東坡志林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一

論孔子誅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頭方薄命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爲少正卯所誅矣

東坡志林

論鳴夷子皮

吳江三高亭祠鳴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爲子皮爲吳大佞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地而祀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祀秦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二

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冠東歸又使季林甫輩祖饒賦詩予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寔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爲異世之戒云

識外集

癸辛雜

論范雎蔡澤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
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
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雎必
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
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
客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飲酒老死而不知止受
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鶴林玉露

論李斯

秦下逐客之令李斯在逐中若不上書乞留終身布衣

說類

卷之五十八

三

及其見留致位宰相父子俱戮政坐一書之故蓋斯因
倉鼠與感見逐上書則其志在利祿也與趙高謀殺扶
蘇立二世恐失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於
大戮誠可以爲貪利祿者之戒 隨隱漫錄

論漢高劉晏

史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庶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
反少庶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庶賈知取予貪賈知
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
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
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也此奇貨可居

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
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爲取則商賈之權也漢
高帝捐其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
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
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庶賈
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
陋之小人 鶴林玉露

論張子房

子房不犯手做亦以漢高聰明一點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
年頗侶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

說類

卷之五十八

四

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東
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
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
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
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擄擄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
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
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
臣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
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
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

等語是初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鶴林玉露

論韓信

柴慎微云淮陰信可謂忠矣漢待之何其薄也替曰天下既定命韓信申軍法此乃信爲淮陰侯在長安奉朝請時也漢五年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六年十二月執信於陳十二年九月伏誅且信之在長安也漢實囚之而乃能爲漢申軍法卽其忠可知矣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聲名使人畏之如此

論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五

不亡何待 懶真子

論巫蠱

武帝身爲巫蠱所以疑人爲巫蠱

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嗾嗾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勅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東坡志林

論魏相

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今追錄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識者以謂有天道焉且相

嘗謂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相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書中二千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然則中二千石共議以爲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醜邪惡正常爲蓋司隸所劾者也賢不足道也獨相號爲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獨不能爲地相可責哉 懶真子

論趙充國屯田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

論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六

零罕开爲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郡國千里行師遇虜輒止今罕开等羌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糧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以遺羌耶學者不以時月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可笑 雲麓漫抄

論更生

韓子華爲閣長一時名公如劉元父王介甫之徒皆在館職介甫最爲子華所服事多折衷於介甫一日館中會話論及劉更生介甫以當漢哀廢王莽擅權勢不復興而更生哢哢煩聒近不知時其中是非者相半子華繼自外至問曰諸公所談何事或以更生對子華問介甫曰如何介甫具告子華曰不然更生同姓之卿安得默默就斃哉一坐服子華至

論梁冀郭崇韜

梁冀不顧清河王蒜明德屬親而立蠡吳侯以爲富貴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七

可長保然族冀者桓帝也郭崇韜知莊宗之壁劉氏請立爲后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爲自安之計至深至厚然殺崇韜者劉氏也故君子守道德之正而禍福之變豈思慮所能及哉

隨隱漫錄

論諸葛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眞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禍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

非瘠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

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鶴林玉露

論阮籍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八

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士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乃遂至於是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群蟲之處視中吾謂籍附昭乃視中之蟲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類哉

避暑錄

論桓溫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東坡志林

論孟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放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東坡志林

論陶潛漢高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慚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見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九

有答之者 冷齋夜話

論淵明五子

篇備錄談要妄豈爲淵明果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况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入傾情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受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醒軒云安知雍

端非雙生子 懶真子

論五王與劉幽求

中宗驍貨五王不當復直是誅武后別立太宗子爲得策

閱所曝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耳柬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十

以東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因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避暑錄

論劉昌斬甥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

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擒賊彥昭普於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牧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有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十一

名趙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疑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况未必有耶爲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論唐八司馬

近日吾鄉王玄亭憲使亦有論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皆見識卑下而附于叔文蓋

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爲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麓漫抄

論甘露事

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陳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陳想見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且天下之事有大干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無不爲也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疏畧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十一

論馮道

此爲馮道解嘲然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

世譏馮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求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黨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近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道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

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
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
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
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
大人也青箱雜記

論周益公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
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
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
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三
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
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
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
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祠云八統馭
民敬故在尊賢之上且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論古今事相符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蒸酈生耿弇破
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仲達
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輿據裴晉公與皇祐中言者摘
王德用夏人殺楊挺與孫臏斬龐涓皆同重校錄

論君子小人

李泰發忤秦檜敗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獨觀甚至
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陞升之泰發侄壻也告許泰發家
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庵謫嶺
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
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
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
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輸揚其美
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
了做小人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四

論文人好尚不同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
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
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
道作誣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
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
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
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
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癸辛雜識新集

論諂傳事難信

事有一時傳譌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風關下今廢樂園卽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關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南園關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癸辛雜識外集

說類卷之三十七終

說類

卷之三十七 人事

十五

說類卷之三十八

人事部八

警世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吏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北窓鎖言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

說類

卷之三十八 人事

一

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湏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疆秣馬厲兵以取戰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急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

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紳云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與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與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俱搜採異聞錄

說類

卷之三

人事

二

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鶴林王鼎

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冊才不能爲高官厚祿命不能做放翁戲言也癸辛雜識

奇談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簍爾來吾壽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蟠桃朝菌何以異哉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

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著此一轉語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餓與睡耳他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及彼措大得吃飯三昧也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恠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俱東坡志林

說類

卷之三

人事

三

滑稽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懷愛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西京雜記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

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王對御座歎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喚幡綽曰此非錯喚是歎噫因話錄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襄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幙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幙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真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

說類

卷之十八

人事

四

嘲戲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施據言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綳綳盛河北賊紫金盃酌壽土妃美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

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星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佗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鶴林玉露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使首嚔眉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說類

卷之十八

人事

五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巢察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北夢瑣言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盛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僂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

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王泉子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頃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叅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東軒筆錄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

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

說類

卷之三十

人壽

六

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

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

耳安可並邪

墨客揮犀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

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

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

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

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聞

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俱歸田錄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

說類

卷之三十

人事

七

卿目之為龜鶴夫妻

江鄰幾雜志

荆公禹王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

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頰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

王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王曰未可輕去輒獻一

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王笑而應曰屢遊相齋嘗

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墨客揮犀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

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

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

八月有凶何也荅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葵馴象而

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嘒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放而放曰既為馬嘒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放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東軒筆錄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荅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東軒筆錄

說類

卷之三十八

人事

八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王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閔河風月不勝情至閔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迎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通鑑錄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荅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固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墨莊漫錄

說類

卷之三十八

人事

九

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墨莊漫錄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侯鯖錄

呂丞相微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藝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

身以爲恨言固不可不春也 石林燕語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稿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石林燕語

一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說類 卷之三八 人事 十一

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光祖見魯直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瓢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過庭錄

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舉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却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峯前只一家聞之於黃元道孰古 懶真子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

未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其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畧曰謹按某官人才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執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遊署錄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夢溪筆譚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蓋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庭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說類 卷之三八 人事 十一

上章乞復春秋科及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鮮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王嘉叟自洪倖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美不揆孤寒既名右丞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坐皆笑 俱老學庵筆記

泰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

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緣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
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
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詆語雜至賓客既洽參軍
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幘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
巾後有大巾銀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銀曰二勝
銀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大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
此銀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
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蒨輝令矜等吻禍蓋其末流焉史程
紹興乙卯以早禱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
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鶩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
說類
卷之十
人事
十二

笑曰可謂鶩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請以爲
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
置多方捕殺正言張大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
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韓林王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李思佐之皆名俊劉季高
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
也聞者絕倒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
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
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徐敦立侍郎頗好譔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非國語
之作正由平日法固語爲文章得熟故多見其疵病
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
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蘇濟明
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
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細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
爲之抵掌絕倒俱老學庵筆記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金
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王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
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
說類
卷之十
人事
十三

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奔至蓋亮已懲前勦將
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鎮
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
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
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
勉爲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
某去則不妙然記得一小語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
一盤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
沸適使爲橋與鼃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鼃知主人以計
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

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府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懿渡本諺語或以爲蟹其義則同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三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且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論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譴俱程史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

說類

卷之十八

人傳

十五

巧對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座稱爲的對歸田錄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爲善對歸田錄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王汝王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王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東坡志林

說類

卷之十八

人傳

十五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璣坐雙檣堂指二檣吟曰二疏坐漢去時以兄弟皆補外喻也璣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對偶既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泊宅編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劉黃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媚嫵則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好邪冷齋夜語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

合坐大噱釋有慙色杜園熱熱皆當時鄙語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

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

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

公相子蓋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

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

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蜀人任子淵好譔鄭宜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

說類

卷之五

人事

十六

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觀其復來數日乃聞秦

氏之指人人大息眾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

恩哉人稱其敢言

曹詠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

若為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為工遂

愛之曾觀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鵬巴來謁既退復一客

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鵬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

鵬鵬觀以為嫚已大怒與之絕然鵬巴北人實謂之札

八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

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諒可對也予曰虜人
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為三姓
烏古論亦然故為工也

俱老學庵筆記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

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通乃解衣登廁張戲之曰

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

取急

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

李淵大似矩以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為宣撫使趙九

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

宣撫尚書

常輪

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蓋似矩為

帥臣常為賊所窘也

墨莊漫錄

說類

卷之五

人事

十七

說類卷之三十九

人事部九

毀譽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說類

卷之三十九

人事

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所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自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孔武孫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避暑錄

釋憾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爲宮使居鍾山以書請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折雖或使迫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



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關弓之泣非踈疎足之辭未已而謚言皆達弗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敝而門牆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惟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恭惟 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踈宜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永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說類

卷之三十九

人事

二

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荆公荅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齟齬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越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愛荆公巽言自解如此

東軒筆錄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勝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慶

厚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中嘗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蘭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臯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散其身國亦散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畧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臯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畧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

說類

卷之五

人事

三十一

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趙善錄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近又屢閒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錄官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乃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趙朝四日間荒園薄酒願交驩三峯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蒸蕪多野蔓三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峯二派雖皆園中景蓋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素師成輩方盛也墨莊漫錄

弭謗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爲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爲留中不出孔道輔爲中丞繼以爲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爲善處謗也石林燕語

不修舊怨

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力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

說類

卷之五

人事

四

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請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爲過至清獻之言聞者猶歎服云石林燕語

報德不同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

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妻某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說類

卷之五十九

人事

五

忿怨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顥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

夢溪筆談

盧多遜

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筮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王泉子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詆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泥水燕談

說類

卷之五十九

人事

六

輕詆

夏侯相攷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攷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攷同年乎不悅而去攷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攷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攷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攷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攷攷既見問其所欲一一依之召諸從事話其事

王泉子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

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何顧何也岳曰
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
授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
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北夢鎖言

南朝謂北人曰儋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
事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
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
目北人仕蜀者為虜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
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果負冤

說類

卷之九

七

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
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老學庵筆記

薄惡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
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
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囊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
所益也毚勉為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
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
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
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宴公啓召宋出妓飲

宋史

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
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
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
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東軒筆錄

說類

卷之九

八

說類卷之四十

人事部十

殘忍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鸞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謀一個小兒拋不得讓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說類

人事

人事

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夢溪筆談

借竊

蜀父老言王小瞞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天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瞞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傳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瞞

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逃矣

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寧密言臣聞順以逸去所獻者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就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恠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折順名曰自是一百說類

卷之四

人事

二

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老學庵筆記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乙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定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於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於興州說者拆順字謂居川之旁一百八日折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於蜀嘻亦異矣

逆曦未叛時嘗歲仗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驂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二

人馬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
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
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
之醢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
者均耳月妖何尤

俱程史

劍俠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
人方工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
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韋叱不
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

說類

卷之甲

人事

三

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
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木札埋至
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
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
人方歛簫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
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
試耳又榻板一片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
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
獨有老人植杖不避餘怒杖背二十如擊輓韋掉臂而

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大小
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
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
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
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
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
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
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
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
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送入良久紫衣朱髮擁劍長短

說類

卷之甲

人事

四

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
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
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
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
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
臨鏡方覺鬚剝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講
論頗洽日將街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耶
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屨分
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

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

說類

卷之四

人事

五

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擲腦後五九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剖刀子十餘以壺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齏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九且曰乞郎君盡藝殺

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猿猱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俱西陽雜俎

亡命

說類

卷之四

人事

六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七首至卧內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間亦有守邊者一日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合往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于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詩云夏竦何曾登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舉猶自說兵機

其不遜如此熊子復著九朝通畧于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迤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却用此源字

清波雜志

景佑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畧耻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晏安皆莫之知悵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憇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言曰姓尚不龍類

卷之四 人事

七

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疎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於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槩可想見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程史

盜賊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必北向以張角寔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

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早辦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則劉幹之於仇賊是也

先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

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場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說類

卷之四 人事

八

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形獄張死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脇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欽守魯藎以京東賊朱江等出青齊山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

城走州卽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重賈常德軍節度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官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

說類

卷之四

人事

九

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谿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畧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

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聚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迎歙民物煩庶有漆渚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爲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聲鼓聲則歛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邀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保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嵒嵒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

說類

卷之四

人事

十

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常領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據其實著於篇青溪知縣陳光旣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自青溪界至徽州路皆爲道縈紆兩傍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俱泊宅編

匿賊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曇者好俠尚義嘗匿國賊御史推

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爰遂揭塼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鏹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熒慄左右皆不忍視爰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召對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是爰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為瑞州高安尉

獨異志

避盜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以去累累相望有教之為綿毯隨兒大小為之縛置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蓄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士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頗仆流離載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避暑錄

詰盜

侍郎尹洛賈者有銀數十兩為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二賈者紛辨不已侍郎得其情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當時押下

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後令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遂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

過庭錄

化盜

李博士涉諫議渤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袂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山人等惟書籍薪米存焉至皖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仗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聞其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

說類

卷之甲

十一

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親斯人神情俊異因與定淮楊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君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頂上綰青絲當時驚却唐夢惟有如今宋王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迴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李彙征客遊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野人韋思明幸

獲祗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叟喟然嘆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耶叟復還令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善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

說類

卷之四十

十三

爲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東此詩因而歛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懷今昔因乃潛然持觴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 雲溪友議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斬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刼幸老所親哉歛所刼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一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東坡志林

發塚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塚藏

說類

卷之四十

十四

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爲柳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入手捫柳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床上有王唾盂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服取之

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月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肩鑰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

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脚鎖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縹兒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鑄墜落床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鐸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餘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塚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床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

說類

卷之四十

人事

十五

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袁盎塚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一枚

晉靈公塚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獮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侍立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王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

幽王塚甚高壯美門既開皆是石壁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從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樂書塚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父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生瘡至死不差

俱西京雜記

蕭穎士與行侶共濟瓜州舟中二少年相顧曰甚肖鄱陽忠穎王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陳二子曰吾識而祖父矣遂負擔而去穎士北歸盱眙吏獲發塚盜五六人穎士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內穎士以前說詢之曰我曾開鄱陽王塚當門貴人顏色如生與穎士相類此吳綱似吳芮事頗同芮事出水經穎士事出薛用弱集

說類

卷之四十

人事

十六

異記 續博物記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美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塚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水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

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眾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颼颼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眾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塚

酉陽雜記

黃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吏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塼因揭之知其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禁之

說類

卷之四十一

七

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二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劉某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勲及死勅令護葬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

要財貨兩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墓不奉貨寶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却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責盜呪說兩扇忽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解沒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床骸枕之水漂已半垂於下因却爲封兩室塞其隧路

馬異聞錄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塋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于二塚之間自其家窺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櫬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噪之聲盜亦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響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乃穿櫬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甓爲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孟于市爲人

說類

卷之四十一

七

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塋完軀晏以薄塋碎骨事不可知如此者

東軒筆錄

河西僧馮某者與楊璉真珈生同里幼同學情好益甚楊在江南掘墳遂以書招馮出河隴來江南旣至道以杭故宋富貴家十墳遣馮發掘馮父子皆僧也十墳已掘六金寶不貲餘四墳方擬發掘而馮父子兩人是夜皆得夢夢林莽中金紫官人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足矣我輩安居於此久矣幸貸我父子覺而俱驚此四墳於是乎獲全楊璉真珈敗後五十年間此曹無一存者馮之父居杭西湖湖北山余對隣而其子則居昭慶

寺之東 遂昌雜錄

改變人形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議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曰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

說類

卷之四十

十九

餘中唯貯酒數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湯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蹙額援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為賤隸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恬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獨異志

殺人祭神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為上祀僧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

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為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闕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乃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為計我亦良家子為其所劫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

說類

卷之四十

二十

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諧老焉

揮毫

說類卷之四十一

釋教部

佛

後漢襄楷延熹中上疏云宮中立黃老浮屠祠陛下嗜欲不去豈獲其祚或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華囊盛血遂不盼之續博物志

佛經

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詛念觀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一

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

是東坡志林

釋氏論勞苦音誤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誤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於語乎遊屠錄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忒叱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懶真子

佛像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象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西陽雜俎

襄陽天堡寺在江漢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

一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携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扇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開戶聞其無人有二白鶴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鶴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墨莊漫錄

佛化

崇寧二年三月初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信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膜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真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群犬爭銜鬻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啖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亦竟不去衆頗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視希有之異聞提者得不少悛乎墨莊漫錄

神力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侯王某爲左廂虞侯與弘相善或諧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去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

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言大使無恙弘素與之熟遂至卧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治汗寫經諫官恠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常爲予說

因話錄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五

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爲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迫而聽之乃群邪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

翌日初尚食吏勿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瘳而卧于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一人衣黃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氣已曠晦愁思如結有衣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天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瘵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簪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六

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性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俱宣室志

禪教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于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問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有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北夢瑣言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為仰洞山法眼為五家宗派自馮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七

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馮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願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譚禪唯雲門臨濟二宗及楷出為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為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未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

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為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為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浸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八

且墮于言以為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為之礙亦何彼此之辨哉吾嘗為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俱選錄佛果禪師川懃極善禪繼繼可聽嘗云闊浮提雨清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時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凡也方欲收禾霪雨不止寔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伐也甘雨得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饌

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兩寶珠等事乎僕曰不然兩金兩血兩土皆班班載于前史何況六合外乎其有無不可懸料也坐客咸以爲然懶真子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淨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更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與有疾于祀往問之曲倭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躋躋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九

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觀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生死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

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粘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卽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鯢運不足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一

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贊結縷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俱錄林玉露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蘊真足

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一

寺

雪峯為利與徑將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為常受真覺役使呼僕役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立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間皆歲節竹筍味極甘美寺眾自三月至五六月猶餐餘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寺名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老學庵筆記

塔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連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服其精練

夢溪筆談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一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匠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水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喻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歸田錄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一

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是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二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颺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大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俱

老學菴筆記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三

塔燈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宅爲寺司徒王詢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功爲甚宏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本出海時先憂神告曰來日有風濤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墮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湖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物事祭享皆爲諸鬼奪

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驚家貧入寺設燈願大父又憂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開憲括異志

異僧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早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雨上迺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雨暴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又邛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四

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磨洗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爲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真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自捨此身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臭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篋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藏經案下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

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帶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恠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個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俱西陽雜俎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五

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曰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予一夕靜語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

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榆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六

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官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間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王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

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向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甚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主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諒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過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起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天和初廣爲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接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七

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攷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中宗朝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爲曹州刺史既得之願以報某休璟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卑官卽日拜貲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以告僧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已而張君告辭休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嘗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卽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張君卽齋厚直訪之果得焉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早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十八

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迨曉僧呼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卧地死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璟詰曰汝爲誰其人泣曰某與彼俱爲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遇此二犬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蹲於樹下某視其他往將避焉迨曉終不去今甘死於是矣休璟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俱宣室志

說類

卷之四十一

僧教

十九

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鳴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有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衆皆敬異號曰南陽鳴鳩和尚興元縣西野有蘭若上坐僧嘗飲酒食肉群輩皆效焉一旦作大餅招群徒衆入屍陀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此事柳僕射仲郢在興元日親驗之俱雲溪友議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

予群從邁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邁嘗學誦揭諦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缺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缺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袈裟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卽速還屈指計之曰急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

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剔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夢溪筆談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

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諳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
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
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開梨之徒乎冷齋夜語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鄂州人多化府畿村落間手持水
牌一面正書詩二首云身為車今心為軾車動軾隨何
討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又云身為客
今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
定辭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
身乃坐化鄉人共蓋堂以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則
人為剃之後為一類人手摸而觸之即不復生人有疾
者往請藥即有藥隨器中服之多愈其真身儼然面色
紅潤必有道者也墨客揮犀

僧

韓建鹿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家龐雜犯者衆
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德
者使為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修
謹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
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不如除
去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避暑錄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

錫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洵
洵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禍也東坡志林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哀聲雜
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下扶緣臂而上乃
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備於遠方兄
貧無食率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惻不自知涕
下願其人力曰汝無煩可寄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拜
諾即以所乘笥輿昇歸山雲庵步隨之育女後生三子
皆勤院事雲庵雖領衆他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侄
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類甚衆冷齋夜語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三十一

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
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
冷然而憂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
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
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
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
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碗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
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
不用耶曰昔有之今焚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
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其

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湖
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
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鷄犬予自嘆曰使褒禪
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耶冷齋夜語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黃
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素廁一亟探釵擲江中
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
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
具作禮而行老學庵筆記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鷄為鑽雞菜竟無所
說類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三

益但欺而已世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
異哉東坡志林

偽僧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為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
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使使毒
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為人
終不設拜京師早迨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
燎為聞懼而潛去至寺懸志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
其謬也北齊書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

此多記

一日有遊僧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為
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已衣其衣頂其笠
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為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傳之留
杖為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
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疑塵滿榻如久不開者視之
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傳如昔前有
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嘆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
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謀稍泄過水燕談

脩行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
說類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四

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為
脩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大
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
兒常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
勿作此念眾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東坡志林

成佛

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誦大乘斷除嗜欲
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個幻
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

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未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階曲四十年來脫離嗜欲唯聞大乘朝讀暮讀今朝擺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閑憲括異志

火化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獪爲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爲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暫輟忽一日徧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許結紙菴其顛刻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五

日自焚觀者環遶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菴中以炬四燃須臾煙焰周合乃至指節燼落凝然不動

暇車志

轉藏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將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閱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閑憲括異志

奉佛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顯萃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顯使觀萃嚴經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六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闌橫爲屋五間下牖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起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弟子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晚畧取鮮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

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注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鷄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頤面趨佛室暮冬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疎道其詳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

俱避暑錄

戒殺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濟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麋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七

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紹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老學菴筆記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迄今不改陰陽家襲其說不

知其義乃曰臣下屬商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始於唐唐以土德豈亦有所避耶

雲蘇漫抄

水族痴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金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蠹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百千為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画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蠹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漠漠間耳而謂水族雞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八

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然自是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而食生即赦之聊紀其事以為一咲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烹煎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

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南史
隱逸傳始興人盧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
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
須臾見兩楫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
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
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俱東坡志林

曾鳳昭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僚忽以疾告數日余往
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爲牛所
吞境界陡異知此身已隨牛腹中於是變然曰身不足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二十九

惜如母老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太牢
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病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
鄉人家其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恐饒不禁爲之破戒
歸卽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
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疫
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
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症非惟
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昭陽之說爲不誣且併
著之以爲世戒 癸辛雜職

懺悔

支提長老善秀言其鄉里有人以田獵畢弋爲業者其
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
惚間身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
頭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割心肺縣挂之自
踵至頂細割血肉如泥乃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
爲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屠剥痛苦不
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餘痛經
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
日又然則聞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說懺悔
可以滅罪乃如其言謁秀道其故秀教之誦破地獄真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釋教 三十一

言且爲演說懺悔自後乃不復覩前事竟亦善終 駸車志

佛後身 木叉後身乃作蔡十何墮落至此

蔡元度適除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
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
度乃木叉後身云 開憲括異志

地獄

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久矣其義未詳然釋
氏有六根六入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
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痴之惡業故三六共

成十八之數也凡九地而兩之亦其十八之數焉錄

唐思元大夫崔義起妻蕭鏗女也為人妬忌多嗔好打

奴婢不信業報麟德元年從駕洛陽至三年五月身亡

蕭所愛婢名閨玉信樂佛法家為夫人設三七齋僧正

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唯閨玉見夫

人靈著此婢使傳語家內大小云吾適崔氏為性多嗔

橫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願汝眷屬將吾平生

受用資具速舍至七七日為設齋云云隋小兒名錄

不信佛

傅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口吐火以威脅眾

說類卷之四十一 釋教 三十一

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為聖者高

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

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

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獨異志

譏禪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

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嘆恨不得聞其道予愛其

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唯生死禍福之

際不容偽耳今日識其偽猶惑之可笑也冷齋夜語

說類卷之四十一終

說類卷之四十二

道教部

道教

按葛仙公云素書乃河上公以授漢文帝也黃石公所

授張子房多云陰符非也一云三畧乃子房所著非所

授之書或曰河上公授漢文帝不應于子房墓中得之

黃石公冊書身之八殺貪殘姦醜狡佞忤愾命之四業

皆惠恃已狎不肖妬賢能續博物志

仙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

說類卷之四十二 道教 一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

色香草積十餘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

薦之以布生花蚕焉至垂時有一女自來助養繅六七

日絲方盡繅訖此文與客俱神仙去述異記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脩道時大旱有敕選

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

澤有二人在眾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道人謂二老人

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

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

答曰安得不知然雨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脩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脩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獨異志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叅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二

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思邈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余余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怯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者齎十斤送於蛾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

衣九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酉陽雜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化去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曰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于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三

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味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裹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慙慙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

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誣卽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衣脩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境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鑪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旅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頹鰥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情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嗜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四

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爲道術士生自度不能心甚慙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爲誕妄詎罵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許語耶全素伴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

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見全素已卒矣

生且以簣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簣見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卽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卽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蓋自慙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俱宣室志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五

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石門插天杉檜晝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抄綠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叱令歸歸卽精解手譚時碎瓦器爲子布地爲局縱遊岩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脩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凋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爲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碁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

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戒戒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百年下有浙僧携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燈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祕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顚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階藹亦乏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碁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趨師牀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卽知之嘆云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卽席坐逝其徒議昇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卽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踟躕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概如此高蓋爲閩中佳山雖左僻而以名勝遊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帷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爲能點出山中眼目云

游宦紀聞

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

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人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寄之舟人力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莖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春容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澈遂維石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珍禽鳴啖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譁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麗眉鶴髮神觀清曜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大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肯嘆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九

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峯突兀于霄峯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犯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其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蘢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嘗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唯呂洞賓一歲兩來臥聽松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役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脩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慎勿臥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登一舟轉眄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九

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惜哉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道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墨莊漫錄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蒲引無筭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郵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壁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鷄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言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駙車詠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詠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以然若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

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常至秦州天度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衆道皆赴鄰郡醮道人頽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脩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爐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十一

遇仙

昭王卽位二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蒼蔚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卽裂王乃驚悟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卽卻膳撤樂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曰續脉明凡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

俄而卽愈王卽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啣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圓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圓丘之上衆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懸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頸集王之所貯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領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潭之水洗其沙泥乃嗟嘆曰自懸日月而來見黑蚌生珠已八十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十一

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消暑招涼之珠

俱拾遺記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異俛味翅關上瘡壞無毛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即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十一

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視之葫蘆生初無難意開襖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握針刺臂滴乳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書與之結縛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久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若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

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襪物大如羹碗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誠也裴還洛中路將發其附信襪四角各有赤地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十三

今與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僱人服役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覓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良久取龕沙數掬按按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禰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吸數瓶水頃之乃肯酒也村

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慙謝僮者某驕稚道者
久今返請爲僕僮者曰予固異人有失謫于下賤合
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
卒其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面蹙蹙不安僮者乃辭
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之數且
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
化因去不知所之也俱西雜俎

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禮拜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旦
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續博物志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惟朝夕拜跪向一枯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十四

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生華
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
之食訖卽仙續博物志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杯之際道士以著蘸酒於紫
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乃於袖
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日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許歲旦
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
詩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開

鬼括異志

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

子環麗容止若爲呼盧戲具俱希世之寶前有紅蠟枝
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真人昨給劉
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于
曰此人不達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卽舟邊拜一女
子命侍兒揚盃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
此人不固者無卅元氣耳因曰慎自精脩去爾貪慾靈
餌漸近天爵宜脩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
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已成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服餌
不知所至侍兒小名錄

說類

卷之五十一

道教

十五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號袖衣道喜
怒不常體癯瘠日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夜不知歸
宿處江都令檀祗召至與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
有欲若不足無欲卽無憂求其清虛者當索披麻裘浮
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丘檀祗
異之陶潛淵明所記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
狂道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江山有屋數椽道人三
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甌如熟艾有
問道士曰謫者何時竟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
上計其謫行常竟矣問者作書投道士曰爲達之卽繫
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又呼

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前爲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垠上卽引衣帶示令令亦不能曉小兒請史宗史宗大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吟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尋常所能作也

冷齋夜話

談仙

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徃無窮此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十六

爲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咸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肅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真里也

拾遺記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家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許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買遺風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十七

且耻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願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彊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於二氏蓋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毫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間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類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與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

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蘇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旣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起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丘壠之側老君無乃却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旣去輒數月香不減衣未嘗置於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不使潔清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微

十八

孟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獨爲喻者設也佛氏言衆香國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爲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幽隱亦一道耳童子厚自鎖表還爲余言神仙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此行幸能辦意自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未知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峯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峯頂上語雖近奇然理或有是

俱避暑錄

得道

晉許旌陽吳猛字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真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猛悉命弟子無不濯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勦登其首斬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美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木未嘗觀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道微

十九

栗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鋤鏤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真人屢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碎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幘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等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罕少亦隨焉伐薪汲泉亦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警歎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

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蹀躞揮色若削爪鼓髯大笑
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
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
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
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番泣言
其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之房瑄太
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正西北祿命卒
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材龜
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
雇工治木房惟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二十一

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
刺史具鱸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
龜茲板爲托其夕病瘳而終

王皎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靈
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爲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
忌其語爲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鑊其頭數十方
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
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履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
臂前臥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

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
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羣隨之曾於江岸與
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
弟子中兩人見月現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
見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二十一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
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
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
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
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
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
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爲設道場齋散
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
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
不知所終

寶歷中荆中有廬山人常販桮杓石灰往來於白湫南
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
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廬覺謂
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
形隱德洞過著龜頭垂一言廬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

說類

卷之四

道教

三

時有非常之禍也若依吾言當免君可告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閣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室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簣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治棺具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樵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之可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甕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撤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走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

說類

卷之四

道教

三

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醺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惟蓋神仙之流也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出人謂百歲人楊謂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陽雜俎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北門從事馬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

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廨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其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董汁寘湯中命尹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二十四

以董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董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忘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聞神仙不死脫有死者乃屍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宣室志蔡純誠通判與一僧相善尊宿也忽得書招蔡既至而僧已跏趺坐而逝先封小合囑其徒云蔡至貧此合中香衣鉢金二兩來則與之蔡至哭之慟僧復開目與語良久且云當有道人來燒香非常人也可隨之當有所遇言訖瞑目長往俄果有一道者至蔡前揖之道者焚香徑去蔡隨其所往行甚遠道者問隨我何求蔡言素苦

寒疾百方不愈道者乃握其兩手頃之其熱如灼蔡云今偏體皆煖惟腦尚冷則又以手熨其腦應手即溫乃謂蔡曰勿庸隨我用所衣布袍贈蔡曰某年月日岳陽樓前用錢三百七十買此言已長揖別去蔡收其袍藏之他年蔡有故至山東一郡茶肆中復遇道者相見甚喜袖間出輪竿緝布縷爲釣竿擲地徐引之得大鯉相携酒壚鱸食之而去睽車志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二十五

李預得古人養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謂妻子曰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養法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養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殯於棺堅直不傾委預叔祖皎爲冠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常山年九十餘咸稱其得尸解仙道杜德俗呼爲杜麻胡送鋪中卒也附郵筒物至重者他卒莫當之德即荷而去曾不倦怠一日醉羣一虎臥于鋪前居人大驚德即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縛縱虎而去且訶之曰復歸舊山不得害人虎瞑目若聽伏者乃去人始以此異之數日後典衣召等輩環坐共飲曰德性

根好道宿業所牽未能脫去乃此拘留近因引虎幾離神妙吾非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無生怠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德惟一身乃墓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濫橫流德墓壞浮其屍出外爲耕夫立其屍于路傍爪髮鬚眉皆不墮叩之蓬蓬若空革有識者復葬之亦異人也俱墨客揮犀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太初眉山市井人也余稍長之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

說類

卷五十一

道教

七

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友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焉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東坡志林

青城山上官道人果居食松葉年九十夫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暗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

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暗矣老學庵筆記

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性嚴酷喜與方士遊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公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公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雲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禍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賄耳公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

說類

卷五十一

道教

七

歸與魚軒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公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墨莊漫錄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先生蔡脩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複紀所履既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養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爲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微祖嘗召之以禁禦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陛下他日與中官皆有難臣死

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穰然充當脩德始可
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泥蘇番之真於寢殿
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微一日思所以消變
於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
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漢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禍
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億中不足
奇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掇而載之以見
聖德之兼容

程史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
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雜著

三十八

鑑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
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
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
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
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
所甚惡者貪所甚斬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
得其所斬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
可至八十九此外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
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
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貼於危僅脫平生

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年八十七晚乃終克家端明
乃其曾孫也

癸辛雜識

道士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
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
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
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退

墨莊漫錄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
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談論喜作大字
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微

三十九

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
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日道人亦美風表多
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
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聞
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璽也旋得幸貴震一
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關
命以道官至藥珠殿校籍視殿脩撰父贈朝奉大夫母
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解且以書
慰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光學庵筆記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餒然

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白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廷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霍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未死於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寘所賜萬歲藤拄杖封寔甚固建炎初唯下溫州籍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三十

其質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馳表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別叩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謫詐遁去異哉後蔭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既陞座首詔太學博士王俊又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爲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

陵人歷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於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今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爲寵妃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清波雜志

仙姑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三十一

王元道嘗言陝西有仙姑傳云得道術能不食年約三十許不知其實年也陝西提刑陽翟李熙民逸老正直剛毅人也聞人所傳甚異乃往青平軍自驗之既見道貌高古不覺心服因曰欲獻茶一盃可乎姑曰不食茶久矣今勉強一啜既食少頃垂兩手出玉雪如也須臾所食之茶從十指甲出凝於地色猶不變逸老令就剖取且使嘗之香味如故因大奇之懶真子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

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閩氏者惟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儈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死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癸辛雜識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三

內丹術

李博宣和問仕大府卿因職事陞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可具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真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道教

三

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真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欲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烟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內景充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既濟則內丹可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握回盤足合目主腰而坐澄心靜慮內藏五臟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爲進火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進水候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爲一處多多益辦俟其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爲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叙曰五行水火爲初人生水火爲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

造化學道脩真之士初行須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寇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為真人矣微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謨君明脩養有得亦止行此法也 墨莊漫錄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漉漉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

說類

卷之五十一

道教

三

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畧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什瞋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毒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是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氣氤縕如香爐蓋上烟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

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

依此本訣卧而為之又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

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

任其氣氤縕微微自出出盡氣平則又吸入如此出

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

意則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

出者多則內守充盈血脉流通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

余悟此玄意甚以為奇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

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于右

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 床上擁被 面東或南盤

說類

卷之四十二

道教

五

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 兩手相握 第三子手文或以

間閉息 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除滅妄想

可閉息 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均微細即

閉口并鼻不令出 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

氣方是工夫也 當先求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掛壁

上使日常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也 次想心為光明

洞徹下入丹田 丹田在臍下三寸是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

令耳 候出息均調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 若有

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 未得燕下復前法閉息觀

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

低頭嚥下丹田中須用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

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燕精而止然後

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微瀉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手微汗不出妨不可端次以兩手摩髮眼面耳頂皆令極熱仍按捏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分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脚力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一息其近來閉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得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攪耳面以助真氣但清靜為法然專一易見功矣神仙至術不可學者三一念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為鼻息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為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猶粗悍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覆調和一定而不可

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癸辛雜識

法術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宜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嶧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桷桶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木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夷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翳鬱忽見二人乘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教

三七

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謠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靈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褥熊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夷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核自能轉動

裴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裴弘媚諂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屍矣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身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縫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隨以一手揮之即龍虎

說類

卷四十二

道藏

三八

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鸛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鸛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術感神帷無窮俱拾遺記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加禮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

且荷公見待之厚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繞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于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黃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旛變場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龕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才才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操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

說類

卷五十二

道藏

三九

初鼻敗額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

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通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
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
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
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胫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
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
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
懼辭之其人亦不能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
如飛頃刻不見

長壽寺僧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
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何在何應遂迎咎至乃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道教

四十一

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
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針數升擣蛇形咀之愈
蠕動出門有頃針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
漸低蛇飽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潛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
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
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
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
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

一掬再三授之悉成燈蛾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
飲之酒無遺滴遂巡畫婦人面赤其術終不肯傳人俱
百陽雜俎

三山曾先生陝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
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具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
切何不少歸陝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為
馬令合服上馬以水喫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
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陝曰我便去
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陝便上馬而行所
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
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
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開意括異志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道教

四十二

出神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
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
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耳不若以第二
甲為第一甲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
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
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

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
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
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歸鄉遊武當山岩拙弟子
常爲公言之僕爲鄧州浙川令日聞之於鄧鄉士人劉
可道懶真子

養生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座左右
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
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
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藏

聖主

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
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
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懶真子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
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
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
上以爲名言石林燕語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
論風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
卿齧雪啖毡路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

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况洞房綺紵之下
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咲余愛其語有理故
記之東坡志林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其術甚簡
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
然則壽雖千歲何益聖賢傳

童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飢則雖不相
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
密益喜丹龜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
說類

卷之四十一

道藏

聖主

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蓋
謂是也東軒筆錄

學道

陶隱居云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以辟邪續博物志

富鄭公少好學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
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
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守其母服時書以
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
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寺以其道震

東南潁州僧正願世號願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憲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願視室中有書櫃數十扇鑄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願即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無乃大虛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願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妙湛師爲余言親得於

說類

卷之二十一

道教

四函

其師小本小本得其師大本者云爾

葉齊筆談

三彭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至此夫學道者將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

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避暑錄

異冊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子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砂瑩徹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

說類

卷之二十一

道教

聖王

日象自服之卽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之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異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瀾并作玉象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

續博物志

冊毒

童聖時煉冊一爐在翰林司金冊閣日供炭五秤至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袤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古罷之其冊作鐵色詔藏天章閣

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各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卽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

莊漫錄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秘術可延年而無害道方拱州良

說類

李聖一

道教

四六

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於腦始見髮際如果越兩日項領與背脊平十月死方疾亟時嘗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畧有丹砂益積於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方必求之服唯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神形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遊畧錄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煉朱砂爲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情胃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生要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

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爲大毒豈不能變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夢溪筆談

性誕

乾于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之精心燒煉者夫人欲點化金銀非擬救於貧乏必期多畜田疇廣置僕妾此謂貪婪豈名道術且玄妙之門虛無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不得乎悉焚然同契

說類

李聖一

道教

四七

金訣真至言也皇甫大人在夏口之日勤求術時有一道士策杖躡履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窺向竹而吟曰積塵爲泰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乖希夷無日改絳飾出空峒霓裳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箇今何在蓋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姓名答曰黃山隱也府公未明真偽請止於宮觀願在碑亭得觀雲水亞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將持書送絹百疋錢一千文至其寓山隱啓緘欣然立脩回報遂乃脫其道服飾以青巾引見謝陳禮度甚恭異初來傲睨之態矣皇

甫公判書之末曰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泰山將比
甌東海只容盃綠綬藏雲帳烏巾換鹿胎黃泉六箇鬼
今夜待君來 雲溪友議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鬼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
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
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蜚
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
早漢楚成羣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
間人也自古方士恠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
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
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
飯之虞見一大猫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童惇也翌
日京封上曰已見虞姑邪猫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
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
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 清波雜志

譏求仙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恠特甚君
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
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井始廬江有左慈
陽城有邠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

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
於瀛洲求安期於遼海釋金輅而顧雲與棄文驥而來
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已漢武帝刻意求仙
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
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
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
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鶴林玉露

說類

卷之三

道教

四九

說類卷之四十三

靈異部上

太一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或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石林燕語

真武神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瞑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 開志拾異志

文昌神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聲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集源錄

金甲神

朱勔喪父作黃錄醮請茅山道士陳亦夷字彥真拜章

但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爲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勔私爲親密者道不三年勔敗 墨莊漫錄

四方神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改玄武爲真武玄冥爲真冥玄枵爲真枵玄戈爲真戈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真武觀繪其像爲北方之神披髮黑衣仗劍踏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鎮天神聖或以爲金虜之讖 雲麓漫抄

千支神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酉陽雜俎

地府十王

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卽十千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千衍流至七則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遇午爲沖一日至三十一日遇未爲沖餘倣此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亦此義也 龜湖錄

金天王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誠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捷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使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獄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陛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聳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說類

卷之四十三

金天王

三

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趙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誼闕有聲因出視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項有訴寃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明甚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

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真懷中爾趙卽以錢貯懷中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此賜耳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備爲聳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言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說類

卷之四十三

四

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王見之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令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所遣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實劔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客卽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

宣室志

女媧神

肅宗將至臨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携雙鯉吃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號州刺史王奇光奏女禍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酉陽雜俎

龍神

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五

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普臣爲帥旣至不肯致謁寮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有小竅樞與袂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決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晚間雷自神帳中出直抵印樞處遂絕卽開樞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 異聞總錄

山神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袂而走於馬前

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兪兒霸王之君興則見也 異記

江神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王麈尾卽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之恟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一响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冷齋夜語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六

河神

一人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之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 續博物志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日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匱言名馮循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

上庚日溺河 酉陽雜俎
李彥佐在滄景大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

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具爵酒令祝傳語詰河伯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置爾河伯汨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復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酌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酉陽雜俎

天山神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七

天山有神是為渾激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識歌舞實為帝江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焉酉陽雜俎

竈神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朔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王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

壤子也酉陽雜俎

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藁屋中藉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偃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為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動風咫尺翳暝虎若被逐惶惶走眾俟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仍縱虎為暴即君幾為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神司命也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跡草皆散擲其後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異聞總錄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八

金華神

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適寓其家於治所而獨與兄子資金繪數百千南適錢塘道出晉陵艤舟於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艤上頽然不寐久之忽有緋衣披髮持刀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王鳳冠曳綾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

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
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
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
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爾今事
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於林中
不見將掩關忽視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
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
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生誠曰毋
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
亦不能聞也生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倘

說類

卷之四十三

九

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
耳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
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
畏劍也鏡亦陽明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偽變者也
以偽變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
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
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機已有曉
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
置朱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
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裊

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慙是愁書已
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
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關王神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
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
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
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
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
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間皆預言靖康禍變以
事涉倖即火其書遣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
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
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朕兆之萌神告
之矣公始名若水後改賜今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
石

紫姑神

扶鸞降箕雖是小術然可見天地間無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

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閒則召之以為嬉笑親戚間
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
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

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仙女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巖篆苗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凄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襪而登如履繪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傳記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十二

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夢溪筆譚

神女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姬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天而去

述異記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二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

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

獨異志

羊神

有一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開元縣志

神和子

垂崖公張詠家在濮州少時尚氣節喜飲酒每遊京師寄封丘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初不相識而意相喜也日會飲酒家及將去復大飲至醉張公曰與子傾蓋如此不知何人異日何以相識客曰吾隱者何用姓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十二

名固問之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至成都觀張公爲守始異其言西行常物色訪之終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榜曰望仙閣每暇日輒出遊焉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燕坐終日冀有所遇如此者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將絕意於此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徑入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掃壁視之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所見正此也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龍川別志

王表神

孫權末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一婢名紡績權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造紡績與神相聞崇與表至權立第舍於蒼龍門外數使近臣齋酒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奇中

小名婦

同州督郵

唐漢守南嶺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授亦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十一

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妻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吏胥促放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勸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耳崔生淹留半日即請却回青袍人令胥吏等拜送曰

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已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得一日崔暗記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甚記憶也

異聞總錄

陸大夫神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軒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衣競接酒食而嚼之良久將散巫欲徹其席忽有一人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十四

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群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宣室志

掠剽大夫

楊州節度推官沈君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窓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

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絰鞵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澤方止馭吏追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昇歸舍氣息殢殢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體如冰霜或時稍息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傍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冉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踰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為掠剽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客傳其事

異聞總錄

說類

卷之四十三

五

聖公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陽雜俎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士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栢皆溫公之侄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

然也 懷真子

善神出現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停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為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傳其上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

說類

卷之四十三

十六

其手即引去道嚴請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龔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顧無懷悚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忽西軒下有一神形質偉異手巨準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二丈道嚴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宣室志

胡僧現像

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鐫金剛並拱手而立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棟別無供器止有石盂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為

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美再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竹林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異聞總錄

孝感神降

有住菴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韋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靈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嘗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爲冷投

說類

卷之四十三

十七

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累無少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開憲指異志

神誕

或謂神明果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蓋推攬則可以通王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于九原始要終也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岳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舍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

於雷神焉其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裝塑之類爲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在生真年月也蠶源錄

賽神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贖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司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四十三

十八

龍王本廟在樵舍乃洪州南康軍之間規模不甚壯麗而遺構最古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雞鶩殆無虛日予見縛致庭下宛轉將就烹真不忍視竊思此廟血食以來其所殺不知紀極如使其一旦素食亦享肉食亦享但以誠心至皆享之則物所全命亦不知紀極功豈小哉其神豈不又靈哉涖宅編

鬼名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櫪生丙午日鬼名挺張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遼辛丑日鬼名迭乙酉日鬼名聶左丙辰日鬼名天遼辛卯日鬼名懸酉丑鬼名髮廷廷厠鬼名項天竺語忘敬

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鬼名賜地鬼名側石圭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遠神茶鬱壘領萬鬼西陽雜記

鬼

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黃秉劉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郝氏夜祠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低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十九

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八九寸色

類鸛鴈

俱精博物志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窺盆酒間年五十餘無聞焉日醉歸寢寢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慌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村鋤鏤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獨異志

劉曠豫章海昏人義熙二年病困頓二十餘日手足皆冷止腹微暖二日二夜蹶然起坐云有人著平幘與曠

西北向有樓其上有綠女圍坐作樂見曠佳樂相指而笑游歷未遍不知所從而出倏忽至此病於此都愈後月餘堂輩於平澤射獵留曠守舍因盡數問語何女郎

通使便覺颯然已至自說東海何氏八歲而夭於今十歲應爲君妻故來修好何女郎曰昔日樓上之擊節我也衆以君見棄是以相笑智瓊杜蘭香成我輩也婢名採薇奴名還羅常以九石合拌食衆問家中吉凶及晴雨之占必驗暗娼妻嫌之被妬日滋女曰應爲君妻妬嫌已至三年而無子何以見忌復留信宿贈家以湯澆之慘然而言曰苟不我容便與君辭既去之後慎勿相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

憶爲君果也

待兒小名錄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勒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揭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春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迴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

思背疼半日而卒西陽雜記
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大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

告後執謙死數月翦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翦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翦即撒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語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翦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翦有臂力知爲他惟因攬其袂以力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翦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遺我禍且及子翦不荅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一

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卽暴死鏤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自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寢衣盡濡濕卽起見已之臥榻在庭下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有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或將

求一飯以祭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真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覓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倘君以仁心爲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一

是居人驚悸而死其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旣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鬟高髻艷粧色甚殊麗至翺所因駐謂翺曰郎非見待

耶翱曰步此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耶歸所居翱不測卽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翱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帝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耶何懼而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邀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它怪乎美人笑不荅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三

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見贈翱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荅來贈幸不見謂翱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翱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翱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帝命燭登車翱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翱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

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愈上蟲絲鏡上塵旣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翱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翱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卽褰車簾謂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鳴咽不自勝翱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四

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酌此一篇翱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青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翱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翱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俱宣室志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

醒日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休

樂善錄

予四明同僚嚴明致養正靖康丙午歲仕廣德軍建平尉任滿入城館於郡之開化寺一夕夢一婦麗容服來訴曰妾四明人也久寓於此未有所歸惟君子哀之爲我謀所舍意若求楚也既寤詢諸寺僧有云政和間池陽人彭汝雲爲郡從事其子婦張氏死乃殯于城西明教院其後改院神霄宮徙其徙入此寺併移其柩于此僧輩嘗有見之者不以爲怪嚴頗疑之未幾考課事竟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五

將返馬時赴郡官會暨歸夜參半矣方就枕復見其人立於帳前泣訴曰知君戒行有日前懇何如又云欲竭奴心誓殫素志嚴恍惚驚寤悚悸而起不能悉記其語翌日復詢彭氏果然

墨莊漫錄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過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遊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痴臥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即

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攘禱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久矣人神異路懼不免媒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諱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崇何也笑曰吾豈痴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六

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酒遊三女院見其妹麗戲曰吾第四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一黃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馬憧憧美麗夫人金章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後二十日韋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君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娶之勿洩吾事露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女常訪子卿曰君新獲佳麗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女抱疾治療不効有道士妙解符禁曰韋郎身有妖氣此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鬼敢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卒子

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朴之其夜遂卒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園中人也良人已沒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以在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袒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七

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建康楊二郎興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波中一行盡被害楊先墮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步入一洞其中男女聚觀之多裸形而聲音可辨一婦人稱爲鬼母侍衛頗衆驚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丫鬟出探見楊二郎走報鬼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迺生應曰願住母分付丫鬟爲置一室使爲夫婦約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同嘗有走卒書至

曰真仙邀迎鬼母請赴瓊室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皆從二郎獨處洞中他日因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如何去得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雲到一館宇優樂盤餚極爲豐盛至者占位而坐鬼母道小楊伏卓下戒以屏息勿動宴罷見焚紙錢次聞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交口罵之唯妻泣曰汝投於海杳無音耗當時發喪持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道場資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寇附託耶楊曰我真是人因言其故家人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不去繼以怒罵但不能相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八

至紹興中猶存

閤門使蕭注新喻人冠而孤與其弟伯英獨處得疾甚危殆浸浸昏塞不聞喘息聲英與僕泣守其側日將暮有老嫗瘠而僕出於浴室下哭望寢室徐徐而來且語曰六郎還我命六郎者即注也將升階一老叟著白袍鬚髯如雪從西偏戶內策杖出叱曰塵賤死屍何敢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不見至夜半漸呻吟食粥數

日正愈伯英從容說所親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
婢不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卽死密埋之
浴室下汝所見殆是歟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卽岩館之
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
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
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岩問之不肯言初岩嘗囑
妻不勝忿妬自經死於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
敢居而黃居之岩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告岩向空
中唾罵之徒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避婦曰無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二十九

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
益久黃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憇泊納涼桑下婦又至
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
邪宜速反黃不敢荅但明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
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
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江東張粹父剛正有膽氣不畏鬼神宋淳祐間處郡庠
後園有亭數多崇遇暮影響形見莫有敢獨立者同齋
戲張曰若不畏鬼寘琴於亭暮請鼓之諸人憑几以待
張諾夜半至亭鼓數曲將返聞亭角鼻息呼吸聲時月

色昏明視之一人側臥摸之自頂及踵婦人也身體溫
軟叱之不語遂再鼓一曲歸齋率衆燭之儼然一少婦
死仆矣灌救而甦云陳學錄邀之至此陳學錄死年餘
矣訪其父母云半年病如瘠瘵亦疑其爲妖祟所惑遂
取歸服重劑而愈

岳侍郎鈞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夜更鼓不鳴責
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
酒器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
付謂今夜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
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三十

下伺候中夜直更夫果來報謂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
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卽
爲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
庫公用邪魅遂息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于庭際月
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之土動簌簌崔生意
其蛇鼠也忽有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
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
大門而入綃絳翹翠艷絕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
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擲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

以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僥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欲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下道士前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响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冥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痴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鉤出于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他過道士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瘥因迎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三十一

祭酒熊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末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唇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俱異聞錄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樓惟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聞歎息謳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已在家則寂然一日郡庠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已預憂其擾乃置几案筆硯于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惟所從來令書其後以對已乃飾灰其下扁鐫謹識而出問二日歸詢其家則惟不復作啟鑰視灰凝然無迹而朱

上紙書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頃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溺死逮今二十年營魂蕩無所歸偶見此樓空閑故暫寄此非敢爲厲近媒者爲議城南洪秀才姻方且歸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纒纒有條理知已亦敬異之它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蓋義兵拒寇死事者

縣志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倩麗華燦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凝坐竟日其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三十二

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天其家遠在湖湘因憂壅于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檣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人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畧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僮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憊然疲爾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于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

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尸發呂
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癸辛雜識

奇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楊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
女聚坐忽聞雷山大作奇鬼從空墮於地長僅三尺許
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幘頭乃肉爲之與額相
連顧見人掩面而笑既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
寔激於屋表雲霞晦冥不辨人物倏爾乘空而去聖朝錄

疫鬼

額帝有三子而亡去爲疫鬼其一居江水爲疫鬼其一
說類
卷之四十三
三十三

居弱水爲魍魎其一居人宮室壘壘善驚人小兒續傳

物志

承節郎孫俊民家于震澤歲除夜夢長大人其高出屋
行通衢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鐵釘槌睥睨其家以牛角
擬門上欲釘之夢中與之辨解長人乃去以其角釘對
門姚氏家其春姚氏舉家病疫死者數人路車志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
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
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
云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

民舍外夜過半閭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久當
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應曰此乃漁艇爾又他處人何
可登也明日東南上常有船來其中有兩朱紅合及赤
泥酒數甌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
又其家頗富足稱所須皆曰然言終而寂吳生惟之天
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
東南數里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
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吾壻家今正欲往
視其病非君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携酒炙爲贈
說類
卷之四十三
三十四

致謝而返伊異聞錄

冤鬼

胡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
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
如初既覺復呼吏曰伴廳庖舍在何所其尸牖何向吏
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鍾發之不數
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于舍之
婢因推死瘞于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
夢婦人曰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
而去高郵人徐伯通時爲館客親見此事墨莊漫錄

如鬼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于淨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未徑前謂雲曰誓予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壻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寫藥末入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並散

作兒小名錄

華亭衛寬夫喪其妻未踰年再娶劉氏故妻屢附童妾出言怨詈室中嘗有恠或聞彈指歎息聲家人白晝見

說類

卷之四十三

三十五

其坐堂上就之則亡櫃貯錢帛局鏑甚固忽蛙聲羣聞於內移時不已遽開視空無一物唯擲出千錢自地卓立如爲人扶挈久之乃仆劉氏生子踰時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謝之萬方不愈寬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兒輒大叫凡三斫三叫兒死恠亦息

臆中鬼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瘡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

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宣室志

冥婚

榮陽鄭德林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輓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詣

說類

卷之四十三

三十六

再拜夫人曰無恠相屈以鄭郎甲族美才願託姻婭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薦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馥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艷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佩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見被服榮麗冠絕當時

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輿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綉帳衾幃裯皆悉精絕女善彈箏篴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令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法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雜異

三十一

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鞍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候忽復至其家奴迎云家中失君已一年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爲分判家

事須爲終期明日乃暴卒

宣室志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江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于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寢忽得疾飲食盡廢不復觀書而茹痛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遺傳乎我若復留誰與供侍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予宗人光基時爲房陵尉親見此事

吳聞總錄

前身妻鬼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雜異

三十一

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未爲兩椎剗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吳聞總錄

鬼捉嫁妻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

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携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卒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權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于上蒼行對理於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 樂善錄

鬼鬻身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黯踰年矣嘗立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重異

三十九

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妻還家携兒謁耿氏之隣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卽伴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媼引去迫於飢餒故自鬻牙媼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

值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臺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異聞錄

鬼問醫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答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問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答曰君但縛葛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飢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異聞總錄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重異

四十

孫機仲郎中紹遠父元善价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鬻龍餅者乃其亡僕孫自疑白晝見鬼唾之僕遽前拜祈曰主翁無然將使某賈不售孫問尔已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曰壽數未盡藥誤致殂而陰府不見收錄營寬汎然無所之適故爲此以度日今闌閨中如某者且千數只如宅中廣官人乳媼亦是也有如不信弟今夕勿令復與兒同寢彼將怏怏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炭火醋淬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煙出衣被間俄而煙絕乳媼已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紹祖字文仲

者也 喉車志

疑鬼

李元衡南壽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意及是行李以情禱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咻咻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卽遭筆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李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鬼異

四十一

爲家人作牒經邑仍畧疏塋埋之費自是繼夕哀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李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爾是晚復至李正色責之曰汝爲何等妖屬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乘間造僞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奠楮錢而已 異聞總錄 鎮江士人妻悍如買妾不能容每加凌虐妾不堪屢欲投繯士人憂之有幹之金陵丁寧懇諭其妻而行去家纔兩日忽中夜枕前切切之聲不見其形自言卽其妾引決死矣懇求爲誦經追修士人大憂恐亟遣僕歸

爲其區處暨僕還得家信則妾故無恙鬼復夜至士人詰其妄欲奏章治之鬼哀祈實非妾因公憂慮之切故假此以覲薦救自此不敢復出幸勿見治但今業已至此不能獨迴須且相隨以俟公歸許之自此悄然士人幹畢將還約親故十人同遊鍾山士人先至憩僧房以俟忽復聞鬼語士人方怒叱之乃云非敢爲厲有少事奉報耳九客皆已至山下其間第幾人乘驃第幾人騎白馬此二人它日貴人也問何以知之曰二人所遇鬼物皆避道餘則不然二人者葉審言樞密其一也時方爲小官云 喉車志

說類

卷之四十三

鬼異

四十二

假鬼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彌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爲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方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怖我笑曰奉聞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

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
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諸秀才力得以反
命今弄假成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
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
事也

驅鬼

嘉興令陶豸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豸患
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
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
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卽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

說類

卷之四十三

四十三

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
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
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
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許諾杖
策從至妖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柳露水洒
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
引鬼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
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
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輒然而笑淨曰
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

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我今爲汝宣
說有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既往過愆返
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
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日久與
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
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夏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
杯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恠惡叱
令負擔經由數村踵歷淇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
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恠黨自云然則獨

說類

卷之四十三

四十四

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起廡下客房宿
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恠告其徒曰擊此
人右足杖繞下子卽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
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偵者密白一虎從
前躍而來甚可畏恠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
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
火作斯須聞燄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恠相視窘懼不
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
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
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

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咒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俱異聞總錄

建醮超鬼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璣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蓋擇謹愿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四十五

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從之徙之日物恠卽見家人閨闈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蕤無所間斷至盡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火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可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

二百萬辦醮筵置龕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集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龕內索索如蟻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蹇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誦經度鬼

龍州汧源縣公宇一夕堂門已扃鎖忽有妓女數人執樂器遊于庭下令之妻適見之妓女俱前禱曰妾等久爲土地祠樂妓丐爲誦法華經迴向則可藉以往生妻以語令翌日乃請僧誦經于廟其夜復見前妓來謝而去數日又有如前來禱者亦爲誦經如是者三夜令君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四十六

夜獨燕坐忽有鬼物狀甚獐狍惟前日土地神謝君妓女無幾卽皆令往生吾且乏使當移禍君家令叱之遂不見自後妓女亦無再來禱者令家亦無恙

縣志

善視鬼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實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

嬰兒鬼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辯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懾疾回步未十數遽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齊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齊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

宣室志

鬼火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說類

卷之四十三

靈異

四十七

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四十四

靈異部中

妖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踰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迹谷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人疑必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大入谷中大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草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已成封有蟬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一

皆此燐氣所翕上于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博物志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醫藥針灸並無一效時永平中有善易者朱邯經元範舍遇夜求宿元範母至三更叫喚如被拷打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看之謂範曰今日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卽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

俗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敘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賓卽往範具酒饌飲之飲訖安楚賓於東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去堂中痛聲卽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曰某昨夜至二更出戶徐行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

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遠宅尋覓並不見物忽見碓程上有兩枝箭所中處皆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復如故詩翁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販淮南永和年中自廣抵於洛下既至而思遠發使至陸渾召其子子聞父疾星夜而至洛陽不逾旬安儒身死男女哀擗未及棺殮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其親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借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哀泣其聲清怨傷切不勝

男女親姻驚愕莫測其由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見也親姻皆奔走此鬼乃閉其門須臾聞堂內與安儒屍言笑飲酒歌樂食頃又聞厲聲啾唧及相打毆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爲灰矣

俱搜神記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輒躑躅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代巡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淫蜃聞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

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還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宣室志

山蕭一名山縹神異經作縹永嘉郡記作魍魎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灌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鵠青色亦曰泊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役虎害人燒人廬舍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姚王汪三姓其姓也

續博物志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

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侍兒小名錄

開元中楊慎矜爲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既啟鎖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泊將曉其導從群吏自外見慎矜門外有一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門火吻電眸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與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爲李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四

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宜室志

大曆中有士人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曰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遠其首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途長初如拳如梳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峰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于樹其物因飛去

竟不知何怪也酉陽雜俎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臥一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卽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俱獨異志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

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也乃令朴馬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於廐闔扉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卽挾鞍轡馬馳騁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大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衣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屋屋可辨至南十

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圍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焦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穉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當卽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六

告于韓生生卽命肉餵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黑人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兒童已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杖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惡盡殺之以歸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窺之胡人停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

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臂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瞿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群胡欲爭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卽命呼曰將軍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

願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群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爾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爲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門者

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郎延入令視其子生日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目夕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氣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鬼已爲妖魅所奪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聞幸無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人

加甚裴君因詰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爲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詰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語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處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既而開戶相聞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童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聞然不聞其聲開戶視之見

三狐卧地而喘不動搖矣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質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卽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某送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纖整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九

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旣不足懼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已而有厲至身長數十尋手執一瓢其從吏卽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臂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爲薪自此居者無恙復歲餘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朽瓢長丈

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吃不前雖鞭策輒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卽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一

閭驚哭而出者長伴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聰聰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迫明而絕長駭異卽具告其隣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寸餘人皆死雞犬亦無存焉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卽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劈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卽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

上卽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卽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俱宣室志

大和末荊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膝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與何癡頑任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一

蟻如駟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如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服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騷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向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發之深數丈有守宮

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百陽雜俎

郭郭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因甚盼蠻間常有一物如猿猱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郭俱往所造請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讐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云某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郭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郭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遠散云先得計於安品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二

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郭既興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語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張生預焉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眾皆訝其廣費自此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乏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為妾後數年吳生出宰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啗其肌血且甚怒而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因歸窮狐兔所在而劉氏倪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為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死鹿獻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始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背盡裂壯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三

牌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又爾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更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又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登其上者有里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

紋綵郡民且以爲怪。岷聞之往觀焉。望其衣衽甚肖已女。卽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岷女也。岷驚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又長丈餘。甚悍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卽止。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又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十四

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我棄乎。使我再不得見。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叉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在。女喜甚。出浮圖中得歸。俱宜室志。

鄧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勅勤之術。制邪理病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鄧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鄧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

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市喧嗽。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哀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十五

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俟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褐襪。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魑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詰僧僧猶給焉。其父乃歛索而獲。卽訴于官。鄧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案。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案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鄧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爆考其魑。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

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瘞矣發沙彌棺中乃茗帚也僧始得雪

鄆州閬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擒一蒂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齒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遂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閬以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金異

十六

爲妖密令奴持鑽擊之正當其腦驕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閬曰爾如此勿悔閬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

荊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廁于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

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熟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志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異靈何不召人問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蹤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金異

十七

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誤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已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

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柘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盃向口如咒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八

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毋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亦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西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故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

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著其處輕若履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嚙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夜叉雙臂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敘平生事劉與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十九

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鳴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營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營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開勢如鐵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項其牽營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婦人復大笑營亦隨出營纔出又

其弟家人慟哭誓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
誓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
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
雨所溜處輒生黃菌俱酉陽雜俎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孟盤悉空
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窺殿複門綉箔人莫得窺郡
狐自穴出分享肴體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領邠土乃
騎兵挾矢驅鷹大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殺
悉盡鞭廟祝毀其祠妖狐遂絕初公在長安也極疏种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一

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名歇邠土妖
狐空巢穴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傑涇水燕
虛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
之如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其物在扇中熾漾正如水
銀而光豔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
亦嘗見此物李固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
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爛然通明
如玉爰焚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盡愈明
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
自是一類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
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
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
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說俱夢溪筆談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
峒峒以下皆登科顯官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
黯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怪不可買試使健僕宿其
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
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急縛就烹一夕而盡其怪遂絕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一

或云此喪門也泊宅稿

季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
救之明日求其屍不獲

金鑑金食以蜀錦取其餘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
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
金銀藏篋置蠶其中投之路隔人或收之以去謂之嫁
金蠶俱開窓括異志

人凶非宅古有是語然空閑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疑
者頃僦數椽差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以爲異
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烟全而焰不起亟行撲滅於茅茨

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日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舊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僦居去留固輕若創建第宅趨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付分量唯務壯麗不旋踵自速其燬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清波雜志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鬚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以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厨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饒頭食遂呼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氣尚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甌後項家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一

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公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爲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床忽太公寘白金二笏于床李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絕異聞總錄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楊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湧出耕者見之驚惶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畊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歐縣吏更皆散走見縣令馬敦古又毆令令亦走俄而仆於

庭奄然一士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於是共昇山之末幾復有至者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皇恐令不敢復視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姓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周測廼曰爾無庸恐我爲爾盡食世兒矣爾恭事我乃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貴其餘各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億其飲食嘗闔戶自室中出入有所須召則其長者呼王褒李貴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民亦安焉令尤德之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一

所以室中途呼曰王褒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某適至此已晚不敢見也所賜詩者實未得吏去復至日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之果然乃不敢復語相與遽起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好面折人一州號爲木強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奉迎從至縣在縣衙獨據胡牀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兩手扳階基首與階平徐過恩生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體若冰石力能及曳人恩素有方一手拚其項掣左手著胡牀從之卒不放至所爲怪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曳戶久乃放之一縣

大驚令尤恐失舉止曰都巡檢敗我事矣棠亦愈皇恐徘徊夜中不聞有聲棠乃歸宿於縣驛明日盛服上謁令酒掃設香案以俟恩以戎服將事謁入不出日高稍摩戶視間其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候禍主若何恩曰某以爲除害已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予等謹退自後怪遂絕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有子名傳爲天長巡檢常爲人言此曰是時侍親渭上目所見也

處州縉雲縣簿廳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四

接妍麗間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花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楊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楊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從此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史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

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矜顧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於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花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牕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五

經手者其怪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侍制一女有容色適昆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入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也龐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龐方携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

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顧門宇悉閉鑰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前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日昨霄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邪自爾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壻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嗽聲即以釘釘其版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為所得擲版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板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恍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毘陵不復為怪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二十六

有人携一女子來求售可為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嫗携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歎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惟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惟待制之猶子溫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星莊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解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

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鳥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遊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死死時月微明觀一物如小屋大竟滾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鳥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胆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為所啖齊諧志惟而畧此於是乎書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二十七

變化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忽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

俱述異記

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原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北夢瑣言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扇鑄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地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遊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而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柳一金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老學庵筆記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愛君之貌思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八

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獨異志

僞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復來寢床下勢懼殺之后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設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唐高之女習化

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后三年謂亮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俱獨異志

桐廬人嘗伐竹見一宿孀雉頭蛇身猶未變乃知竹爲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二十九

蛇蛇爲雉蛇爲雉頭先化曾于青城山小塔上見之

博物志

復生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獨異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戌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詰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惠帝世杜錫家妻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塚附葬而婢

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塚更生猶十五六嫁之
俱續傳物志

唐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
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
懷妊五月矣為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踏地
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傳以
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
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獨異志

太和中有開周世塚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日而
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破棺得一生婦人視其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

墓木可三十歲

顏含字法都兄畿得疾死于醫家人迎喪引喪者顏仆
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及還婦夢之曰
吾當復生急開梓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
所須託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
俱續傳物志

曲轅先生又嘗作傳記陳明遠再生事云明遠陳氏字
也名公明與化軍人等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
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於南院明遠遙浮圖自西廂趨
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敝衣庭下倚樹讀青經書其

文光彩射百步許明遠遠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

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傳大士之頌者僧細誦自若

明遠遠從後聽之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

明遠遠對之稍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遠曰江南李氏所

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遠喜受之歸明旦取映日則

無復光彩一讀之藏書籠中明年從父官海陵忽得疾

不可治死三日家人將大殮覺其體復溫移刻稍蘇又

食頃乃能言方疾革時見四卒深目虎鬚持文書有大

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遠桎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

經行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大河府署嚴密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

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內有拷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

遠遠於大門外如埃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擎跪明遠遠回視

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遠

不覺手枉盡解熟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

祈之僧顧卒取文書畧視徐曰府君知耶纔欲入門而

聞府中呼應甚遽有二人服紫服朱趨出迎之其侍衛

之盛若世之達官二人禮僧極恭僧為語二人愈喜旁

觀明遠遠若夙有罪者僧呼明遠遠前使自懺悔俄二人詔

吏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後有吏馳出呼明遠遠則明遠季

父錢錢太學進士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遠家事云我

當錄冤簿三年纔二年爾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咒祈以免我又冇故服藏某處幸焚之遺我寄聲親戚如平生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冤愼勿復復之勢如索綯焉有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望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大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群吏見僧悉拜有械囚繫以大鐵鎖左右文書沒其首口嘗囁嚅出血卒守之若使自獻輕重不當又鞭之明遠竊視之乃其表舅鄭生生爲閩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下頻以手向僧且目明遠僧笑少以杖指之鑲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囁嚅出血未已也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復引明遠出前大河上虹橋蜿蜒望彼岸城府樓觀煙霧出其上明遠請往觀焉僧不許曰子過此無復歸矣亟隨僧趨東南來井間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時而途中所遇往往皆昔常所見危冠大馬出處前後更卒替更而迭趨人指以爲名勢機侈決意不屈之士皆趨趨狼狽狀若爲物所迫甚者咨嗟涕淚悔快自擲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俄及前所

過廣野遇溪水漲甚思始來時則無有也明遠憂不能渡僧乃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亦甚淺中流明遠失據將溺因驚呼而甦明遠之復生也桎縛之跡隱然在臂家人持葷飲餉之輒掩鼻急遣去瞻視間僧已在室中香氣異常親族齋戒祈見者暫覩裙衲杖履而已僧自是日以先授經義教明遠對其情品說一切世間所有之法卽心是佛煩惱塵勞究竟虛妄其音靚圓若霜鍾在庭戶外之人一歷耳驪然自信終身不能忘每謂明遠曰吾卽詣某寺齋旣去食頃復還又言某氏齋私飲某僧酒他時爲之未免有罪時多疑以僧伽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三十三

大師者明遠請焉僧曰僧伽吾師也幾一月明遠輟復壯僧告去曰後四十年吾待子於祖山明遠問祖山曰廬阜遂去陳氏後求故衣果得於其處緇徒咒而火之明遠毋遂好釋氏悉疏其事雖遠數百里必使人驗之明遠并告以貌狀具言有是僧家聞之終身不飲酒然明遠嚮所憾之罪今反不復能記豈昔偶萌之於心不自引悔而神道已錄以爲非耶抑他生所爲不復自省而幽冥記人功過誅賞有時耶至和三年八月明遠歸莆田以故人訪予且出所授經具道其事欲予記之予固以恠其人爽辨謙畏不類向時其志真若有所得然

未暇從其請也今年其兄公輔調官京師特過予復以爲言予與公輔遊十五年矣今稱其弟所爲如予嘗所怪者則明遠由是而有聞倘求之益勤修之益明守其話言不爲富貴貧賤毀譽之所遷則其所至豈易量哉因起奮筆直載始末明遠所述蓋多其間有與佛經外史若世人已傳之事畧相同者不復更錄明遠父名鑄金爲尚書都官郎中通判廣州曲轅子記予觀崔公所記抑亦異矣彼鄭生者以法自名而獲罪若是吁可畏哉三尺者輕重不可踰而法家流鮮恩寡恕苟萌於心已不迓於陰譴矣若能平反明慎天必以善應之臨政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四

者於淑問詳獻寧可忽諸 墨莊漫錄

戊寅十一月余在僑耳間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有若人所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隱而出入繫者皆僑人僧居十七六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僑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持盤殮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及持飯入門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

一僧至見者驚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土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啣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五

有吏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俱東坡志林

還魂

唐黃冠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繞發京都其室女路大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悲悼

可知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
之女曰我爲滄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
妄殺生人遽行名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旦夕未
有託且欲隨大入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
以覓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
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滄之
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北窓瑣言

歷亭縣李押司死時復蘇寄一姓蘇人還覓本家不肯
認蘇氏又不肯往遂詣縣訴有司以涉恠抑而不奏世
云借屍還覓信有之耶 泊宅編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六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以妻
方娠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
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伏鉞怒曰我梁朝陳將
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
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
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
卽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怳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
侍婢白於使君請居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
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
知而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

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
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初怒而去未曙令侍
者洒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運輦使君公退問其故侍
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日產褥虛羸止氣不足妖
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
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
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
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于異室遺健步者報
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因計不逢
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呼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七

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
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
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他入也乃不下馬
齊氏自出門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乃其
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
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
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
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盡意韋
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鵲鵲比翼隊隊比目單然此身
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可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

如何可竭誠願聞其計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恠不可遽言君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教授之事然後見哀即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馬冥晦之事幸毋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笑曰今妾此身已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忽不見韋詣草堂未到數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九

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荅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為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墅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况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拜於床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眾可拽出又復入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

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歡然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為吾痛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群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拖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眾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當為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閭里喧闐一一如都會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巍巍若王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三十九

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捲簾設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近西通狀韋迺趨近西廊又有授筆硯者執為訴詞韋問當衙者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到衣甲仗鉞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知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

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問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迴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迴無所歸王曰差人脩補更日事事皆壞脩補不及王曰必須放歸曰唯有放生寬去此外無計王曰寬與生人事有何異日所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日病篤而無屍耳他並同王召韋曰生寬只有此異韋拜請之遂令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墜開目即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一

到即無苦慎勿言於郡苟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爾賢閣即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為生人不復輕健常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麾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夜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齊氏飲食生育無異于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塵因坐中

言及奇事客有鄧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齊嫂見在自歸後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異聞錄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迄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二

卒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窮罪福昨者吾啟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殼還季貞之竟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于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履家行乞陳蔡汝鄧間縉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宣室志

前生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江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

思時中人賞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或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關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初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祝歸墓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北夢瑣言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二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鬼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竟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故幽冥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卽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餘文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宣室志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今爲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帥五羊道由無錫縣絮家遊惠山寺邑人楊生與數僧閑

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以爲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二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惘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烟眷奏陟將仕郎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三

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遊琅邪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末末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無有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前生嘗玉藏于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坡爲重寫題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龍游寺

穎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毆陽承叔領郡事見一女妓口氣嘗作青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華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夫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華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

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公益異之 樂善錄

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携酒物出現曰此寺有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青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頃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諾聲若三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鉄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吳丹天皇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 說類

也 異聞總錄

卷之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通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遊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卽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五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卽垂泣而言之王保定撫言云人傳况父子皆有所遇不知何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北志瑣言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肖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閩華志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同觀遠甚客老而約自峽路入蜀圓觀欲由長安李公強之遂自荆江上峽觀見錦福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隨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四

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福家則見生燭三目見源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寬當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剛削其傳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爲圓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見叔儻當問之 冷齋夜語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旣而遂欲以家產童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過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嘗與處士李擢爲刎頸交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迴期未卜兄能泛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重刊

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于此及又行又言有憾竟不能別直抵睢陽其幕擢與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辨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真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事故不任畫乃得與兄同遊去陰還陽託孕於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艱難爲匹唯慮一捨此身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貨而爲擢尚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之擢卽生矣必奉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重刊

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若祝者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翁極喜奉絹三十疋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三歲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一宿占相之主人喜而許焉沈夜伺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掌之兒愈啼掌兒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兄果能來此耶沈因與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生平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歸宿及明朝告其主人曰此兒有重祿也乃成家之貴人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贈絹五十疋異聞總錄

諱時但言見人皆是白骨後至七歲已往漸不見憶其性移矣給事學佛有見處古君子也僕以此語長蘆了老丁老云吾門謂之空門今作白骨觀已自墮落況有人誘引之乎僕以此言爲然

謝真子

文學楊良能邦禮其妻華亭鄭氏歸寧適其家改葬祖姑啟棺儼然不朽視其面貌長短與鄭氏無小異計其死之年乃鄭氏生之年也衆皆驚異鄭氏甚惡之因感疾未幾而卒

聯車志

楊虞仲眉州人丁丑王榜甲科擢第官亦早達與蜀郡先是普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馬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八

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宿而有金堂縣尉令狐習與病適至信宿而卒習父爲家居初未聞習病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爲眉山楊氏子名虞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計至攜痛悼甚它日物色訪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虞仲登第之年正習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慤作習墓表述其事甚詳虞仲倅遂寧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它郡送遂寧慮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賓達之虞仲亦隱其事然蜀人多知之

者聯車志

湖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之夜其母夢韻來別云以經之力今卽往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韻也云來寄宿籍而生女其母他日來視女爲之啞然一笑人咸異之

聯車志

知死日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譚師魯自言以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四十九

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卽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殊死矣與炎譚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君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

項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
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
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胷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
常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
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請老莊以自廣
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
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
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
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詞封州判官預知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一

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游親戚敘訣及次序家事備
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
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
家人奔出呼之已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
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斂高
郵崔伯易爲墓志畧敘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
士人中蓋未嘗有此事

冥理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何
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以茅馬長白

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
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
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
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

忽蒙厚命素旣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
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
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
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
非人亦愜心好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
欲一望王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一

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
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
告其名女曰狂夫劉九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
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
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
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塚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請
僧爲禱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
冢遂於墓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
是十年可何如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
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

重及死無不傷嘆俱西陽雜俎

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健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解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爲按掾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十二

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公空而下震動簾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關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爲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薨宣室志

此說
靈異
類

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哉及省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絕獨異志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十三

得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步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甚覺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官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官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故崔寧領蜀時擬爲守清河崔君以啟尹真人函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

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諶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諶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十四

下諶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諶具巾笏率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衣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諶以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諶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嘆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諶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嘆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寬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爲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劔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劔指南曰由此之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十五

汗而股慄卽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溉曰吾兄何自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卽話寘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杳困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踵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撞聲極震響因悸而寤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鳴雷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憤者引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輩買奕與已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買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買奕鼓刀趨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五十六

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幘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壘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亘天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艘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

天若有絳暈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坡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過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命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觀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厥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叙此甚悉

說類

卷之四十四

五十七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計事愈遂起方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讐而乃聘悖肆奸覲觀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領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宣室志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

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
行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
身乙驚倒忽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曾有瑩如
指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
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
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開城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曰
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
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
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楚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十一

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兩宿而死

俱百陽雜俎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達嘗
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達拒之使者曰冥官遣
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避公達曰其非屬龍者君
何爲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
達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
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年其父曰屬龍果
公達之所夢也

宣室志

盛出血居吳城清喜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
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

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
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
色出券示翁翁愕然無辨遂與盛地樹石庭榭葺之加
妍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盈溢所生子五
歲不言一日盛勢之入園園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
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
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

唐憲義相國任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西
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淮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
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迨逆旅某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五十二

亭者公以神之至也 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
請改舍于都侯之解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送
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
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
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
機密損益于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
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
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
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
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請

朝觀奉吏貢布亦繼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
劒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
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
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
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
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耻而
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
代付之曰神乃辭去言事不驗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
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之債死且如是而況于負
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其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金異

六十一

未得聞于斯論耶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宜哉
唐張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
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
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長成教其讀書有人
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
劄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
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
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
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
邇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浙江於

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爲先是張處士悵悵而終必有
冥訴惟此禍也杜史爲楊鉅侍郎愛婿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
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棋請饒一路滑生棋思甚遲沉
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
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應之一旦黃冠犯闕僖宗幸
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
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棋
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
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金異

六十一

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此語又
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
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棋之命
乃酆官帝君乎與真語髮髯故梗概而言之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
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
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
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
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悵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
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冤追及李生具道憶戀

之意逾數年李黃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空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冥官領過讀判云人問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悉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爲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剗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本三

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譁浪祭畢迴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辭就楊公呼爲楊郎詞遜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恠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諾之懸布從容一旦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摠託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仙作第三兒得否自是

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惟潛常於四時煮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荊有桑戶許琛一旦暴卒翌日即活乃具榜字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令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曰武相公也大

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本三

多檢點不至煩爲我詣衙具道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慟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是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俱此夢現言馬惣爲天平軍節度使暇日方修遺書時術人程居在旁惣隱几忽若假寢而神色慘慙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左相元封語之俄而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適所詣嚴憲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專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聞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

用况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懲固辭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惣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罷豈馬公誤聽抑姑增年以悅其意耶 王泉子

眉山主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俄見一人著道衣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違諸般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陽天未遂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六十四

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已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開憲括異志

東封榜狀元梁固作省判卒附一婢言已授陰山諫議大夫索茶吃却封角子押字如生時又云欲取寵婢及小鬟不久二婢皆卒

朝奉郎李選知興化軍時蔡君謨襄自福州尋罷歸鄉病革以後事屬李守守夜夢神人紫綬金章從數百鬼物升廳與守云近代者守問何神代者復何人神曰予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公薨李作挽詞有不向人

問作冢宰却歸地下作閻王之句蓋寔錄也 與山宅稿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鼃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入冥爲鼃訴當償命殿上主者乃韓魏公勉寔故吏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尚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書其畧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其下仍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卧爲吏追去有鼃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鼃事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六十五

公取黃詰示之謂曰鼃不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道之使去出門途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皆曰未之聞也土具道所以咭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爲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未爲天仙又云公亦嘗爲十華真人下侍者粹彥曰然

清波雜志

從事郎林毅本閩人寄居姑蘇往歲權知錢塘縣值睦寇作棄官逃避得罪投閑宣和六年既敘復將赴調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其中謂林曰

召公等作鄧都使者請書知林視餘人往往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俟九人皆會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皆已書押林遂書之他日以告所親咸竊憂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不以爲異方治任西遊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揖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顧我林卒未久任亦俎謝

舒王一日與葉濤生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夢 六十六

其事不覺大慟公既覺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會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畧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俱泊宅編

惠州一娼震死於市協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震死於此女蓋偃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爲人朴直自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媪呼而責之每以妄言答云實負婆錢累欲償職爲官事所蕩願更

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卽至十年乃死 俱開志林異志

斯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所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卽死當迷見臍烏頭者卽我也覺而語斯以爲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斯時已四更亟遣僕推問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道牽歸視斯有喜色遂養之每斯曰外歸徑趨懷中如是者數年乃死 墨莊漫錄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夢 六十七

執政府侯兵任章嘗因小疾忽昏憤不知人越一日乃醒自言初見二人若公皂持檄來逮去如行山野間數十里入大城門至一官府引立庭下有王若坐殿上問姓名鄉里叱吏云誤矣令引觀地獄數處指示受罪者云此皆不忠不孝昧心害物者已而復引出城若非何來所經或過市里通衢見人鬼淆混有相識者與語如不聞也俄出一崖穴送至其家入門見身卧榻上追者先留一人守視其傍迎語送者曰復還耶吾守之久候甚已食其心半矣奈何恍惚間推仆榻上乃蘇自此疾痊愈而嘗怔忡恐怖或遺亡顛錯若失心狀久之因出

行中途遇一道人登目視之曰汝心乃失其半也吾爲汝療之令市一牛心至則道人割取其半咒祝已令食之章頓覺心地安泰不復驚怯問道人姓氏怒曰吾牛心道人也何問焉不受謝而去章追逐至稠人遂失所在

在 轍事志

洪熹仲魯忠文公資夔次子也嘉熙丁憂居天目山素
有元章愛古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
村僕駱老者專任挾挾之役會歲叔璞假番鍾鋤斧將
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利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
其子樵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民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六十八

其事璞素曠持一邑長短邑令王衍婺州人惡其所爲
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
例遣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也亟往取援王爲
宛轉趙憲崇暉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闕而
死璞止從夏楚樵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
公方奏廟忽覩駱老在側云近山雨後出數石貌秀可
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繞跬步覺
此身已在磨極同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
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
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忍

死畧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可渡則此
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趨右而去自此冥行如
深夜忽墮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而
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有
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
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一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
敞巍聳四垂簾幙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
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
杖蓬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
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旁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李九

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
誦之庭中人怒起立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
東向綈衣者坐向西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
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在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
身已立庭下漫答曰爲叔解紛初非在法金紫人怒曰
此人間諱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
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致叔于辟一也駱妻自謂一經檢驗
以養使璞資之以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
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
爲叔解紛初非在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

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吟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為何物屬聲對曰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驢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劒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為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方疑之聲忽呼曰三十哥仲魯弟行安得在此為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完復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紅衣舉手加額曰善哉為先繼絕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輩字乾復問平生食祿遂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十一

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叅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為某事降祕閣脩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益大綠衣久推墮之恍然而寤為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傍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殮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墜鉄網中見隣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為僧乃專以殺生為事何邪昭曰殺生者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詎問黃

四無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第懼聞忽傳呼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秘撰兩浙漕召憶向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嘗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傍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曾其猶子憲使起畏又立復詢顛末書之癸酉雜載外集

冤報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十二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為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所乘駟駿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恃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荅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受賕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屈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我必死矣嗟汝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裡我自申理不經旬於獄中死家人收而葬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

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尋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冤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冤抑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某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十三

謂也
涇之北僑人李德用衣食自給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刀德用不敢支吾一子名阿七甫六歲方眠驚因叫有賊爲盜所射應弦而斃德用廬外有二驢紫色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鬼登房門而號曰我死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家耳遂怨泣久之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爲泣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德用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汲汲無容加意洎麥秋德用有麥半頃爲二牛踐踐狼藉遂繫之待牛

主債麥里中共往視之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畜者也俄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奔竄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倍價而歸我畜里人共問所從來得買牛契書乃紫色驢交換者德用卽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皆如阿七所報因卽縛之曰爾去冬射死我子也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卽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乃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歸岐下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伺夜黑過此旣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糾不斷如被解釋則已竄矣

俱搜神記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十三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公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諧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讐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營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戒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衣朱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玄价我射着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飲後省過折節讀書以詩名稱累爲河朔官收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兼能之雅爲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德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貞巡歷屬郡至深州太守太具牛酒樂宴奉士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貞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貞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重異

七十四

今夕豈無嘉賓韻士願爲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無名人僚屬庸猥恐其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不愆責吾之任也士貞強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願以侍談笑士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貞見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貞甚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某去械獄中已而士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君悲

知異

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窘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鞭駿驟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黑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驟逆旅大解其囊得綸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貞醉寤急召左右往獄取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重異

七十五

某首來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士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歎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獎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飲者切以李某善飲酒故爲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切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爲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誠于將來也士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卽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日二十有七矣蓋

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于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里初爲小胥性善殺向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鱉飛走計以萬數後爲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遶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卧內有群鳥啁啾歷歷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群道士修齋授錄是夕洞微遯後十年竟以疾卒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十六

榮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西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爲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旣不爲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

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堅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寘袖中旣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旣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之賊旣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裳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七十七

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樊京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縱橫入里中昨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昨且一月矣莫窮其迹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

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効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冤之所假歟時太和中也

俱宣室志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祭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免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說類

卷之四十四

七十八

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

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

奏太宗遣內侍聞承翰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收其家槁至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潯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鼓琴射之矢自

頸出於願驚呼走入是夕塲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俱樂善堂

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為招降與之通好希範獨傲久亦幸苟免遂從之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圖忽仆於圖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夫為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既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希範起盜賊其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為而有異聞者間有之餘未敢以為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予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為不多非特不敢為杞之為固自不敢萌於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

卷之四十四

七十九

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案齊筆談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何如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全

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事見一吏抱文按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股肥矮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春杖配洪州斷乾直溫復歸寢忽驚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般般矮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事見子 樂善錄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

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敢用事官室梁柱欄檻窓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竟具言寔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寔官問寔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語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寔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戒門二字後三日溶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

說類

卷之四十四

全

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儒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適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傍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之戒 案齊筆談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於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近有娠戶部怒杖妾無

數時妾尚有餘息，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今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為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州宿東關縣驛，復見解氏哭於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昨已為汝作佛事，何苦復求相逐？」解氏曰：「妾固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更望一言於縣守，令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戶部舊日婢僕，惟先卒譚詠尚無恙。王郎中以十數卒付詠，令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

說類卷之四十四

靈異

八十二

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其處也？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即為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為墓于別野，時馬郎者為東晉郡，忽一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卒。樂善錄信州小兒醫蔡助教者，其鄰嘗遺火，隨即撲滅，事不聞官。他日蔡與郡官偶語，及郡官曰：「是不可不懲，即白郡將逮其鄰人，繫之數日，乃撻而遣之。」鄰人在繫，染疫歸，即傳其家，不一月盡室皆死。後數歲，蔡如廁，忽見鄰人逐而毆之，即得疾死。其鄉人有幹之臨安者，見蔡於通衢，露首二黃衣人驅之北去。鄉人前問勞，蔡曰：「吾以公

事逮將往棘寺，忽忽而別。鄉人歸始知蔡已殂，其見之日乃其死之日也。

武翼大夫焦仲居四明，性嗜殺，日以彈射臂鷹走狗為樂。所殺不可勝紀，營一宅新成，遷居之。房門間巨蛇縱橫，至相糾結，如辯殺之復然。家有三男二女，長曰嗣昌，業進士，忽得心疾，朝夕慟哭，云：「憶其亡父母，其妻謂之曰：『堂上坐者汝父母也，何狂易至此？』嗣昌憤然曰：『此人乃害吾父母者，恨未能殺之，以復讐。然不可與之同居，日挽其妻以出，不可禁止，乃聽其外居。』嗣昌竟以病感死。次子季子不數年相繼殂，晚年仲復喪妻，生計益落。

說類

卷之四十四

靈異

八十三

孑然一身，獨享高壽，而健啗康彊，嗜殺如故。豈佛經所謂魔刀所持者耶？但發車志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料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洩。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為騰公章表，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金日錄

說類卷之四十四終

說類卷之四十五

靈異部下

神像占年

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扇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天子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靈異

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宣室志

鼻孔樂神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緘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取藥色正白



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跪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酉陽雜俎

神人導引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韓從事于單于府時金城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靈異

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笈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嘗爲郢語之

宣室志

棄兒不死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女子四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則餒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活廣定入視之乃一

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獨異志

富彥思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還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見尚活肥健愈於未棄之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家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載蝦蟆也法不與當藥若聽其不食不說類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靈異

三

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東坡志林

桃核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感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

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東坡志林

影堂老人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仕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逝去莫知其存亡子孫圖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膝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去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東坡志林

飲水不饑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靈異

四

滄州有婦人不食惟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澤人間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盃果不饑自是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見已三十年矣 睽車志

驚兒禳疾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止檀

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貼牀壁無不立愈癸辛雜識

異產

前梁張軌時爲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鵲鵲

兵妻孕珠

唐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傳博物志

梁間函書

說類

卷之四十五

五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者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墨莊漫錄

尉印石兔

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水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商州州治廳角有一刻成壓角石兔以碧紗籠護之吏輩獻紙錢者堆積人不敢正視吏輩輒視者必遭刑墨莊漫錄

空舟相隨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墨莊漫錄

立廟遷官

張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後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乃爲迥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入拜大

說類

卷之四十五

六

金吾獨異志

生男化水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爲水父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閑廳括異志

斷雀復活

王鴻之字彥祖爲西京小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置神樞西堂一日有雀羣集几筵啄踐祭食彥祖揮去復來彥祖頗不平偶摸得一雀自於門限刀斷其首擲棄

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及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才得自便復喪妻許未幾然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死於南方雖禍生有胎然忿與忍不可不戒也 泊宅編

童謠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也小字阿童爲益州刺史時吳中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街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乃表濬監益州加龍驤將軍竟平吳謠言應矣 小名錄

妖言

說類

卷之四十五

靈異

七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縵帛有遍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迹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錄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禍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秋亂華當時金秋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四十五終

說類卷之四十六

方術部

論占驗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官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荀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急從支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夢溪筆譚

論卦命

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譚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

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是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逾計未然清波雜志

識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

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憚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程史

占天文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家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

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出羣衆恆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盡舸半沉聲伎持篙楫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獨異志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玉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

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常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儒每羅此謗李衛公斥周泰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碣山之朱也北夢瑣言

卜筮

此類皆小技然可以見人之窮通得喪皆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今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剋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答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

家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日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即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乃黃沙中卧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既脫其死即資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神記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

唐劉開初登第詣卜者蒭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蒭蘆雙瞽卦成謂開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開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薨使開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開乃微服單騎復詣蒭蘆生筮之揲耆成卦謂開曰吾二十年前嘗與一人會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開即依阿唯諾蒭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開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藁街

獨異志

左傳稱筮短龜長知凶襲吉易經周魯二聖亦備在典

柔後之學者隨應而求之李相公回舊名龜累舉未獲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而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士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黷矣李公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更爲回

自辛丑至庚申

二十乃歎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信矣李公既爲丞郎示與魏相公墓爲給事因省會謂李公曰昔求府解侍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

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人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耶合座皆驚此說欲其遜容李公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舊事相讓耶李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陞相府後三五年間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及李公有九江之除續有臨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定也

雲溪友議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則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

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
及於爲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遂至贖通於神明後世浸
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猥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
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
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
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齊戒而
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漢世尚爾況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亦歸
咎於淫巫瞽史其可哉 搜採異聞錄

富鄭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六

端明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
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
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
之先生再三揲著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
花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尤不佳但仰
視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
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廐
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啣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
矣於是洛中逾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有皇極
經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

司馬文季朴 懶真子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
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
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
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老學庵筆記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塘初內附以故
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
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
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七

城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富之占亦神
矣此事得於廉蘄公云 遂昌雜錄

著法

揲著之法四十九著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
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
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于一動
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 夢溪筆譚

變卦

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

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昧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昧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員外郎秦君珩論夬所談駭然歎曰夬何處得此法珩會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八

知大畧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夬與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夢溪筆譚

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華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

學者所在而有皆自托於孝先真爲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

東坡志林

唐荆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荆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荆曰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主上怒降荆爲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荆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東軒筆錄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一鳳立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未盡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九

一人紫綬偃卧四孝服卧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關也兩子侍行璋旣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夢四子縗服之應也

東軒筆錄

善課

慶曆中西羌方熾天下騷動仁宗憂之餘杭徐復者高人也博通數術有旨召之上親臨問焉復曰今日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上問所以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

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
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已容物西羌之變起於元昊陛
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雖
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運雖惡無能為也不久定矣
上稱善欲官之不願賜處士罷歸復少時學六壬聞州
一僧善發課州有一衙校偶問之僧曰大凶法當死于
市校曰吾幸無他事安至此僧曰君還家夜漏將上有
一異姓親叩門坐未定外有馬相踶不解取火視之其
一牝馬也有胎已墮駒三足若有此君死無疑不然亦
不死也其人歸候之皆如僧言大驚旦起問僧所以脫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一

禍僧曰吾無禳除法惟有遠行可以少解用其言乞歸
農州將憐而許之遂為遠行計既登舟適有事當畧還
家將登岸與一人相遇排之墮水死州知其故以可愍
讞之得減罪復從僧學其術僧曰吾術與君術無異而
所以推之者則不可傳也復曰姑告彼課曰時我自推
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也復推
之累日盡得僧所見而未見駒所墮三足僧曰子智止
此不可強也終不復告

龍川別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
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蘇課無驗凡為

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
目見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
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
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冷齋夜話

異術

劉安河中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却活冥中見天帝
命為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
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
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
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看之堂屋崩倒全家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一

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災何由安曰堂
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
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
即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
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

搜神記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
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
及重試退黜喧者甚眾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

卜撫言

浙東李尚書襄聞娶女二人有異術曰婁千寶呂元芳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一

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家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如何二人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鶴千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着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團縛李判官復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穀止於小諫不換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幙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縹緲狀貌光澤若比園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無以證焉是後李復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竇弘餘少卿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千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竇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遷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薨變是無他拜也盧縹判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復古官稍久矣任穀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三

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園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正範郎中止於九江郡二侯皆自南宮止於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說焉又杜勝給事在杭州日問婁千寶曰勝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之所譖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失其大望乃歎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驗矣欲令召千寶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薨于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雲溪友議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譙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令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答曰十日之內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亡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構高亭極爲弘敞旣成卽迎入舍樂之飲歡亭忽摧塌以

其下士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拆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脛立死

獨異志

杜琮通貴日夕門下有術士李名琮待之厚琮任西

失其名

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密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爲植於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關焉植至關方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關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四

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管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東觀奏記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穩即滑臺杜悛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泐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

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少尹之言果驗

北夢瑣言

李業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史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已謝規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五

又礪夜前去不得甚憂惟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公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以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玉泉子

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不憚

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尤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服刻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衛太保平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巾櫛有時忤旨大犯夏楚玄豹曰此人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轂下卽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聞常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之事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六

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卽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甚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

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且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太宗嘗有謀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七

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卽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友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龍川別志

明州有僧狂頗言人禍福時號癡僧睦州王君儀才弱冠寓陸農師門下力學攻文銳意應舉至忘寢食一日癡僧來託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風興見君儀猶挾策窻下睥睨而言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舉盡不偶直至四十八歲又夢癡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癡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頗惻然歲暮

一新陸公入預大政既對首薦君儀遂除湖州學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泊宅編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爲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呂給事爲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既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八

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誚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會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而過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會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會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東軒筆錄

李去偽紹聖初爲通州靜海縣主簿至夜入一室判其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爲李見鬼去特密通會集

同官出二子拜縣尉陳噩噩不敢當乃云去偽老矣不及見公之貴若長子儔雖自成立不能遠大次子儔異日與公有恩契當令今日先識面耳衆皆周測政和初噩爲司勳郎官主銓試文僖中乙榜授西京偃師簿又三年爲噩壻果符恩契之言噩終微猷閣待制儔終朝請大夫儔登科未及祿而卒

聖莊漫錄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醺於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十九

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與語卽上車去醺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老學菴筆記

紹興末有韓慥者賣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會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談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會則曰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今年詞科則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

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爲尚書廷選遇皆卿監郎曾仲躬名述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癸未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博科爲世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如此 癸辛雜識

星命

陰陽皆地支六合者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故子與丑合也日月會於寅則斗建亥日月會於亥則斗建寅故寅與亥合也日月會於卯則斗建戌日月會於戌則斗建卯故卯與戌合也日月會於辰則斗建酉日月會於酉則斗建辰故辰與酉合也日月會於巳則斗建申日月會於申則斗建巳故巳與申合也日月會於午則斗建未日月會於未則斗建午故午與未合也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一

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爲四極寄四祿焉辰戌丑未爲四藏寓四墓焉故此八支各藏一陰干寅申巳亥爲四開闔就生四祿焉故各藏二陽干戌藏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戌藏於巳巳藏於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戊巳兩干寄祿巳午子寓母家之義雖然戊見午卯則

不可一途而取戊既依母而祿卯乃一氣火也俱有生土之意故戊日得火多則爲印也巳則否巳祿於午午前則未爲卯未巳連屬土則非戊午之比也羊刃之說祿前一位是也祿過則刃生蓋賢人位前必刻兵以此爲喻但值陽干方是陰干則否如甲卯丙午甲既祿於寅寅前值卯方爲眞蓋寅卯一氣之木也乙祿卯前值辰非同類故否然則陽性暴故借羊之狠以警之至於子平中以奪財羊刃名之有逞暴凌劫之意也他可類推六害者蓋衝損合神故爲害也我之和合被其衝損豈不爲害乎子與丑合而未衝丑丑與子合而午衝子故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一

子害未而丑害午寅與亥合而已衝亥亥與寅合而申衝寅故寅害巳亥害申卯與戌合而辰衝戌戌與卯合而酉衝卯故卯害辰戌害酉也地支之上橫則爲合豎則爲害橫豎皆六名六合六害術者乃云六爲六親者非也

星命之術其以四餘爲暗曜在天雖無象然推筭禍福則有驗其取法未見其詳竊嘗論之羅喉計都爲天之首尾逆行於天與天道同故也蓋天體之中地平存焉地平之形其名暗虛占候家言闇虛其火如月輪夜於虛空之中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月本無光借日生

明自三日既見之後月與日漸遠其明漸多至於十五與日相對故為望焉月之行也分青朱白黑八道出入於黃道之間若所行正值於黃道之交適對于日度暗虛從空而掩之月則為之食焉所交有淺深故所食有多少是以算星術者以羅計犯月為月食若然羅計其闇虛之謂歟 俱藝海錄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曰禮三十而娶許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餘年亦立於巳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二

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搜採異聞錄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使副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公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東軒筆錄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官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官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東

披志林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今關舖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如此都人目曰賣卜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夷虜亂華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清波雜志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三

術書解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合驛馬澠河之目人多不曉澠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謂之流沙澠字書亦作澠按古人澠深泥也術書有澠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廣漢筆譚

望氣

李奎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闕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情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所謂玄龜食幣黃驤之旨蓋通其意也奎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奎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慄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奎以爲不可曰此胡雛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四

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梁代誌公識曰兩角女子緣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緣衣祿字也太行山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於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識曰樵市人將盡函關馬不歸道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雲漢友議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砲材

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子氏納世宗是爲符后畫境錄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閭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匱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鍾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哲史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五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其能相人能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卽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退樂姻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李之術亦精矣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卽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計

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遂昌雜錄

相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于門間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真宗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東軒筆錄

希夷先生陳搏語人禍福若符契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說類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六

見同詣先生世則僞爲僕拜於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坐於諸生之右將來科名君爲首冠諸君之次正如此會明年世則舉進士第一餘如坐次初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俱還水燕談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

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歸田錄

西京留臺李建中博雅多藝其子宗魯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師命擇壻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驅驢亦就食於逆旅宗魯一見前揖寒溫延之共案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將還洛也宗魯不復之京師與之同歸洛中其父詰之曰今既得貴壻可復回矣此人生不出選調死封真王於是壻之乃張堯封也實生溫成皇后天聖中登進士第終亳州軍事推官後封清河郡王書壻錄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魯魯公脊骨如龍說類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七

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老學庵筆記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許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羣士人張湜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謗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爲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爲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

云公當死矣道人既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以爲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聞之於忠懷之孫禪子正懶真子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詭閎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如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因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誦其言於子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識故求進久之不遂賈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八

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啣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辛雜識

占神氣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郵甚厚將擢爲

小人
之類
此防如

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辛丑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祗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卽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卽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二十九

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克溢公不之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何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曰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上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因語錄

朱曉容不詳何許人常爲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間號客太師後因事返初朱臨姚闢久困場屋每試榜出姚往往在朱上馮太尉京勝中二人俱赴廷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小試乃朱君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魁多士亦須在第一甲自歎平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便爾懸絕詣術士以二人命往質之亦訪客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瞳矓未明或云曉容立茶肆中姚聞之走覓容果與一白袍偶坐姚連揖懇容畧屈隣邸一觀氣色容指偶坐者曰狀元已在此何勞他閱偶坐者馮當世京姚力挽之容不得已爲就鄰邸燈火下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一

視之曰姚第幾甲朱第幾甲言訖復還前肆相次辨色入聽臚傳皆如師言泊宅編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客與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作時皆參謀議於幕府清波雜志

神笑

安定皇甫嵩與玄菟曹元理並明笑術皆成帝時人眞嘗自笑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脯死

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脯時死其妻曰見眞笑時長下一笑欲告之慮脫眞旨故不敢言今果較一日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墳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西京雜記

雜記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飭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石二十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一

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六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疏有蔽悉知其所乃曰此貨業之廣何供饋之禍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狙上蒸狔一頭厨中荔枝一拌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遁甲

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取名爲遁及讀漢郎中鄭固碑有云逡逡退讓遁即循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雲麓漫抄

巫

太僕韋卿觀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門曰某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詐僞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醺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呼曰韋觀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公合族拜曰乞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三

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僞用財物悉與之時湖上崔大夫倪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裳忽異巫情窘乃云韋太僕令我祭天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觀至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諭曰韋觀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母令酷吏加之罪懲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則量事受責門下議貶潘州司馬

雲溪友議

呪

段成式云主役神呪可避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帝

物志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熟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滯滯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幻術

夢溪筆譚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三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殺人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真龕中

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懷一切善惡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酉陽雜俎

醫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四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背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言楊州有穆中善醫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羸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密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九日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五

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按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於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傳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有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因話錄

也命搗薑搗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勝姓名云工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刺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搗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患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六

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元碩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會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媵妳中謹密者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箇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鑿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鱗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下內且

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即君喫鱗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耳

俱北憲瑣言

宋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鑊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七

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開憲括異志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蓋不一二數騏驎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不使索病於真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

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手
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忍者雖或因主人之言
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難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
而莫之悞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
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
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
疑似不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
以困醫爲事哉

東坡志林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
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脉不出藥但云此病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八

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分
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
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
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
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
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
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宜和間道教盛行自匿
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十
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
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虜知其名厚

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
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悵然懷之

避暑錄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
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暝而不食憒憒欲
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明日元曰
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
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
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寫肝氣令肝氣
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
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三十九

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
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俱夢溪筆譚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案古方
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
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羣
醫至爲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以道
大言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
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
不爲害此蓋稟賦之偏它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

石上書冊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初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後二十餘年八十三歲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十一

磚事言訖遽逝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炙屋柱十餘壯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俱老學庵筆記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崑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莖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虫毒明採服不旬日髮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乾山藥爲湯殊佳然本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惠祥作清涼傳始叙之

澠水燕談

醫書論人脉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爲寸寸下爲關關下爲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盡處得寸爲寸則自切又脉指盡處上至中指指尖豈非尺乎古人以身爲度故寓於脉以言之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爲寸或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遠至問寸又何以名脉則不能答

楚漫抄

輝嘗見父友許志康宦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甲第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太師智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十一

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豎和診晉侯之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脉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言大畧如此許云非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耳

清波雜志

醫方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常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

濕饑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醫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避暑錄

婦人疾莫大於產毒倉猝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其一郝質子婦產四日瘕瘕載眼弓背反張任以爲瘕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幾分免猶在夢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拘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避暑錄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數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 避暑錄 毒氣所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

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避暑錄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饑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卽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

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劑其齒灌之有頃卽蘇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避暑錄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卽灌右鼻右卽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卽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

頭痛卽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
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墨莊漫錄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一日沸湯煮浮水
面者以新竹筴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棄不
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細末拌勻每日
早取三錢著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指熟楷齒畢更
啜少熟水嚥之仍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

東坡志林

王旗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
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予以爲天之所病不
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
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
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
爲鬼所脅若予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
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
施人

東坡志林

崇寧間平江府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草一
叢共煮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
其二人不噉者吐至死鴛鴦草藤蓐而生黃白花對開

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傳皆可
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
冬

墨莊漫錄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慰止郭外接待
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渴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
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
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瘡獨煉
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
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遍訪林下人求獨煉法
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爲烟焰最難伏也其法
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乾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攪雄
黃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攪轉卽成水矣急傾出瓦堞微
側堞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麤者研細以宿蒸餅
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九至七九如前法服雄黃末一
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秘法得之甚艱古人
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記之

游宦紀聞

董季與昔嘗爲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
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辭
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

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壻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游宦紀聞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嫗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陳菜葉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伍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十六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癰疽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舖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上之藥為君主養命多服不傷味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筋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

今在在有之真良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尊人所傳宋謹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丸則入酒研若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十七

以麵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俱

游宦紀聞

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畧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乃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豈得不為君哉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着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

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藏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治家之鼓鞫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精英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爲真氣所蒸精英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硃砂乳石之類凡能飛之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十八

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傳其瘡有腫起處以鍼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其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

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盃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之 俱夢溪筆譚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焮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方所載法飲之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四十九

老學庵筆記

蟲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蟲阜螋蟲皆能入耳爲害余有外親曾爲蟲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凡數年家業遂破蟲出疾愈驗之乃叩頭蟲也又余從祖多患腹痛類爲蟲所食或教之以桃葉爲枕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人莫識其名者有人謂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癢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冬又能滋生凡蟲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爲妙 墨客揮犀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陽曰或

多以酒麵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解之亦非也大要固臟之外在任其自然耳然惟本事方稔金散最良又陳南剛劔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為穩耳二說有理然或有變証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冬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日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危症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廟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士異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為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其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一

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贖其法用狗蠅七枚狗身能飛搗碎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煮熟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見閩門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

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磨研細以醋調薄貼於待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之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磨難有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

熊膽善辟惡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塵置其上投膽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畧調閉盡去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凍瘡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一

老婢俱以此奏效辛酉夏余患瘍發於外臙初甚微去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糝膏灌之劑嘗試畧遍痛癢難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蹢躅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薑水滌瘡口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無不立効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贈丸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雜識

淳熙元年冬密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晚泊
途旅倏有野服者坐于傍扣其何人則邑醫孫道也工
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當是貴家子弟必藏好方書
願畀我一二或可爲人起疾密素秘翻胃一方只口授
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蓋剉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
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于箸實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
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抄一錢七抄舌上漱津下之若
煩渴則徐食粥糜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子策未幾州
鈴轄苦此病危甚孫爲之拯治用前方數服而愈謝以
錢五萬孫家貧所得過望平生未之有也畧不述所來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二

但自言其功欲偵密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年丑
十精采伉健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密姪
張仲虛者吳人善醫多奇効有道人就竈炊火一蜈蚣
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迎張視之張命碎生雞
子數枚取其白傾盞中令啜之良久問曰痛少定未曰
似定矣索生油與噉之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
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而爲一人人服其得
醫意云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積寸白蟲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
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

齋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
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
蟲聞肉香起啞啞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胸間如萬箭
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
雷急奏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綿聯成串幾長
數尺尚蠕蠕能動舉而拋之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
楊氏集驗中蔡遊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
人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昆難
治當用獼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治之此二日肺蟲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三

上行也

臨川人苦消渴累歲更十餘醫不効嘗坐茶坊見道人
行乞漫呼與茶又具飯問其有何術曰無所能只收得
幾道藥方耳主人喜復問有治消渴方乎曰正有之用
苦楝根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以兩盞水煎一
半空心飲之雖困頓一二日然疾可愈乃延留之而如
方服藥下蟲三四條狀如蛔而真紅色以語道人道人
曰尚有食蟲三條不必再服取盡則困不可支自此渴
頓止卧而將理再宿脫然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唯一子少年好狎游忽得疾

羸瘦如削衆醫療治三年愈甚適劉大用過縣邀使視之切其脉亦謂瘵症凡下藥月餘畧不効問其致疾之因久乃指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爭迨醉不復登榻獨困卧黑阜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盃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其疾不以穢爲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痛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卽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枚便覺胸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數每黏著五臟牢不可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五

脫然久去汙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敷瘡處血卽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

寶佑間龍興富家子患頭痛百藥不愈設齋之夕有漁舟聞傍人云某人病乃壁虱入耳晝伏夜動治之稻稈燒灰滓汁伺夜靜投數勺於耳卽愈舟人四顧寂然明日往告如法治之越一日便覺清醒逾數日虱皮出於耳者盈掬遂愈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翌日引驗了無癰痕宰司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熱麻油及酒火燒地熱卧

之而瘰癧盡消又有肩膊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蠶蛾末傅之立止或云前方亦治癰撲後方大治金瘡江南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者取小筆管內於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卽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卽死陸儼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損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窓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紅花能活血故也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五

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勗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

有一士子爲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鰻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鰻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魚鰻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呼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俱獲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臍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莎衣結治蠅螬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着母卧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苦療天行 寡婦薦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矜灰傳固耐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六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

俱西陽雜俎

脚弱病用杉木爲桶濯足排樟腦兩股間以脚棚繫定

月餘即效

白髮鬚攝去消蠟點孔中即生黑者

松脂杏仁棗肉茯苓等分食後服五十粒可不饑

蜘蛛網纏贅疣日消爛屢有驗

俱續博物志

藥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及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

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爲瑪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鹿麋鹿極大而色蒼鹿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七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金罍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罍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種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茲甚不

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
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
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
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
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
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
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
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
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九

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
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
悉不用苦參腰痛病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俱夢溪筆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胡麻性與茯苓相宜卽巨勝

有黃蓮桔梗勿食猪肉有茯苓勿食酢物有細辛勿食
生菜

蛇蛻兩耳治瘡疾覆盆子是莓子筴取汁合成膏塗髮
不白麋鹿非八卦辰屬不葷膾能溫補于人生死無尤
道家聽用爲脯

巴豆神仙食一枚卽死鼠食三年重三十斤

麋金是毒蛇屎

桑柴灰取汁煎白礬治壁鏡蛇毒石榴名天漿已乳石
毒

二廣有草名胡蔓以急水吞之卽死慢水卽緩死取毒
蛇殺之以此草覆之灑水菌生其上末爲毒藥殺人

壯人淫南婦醉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復還解以他藥
不爾毒發死矣謂之定年藥南遊者宜誌之俱續博物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謂
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正見桂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五十九

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
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獺尤貴重之能
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
或得殺死者功少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
方術之士售偽以愚世者類以鼠璞猴胎爲之雖殺死
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卽此物所
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挿翅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
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徭女數十歌嘯山谷以
尋藥挑菜爲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粘骨
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惟命婦

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超然而動蓋為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偽也 癸辛雜識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吐天竺也伽闍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鸞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成合阿魏 酉陽雜俎

說類卷之四十六終

說類

卷之四十六

方術

李

說類卷之四十七

巧藝部

棋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西京雜記 語林云王中郎以圍碁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碁聖 續博物志

彈碁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碁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碁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老學庵筆記

投壺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于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搏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西京雜記

蹴鞠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綵履服以朝觀

西京雜記

畫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

說類

卷之四十七

二

衆人以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於東都天官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

得意無出於是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

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足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練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俱獨異志

廬州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幹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補真子

說類

卷之四十七

三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東坡志林

誤畫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清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

辯退之遂為熙載矣 墨客揮犀

面具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
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
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四十七終

說類

卷之四十七終

田

九十七

說類卷之四十八

居處部

宮殿名稱

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
也故詩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
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於秦時
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於秦時
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
曹操范曄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
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
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為殿無
吻不為殿矣 石林燕語

說類

卷之四十八 居處

一

掖庭宮室

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鑾殿開襟閣臨池
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西京雜記

殿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
沓黃金塗白玉堦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
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

綠文紫綬金銀花鐳每好風日幃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鐸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金几玉牀白象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窻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俱西京雜記

宮

說類

卷之四十八 居處

二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西京雜記

禁中省院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于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乃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刃痕議者以禁廳

經由株連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林燕語

賜第

郭進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於御街之東欲以賜之使盡用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例不應用太祖大怒曰進爲我捍契丹十餘年使我不憂西北豈不可比我兒女卒用之宅成以賜進屢辭乃敢受太平興國中始別賜進宅或以爲展脩相國寺併入爲寺基也

祖宗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第也李文和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

說類

卷之四十八 居處

三

始世有之宏麗甲諸王第園池尤勝號東庄和文好賢樂士以楊文公爲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宣和間復取爲櫛芳園後改崇德宮以居寧德皇后云俱石林燕語

大宅

王君貺拜三司二十有七歲矣自爾居洛起宅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塿富鄭公亦起大宅無子族子紹定居之紹定本姑蘇人富家又無子畫墁錄

高堂

蔡京賜第有云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前榮

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夢溪筆譚

寢室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

說類 卷之四十八 居處

四

近世乃謂死于堂與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董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謂習于近世謂堂爲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老學庵筆記

治第

郭進有材畧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尺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羣子之宅於西廡人或曰諸

建者之言

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正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夢溪筆譚

屋山

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隣家隣家訟之謂它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子細思量無利害它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老學庵筆記

觚稜

說類 卷之四十八 居處

五

今之闕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僕友柴慎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與足皆有四稜漢官闕取其制爲安獸處也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漢書曰破觚爲圓顏真子

鴟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室以禳之今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爲吻狀亦不類魚尾墨客揮犀

竹室

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

者爲柱楣椽者爲椽角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手破開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窗戶與屋瓦無異西人又有板屋詩云在其板屋各從其土俗云麗漫抄

宅兆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

說類

卷之四十八

七

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侍權貴爲人歎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制將毀其簷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宣室志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及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千斤鎮於栢樹下旣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

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脩建堂宇發地管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宣室志

相宅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旁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從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遶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

說類

卷之四十八

七

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度之初虜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惟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悉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之水賜之曾不爲過况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于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開元佑聖觀識者爲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

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癸巳雜識

脩城

北人信誓兩界非時不得葺理城堞李允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香爐填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竊取之遂大喧勃踪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層射率十緡日脩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薊如指諸掌 畫漫錄

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貢都朱泥雲崗素竹東得慈巒錦栢

卷之四十八 居處

入

漂檣龍松寒河星栢玩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碧壁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真阜乾滌陰坂文梓繁流黑鳧閭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空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 拾遺記

晉永嘉亂既已渡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快快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歸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漢武帝遣將軍王潰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潰與莽有

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湖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之處 述異記

苑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西京雜記

園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銀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鸞鶯北土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瀾其中致江鷗

卷之四十八 居處

九

海鶴孕雛產鰒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編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西京雜記

卜隣

范蜀公呼我卜隣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簔衣箬笠放浪于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東坡志林

古蹟

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時人不曉泊宅之義予寓居之明年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汎宅往來茗雪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山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而號予泊宅之少翁乃爲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泊宅編

說類卷之四十八終

說類

卷之四十八 居處

十

說類卷之四十九

貨寶部

秦宮寶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寶珍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田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庭上琴筑笙竿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微若生人庭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三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轡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蔽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官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西京雜記

玉

魏田父耕于墊而得玉弗識也隣人陰欲得之給曰怪

石也田父置玉于室其光燭夜果以爲怪棄之于塗隣人從而盜之以獻魏王王工望而拜曰此無價之寶

博物志

異珠

馮翊嚴生者家于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潔微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寘于胸中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實安所用乎而君厚其

說類

卷之四十九 貨寶

二

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宣室志

金錢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述異記

金泥

漢武帝元豐中浮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爲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避邪魔衛青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帝既崩紫泥遂絕

獨異志

吸金石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千易之云此吸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閑意括異志

金精

說類

卷之四十九 貨寶

三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允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閑意括思志

銅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壯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酉陽雜俎

錢

柳續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窻外有呼者續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

如檢英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獨異志

元和初落陽村百姓王清備力得錢五鑲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隣人盜砍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覺錢形龍號王清本 酉陽雜俎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怪錢按賈誼疏云今說類

法錢不立農民釋其來相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怪爾 鶴林玉露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歸田錄

元豐間龐懋賢元英為主家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有言近得今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輝於洪氏見二錢文皆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開元之百而李諱復云思明銷落佛銅

所鑄賦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視錢之譜為詳好事者儻哀諸家所譜更攷近世圖法沿革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清波雜志

銅鐵

世間鍛鐵所謂銅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銅亦謂之灌銅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鋼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蓋未識其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

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係地之所產 夢溪筆譚

偽琥珀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卵殼黃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着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博物志

說類卷之四十九終

說類卷之五十

璽印部

傳國璽

春秋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圖封兩瑞有璽文曰
天皇符璽後漢祭祀志曰三王彫文詐僞漸興始有璽
符以檢姦萌是印璽之起肇三代也凡璽寶印三者名
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璽者印也周禮掌節雲門關有
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云揭而璽之鄭云璽
印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
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
說類

卷之五十

璽印

一

是也然劭乃不以周禮爲証豈遺忘耶秦始皇得玉于
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入
關子嬰封皇帝璽節而降故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
璽卽天子之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爲傳國璽及
王莽篡位求於元后后投之於地璽上螭損一角缺董
卓焚洛陽徙都長安掌璽者以投於井孫堅兵望見城
南井中日光燦耀堅因取而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
荊州刺史徐璆聞帝在許昌以璽送帝後遜位璽歸魏
常道卿公禪位璽歸晉歷劉聰劉曜石勒冉閔晉元帝
南渡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穆帝永和八年鎮西

說類

卷之五十

璽印

二

將軍謝尚遣都護何融購得之自璽寄劉石五十三年
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至隋隋滅蕭后與傳國
璽竝入突厥唐太宗貞觀四年蕭后自突厥奉璽歸唐
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後唐明宗嗣位再
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契丹滅石晉出帝奉
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真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
不知所在疑焚之矣宋哲宗紹聖二年咸陽民段義掘
地得玉璽獻之按曹丕嘗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
璽今此璽無之明非秦璽詔禮部翰林官驗定乃蹇序
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也漢以爲傳國寶自五代亡失
乃下兩制考驗蔡京等奏以爲攷之璽文曰皇帝壽昌
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
德永昌晉璽也乃出帝獻契丹者今云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其爲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
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爲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
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漢以來
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爲之羣臣莫敢用舊儀又曰皇帝
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
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
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

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易單于印單于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爲寶特此六璽之屬耳然章銜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爲傳國璽又何也若曰傳國璽則秦璽是已苟爲唐璽則前有德者昌是已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改如曰卽前六璽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又易爲璽至玄宗復改耶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又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則又改爲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方釐正說類

卷之五十 璽印 三

受命寶

受命寶范鎮言仁皇服用物今皆葬之蓋受命寶宜服用之如傳國寶可也其議勿用竟別造予記元符獲寶歌云陋秦制之非工則是別造明矣

鎮國神寶

鎮國神寶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之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曰鎮國

神寶

印

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史記蘇秦佩六國相印是也又人臣賜印之始云漢自三公而下有金銀銅三等今惟節度觀察防禦使賜之按商鞅書定分篇曰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券則有司之賜印自秦孝公之變法始爾筆談曰舊制中書樞密三司使印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用銀蓋自神宗元豐中行官制始

別鑄印

古每一官別鑄印孔琳之當桓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敢改作今

說類 卷之五十 璽印 四

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之印卽用一印毋煩改作

青布囊

青布囊所以盛印也効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効奏之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于後謂効奏尚其質直故用布非効奏之日則尚文明故用繒自晉朝以來効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効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輯注

政和中僕仕闕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輯濯讀如翟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有船官而輯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

印不利

元豐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窺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窺禍亦愚矣哉

老學庵筆記

說類

卷之五十一

五

說類卷之五十一

服飾部

帽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繳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繳又服帽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繳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叅政則重戴之名有別矣今席帽裁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非臺官及自郎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不知何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曉

說類

卷之五十一

服飾部

石林燕語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離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幘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纈

毳巾嘗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曰樂天詩云青筠竹杖
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忘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
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為異耳自
麻之外繪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苧
衣昔人猶以為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為義帝喪發
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
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素為總功者矣宜乎巾帽
之不以白也 癸辛雜識

裳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說類

卷之五十一 服飾

二

西京雜記

輕紗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烟霧一州惟兩
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
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老學庵筆記

朱紫色

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朱與紫之相亂久矣仁宗晚
年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
謂之油紫後人指為英宗紹統之識已見王氏書自後
只以重色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與朱大不相類淳熙

中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目為北紫蓋不先染
青而收緋為脚用紫草極少其實復古之紫色而誠可
奪朱按周禮義疏以朱湛丹秫三月朱乃熾之即以炊
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又爾雅一染謂之縹再染謂
之經三染謂之纁士冠有朱紕之文鄭云朱則四入是
更以纁入赤汁則為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緼飾纁入赤
汁則為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則
為緼是五入為緼也若更以此緼入黑汁則為玄是六
入為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入為緇矣則知古之
朱赤汁染之紫與朱實相去不多今之淺紫是近之矣

說類

卷之五十一 服飾

三

雲麓漫抄

金魚佩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命帶者側不佩魚若奉使契
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
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性
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團球路以賜兩府
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球路為笏頭御僊花為
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歸田錄

帶

古謂帶一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

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老學庵筆記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常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極真子

說類

卷之五十一

服飾

四

野客服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著野客服有位榜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來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拙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旁鄉下邑得以

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孱弱轉動艱難迎候不特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游宦紀聞

髻

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四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 續博物志

玉簪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西京雜記

服妖

說類

卷之五十一

服飾

五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幡燈球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堯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五十一終

說類卷之五十二

飲食部

茶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唯龍菱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空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號為北苑置使領之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鍼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一

舌麥穎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俱夢溪筆記

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研膏茶其後稍為餅樣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本朝建溪獨盛採焙製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鑒別亦過古先丁晉公為福建轉運使始製為鳳團後又龍團貢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即近臣之家徒聞之而未嘗見也天聖中又為小團其品過嘉于大團賜兩府然止

真女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二

敢與虜人未幾有貴公子使虜廣貯團茶自爾虜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疋此以一羅酬四團少不滿則形言語近有貴貂守邊以大團為常供密雲為好茶

畫曼錄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進荔枝苑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宜官宮

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脩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鶴林玉露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閭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陰助陽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頰脈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剝挑也而齒性便苦綠此漸堅密虛疾自己然率用中下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大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者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三

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累則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侯鯖錄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

畫楊錄

酒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皆麴汙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夫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露泥泥

醪釀既成綠菴既啓且筐且瀝載舊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淶鄜程鄉下若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紫停凝醴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璠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益覆觴右曰官仲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祿夕醉遺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西京雜記

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藥藥出西羌翹出北胡而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四

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藥用水漬麥三夕而生萌芽以平旦雞鳴時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清美醇邕久舍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呼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謂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元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狐兔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焚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圃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待之末此

不除自絕也 拾遺記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于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即別似有忤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曰酒之美矣醉眠千日計今合醒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石方開目張口引聲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五

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曰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搜神錄

或問酒因毒藥烏頭之類以釀造故能醉人客駭之曰非也烏頭之類何嘗醉人乎蓋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予難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麥而造緣何醋不醉乎况又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皆得醉人豈米麥相反而然耶或人與客咸自愧因謂之曰酒味辛甘醴釀米麥之精華而成之者也至精

純陽故能走經絡而入腠理酒飲入口未嘗停胃偏循百脉是以醉後氣息必粗癢痕必赤能飲者多至斗石不醉使若停留胃中胃之量豈能容受如許哉醋不醉人因其味酸屬陰性收斂止蓄不惟不能醉人亦不能多飲其他諸物之酒皆不由米造然悉係至精純陽之性不離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也且葡萄酒梨棗蜜不醴釀成酒則不能醉馬奶未成酒亦不能醉惟椰酒及樹汁獨不須醴釀是自然之性也 蠡海錄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六

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暴之日中經旬不壞今世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孺于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當時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鵝饌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為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為偶耶 遊暑錄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人也 續博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酉陽雜俎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

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春富平 春劍南之燒

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劍傳奇亦有酒名

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

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盃太祖意

不滿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

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畢曰天必賜汝酒量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七

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盃無苦自是每

侍燕輒能與眾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石林燕語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瓶令空腹

飲之可以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

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

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飲一杯因

各出數杯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為之蘇合香丸

盛行于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水丸後人亦編入

千金方治疾有殊效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饒

中方蘇合香丸註云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

此謂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製酒法較之每粗米一斛

釀酒成六斛六斗今酒之製去醕每秬一斛不過成酒

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

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

中亦合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

十斤以今秤記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三斗酒也于定國

食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也 俱夢溪筆記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常以蜜為釀又作蜜

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斤煉熟入熟湯相攪成一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八

斗入好麵麴二兩南方白酒并子米麴一兩半搗細生

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涼溫下天

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

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耐方沸時又煉蜜半斤冷投

之尤妙余嘗試為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好也

墨莊漫錄

異酒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斤瓠注水其中俄

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

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

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梗米

梗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梗米炊作乾餅食之止痢 續博物志

湯餅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問道傍有湯餅者共買食之憫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遊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 老學庵筆記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九

沙糖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老學庵筆記

乾薑

作乾薑法水淹三日畢置流水中六日更去皮然後曝乾入甕瓶謂之釀也 續博物志

艾說飽

蘇生艾作乾菜妙作餛飩吞三五枝以餅壓之良療一切鬼氣 續博物志

食羊

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特嘗春遊嵩嶽醉卧巨石上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厭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 清波雜志

龍羹

漢元和元年六月丙子龍墮于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椀李九七命曰味兼龍羹 述異記

五侯鯖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西京雜記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十

鮓膳糖蟹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膳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嶸議曰鮓之就膳驟於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懷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鮓表以譏刺

時人其詞曰臣鯁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總教將軍油蔴校尉臈州刺史腊如故肅承將命合灰屏息憑龍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貽服之誦每懼龜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膾思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椒紆蘇佩櫛輕飄纔動則樞盤生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池俊乂穿蒲入符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西陽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十一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飭初食鱸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梓劉歐之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陽雜俎

酸鹹

王雱嘗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水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東軒筆錄

水陸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龜蛇螺蛤以爲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鯉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膾也博物志

食物月忌

正月不食生葱三月勿食小蒜四月勿食大蒜五月勿食韭六月七月勿食菜菔成血痢八月九月勿食薑并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十二

肝心肺十月勿食椒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載甲之物并脾胃續博物志

食物須知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稬則令人力健行

飲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肌肥膚燥

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

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人食冬菜爲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俱博物志

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

食黃頰魚後飲荊芥湯即死 俱博物志

不饑法

左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必生熟按之令有光煙氣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其魚肉菜果不得復經口渴即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十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博物志

一勝梁米以純苦酒漬之三日出百蒸百暴遠行一食十日不饑重食四百九十日不饑又方米一斗赤石脂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十三

三斤水漬之二三日搗爲丸如李大可辟穀 續博物志

健飲食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拌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出鎮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客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

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君

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

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間着然有聲公

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

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

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

所聞踴躍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

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

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吳宰雜識

節飲食

說類

卷之五十二 飲食 十四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

三曰省費以養財 侯鯖錄

說類卷之五十二終

說類卷之五十三

器用部

竹簟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文簡答南王叔書云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翠簟乃謂桃枝竹簟竹出巴淪間柱子美有桃竹杖引東坡志林

屏風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韜臣蔽我君王重葩累繡

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一

踏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顯顯昂昂落
后宜之壽考無疆西京雜記

疊

禮書言疊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疊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の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同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回旋之聲如銅疊之象皆一の二◎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疊字作圖蓋古人以此飾疊後世自此傳耳夢溪筆談

酒器

閬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盃盞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余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列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俱錄

茶器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遊嵩山各携茶以徃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則當驚也癸辛雜識

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二

几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詞曰高樹凌雲蟠屈紆煩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絕頂伐之以歸耿者督直聳者磨齧齋貢金斧楚人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蟠馬廻鳳去鸞歸

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鬼魅得佩之者爲天人所福故先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日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西京雜記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英傳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常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鑒鑒不甚明髮髻見如人衣冠衣冠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冠無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三

緣遠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卽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倣蟬冕景繁終于承議卽乃知鑑之所卜惟知近事耳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則不能全現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大小增損高下常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鏡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俱著漢筆談
古無純銅作鏡者俱有錫雜之 續博物志

劍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成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瞻鬼爲之倒轉四名懸剪飛鳥遊蟲過觸其刃如斬截絕焉五名驚視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四

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如白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及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及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胆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鎮鉞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牛斗張華使雷煥爲豐城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

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于潭下見光如電遂不敢取拾遺記漢帝相傳以秦皇子嬰所捧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劍上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雖廟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雪霜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俱西京雜記錢塘有閭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杵衡而劍鐵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關中神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五

中縱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屈舒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夢溪筆談

銅鼓

予初見梁歐陽顥傳稱顥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鏦鏦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老學庵筆記

鼻觀香

茄根并根暴乾燒作灰爲香燭其奇能發火延夕于管自製鼻觀香有一種滴酒風度非閨澤間惱人破禪氣味也其法用水沉香一兩屑之取榧殼液漬之過一指之日泣其液降真香半兩以建茶開品二錢七作漿漬一日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火煨少時下香一錢極鮮新者不見火玄參二錢鮮去塵埃客煬令香真茅山黃連香一錢白檀香三錢麝半錢婆律一錢焰硝一錢俱爲細末濃煎皂角膠和作并子密器收之燒暗極慢火墨莊漫錄

夾燈盞

說類

卷之五十三

器用

六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王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老學庵筆記

聚香鼎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闕傍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于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清波雜志

比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
易燃無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于竹炭皆用
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老學庵筆記

竹夫人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無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
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
夫人蓋俗爲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涼簾竹
器也脣體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
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三絃風柳席昭華三弄月夜涼
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

說類

卷之五十三

七

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 侍兒小名錄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
竹夫人爲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
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晨轉
反側爾常形四方之風西山大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
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
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肺陳
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鶴林玉露

臥爐輪扇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

連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室寒戰今二法並存 博物志

辟塵巾針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縣
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今銅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
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
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
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
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流至
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

說類

卷之五十三

八

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
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
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
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物不足酬也皇甫
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
尾鬣及左右驛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
尚書獨不塵坐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
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
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
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

請曰獲此足矣皇甫於巾上袖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
監軍乃割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鬣尾焉高與
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門陽雜

說類卷之五十三終

說類

卷之五十三 雜用

九

說類卷之五十四

雜物部

物性

麒麟闢而日蝕鯨魚死而慧星出嬰兒號而母乳出
羶絲而商弦絕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
致也俱博物志

積皂莢置油瓶其中永不蛀踏雞子壳令人患白癩風
踐壞甌土令人害瘡

李衛公言鵝驚鬼鵝青厭火孔雀避惡

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二

水母生兒無目龜鼈生兒無耳

桃根爲印可召鬼

龍脂得火可以燃鐵

駝糞烟殺蚊壁虱

燕避戊巳蝠伏庚申一歲三盤則桑弱馬耗俱博物志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掛果樹烏鳥不敢食其寔

放兩鼻兩蒂食之殺人簷下滴菜有毒章黃華及赤芥

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臥黍稷上汗出

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

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俎 砧垢能蝕人屐底

古觀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

自連珠二目不同連鱗白唇腹下卅字並殺人 鼈目

白腹下五字卅字者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

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班如豹羊心有竅悉

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臟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

白鳥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

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豚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

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蛇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

尾 凡氣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

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二

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梨千歲冰可化也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令軟可以

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

脂入地爲琥珀世說曰桃潘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

絲琥珀苗也 酉陽雜俎

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

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

十柿以一棋楂置其中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

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塩酒蟬凡一器

數十蟬以皂夾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至于薄

荷醉猶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

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

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

屬在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眞宗朝老內臣也識之

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

有翡翠蓋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于罌腹信

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

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鎔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

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鮮犀

爲小塊子方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于懷中近肉以入

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三

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曰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

八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歸田錄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

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

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釘以

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

制耳 夢溪筆談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棋楂

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榲桲亦可代棋楂用此歐

陽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榲桲世南侍親官蜀

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甘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干柱上擊碎其味甚嘉蜀人以楹梓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沉香末并麝香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均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遊宦記聞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賴雖乾澁係天旱澇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工方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四

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薰收其利清波雜志

凡衣帛爲漆所浣卽以麻油先清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少着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卽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污石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游宦紀聞

驗漆之美惡有括爲韵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釣鈎撼動琥珀色打着有浮漚驗眞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眞者則如鼓同觀圈子上纔有偶

則不着圈上游宦紀聞
荔枝不可燒其香引屍虫

海物

海物異名云王珽柱厥甲美如珽玉肉柱膚寸曰江珽柱郭景純江賦云王珽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珽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指曰蝦公侯清錄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五

異物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官中皆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帝不得已聽之官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

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 昔泉宮奇方茲斷從
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
右莫不惟西使乃以口濡膠為水注斷弦兩頭終不相
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
續弦膠 俱博物志

返魂香東方朔曰月氏國使者獻香曰東風入律百旬
不休香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固將有好道之君故搜
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沉半以濟溺淵策驥足以度流沙
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天殘之死疾下土之神藥也疾疫
天死者以熏牙及聞氣即活明日失使者所在後元元
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六

年長安疾死者大半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活芳氣
三月不散餘香一旦失忘 續博物志

辟寒香丹州國所出漢武帝時入貢每至大寒于室焚
之煖氣翕然自外而入人皆感衣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
名曰迷穀佩之令人不迷 俱述異志

明帝陰貴人夢食灰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
灰種恒山獻巨桃核灰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
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灰云是崆峒靈灰
四劫一實東王公西王母遺核于此地世代遞絕其

頗存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下云仙人所食帝
使植于霜林園此園皆植寒果積氷之節百果方盛俗
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
可得而食五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
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乎 拾遺記

李司徒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研南海時得于海商
云是蜈蚣脊骨 續博物志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
常堅氷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
類尋常禽鳥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喜其異遂盛于水
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七

精龍懸于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
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被其中有竅
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始不謂之實遂
命善浮者以五色綵貫之繫于左臂 毒龍長五色綵 遣入龍池
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
而徧體晷無露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
嬪御試弄于海池上遂化為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
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氷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氷千
年不釋及貴至京師絮冷如故雖盛暑積日終不消嚼
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

莖千葉樹之則百葉內昏異如夜始藏千百寶匣中其上綴以胡書上見而怒曰皆明而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甚不樂及退爲鴻臚曰本國以書變爲奇今皇上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杜陽雜編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篤耨龍涎亞悉金顏雪香稠香軟香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觔白者止三斤以瓢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瓢香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也又貢黑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猓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授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之藥前世所紀說類

卷之五十四 雜物

人

異物多矣未聞此種也 黑莊漫錄

海錯澹蟻

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每澹及獲之醃浸以鹽其味鹹矣其理何在各曰生氣臨之者常死氣臨之者變生生氣也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淡及其離海鹽醃之即鹹生有氣血行其味不入死則血氣凝故味能入蠡錄

植物生死

凡草木花果以水澆之則活以湯澆之則死水生氣也湯死氣也 蠡海錄

說類卷之五十四終

說類卷之五十五

灾祥部

諸瑞物

和氣相感則生諸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人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博物志

朱草

朱草狀如小桑莖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汁如血朔望生落如葇荑周而復始可以染絳成黼黻之章金銀投其汁可使成玄泥成水爲金漿以授之爲玉醴飲之令人

說類

卷之五十五 灾祥

二

長生出抱朴子 續博物志

瑪瑙甕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以露充于厨也瑪瑙石類也南方者爲尤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共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飛空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驚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

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瑪瑙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卅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卅丘之野多鬼血化爲卅石則瑪瑙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賜群臣至舜時露以漸減隨帝世之污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于陶唐之廷舜遷寶甕于衡山之

說類

卷之五十五

災祥

三

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于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于露壇又遷寶甕于零陵之上舜崩寢淪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土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

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拾遺記

日異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侵晨日出如在冰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着色白北着色黑相與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祇見南白一人餘不見是年十二月迳亮送殯于淮南悟黑人爲亮云雲麓漫抄

風災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

說類

卷之五十五

災祥

三

羊角大木盡拔俄傾旋風卷入雲霄中旣而漸近所經縣城官舍民居畧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隙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紀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夢溪筆談

冰稼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旣而華山震阜頭谷圯圻數十百丈蕩搖十餘里覆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荊公作挽詞畧

曰水稼嘗聞達官怕山類今見哲人漢書蓋謂是也東朝筆錄

山石泣

祭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祭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

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是也武王謂周公曰祭為不

道走山泣石述異記

地生毛

地生毛京房以為人勞之應北齊武城河清年中徐州

及長安地生毛長七寸時北齊長城內築三臺人苦勞

役之應也述異記

肥遺

說類

卷之五十五宋神宗

四

地一首兩身者名曰肥遺西華山中有之見則大旱述異記

異記

穀蠱

晉末荊州久雨粟花為蠱蟲春秋云穀之飛為蠱是也

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果陛下

自以為聖德何如帝有慙色述異記

物異

子紹聖間迎侍西湖園居五年春園桃數千株結實皆

雙明年先子捐館今直龍園閣李友聞時亦居杭聞之

愀然曰某頃時為婺州錄事參軍解中櫻桃一樹盡雙

實亦丁外艱漢宅編

說類卷之五十五終

說類

卷之五十五宋神宗

五

說類卷之五十六

果部

橘柚

越多橘柚園人多橘稅謂橙橘戶吳書闕闕上表請除臣之橘籍是也 述異記

橘極難種吾居山中凡三種而三稿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雪多寒即立稿雖厚以苦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

龍類

卷之五十六 果部

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于用篩未嘗少以瓦甃雜之田有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于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遊暑錄

龍眼荔枝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交州記曰龍眼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圓小謝承書曰唐雋子

伯游上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 續博物志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中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旁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芽正如六畜去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夢溪筆談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殿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輦過燕山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

說類

卷之五十六 果部

二

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枝亦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俱老學庵筆記

梨

北京歷沙寺梨謂之御園其栽接之故先植棠梨木與棠木相近以鴛鴦梨條接于棠梨木上候始生枝條又于棠木大枝上鑿一竅度接活梨條于其中不一二年即生合乃斫去棠之上枝又斷棠梨下幹根脈即梨條已接于棠木矣結寔所以甘而美者以此頃又見北人云以胡桃條接于柳本易活而速實 墨莊漫錄

柿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迷七落葉肥大百陽雜記

朱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枝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述異記

橄欖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于蜀產家君嘗植核于小園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莢豈凡兩月漸大

說類

卷之五十六 果部

三

有墮地者視之木槌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柚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惟游宦紀聞

交梨火棗

老氏之言交梨火棗者蓋梨乃春花秋熟外蒼內白雖雪梨亦微蒼故曰交梨有金木交互之義棗味甘而色赤爲陽有陽土生物之義故曰火棗又梨花白實蒼而味甘亦其義也靈海錄

甘櫟

檳榔

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疾獨於蔗從疾何也惠卿曰此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蔡幸雜識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用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久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頰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饒而食之則克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致停積嘗舉似

說類

卷之五十六 果部

四

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鶴林玉露

異果

閩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群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閩河之北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拾遺記

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爲地仙述異記

說類卷之五十六 終

說類卷之五十七

草部 蕘附

終南草木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縈條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西京雜記

芝

良常山有焚火芝大如苴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一

包山有白芝 續博物志

大曆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成芝斷而可續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隱居芝狀如斗以屋爲節以莖爲剛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銀實一枚之權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日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啞地爲鳳乘升太極 白符芝大雪而華 五德芝如車馬 茵芝如樓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 羅門山石芝得地仙

開德府有士人家貯水甕甕忽有菌生其腹隱然而出植根甚堅觸之不落數日大如人手光潤燁然眞芝草也陶器堅滑非可生物理莫可詰 縣志

牡丹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來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盛賞當時明公有裴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猶以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酉陽雜俎

荷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子如玄珠可以飭珮也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酉陽雜俎

芸香

採芸香葉置席下能去蚤虱子 續博物志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香草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即今苜蓿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落今白芷是也

夢溪筆談

艾草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削木令員舉以向日以艾干後承其影則得火

俱博物志

苜蓿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王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為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西京雜記

蕒

海上有草焉名蕒其實食之如大麦七月稔俗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博物志

瓦松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皇農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帝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

昔邪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夢溪筆談

草子

草子釀于肉汁內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續博物志

淫羊藿

淫羊藿一名仙靈脾淫羊一日百遍食藿所致

續博物志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簾出海南地記

述異記

望舒草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四

大始十年有扶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圓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于宮中因穿池百步廣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于胡中至今絕矣池則填塞

拾遺記

神草

神草魏明時苑中令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聚條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酉陽雜俎

舞草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在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夢草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葦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
草目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酉陽雜俎

佛座荷花

萊品中蕪青菰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
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恠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
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座于荷花中形
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
佛篤因有此異夢溪筆談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五

蔓金苔

晉祖梁國獻金苔色如黃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振
于水中蔓延于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
乃于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官人官人有幸
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照曜滿室名曰夜明苔着衣襟
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銜惑百姓詔使除臺池及
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入胡中拾遺記

種花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
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月

下旬宜接桃梅李杏文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紫微二

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橘橘已上種接并于十二月間

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

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

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

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苗稍長即撤去

箬葉無有不成也游宦紀聞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

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

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侯鯖錄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六

花毒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不可近眼有人仰視
凌霄花露滴眼中遂失明墨客揮犀

蒿菜

蒿菜出尚國有毒百蟲不敢近蛇虬過其下誤觸之則
目膜不見物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續博物志

雲薇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于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
雲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煨春敷夏盛
秋榮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

者爲上蔬其味辛色黃者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克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飢渴官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散拾遺記

瓜

瓜惡香尤忌麝鄭注太和中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獲酉陽雜俎

蘆服

今成都麴店下呼蘿荀爲葵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七

按爾雅曰葵蘆服也郭璞以葩爲服俗呼雹葵蓋其性能消食解麴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服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能消食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麴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服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蘆服火吾官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犯天麥毒按醫經蘿服治麴毒即以藥并蘿服食之遂愈癸辛雜識

茄子

茄子孰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瘰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酉陽雜俎

菌樁

江南諸郡山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樁食之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樁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博物志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行里私第畫齋前有枯紫荆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綠垂裙如鵝鞞一日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麻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折臺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惟南齊吳郡樁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渠下短柱是柁木去地四尺餘有節人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節上有黃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錄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允九十七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八

兄年七十健如壯年

晉陽雜記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大菌如草蓋鄉民
異之取以爲饌食者輒死凡菌爲藥人無影者不可
食食殺人又有菌叢生于朽木或叢其上其形如瑞芝
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晉書

菌輩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所生食之皆能害人
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
所載簡坊大輩及金溪田僕食輩一家嘔血隕命六人
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
異簞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九

既而復賜靈隱適貯輩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躍
跳而苑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
接者兩事并著爲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
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以供衆壽發僧行死者
十餘人德明亟嘗冀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
至膚理拆裂而苑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
有久保安治衆等號僧行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
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
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鄒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
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輩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

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
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血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
餘杯羹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免於毒於呼殆哉可戒

癸辛雜識

說類

卷之五十七 草部

十

說類卷之五十八

木部 附木

天宮寶樹

行行相植莖莖相望枝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松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裁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髮根則無不偃蓋

栢

說類

卷之五十八 木部

成都劉備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栢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栢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二百餘年枯而復生予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聳雲併舊枯餘存者若老龍之形

壺山有栢木一枝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親見之

檜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

數作寒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毫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楊柳

江東人通名楊柳楊葉短柳葉長

續博物志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迤而含紫葉萋萋而含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終足蜩蟬屬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飈輕絲君王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替贖

說類

卷之五十八 木部

二

與陳詞吁嗟樂兮于是傳盈縹王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葛庶羞千族盈滿六胞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啾蕭修寂寥俊父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于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于邊棹

野桑

野桑

野桑生石上取以為弓不膠漆而利

黃昏木

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昏木或曰合歡合昏夜合花陳無已云探囊一試黃昏湯

草部木部黃昏無二物郭璞曰守宮泥晝日蟲合而產
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及俗因名合昏古今注云合
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不忘稽康種之于
合前續博物志

貝多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
者多羅婆一曰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力叉貝多
三者部婆一曰力叉多羅利一曰多並書其葉部闇一

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一曰力
叉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
說類卷之五十八 木部
亦得五六百年酉陽雜俎

安息香樹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
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
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
燒通神明辟衆惡酉陽雜俎

竹箭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
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于用
木為箭而謂之箭則謬矣夢溪筆談

竹

漢章帝三年子母笥生白虎殿前時謂為孝竹群臣獻
孝竹頌述異記

河圖曰少室山大竹堪為甌噐山海經舜林中大竹一
節可以為船漢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斗為桴楫
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攤竹細而多刺也篋竹堪作笛
簞竹宜為竹椽篋竹青皮肉白如雪軟韌可為索
竹譜曰竹之類則六十有一俱續博物志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使人意滿然
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筴竹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
說類卷之五十八 木部

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
竹矣戊申巳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於
是吾所植亦稿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
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
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
歲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
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
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
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筍掘去勿存次
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揀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

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即不腐蓋一術也當
即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
甦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
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
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
遲也 避暑錄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稍
一節發者為雌物無逃于陰陽可不信哉 東坡先生志

說類卷之五十八終

說類

卷之五十八 木部

五

說類卷之五十九

鳥部

家畜野禽

雞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
內即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
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多故不能飛野禽則雌
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飛禽

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鳥獨夜飛鳴者色
黑屬陰從其類也鵲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一

然鴈之為鳥古稱為陽實陰也釋之曰凡鳥方味駢趾
皆陰而能夜食鵝鴨鳬鶩盡然但不能遠飛耳而鴈生
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
情夫秋分以後循昴畢參觜之位春分以後循房心尾
箕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
而稱陽月也 俱藝海志

鳳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
郊止藁木中有群鳥千數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後而
又朝夕各銜蜚蠊稻糧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群鳥咸喧

而導其前或翼傍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構書其事宣室志

鶴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羽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玳玳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籩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龍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二

今抱恩方騰驥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西京雜記

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

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今世有馴養之鶴聞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俱續博物志

鵝

鵝能驚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而鬻之市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群鵝皆號聲震衢路若有訴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于心也鵝不獨能驚盜亦能却蛇其糞蓋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術

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東坡志林

鴉鵲

壯人喜雅聲而惡鴉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雅聲雅聲吉凶不常鴉聲吉多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以爲乾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爲百禽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爲有喜凡野禽或律狐之類人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類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汚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鵲聞者不得相逐遭官事墨客揮犀

唐溫璋爲京兆尹勇于殺戮京邑憚之時間挽鈴聲俾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三

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後掣乃見鴉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鵲而訴冤也命吏隨雅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鵲尚懸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于常乃斃捕獲者而報之此意鵲巢中必有梁雀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陳壞十四五處宰臣上表賀陽雜俎

鳥雀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鵲栖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僮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穀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毛羽至爲殊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忤之誠信于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鵲去人太遠則有蛇鼠狐狸鴟鵂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爲人甚于蛇鼠之類也苛政猛于虎信哉 東坡志林

白雀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四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爲祥瑞余曾見賃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殼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墨客揮犀

杜鵑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以血死嘗有人行山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王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西陽雜俎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衡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光學庵筆記

鸚鵡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龍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養餵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鵡幾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躍各其性也閑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閑爲苦也 樂善錄

續博物志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五

相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近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候鯖錄

燕

燕千年生鬚髯 述異記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鵲而雌爲猫所斃雄啁嘶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子墜地至晚群雛畢死取視之消吮皆卷耳實蓋爲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疾其前雛一至于此而終不悟悲夫 墨莊漫錄

鴈

鴈食粟則翼不能飛博物志

鵲

鵲性甘帶每遇巨石知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叻然而轉南方學其法伺其養鵲綠木以篋組縛其巢鵲必作法解之乃于木下鋪沙印其足跡而倣之

鳩

暮鳩鳴即小雨朝鳩飛即大風俱續博物志

黃鵠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今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踰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蕪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六一

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西京雜記

鵠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壽三千歲述異記

雉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鷩鳥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于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獨異志

鵠

鵠鵠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鵠鵠取其目睛和人乳

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也酉陽雜俎

百勞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瘡唯鵠毛治之酉陽雜俎

鷓鴣

鷓鴣相傳鷓鴣生三子一爲鷓鴣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鷓鴣酒鷓鴣酒令人久醉健忘酉陽雜俎

鷓鴣

魏公子無忌視事忽有一鷓鴣逐鷓鴣入公子案下鷓鴣遂去今捕鷓鴣取數百列于庭下問之逐鷓鴣者當伏翅有鷓鴣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七

伏罪于地乃殺之而放其群鷓鴣獨異志

骨托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當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墨客揮犀

虎鷹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度二丈續博物志

飛生鳥

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首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

隨母後人有難產以其爪安育腹間立驗亦有得其皮者俱續博物志

鴝鳥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間如以手答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鴝鳥禁鴝墨客揮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鴝灰羽赤喙遊園衆爲異以術數致得畜之愛食蛇虺入口中卽爲水畜之半年一縣蛇虺幾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見之曰此檀雞毒鳥也後死其一居亡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檀雞鴝鳥之別名始大驚駭卽命殺而焚瘞之過庭錄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人

海鷄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緡帛百端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鷄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其海鷄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旣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鄴民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鷄獻焉宣室志

鸛鷄

鸛鷄狀如鸛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常見下地常止林中徑大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雲出涼州酉陽雜俎

吐綬鳥

魚腹縣南山有鳥大如鸛鷄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嚙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嚙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酉陽雜俎

細鳥

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王爲籠數百頭狀如蠅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九

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官人衣輒蒙焚幸酉陽雜俎

鬼車鳥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也酉陽雜俎

夜行遊女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臂前有乳凡人始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臂毛落衣中當爲

鳥崇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酉陽雜俎

鷓鴣

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鷓鴣鳥形類鳥嘴赤如丹一名赤嘴鳥亦曰阿鷓鴣 酉陽雜俎

鷓鴣

鷓鴣一名墮羿形似鷓鴣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之 酉陽雜俎

訓胡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酉陽雜俎

蝦蟆護

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十

似鷺 酉陽雜俎

沉明石鷄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鸞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顏頰以為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畧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為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厄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燕置之靜室自然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拾遺記

嗽金鳥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囿遠方國所獻異鳥殊獸皆畜此國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毛羽柔密常翔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于遐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于靈禽之園餽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避寒臺皆用水晶為戶牖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風雨塵霧官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珥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十一

背鳴鳥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奇百變聞鍾磬笙竿聲奮翅搖頭時人以為吉祥是歲建都建鄴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鳴鳥為背亡鳥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烟火果

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拾遺記

異鳥

有異鳥鳴如嬰兒巢于木探得其雛大如鵝青首白而
嘴爪類鷹鵠或曰此鵠也 續博物志

衆鳥

鵠鵠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鵠能巫走禁蛇啄木遇
蠹以嘴盡字成符而蠹自出鵠有隱巢木鷲鳥不能見
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鵠有長水石故能于
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啗其中 續博物志

鳥卵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十三

凡卵皆白在外而黃在內及抱成形則黃變居外白變
居內矣何以知其然觀夫鵠鵠在殼內生毛者俱黃
毛其飛禽殼外生毛者身與吻俱黃可驗此蓋太極之
前陰包陽太極之後陽包陰也 孫海錄

妖鳥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大和
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畋于野有鷹得一巨
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
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
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

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畋嘗遇
一妖鳥事與此同 宣室志

說類

卷之五十九 鳥部

十三

說類卷之六十

獸部

走獸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猿食果實而居林栖樹兼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爲動氣衰爲伏動則健伏則怠

蟲海錄

馬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遂召見璞令三十

說類

卷之六十

一

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擊俄傾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故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獨異志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王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王因指一奴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鴒後因獵獻于文帝

獨異志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圍人供芻粟或少倨則

嘶鳴奮躍踉蹌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

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

犬同坎奠

涇水燕談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倒傾

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鄒公駿馬行云肉

駿碾礪連錢動當作肉駿

東坡志林

吾鄉有義騎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騎者九江戎校

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

以卒從戎四方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冒安倉

卒虜至而迎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靨見病騎馬疥而

說類

卷之六十

二

瘡骨如堵墻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脂

莫適爲主禁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半年膚革僅

完毛彩復生日寘之槽檻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廐

下顧見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

城隙每旦與同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盡

午退以爲常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往始命鞍蹀躞

人立左右驟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

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鞵來則帖耳馴服如

平時振迅通衢騖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

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群馬皆禡而騎相望先

說類

卷之六十

三

後喻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輒稍前卽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驚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戾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以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喻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恃勢每出掠率強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踞進退折旋良慍卽不勝喜贈以上廐煮豆粟濯泉剪鬚用金玉爲鎧華韉沃績極其鮮明萃果皆醢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喻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恠之於是日游其喻於峒峒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險阻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喻以來喻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喻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喻也是異服者必其曾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狗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諜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

說類

卷之六十

四

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喻之事喻之義遂不聞於時喻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喻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異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踰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婉之驚駘何足等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于篇

牛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營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

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
轡而止 獨異志

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中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
殺人逾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
欲廣臺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
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黑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
力渴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也 酉陽雜俎

奉新縣村民繫牛于柱將殺之其隣家子平時饕餮食乘
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肺肝生食不宜緩
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

說類

卷之六十

五

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
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搶杖叫譟共往
追逐乃得其尸 閑窗括異志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
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室塞無
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替牛耳桃荊牛耳
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聾益龍亦聾者也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游宦紀聞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

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爲作詩記
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
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行過路一豎坐地牧兩
牯以樗樗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捕兔兩牛來奔虎棄
去因往荷痒扶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
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然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
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
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
雨 冷齋夜語

鹿

說類

卷之六十

本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
葉懷我德聲質如細縹文如素基呦呦相召小雅之詩
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于一時 西京雜記

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
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
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
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陸崖折左足
而陽獲 酉陽雜俎

犬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聞者甚謹

朴劍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劍命市紋繪紛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命獄既具劍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劍大異之且訊其事聞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少常以食飼群犬不知其他劍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宣室志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含忘其名居園城中族人畜犬傍徨其側若有憂思中含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

說類

卷之六十

七

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今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閭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于別野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暴食人食古人所譏况珍味耶犬不食嗅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跪門聞將入主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床上升棟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餉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俱滬水燕談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即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伏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帟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泊宅編

說類

卷之六十

八

虎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于是申府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簪冠帔髮骨甚多其觀遂廢爲陵使之居續博物志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挿齒間即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

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
佳無官人所媚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
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王小兒驚荊州陝岷寺僧
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樛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
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
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
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
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
淪入地所爲也 俱西陽雜俎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峽焉不合如礪土名曰
訛類 卷之六十 駢

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
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犝墳側
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亂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
犝二兒驚不識爲虎擲瓦礫嚇而逐之虎顧犝不肯去
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
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毋視
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
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譟嬉笑自若犝以角拒虎
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犝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
果舍犝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

勢奮迅欲以攫取犝少憊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
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犝犝與牧迭抗虎如此者
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旣而山下民聞者持挺歡呼
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犝牧竟全時倚望冢下僕輩親見
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
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身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
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程史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
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
怒頓剉不能去就旣剉剥腸皆斷虎身臭引蚋蚊耳臭

訛類

卷之六十 駢

十

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顛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
蚊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蟬與虎鬪而虎敗骨入
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智有所窮也 畫墁錄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爲暴十餘年
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人言虎怪甚靈不妄食人
遭其患者蓋命所值或是宿冤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
孝嘗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
無所依虎遽棄于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
爲朱虎殘 墨客揮犀

狙

江南李後主獵于青龍山一壯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樂善錄

狼

太原王舍者爲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嘗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壯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卽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

說類

卷之六十

獸

十二

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其白於舍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舍且令卽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既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破戶而出自是不復還宣室志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窺皆沸腔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羹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狼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

者稱狼狙

酉陽雜俎

猿

猿五百年化爲猩猩千歲化爲老人述異記

述異記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閒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

說類

卷之六十

獸

十二

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劉氏者僕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輦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慙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卽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

乃不恭往往詰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即今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戶而入見已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錄呵禁之術聞婦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即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

說類

卷之六十

十三

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為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悻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異犬見惠其猿為犬所嚙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為余道之如是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資產豐贍居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獨脩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責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

說類

卷之六十

十四

以為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非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為林泉逸士極善吟嘯又好為詩者多稱於人其各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諠故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伺飢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

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不可得而愈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饑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于前僧食之立盡又曰吾旣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爲神

說類

卷之六十

十五

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取吾心亦不可得矣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宣室志

狐

劉元陽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赤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

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培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黠目可洞達陰陽

酉陽雜俎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攻獵爲已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

說類

卷之六十

十六

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日已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卽問之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然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緣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宣室志

狸狸

猩猩猿形人面容顏端正封谿山谷間百十為群共相語言纒纒可聽聞之者無不歎歎性喜酒且好展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已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欲設此張我耶酒展于我亦何愛而爾乃為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既而群聚歡飲竟致醉倒取履而着人乃掩群得之嗚呼酒展之於猩猩亦猶利欲之于人也猩猩知酒展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展之中人知利欲之喪真而不知起利欲之外但知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

事見唐文粹 樂善錄

說類

卷之六十

十七

鼠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蠟續博物志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有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于堂上而門外有群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其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入去且盡堂忽推圮其家無一傷者堂即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

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鼠狼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于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于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寂靈者人胡不忍也

夢瑣言

象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纒二尺迭供牡

說類

卷之六十

十八

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續博物志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大聲微者象種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為大聲悉舉鼻吼呼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因倒其下因潛熱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亮胃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

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酉陽雜俎

漳州漳浦縣地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躪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衆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星各排犀

天祿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無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

說類

卷之六十 獸

五

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于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極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夢溪筆談

猛獸

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

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意爲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搗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搗鼻下去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博物志

師子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嘗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輓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無鳴吠 博物志

說類

卷之六十 獸

五

猴獲

蜀山南高山上有一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獲一名化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猴獲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獲爪者 博物志

狒狒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髮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酉陽雜俎

獬豸

獬豸獸中寂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

獬豸乙八反
獬豸乳反

述異記

怒毛獸

封微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噴毛短三寸若噴毛長三尺

說類

卷之六十

獸

二十二

述異記

野婆

邕宜以西南卅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桼婆黃髮垂髻跣足裸身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益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隣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

瑩若蒼玉字類篆符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

亦竟莫知其所實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于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遂以爲誕也後漢外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爲志也

癸辛雜識外集

說類卷之六十終

說類

卷之六十

獸

三

說類卷之六十一

鱗介部

龍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澹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窠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蚰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

說類

卷之六十一

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俱西陽雜俎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數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陸肩上升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肩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

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逕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從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脂脂爛有光穿一剪綬花過其尾尚赤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幡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夢溪筆談

說類

卷之六十一

三

牛僧儒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強驅之必爲灾公不聽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處士避罪亦潛去十年有人于他處見猶在

玉泉子

蛟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千里

西京雜記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龍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

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亦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說類

卷之六十一 鱷介

三

則詳究其義似帝責蛟鱷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

宣室志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風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鱷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空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

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空晦黑且其簷宇搖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暴雷從此起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暈顛悖由是驚懼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禪堂庭北槐樹高數十丈尋爲雷震死說類

卷之六十一 鱷介

四

循水理而裂中有蛟龍蛇蜒之跡焉

俱宣室志

蛇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蜿蜒若蟠繞出于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咒之蛇決水渚洛城卽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管居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于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溺于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渚城之應

宣室志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蝨螫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卽死

人樵採設爲草木所傷亦死毒甚于蝮齧謂之迹蛇也

博物志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藥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閑意括異志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墳起數寸陸紹卽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

說類

卷之六十一 雜介

五

鼻如刺焉

酉陽雜俎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胛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常舒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酉陽雜俎

矛蛇蛇頭鑿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骨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壳盛之不漏主毒腫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脂及解毒藥

蛇蛇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

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俱酉陽雜俎

九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八九尺吞鹿角骨鑽皮出夷以大竹籤殺而食之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唯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犬吞鹿腴成養劍賓享嘉宴是豆是觴

續博物志

兩頭蛇馬鬣食牛血所化

續博物志

魚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勅者以販彭蠡湖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于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

說類

卷之六十一 雜介

六

魚于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畫進勅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勂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勂卽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勂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于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旣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薪數年之間大作簾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簾筏一時沉溺惟進勂陷于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颺竹數竿至于進勂身側進勂扶此竹獲濟乃見大魚數百頭于進勂足下乘之又共拽竹而行到洲登岸回頭

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栖于洲上將更深矣
進勅乃獨坐愁苦兩淚迸洒嗟身之蹇蹶一至于此忽
見荻叢碎罇中光芒進勅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
于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
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予前者所放諸魚今各
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搜一葉舟
來撓棹俱備進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
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搜神記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網魚得鱖不如啖茹俱續博物志

說類

卷之六十一 雜介

七

井魚腦有穴每命水輒於腦穴感出如飛泉散落海中
舟人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
水焉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王衆鱗不
復去頃刻可盡俱酉陽雜俎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
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
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
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畔村舍中獨成在江上
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

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
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
聽之俄聞舫中萬魚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
悉投群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以具告暉暉怒曰
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
資酌其值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遷於
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緝十五千簽題云償
汝魚值成益奇之是日于瓜州會郡僧食弁以緝施焉
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州偸得其事傳于紀述
宜室志

說類

卷之六十一 雜介

八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公
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
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踴起爭角
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
殆是爾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
日有騰拔之志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東坡先生志林

龜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担之未至家遇
夜攬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
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

恪明敏禍必及于予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煮之三卧
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
爲薪煮之立爛遂令以老桑斫之爲薪既燃即爛

東北巖海岸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
復止于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俱述異記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

葵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

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開不要開聽取龜兒口號六隻

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

暇尋閱實究偶因見嶺南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

說類

卷之六十一

九

兩眼餘四目乃班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正

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真目也

游宦紀聞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

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家告

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縉皆沾濕父母恠

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開憲括異志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檣往海鹽回程次吳江

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鋸刀剗其肉寢爲殘酷小人牟

利忍于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值一二錢惻然動心

以一千錢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于竹籬度去漁舟

差遠以數枚實于板舟行旋取旋放益恐饑隸軍用力
拋擲或墮沮茹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到家其婦唐迎
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諾而
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自爾
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
怠

清波雜志

鼈

取鼈挫令如碁子大搗莧汁和合厚以茅包五六月作
投池中經旬纔露盡成鼈也

博物志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廬十五以搗鼈爲業

說類

卷之六十一

十

每搗鼈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鼈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

泰二年壬戌四年十七日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

霹靂大震廬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鼈

鼈龜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廬十五之報亦

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既好食又招賓友會聚而食

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

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開憲括異志

螃蟹

開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
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病瘡者借去掛門

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夢溪筆談
蟬闢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續博物志

蛙

周禮蠲氏注云蠲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滅宗廟羔兔蛙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老學庵筆記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于蓮池上時苦蛙聲坐中有州

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

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伏武帝欲藉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

說類

卷之六十一 鱗介

十二

朔諫以為此地土宜菰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曰捷即蛙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懶真子

蝥蟬

蝥蟬大者力能與虎鬪取之不戒螫能剪殺人續博物志

蝦蟆

李揆於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于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圯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十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

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亡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室志

陳宏泰家富于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蟆也開寶通志

奔鯨

奔鯨一名漏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數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侯相

說類

卷之六十一 鱗介

十三

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酉陽雜俎

說類卷之六十二

蟲牙部

蟬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結蟬所化秀才韋翹一日在

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

蟬固朽木所化也翹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酉陽雜俎

蜘蛛

元和中蕪湛遊蓬鵠山暴根鑽火境無遺跬忽謂妻曰

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拔之今

與卿決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

說類

卷之六十二

蟲牙

一

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蕪遂過之

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蟹矣有蜘蛛

黑色大如鉅鑄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繯已

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晷滿一山相傳裴旻山行

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

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

立止也

酉陽雜俎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從使至京既還道次商

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

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

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又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

韋乃命左右絮帚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

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

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

一臂由是肩與界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

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

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

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

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

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宣室志

說類

卷之六十二

蟲牙

二

蝗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

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

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

不可言魚子變近之矣或曉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

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

吏也

酉陽雜俎

雪蛆

嘉祐雜志云峩眉雪蛆治內熱子至蜀乃知此物實出

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嘗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

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銷亦消盡 老學庵筆記

蜻蜓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

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 博物志

蜥蜴

蜥蜴或名蜥蜴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禱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

號守宮 博物志

蜈蚣

余伯祖嘗于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

說類

卷之六十二 蟲豸

三

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拆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唧蛆甘帶蛆即蜈蚣之別名 墨客揮犀

蝸牛

蝸牛不特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牛徐進其身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墨客揮犀

蝸

蝸鼠負蟲巨者多化為蝸蝸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蝸負十餘子其色猶白繞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文言陳州古倉有蝸形如錢螯人必死江南舊無蝸開元初

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為

主簿蟲蝸嘗為蝸所食以跡規之蝸不復去 西陽雜俎

水蛭

水蛭性難死予同官林承奉嘗言少時曾取大水蛭曝為乾數月後投水椀中復生又以為末散水中悉化為小水蛭有人夜臨溪而溷蛭入其尻中數年瘦病而死其家將殮蛭自亡者口中擁出至數升 墨客揮犀

螺贏

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陶隱居以謂螺贏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為子也余童

說類

卷之六十二 蟲豸

四

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唧泥管巢于室壁間者名螺贏穴地為巢者名蠐螬窠于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螺贏蒲盧即捕桑螵及小蜘蛛之類蠐螬惟捕蠐螬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實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 墨客揮犀

蝙蝠

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使人神仙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人陳子貞得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 俱續博物志

蟻

蟻夜飛宜避之撞入胃腹如臂肢間輒遺子而去人或悟子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肢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墨客揮犀

巨蟻

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塩漬之歸誇壯人

續博物志

度古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鍤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趨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縱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

酉陽雜俎

說類

卷之六十二

五

消麪蟲

吳郡陸願家長安于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願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滌酒食詣其門既坐願謂願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間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戕焉其冠檐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願謝曰願幸得籍於太學然無它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願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月群胡又

至持金繒爲願壽願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口吾

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饒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

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願不

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願曰

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塩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

肯輕金繒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

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願遂僑居於渭上柱門

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願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

太學中我未得盡言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欲富君爾幸

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願曰謹

說類

卷之六十二

本

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然又曰食麪者非君也

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

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願曰若誠有之又

安有不可也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

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

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願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且

天起於大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

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也夫此蟲稟天地中和

之氣而生故好食麪蓋以麦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

始成寔天地四時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

見矣願卽以數斗餘致其前蟲食之立盡願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天地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旣而以函盛其蟲又金匱局之命願致于寢室謂願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王綰帛約數萬獻於願共持金函而去願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長安中號爲豪士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願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願旣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卽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

說類

卷之六十二

七

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王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珮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王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願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寘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願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

願卽執胡人佩帶從入焉而其海水皆割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龍宮入蛟室奇珍惟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願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也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願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于閩越

異蟲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蟲置酒中立消

速異記

說類

卷之六十二

八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土齧不可取溫令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嘴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嘴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回視巨蟒蛇長丈餘宛轉荆棘間若病傷者行者恠而諦視之但見腦門一虫大如粟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蹴之邊巡蛇遂

能去行者漸覺足間微癢更愈劇毒氣依升于股旬
日之間血肉潰爛遂墜股而死微細之物其毒至是人
終莫知其名

俱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六十二終

七頁

卷之六十二終

說類六十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葉向高編林茂槐增刪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
清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忠事
迹具明史本傳茂槐有諸書字考已著錄是書摘
唐宋說部之文分類編次每類之下各分子目每
條下悉注原書然皆習見之典別無新異其上細
書評語體例尤爲近俗

遜世編十四卷

〔明〕錢一本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世編十
四卷》提要

遜世編序
蓋啓新錢先生之論曰遜之時
義大矣夫遜者避也遜而必以
亂此亦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賢
者之避世遁地避言遜色而已
何聖之解為仲尼有言天下有
道一
道立不與易也有道莫盛於唐
虞維時累許不臣堯舜抑且以
天下讓之而不受玄之若漢望
侯亂哉聖人之言遜世者有三
於乾初曰龍德而隱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遜世無悶不見是而

季問於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
懼遯世無悶於中庸曰君子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
其言遯世也或以龍德或以大
過或以中庸既已異於有道則
見乎道則隱胎則進亂則退之
序二
義而潛龍有聖人之德中庸惟
聖人為能即賢者多在所未與
其斯為善言遯之時義者歟天
下之生久一治一亂有治亂斯
有去就有去就斯有出處隱見
分途名實競起趨易則不相局

受勝則或相繼善哉乎范曄氏
曰彼維嵒之有類沽名者然而
俾脫囂埃之中自致衆臣之表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矣矧
夫赫季澆漓淳風殆盡錐刀之
末競入成羣盛氏曰今人之於
序三
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
於行潦故可以揚清振濁抑貪
止競其惟隱者乎粵稽巢許以
降龍德而隱者不可多得而或
隱居以求志或執節以矯非或

垢物以激頑或沉冥以遺世或
恬已以鎮躁或排難以滅怨或
立槁以畢命或解弢以離塵長
往之執維殊高尚之志則一以
所謂貪廉懦立聞風而興起者
矣方今

序四

聖明在御林壑多英少車之牘日
月薦引皆以起廢為第一義而
廟堂之上亦多懸之為羶餌將
予復斬以待陽鱉之自赴噫嘻
此皆未曙乎遜之義者也夫上
有堯舜下有巢許乾之初不潛

於否而潛於泰不潛於龍戰之
日而潛於龍飛之時而施雲行
天空海潤多成其為龍各成其
為德偽所稱六位時乘乃見天
則非耶故惟知乾道而後能識
遜義知乾遜而後可與言易知

序五

易而泥蟠天飛矣所往而不為
龜德即潛見惕躍飛亢皆所希
論而又何廢與起之可言哉多
廼商鼠可嚇冥鴻猶慕尋斧斤
於林木施置罟於蓬節龍不隱
鱗既鮮存身之蟄羊或羸角恐

貽壯頌之悔涉末流而求嘉邇
難言之矣此邇世編所以作也
思潛龍也是為叙

真止居士吳亮采于甫書



序六

邇世編叙

夫鐸以聲自出膏以明自銷隱
賢也為矣顧隱於林檎邇世息虛
之謂一出一入將去去為藉以風厲
焉故為華之於上有高堂則巢
巢序一

許之安於燭之熱缺之隱於石
石之幽隱於燭之熱缺之隱於石
于采文東巖時名噪海內以出必
制舉擬二魁以出必制舉居紫微紅
山之署謬為海內名噪海內以出必

白首峻嶒歲名震較六指繼行至
 皇聖中之谷歌公望之章權黃西
 之膽落是時來于未艾方枘向
 圓名震日月之表如去太夫人黨景
 遂之疏陳揚抗志投簪不俟時日以於
 夏序二
 易之飛遯九師道訓以遯而能飛吉
 猷大焉其采于之得守備 未之知
 母愛所之人嗣名園於嘉山門外曲沼
 謔塘隴之深之水周堂下日之賓朋
 並集其中蓋誓以適軸終身不改

此山之小州矣考槃之暇輒用古之
 為蹈者次第品隲首曰神 隱曰白
 真隱曰儒隱又次曰曰隱俠隱格隱
 為隱聖又次曰曰別 隱曰隱止居業
 稽往詰或至是極其洗下 擊手膺
 夏序三
 運海中之王獨抱龍吟美哉灝乎南
 飛龍潛龍神 隱乎其披袞衣之息
 樽酒臨臨非徒位乎若涵涵聖真教瑟
 鳴琴歌新 滿之地美哉洋洋之守樂
 道安貧能隱隱乎其功成不愛膏名

遂身之退從黃不汝五湖之文瀾上
觀乘子嶽尋其匿迹為卷不期不
類然僕隱於遠隱為隱之儔守玄
游方之外斜絕玄編非禪非玄以能
若舍美或傷之乎也乎退之受揖

集序四

帝夷而友毗耶之形為所隱乎之如
位去行一遜以同署各各其有也其
習文之觀者如入大火而冰而冰清涼
如嚼之如春律聖而一段有之有沁
入肌膚列名且九蓋取易辭圓氣之氣

昔阮孝緒有遜志帖云凡謂曰子孫位
而心難明諸君之著龜其下乃以遜
卦之上九曰飛遜元不利有言唯嗟
曰多應實應心典迹諸子可以遜矣士
常行即曰遜聲施則上蓋遜非

集序五

難名索和副之難也其乃出書未
明壹意枯錫於世名湯豈主持貪祿
靡有起立而但如斯治聖譴晚學
奇烟襲江湖之教人蒙太虛之迷
亦豈惟未達於德上焉知於性哉嗚

呼尾邀形屬係邀為宋公采于左
夏元躍而浩氣遇急流而勇退不
事藻績王機為張北山有園所謂
之態其款者之確守之不可移也
隱之之之

夏序六

戴江初後友弟夏樹芳謬拜

書



遜世編品目

蘭陵 錢一本國端甫 品定

陽羨 吳 亮采于甫 論贊

神隱一

獨抱龍德確乎不拔遜世無悶如巢許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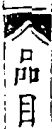
真隱二

沉冥遵晦挫廉逃名不知姓氏如壤父之類

儒隱三

歸依聖真樂天知命不求聞達如顏曾之類

遜世編



品目

節隱四

識微去亂恥事二姓堅節不屈如夷齊之類

俠隱五

排難解紛超然遠舉不膺爵賞如魯連之類

哲隱六

名遂身退知止知足恬靜自保如張良之類

達隱七

遺世放情警然自適不受羈紲如展禽之類

高隱八

清介自守高尚其志不屑污濁如善卷之類
別隱九

慕好緇黃屏絕塵緣游於方外如李耳之類

遜世編名目

神隱

巢父

附被衣 王倪 齧缺 蒲衣子

許由

附子州支父 伯成子高 北人無澤

四皓

附應曜

嚴光

附牛牢

陳搏

真隱

壤父

石戶之農

遜世編

名目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儀封人

荷蕢

石門守

荷篠丈人

漢陰丈人

漁父

鶡冠子

閭丘先生

鬼谷先生

河上丈人

黃石公

蒙叡士

魯兩生

河上公

成公

彭城老父

野王二老	東海隱者
鹿皮翁	漢濱老父
雲房先生	陳留老父
寒貧子	灰袋伴狂
蘇門山人	瞿硎先生
湘中老人	潯陽漁父
鍾山人	負苓者
楚江漁者	洞庭老人
吹笛生	松江漁翁
遜世編 名目 二	
筏叟 醬翁	漢江父老
吹角老兵	杜生
順昌山人	莎衣道人
西蜀隱者	鐵脚道人
南安翁	
儒隱	
顏回	魯參
原憲	閔損
曾蒧	漆雕開

澹臺滅明	王通
邵雍	尹焞
蔡元定 <small>附子沆</small>	劉勉之
胡憲	魏掞之
羅從彥	李侗
陸九韶	劉因
謝應芳	
節隱	
伯夷 叔齊	王蠲
遜世編 名目 三	
龔勝 <small>附薛方</small>	譙玄 <small>附費貽</small>
李業 <small>附王能 任永 馮信</small>	郭憲
許揚	譙秀
郭琦	辛謐
陶潛	辛勉
龔穎	司空圖
甄濟	周朴
鄭思肖	吳思齊
陳謙	

仿隱

魯仲連

介子推

弦高

范蠡

侯嬴

附毛公 薛公

梁鴻

田疇

龔壯

郭瑀

唐珣

哲隱

張良

疏廣 疏受

薛廣德

延叔堅

遜世編

名目

四

田豫

王羲之

陶季直

阮裕

羊欣

王微

劉歊

蕭朮素

武攸緒

賀知章

錢若水

朱昂 附弟協

林舍

蕭札刺

達隱

柳下惠

附少連

林類

樂啟期

莊周

向長

張翰

嵇康

劉伶

阮籍

附渾威 瞻平

皇甫謐

附楊王孫

王績

張志和

皮日休

种放

楊維禎

吾衍

高隱

善卷

卞隨

務光

遜世編

名目

五

鮑焦

泰伯

仲雍 附夷逸 朱張

季札

小臣稷

商容

老萊子

長沮

桀溺

顏闔

陸通

壺丘子林

列禦寇

段干木

公儀潛

顏蠲

黔婁

陳仲子

田何

邵平

王生	擊峻
韓福	宋勝之
張仲蔚	嚴遵
秦宓	鄭樸
周勰	李弘
龍丘萇	韓順
逢萌 <small>附徐房 李子雲 王君公</small>	周黨 <small>附譚賢 周謨</small>
閔貢	王霸 <small>附妻</small>
井丹	許楊
遊世編 名目 六	
高獲	高鳳
高恢	臺佟
王克	任末
景鸞	段翳
折像	韓康
丘訢	任棠
鄭仲虞	班嗣
龔恂	王符
戴良	法真

孫期	趙曄 <small>附張匡</small>
侯瑾	穎容
劉根	馮胄
廖扶	魏桓
周燮	馮良
符融 <small>附范冉 孔佃 韓卓 田盛</small>	黃憲
蔣詡	徐穉 <small>附子胤 李曇</small>
夏馥	許劭
郭泰 <small>附左原 孟敏 茅容 庾乘</small>	申屠蟠
遊世編 名目 七	
袁閎	董正
陸璣	羅威
姜肱	鄭敬
管寧	陳寔
王烈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檀敷
張璠	龐累
杜微	王儁

荀靖	胡昭
徐幹	張芝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冲
范喬	左思
王裒	劉兆
魯勝	許孜
董景道	董養
汜毓	徐苗
伍朝	魯褒
張薦	汜騰
江惇	任旭
孟陋	韓績
劉鮪	翟湯
郭翻	劉驎之
索襲	索統
虞喜	孫晷
何遜	公孫鳳

遜世編 名目

八

公孫永	何琦
宋纖	郭荷
祈嘉	謝敷
戴逵	范宣
龔玄之	戴頤
張萊民	宗炳
周續之	王弘之
孔淳之	劉凝之
龔祈	孫康
宗茂之	宗測
沈道虔	孫法宗
郭希林	雷次宗
朱百年	許昭先
王素	郭世道
開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褚伯玉
明僧紹	臧榮緒
何求	庾易

遜世編 名目

九

杜京產 附孔道衡

沈麟士

王晞

吳達之

附何伯璵 王文殊 勿璵

吳苞

附趙僧巖 蔡翥

徐伯珍

韋夔

何點

何胤

阮孝緒

陶弘景

韓懷明

諸葛璩

沈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遯世編 名目

十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張昭

李士謙

崔廓

張文詡

楊伯醜

桂夸

李謐

張吾貴

劉獻之

鄭修

賈景與

馮偉

朱桃椎

孫知微

高太素

田游巖

程袁師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白履忠

盧鴻

孟浩然

秦系

陸羽

崔觀

魏瓘

陸龜蒙

元德秀

孟郊

王龜

權皋

遯世編 名目

士

陶岷

方干

李季芳

顧况

鄭遨

石昂

陳貺

陳陶

許堅

顏詡

鄭元素

戚同文

王昭素

萬適

附楊璞 田諱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丘濬	高澤	附韓退
徐復	王居巖	
貫雲石	孔收	
何羣	王樵	
張愈	黃璠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章旻	章譽	
呂南公	徐績	
遯世編	主	名目
王無咎	俞汝南	
巢谷	陽孝本	
吳復古	鄧孝甫	
鄭樵	宇文之邵	
劉卞功	李元白	
吳瑛	張壘	
徐中行	呂徽之	附子庭筠
譙定	蘇雲卿	
蘇養直	崔唐臣	

徐偉	林敏功	附弟敏修
王忠民	杜孟	附蘇庠
郭雍	王珪	
王鴻	劉愚	
安世通	黃澤	
家鉉翁	耶律官奴	附蕭哇
蕭蒲离不	張禕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遯世編	主	名目
郝天挺	薛繼先	附子純孝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元德明	附子好問
杜瑛	金履祥	
杜本	同恕	
安熙	孫轍	附吳定翁
危復之	武恪	
劉詵	韓性	附龍仁夫 劉岳中

謝翱	嚴侶
陳徵	張雯
陳植	褚伯秀
倪瓚	黃公望
王冕	曹知白
陶宗儀	吳鎮
王蒙	陳樵
白珽	
別隱	
遜世編 名目	古
李耳	庚桑楚
匡續	茅初成
安期生	樂臣公
盖公	安丘望之
梅福	左慈
矯慎 <small>附馬瑤</small>	焦光
郭文	周顒
楊軻	張忠
石垣	王嘉

陶淡	許邁
葛洪	單道開
許遜	顧歡
孫楚	陸修靜
盧度	劉之英
劉蚪	鄧郁
徐則	馮亮
吳筠	潘師正 <small>附劉道合</small>
仲長子光	薛季昌
遜世編 名目	圭
薛玄真	寒山子
張果	丁繁
施肩吾	司馬承禎
許宣平	呂嵒
劉睹	爾朱洞
杜光庭	蘇澄隱
張薦明	軒轅集
石延年	章隱之
張揮	雷本

閔文如	雍孝聞
喻紫芝	張虛白
王彧	林靈素
劉益	劉兼道
朱敦儒	汪元量
白長庚	葉朴
王子可	張雨
明天淵	顧德輝
遜世編	名目
	去
遜世編名目	終

遜世編卷一

神隱

贊曰乾初勿用聿稱龍德當飛能潛其神莫測

乘六用九乃見天則至聖亦云有道不易

巢父

附 被衣 王倪 齧缺 蒲衣子

巢父堯時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遜世編

神隱

一

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被衣堯時人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堯時人師被衣齧缺又學于王倪問道焉齧缺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獮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

逐世編

神隱

二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問于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蒲衣子舜時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

逐世編

神隱

三

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于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許由

附

子州支父

伯成子高

北人無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簪不食後隱于沛澤之中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聞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由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晉日月運照靡不記覩游

遊世編

神隱

四

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蕭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許由歿葬箕山

天下也

伯成子高堯時人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辭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侯而耕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也俛乎耕而不顧

遊世編

神隱

五

北人無擇舜時人舜以天下讓之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于畎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于清泠之淵被衣子州支父諸人皆出莊子或是寓言故附于巢許之後論曰善哉乎石季倫之推言之也聖人在位羣材必舉輕重允宜故大材不抑小材不極當巢許時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嗚呼有道不易惟聖者能之巢許其殆庶幾乎

四皓

附 應曜

四皓皆河內軹人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角里先

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紫芝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又作采芝操曰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巍巖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帝聞而徵之不至帝欲易太子呂后

遜世編

神隱

六

用留侯計招四人從太子游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論曰隱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者矣四皓避秦隱形不應辟召商雒一出漢嗣遂寧且以漢高輕士嫚罵爲之心折目送之而終不能屈烏在其不如淮陽一老乎能見而潛稱爲龍德不虛爾

嚴光

附 牛牢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學及帝卽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遣安車

遜世編

神隱

七

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遣侯子道奉書光不起于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

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子耶于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遞世編 神隱 八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論曰以余所聞嚴光義至高與帝共卧起加足其腹令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匪偶然矣牛牢之事漢史不槩見抑何與光類也非光武不能成子陵非子陵不能成光武相得益彰豈以祿位哉豈以祿位哉

陳搏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縣人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澗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游泰山之巔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鏞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游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游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并賜宮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

遞世編

神隱

九

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卽時遞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巖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眞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劒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游更相酬

倡先生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道耶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常乘白驢欲入汴州聞宋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屨垂絛以賓禮見

遜世編

神隱

十

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卽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齋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以安車軟輪異數迎先生先生爲表謝曰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遜之士何代無之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

遜世編

神隱

十一

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條去
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
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
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
可久留世矣來歲中元後當游我眉明年遣門人鑿
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卽草
遺表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
十二日化形於蓮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并龜鶴
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

遜世編

神隱

十一

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
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論曰史稱希夷先生與老子同鄉里跡其所爲服氣
辟穀類道家者流乃顯德興國間兩被召對絕不言
黃白玄默之事引君當道抑何其軌于正也若藝祖
登極大笑墮驢鑿谷張超歸全委化斯亦所謂廢興
前知去來無罣者矣立乎不測游於何有不謂之神
其可得乎

遜世編卷一 終

遜世編卷二

真隱

贊曰龍旣隱鱗鳳亦藏羽有聲必銷無色斯舉
堯逢豈讓札值奚語族氏弗彰冥潛何許

壤父

壤父堯時人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父年八
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
于我哉父無姓氏以其擊壤遂名之曰壤父

遜世編

真隱

一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
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于是夫負
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

披裘公

披裘公吳人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
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
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
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

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

儀封人

遯世編

真隱

二

儀封人不知姓氏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孔子適衛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荷蕢

荷蕢衛人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于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磬聲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莫之難矣

石門守

石門守魯人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遯世編

真隱

三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楚人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樛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盥而不爲也子往矣勿妨吾事

漁父

漁父楚人楚亂乃匿名隱釣于江濱楚項襄王時屈
原爲三閭大夫名顯于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
放之江濱被髮行吟于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
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
于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
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歎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自
令放爲乃歌曰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
漣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今何不渡爲事寢急
今將奈何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遂去

遊世編

真隱

四

鵲冠子

鵲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鵲爲冠莫
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嘗師事之後顯
于趙鵲冠子懼其薦已也遂與諼絕

閻丘先生

閻丘先生齊人宣王獵于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
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

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富
矣今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
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
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
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
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陰之檀桐乎上枝
干于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
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亦所居然也

遊世編

真隱

五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
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
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
道老而不虧云

黃石公

黃石公下邳人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
良易姓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

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去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公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

遊世編

真隱

六

是太公兵法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墓焉

蒙轂土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轂之土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爲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傲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于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遊爲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罟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乎

魯兩生

魯兩生皆魯人無姓氏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叔孫通自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

遊世編

真隱

七

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通不敢致而去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結廬河濱帝讀老子未解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造請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

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彭成老父

彭城老父楚之隱人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趣世編

真隱

人

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因于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在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王何謬耶昔湯卽桀于鳴條而

大城于亳武王卽紂于牧野而大城于郊鄒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據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

趣世編

真隱

九

論者高之

鹿皮翁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嵩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

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
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
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
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
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
姓名不告而去

雲房先生

雲房先生號和谷子一號正陽子父爲列侯宦雲中
誕生真人三歲不語第七日躍然起曰身遊紫府名
遊世編 真隱

十

書玉京及壯仕漢爲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
谷遇一碧眼胡僧鬚頭拂額結草爲衣因示曰此東
華先生成道處遂授以太乙刀圭洞曉玄玄之道嘗
題詩壁間曰坐臥嘗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
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中一丈夫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時黨錮事起外黃令陳
留張升去官歸里道逢友人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
殺鳴犢仲尼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鳳鳥逝而不至今

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
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
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
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
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願而去莫知所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
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
給富貴人餽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遊世編

真隱

十

灰袋狎狂

蜀有道士狎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
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入雪中布褐隱青
城山

蘇門山人

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阮
籍聞而從之箕踞相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
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爲之
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

對之長笑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笑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喟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笑也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眷先生山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遯世編

真隱

十三

湘中老人

唐呂雲卿嘗遇一老於君山側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蘂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蘇子瞻云此詩殆是李謫仙輩老人真遁世者也

潯陽漁父

漁父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太康孫緬爲潯陽守逍遙渚上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

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而用晦若是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激激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鍾山人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

遯世編

真隱

十三

數千頭呼之卽來遣之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負苓者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

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于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不歎而嗟文王遜世編 眞隱 十四

負其苓而行追而問其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楚江漁者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鼓楫而去

洞庭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傍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

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吹笛生

吹笛生者鄆人祥符中范文正遊終南與澶淵王鎬海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同游周精于篆屈深于易皆善琴鎬嘗戴小冠衣白苧相與宴坐圭峯之別墅已月高露下羣動漸息忽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霄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灑然如在冰壺中也范公大異之問鎬吹笛者何人也鎬曰此

遜世編 眞隱

十五

一書生老且貧每當風月之夕輒操長笛奏數曲如是者四十年矣范公太息往就之其人去不得見而反後鎬舉進士忽遭疾旅死范亦致位通顯白髮憂邊對酒不樂遇周道士至涕下沾襟曰嗟乎安得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吹笛乎彼吹笛生何其遠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絃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

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于此三十年矣初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

遯世編

真隱

六

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語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枹而去

篋叟 醬翁

程伊川游成都見治篋桶者挾策就視之則易也篋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伊川兄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與語大有得蓋篋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漢江父老

漢江父老不知其姓字紹聖初程伊川貶涪州司戶

嘗過漢江至中流船幾覆舉舟相顧失色伊川獨正襟危坐已而及岸衆中一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存誠敬父老曰又不若無心也言已忽不見

吹角老兵

吹角老兵忘其姓名宋紹興初一日於麗譙題詩其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土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杜生

遯世編

真隱

七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竝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自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

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令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邀世編 真隱 十八

順昌山人

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人宋紹寧末避亂渡江倏若狂者晝乞食于市夜止天慶觀衣弊以莎緝之嘗游妙巖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孝宗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

西蜀隱者

宋江公望多暇亭記云東山之中有西蜀隱者居焉危坐不寐二十年

鐵脚道人

邀世編 真隱 十九
鐵脚道人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數片和雪嚙之或問嚙此何爲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竟飄然去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密茂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

若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市城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拾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其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翼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瞻給若渠

遜世編

真隱

壬

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搜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勅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真甕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論曰昔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守終無

固志袁淑採古隱士有跡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身隱矣何用文爲夫名之不可以有也如是矧夫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婢直矯枉以及于禍可勝悼哉易稱龍德不成乎名詩咏白駒在彼空谷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固不若無名者知希而我貴也君子當潛時繹种母之訓堅彥德之志毋爲陽源所嗤斯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

遜世編

真隱

壬

遜世編卷二

終

遜世編卷三

儒隱

贊曰至道之腴膏梁弗旨至道之華文繡匪美

所以聖人樂在疏水不義富貴浮雲而已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

遜世編

儒隱

自娛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

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論曰孔子當亂世轍環栖席不暇煖及退而老于洙泗刪詩贊易修春秋以存王迹未嘗一息寧也顏氏稱高第弟子惟樂簞瓢心齋坐忘而已而他無所表見何哉有若曰夫子賢於堯舜夫惟有堯舜而後巢許遂其高有仲尼而後顏淵享其樂回也其素王之逸民歟

曾參

遜世編

儒隱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不仕而游居于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綖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

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愿車馬
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慙色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
子貢曰子之見于色者何前後之頓殊也閔子曰吾

遊世編 儒隱

三

在蒹葭之中以恬澹爲樂出見羽蓋龍旂心又樂之
二者交戰于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
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之益出見羽蓋龍旂之
屬不啻塵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季氏欲召爲費宰
謂使者曰善爲我辭焉齊南之境汶水湯湯如有復
我吾將之焉遂終身不仕

曾蒧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

子喟然歎曰吾與蒧也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開蔡人不樂仕進孔子使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子悅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
以其材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鄉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
施于諸侯終身不仕渡延津齎千金之璧陽侯波起

遊世編 儒隱

四

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
怪意

論曰仲尼弟子皆異能之士從政事者冉有季路而
外偃宰武城不齊宰單父而已孔子悅開與蒧而其
論公皙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
嘗仕若有欣慕焉此廼嚮者子騫所爲善辭也士君
子於功名之際可苟焉而已哉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今遠遊京畿忽逢帝王今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今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今垂翅東歸皇之不斷今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太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于茲四代矣茲土遯世編 六 儒隱 五

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受業者不可勝數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末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諡曰文中子

論曰仲淹之論隱也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退藏於窮惟有道能之其穆然陶唐氏之思乎乃上太平策不用而賦歸與講業於河汾之上從游者十餘人雍雍如也仲尼既沒文不在茲舍之則藏有是夫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游河南葬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厲寒不氈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受河洛義文之秘于李之才探賸遯世編 六 儒隱 六

索隱洞徹蘊奧多所自得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初至洛逢輩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屢空怡然甚樂人莫能窺也富弼司馬光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數甌微醺卽止興至輒哦詩自詠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別作屋如雍所居名曰行窩雍德器粹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

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鄉人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邵先生知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自作安樂吟曰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翺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肺腑盆池資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古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遯世編

儒隱

七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爲快活人六十五歲踰二年卒元祐中賜諡康節

論曰熙寧初詔舉遺逸穎川常秩蓋與堯夫並薦云王安石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者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然而帝寢薄之安石亦知其爲人豈非所謂變塞者耶按謚法能固所守曰節嗚呼此堯夫之所以爲節也歟

尹焞

尹焞字彥明世爲洛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非弔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門人昇置山谷中劉豫以禮聘焞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得程

遯世編

儒隱

八

頤易傳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二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范仲舉焞自代以疾辭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胡安國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召正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焞奏臣實師頤自信甚篤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留九江不進令江州守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

怪退矣除秘書少監力辭求去上語劉大中曰未論
焯所學淵源矜式後進班行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
象乃以焯直徽猷閣留侍經筵焯上疏言中原未復
讐敵未殄天下之民痛心疾首陛下屈意降志失不
共戴天之義及移書秦檜言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
左衽之憂皆不報焯固辭新命言臣有五當去之義
無一可留之理乞放歸田里檜當國遂不復留致仕
十二年卒

蔡元定 附子沉

遜世編 儒隱

九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父
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
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
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
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尤袤楊萬里
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
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
草率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

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劉礪曰化性
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
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有
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
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
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顏
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
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

遜世編 儒隱

十

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
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
靜以還造化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廸功郎賜諡文
節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點少從朱熹游熹晚
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
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
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輒謝却曰吾不忍
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
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遷世編

儒隱

十一

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

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懿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旣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

遷世編

儒隱

十二

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共以其行義聞於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折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玘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復請祠而

去春檣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檣死以大理
司直召未行改祕書正字既至當奏事病不能朝乃
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官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
惟張浚劉錡在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
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
獨首言之疏入卽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
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
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游
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適秦檜譁言
遜世編 儒隱 十三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建陽人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
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
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
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掞之以書責傑
長揖徑歸築室讀書勝以良齋人稱曰良齋先生門

守知其賢薦於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
舉遺逸部刺史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掞之力辭時宰
相陳俊卿聞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
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將釋
菜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
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
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以迎親
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掞之在朝不能半歲既
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
意乃日居良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
喪祭重禮法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
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於倉民賴以濟諸
鄉社倉自掞之始與人交嘉善採失後進有寸長必
汲汲推挽之人或訾其近名覺然曰使人人避此嫌
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
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
五十八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聞伊川說易甚善卽鬻田走洛見願問之乃歸卒業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羅從彥得河洛之

遜世編 儒隱

五

學從之游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久之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亟稱之旣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食飲或不充怡然自適吏部郎朱松雅重侗遣子熹從學得其傳鄧迪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松以爲知言卒年七十有一

陸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金谿人學問純粹隱居山中晝所言行夜必書之治家有法以訓辭爲韻語晨興率子弟

謁先祠畢擊鼓誦之子弟有過家長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之官府屏之遠方雅與朱仲晦善自號梭山老圃所著有梭山集遺誠不得銘墓

論曰學者患不見道耳見大則心泰心泰則處一化齊泊如也道學莫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隱居求志吾見其人矣嗚呼危不入亂不居非篤信好學烏能與於此哉

劉因

遜世編 儒隱

十六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子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來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以爲傲弗恤也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

修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母疾辭復徵爲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以疾固辭朝廷不爲強致曰古有
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卒年四十五歐陽玄
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浴沂風雩之樂資由
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
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
鳳凰固宇內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
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孔
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爲
遜世編 儒隱 七

知言

謝應芳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自幼潛心理學辭受進退斤
斤不失尺寸元末世衰道微風俗頽敝所至輒以斯
文爲己任憫時憂世崇正闢邪表章儒先扶植名教
流離兵革中汲汲不能自己至正初知時不可爲築
室曰鶴溪取龜巢于蓮葉之義扁曰龜巢鄉人稱爲
龜巢先生浙江行省舉爲三衢清獻書院長不就旣
而兵起避地吳中挾其妻子蕩漾一舟瀕危數四逾

年而後就室以居閱四年居凡五徙時時乏絕未嘗
以爲憂也作龜巢記畧曰播蕩以來邑無噍類同室
之人幸若再生雖貧窶不以爲憂反以爲樂也若吾
之所樂則又以窮居無事得專心讀古聖賢書以廣
其志仰天不愧俯地不作廓如也吾生若浮與龜浮
蓮葉何異故所至以龜巢名室室雖偏隘心有餘裕
蓋不以棟宇爲巢而以天地爲巢耳此巢自開闢以
來歷數千億載不壞吾與萬物同居其間政不必藩
籬町畦以自局也隱居芳茂山年九十七而終

遜世編

儒隱

七

論曰勝國所稱儒者蓋匪一人若幼清仲平皆仕元
都高位其建豎何如矣靜修屢徵弗就貞不絕俗有
善辭之槩焉龜巢隱身避地一室蕭然皆所謂不變
於夷者乎

遜世編卷四

節隱

贊曰達人遺榮烈士殉名貴屏國爵力扶民經

有死無二求仁得仁百代可風永垂清聲

伯夷叔齊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諡夷叔齊名智字叔達諡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武王

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

遜世編

節隱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克殷天下宗周夷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歿兮

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王蠋

王蠋畫邑人爲齊大夫諫於湣王不聽退耕於野後

燕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蠋之

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

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軍屠畫邑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旣破亡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

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

祿者乎乃如莒求齊王子立爲襄王

龔勝 附 薛方

龔勝字君賓楚人少著名節哀帝聞其名徵爲諫大

夫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乞骸骨歸王莽篡國遣

遜世編

節隱

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二年莽復遣

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勝稱

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

入戶要說至以印綬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

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莫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

姓下見故主哉因敕棺斂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

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

薛方字子容齊人嘗徵不起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

使者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悅其言不強致論曰楚蓋有兩龔云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金著名節皆以禮讓進退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藉令與勝俱徵亦必有以自處矣薛方守志箕山至今莽悅其言不強致史稱貞而不諒豈所謂危行言孫者乎

譙玄 附 費貽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遜世編 節隱 三

時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平帝時遷中散大夫爲繡衣使者巡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于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遣使者備禮徵之若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費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子瑛請以家財助軍資贖父死述許之玄

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費貽健爲人不肯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

李業 附 王皓 王嘉 任末 馮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介特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辭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持毒酒以劫之業乃嘆曰

遜世編 節隱 四

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若子見危授命何乃訪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皆蜀人王莽篡位金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曰速裝妻子可全皓對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仗劍而死

健爲任末及業同郡馮信金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不就皆托青盲以避世難末妻淫于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婢亦對信奸通及聞述誅皆盟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金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遂不知所在

世編

節隱

五

許揚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揚變姓名爲巫暨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清淨不交于世知大亂將作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皆不應常冠鹿皮冠躬耕田藪桓溫平蜀表薦秀曰植操貞固抱德肥遁奸威屢逼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宜蒙蒲帛之徵以鎮

頽風軌囂俗亦不應及蕭敬叛避難若渠鄉人宗族相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力尚堪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彭彭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

世編

節隱

六

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于家

辛謚

辛謚字叔仲隴西狄道人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末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金不應辟命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遊世編

節隱

七

陶潛

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遊世編

節隱

八

耶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頃之徵著作耶不就既絕州郡謁謁其親朋好事者或有酒要之雖不識主人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欲識之潛稱疾不見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弘每令人候潛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齎酒具要于半道潛旣遇酒便引酌忘進弘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潛無履弘勅左右爲之造履潛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美于華軒也弘後欲見輒于林澤間候之潛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宋元嘉中將復徵命會卒潛弱年薄宦不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末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世稱靖節先生卒年六十三

辛勉

辛勉字伯方隴西狄道人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喬度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遽飲度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策室

魏世編

節隱

九

龔穎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金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跪出救之故得免縱旣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收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元嘉二十

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臣聞運經明夷則堅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璩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詞色方壯雖桎梏在身殘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于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

魏世編

節隱

十

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卿曹斯寔邊氓遠士所爲於邑穎遂不被朝命終于家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爲禮部侍郎王凝所獎待後凝貶商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州觀察使辟爲從事御史府奏圖監察不忍去疑府臺劾左遷光祿主簿分司久之拜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

皆不起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
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
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山
圖居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
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
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
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
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
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曰君何
遷世編 節隱 十二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
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
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
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表濟於玄宗授范陽
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
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

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
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
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
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
頸待之希德歔歔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
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
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
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更拜太子舍人大曆初江西
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幼

甄濟

十二

孤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
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以義聞逢常以
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
節行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
稹遺書於史館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
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
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拂
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
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

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周朴

周朴字太朴福州人黃巢入閩得朴將用之謝曰我爲處士尚不屈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湧白膏數

趣世編 節隱

七

尺後人立廟以祀

鄭思肖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父震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卒于吳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元南下扣闕上太皇太后劾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卽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于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

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會吹落北風中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趙孟頫才各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

趣世編 節隱

古

田亦舍諸剝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官無不遍歷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卒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

吳思齊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少穎悟用辭章家知名

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中舉上禮部不利
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獄多留繫思齊坐獄
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俄不願仕請監南獄
廟流寓桐廬性好施與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
值宋改物家金艱虞至無僭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
謝曰譬之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
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發方
鳳粵謝翺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
畧無倦意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
逝世編 節隱 五

陳謙

陳謙字子平吳人也甫兒時卽知事父母三十始受
室俊俊色養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鰥君
進鰥父沒遂終身不忍食鰥事兄訓謹甚京口孫子

翼與君爲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君許助之孫疾篤
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卽持貲走京口爲畢嫁事
初君事林處士寬寬強君以業試有司勉就場屋遇
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歎曰道喪至此
尚可以僥倖失得爲哉卽罷歸盡棄舉子習折節屏
除世好潛心六藝嘗從兄北客楊潤南寓杭累數歲
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楊確論議尤善
古賦內翰虞公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
薦宜在著廷與鳴太平之盛君力謝乃止兄由掾吏

逝世編

節隱

十六

陞照磨佐分省軍事于常之無錫兵突至迫兄君以
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去復求入見兄已殯卽匍匐伏
尸哭甚哀遂并遇害兄妻王氏與老奴至乙亦自經
死旦日門人范文綱訪其鄰知君兄弟皆死狀因金
求屍所得之篠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立故人成元
章白其事幕府爲具棺槨斂於是君年六十七矣葬
吳縣天平山

論曰士窮見節義夫節義非必窮也窮乃益堅耳彼
富貴利達之士苟患失之何所不至哉故誓不降辱

慷慨授命或抱德肥遯自遠僞庭其於大節較然足
術矣陳謙從兄遇害婺校老奴皆自經死弟殉夫妻
殉夫僕殉主與臣殉君一也得金著云

遜世編卷四終

遜世編

遜世編卷五

伏隱

贊曰史稱游俠豪倨自命已嚮其利不軌於正
俠而能隱執義無競偉哉魯連名益虛殉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倣儻之畫策不肯仕宦任職好
持高節游于趙會秦兵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新
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見衍曰彼秦者棄禮
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

遜世編

伏隱

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為之民也于是不果帝秦魏公子救趙擊秦秦
軍引去平原欲封連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
復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
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後二十餘年燕將攻聊城不下連
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遂
屠聊城歸而言連欲爵之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介子推

晉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才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

遯世編

俠隱

二

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弦高

弦高鄭人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

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于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

遯世編

俠隱

三

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鳴夷子皮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爲賜夷子皮之陶又爲朱公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侯羸

附 毛公 薛公

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魏

遷世編 俠隱

四

公子無忌聞之往請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身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爲公

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爲上客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破趙進兵圍邯鄲請救于魏魏王畏秦名爲救趙實持兩端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遷世編

俠隱

五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待侯生備矣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軍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如姬盜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椎殺晉鄙奪

連世編

俠隱

六

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與侯生夾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而死

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

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免冠謝固留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趨駕

連世編

俠隱

七

歸救魏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裴
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裴褐之
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
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
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
而爲四皓以來二人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
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願瞻帝京兮噫宮闕崔

遷世編

不依隱

八

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
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皋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
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于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
莖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爲求塋地于吳要離冢傍

田疇

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

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展效
臣節衆議推疇疇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
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馳還虞已爲公孫
瓚所害疇謁祭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拘之軍下後縱
遣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
曰君誓不報不可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
敞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
家衆成都邑莫相統一疇乃爲約束二十餘條又制
爲婚姻嫁娶之禮學校講授之業衆皆便之至道不

遷世編

不依隱

九

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疇常忿烏丸賊殺其郡冠
蓋欲討而力不能曹操北討烏丸遣使辟疇疇隨使
到軍署畫策大斬獲遂北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
百戶疇固辭操心許而不奪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
功復以前爵封疇上疏以死自誓疇素與夏侯惇善
操使惇以情諭之疇曰始爲君難率衆逃遁志義不
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
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于前言未畢涕泣橫流惇
具啓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龔壯

龔壯字子璋巴西人挈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待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遣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

述世編

俠隱

十

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咸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師不制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

餘人張天錫遣使持節徵之瑀指翔鴻示之曰此鳥

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天錫滅符堅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符氏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于讒間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從

述世編

俠隱

十一

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唐珏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灑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

肆勢煥爛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搜珠襦玉押焚其齒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膠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予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

遯世編

俠隱

十二

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不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禱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之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已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將絕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吾往觀闕巍巍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妻若

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

遯世編

俠隱

十三

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頤頤凡夢中人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論曰太史公遭僂辱好稱說古節俠赴人之急不矜其能至以季次原憲徒抱咫尺不得與朱家翁伯比權量力豈不謬哉魯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排難解紛無所取非苟焉而已涉未泥而扞文罔儻亦嚮者魯連諸人所羞者耶

遯世編卷五

終

遜世編卷六

哲隱

贊曰功遂身退曰天之道君子見幾哲以自保
嗟彼貪人漏盡瀾倒迨於恥辱悔其不蚤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家世相韓秦滅韓爲韓報仇擊始皇博浪沙中索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步遊圯上遇老人授以兵法旣佐漢定天下封爲留侯乃曰臣本布衣以三寸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於遜世編
哲隱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不得已彊聽食後八年卒謚文成

二疏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並爲師傳當世榮之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移病上疏乞骸骨上許之贈黃金二十觔皇太子贈五十觔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趨買以供具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勸之治生產爲後人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亦可乎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克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有縉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

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因留射獵諫上即日還宮
上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
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
勿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後月餘以
歲惡民流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廣德
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
爲榮懸其安車傳子孫

遜世編

卷三

三

延叔堅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
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
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味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
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
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
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
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
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
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
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田豫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年少時自託於劉備備爲

遜世編

卷四

四

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仕魏遷南陽
太守盜賊屏跡境內肅然屢辭位不聽乃曰年過七
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遂固稱疾篤引去年八十二卒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少有美譽朝廷公卿
皆愛其材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
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
應命後爲右軍將軍會稽刺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多居之便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宴集於蘭亭自爲序以申其志後與王述不協恥爲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某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讓之義每詠老氏周任之誠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不子也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皎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窮諸名士泛滄海嘆曰吾卒當以樂死與吏部謝萬

述世編

哲隱

五

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夙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何如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陶季直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比中郎鎮西行叅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尙書令劉秉哀榮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

述世編

哲隱

六

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褚淵爲尙書令與季直素善以爲司徒主簿淵卒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叅軍出爲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阮裕

阮裕字思曠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徐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

遜世編

卷七

七

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在剡會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墜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

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羊欣

遜世編

卷八

八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初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叅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

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參軍仍輔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中郎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補欣右將軍司馬轉長史中軍咨議參軍臨川王輔國長史廬陵王諮議參軍並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

遜世編

卷八

九

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識之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

王微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

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鶯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却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益囂乎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文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逆將不然邪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遺令薄塋不設輜旆鼓挽之屬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貢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遜世編

卷八

十

劉獻

劉歊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歊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歊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安成王撫軍行叅軍公事免歊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叅軍南彭城郡丞尙書祠部郎並不拜太祖踐阼召歊入華林園謂歊曰吾應革命物議以爲何如歊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

遜世編

晉隱

十一

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勅歊使數入而歊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歊爲中書郎使吏部尙書何戢喻旨戢謂歊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歊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歊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叅軍丞如故歊終不就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歊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

教君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風饗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褻褻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繼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

遜世編

晉隱

十一

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除步兵校尉並不拜歊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明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客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

爲清溪焉卒年五十六歟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歟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歟娶王氏女王氏極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歟卽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天監元年詔立碑謚曰貞簡先生

蕭眆素

蕭眆素蘭陵人父惠明吳興太守有盛名眆素早孤

遜世編

卷八

十三

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天監初爲丹陽尹武帝賜錢八萬一朝散之親友未幾爲諸暨令到縣旬日掛衣冠縣門而去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開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敬之初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徵爲中書侍郎辭不就還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與妻別處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寂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鐙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皁屨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中宗初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以

遜世編

卷八

十四

璽書迎之將至帝勅有司卽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竝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開元十一年卒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

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
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開
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知章晚節尤
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
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
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
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
以宅爲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
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

世編

替隱

十五

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
士卒年八十六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安人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
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
忌太速爾明日再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
熟視若水久之以火筋畫灰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
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以
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

克集賢院學士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
老僧觀之僧云做不得做不得故不復留老僧者麻
衣道者也

朱昂

弟協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葆光挈家南渡寓潭州
昂爲真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俸賜
購奇書以諷誦爲樂閒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謹稱
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吳淑贈昂
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
遜世編

替隱

十六

玉津園兄弟皆年八十人號渚宮二疎

林舍

林舍共城人官廷尉年方三十挂冠蘇轍寓書曰先
生熙朝及第壯志休官以風節推之賢于淵明遠矣

蕭札刺

蕭札刺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抑之弟性介特不事生
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
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
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顏山杜門

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刺自是家于頤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頤山老人云

論曰易稱亢龍有悔傳云知止不殆夫必亢而廼知隣於殆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猥云功遂身退豈不耽於寵利者哉嗟夫日暮途窮鍾鳴漏盡在盈斯害居寵忘危違貪激競之風不勝嘆老嗟卑之意至於顛隕良足羞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惟君子乎

遜世編

哲隱

十七

遜世編卷七

達隱

贊曰中庸是依率性爲達任達不已爲侮爲狎

我寧作我卿用卿法埃塵旣抗流俗斯拔

柳下惠

附 少連

展獲字禽魯大夫食邑柳下謚曰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遜世編

達隱

十一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少連東夷人孔子曰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林類

林類魏人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于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

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
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
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
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
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
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
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遊世編 達隱

二

榮啓期

榮啓期不知何許人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
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
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
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
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
不樂也

莊周

莊子名周蒙人也少學老子嘗爲漆園吏遺世自放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其賢使大夫以百金
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龜寧爲
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
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
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
不仕

遊世編 達隱

三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
乃止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
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于是遂肆
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張翰

翰字季鵬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繼

逕世編

達隱

四

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年五十七卒

嵇康

嵇康字叔夜其先上虞人姓奚以避怨遷于譙家於嵇山因以命氏丰姿俊爽恬靜無欲拜中散大夫不就與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友善游於竹林號爲七賢康居貧以鍛自給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卽舉康自代康

作絕交書拒之超然獨遠遂放世事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九人蓋求之于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

逕世編

達隱

五

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平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觶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
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
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
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
覩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
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果臠之
與螟蛉

阮籍

附 渾咸贈子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
遊世編 達隱

六

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
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
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
歡服之以爲勝已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景
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
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
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
謝病歸復爲尙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
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居鄉里歲餘爽誅時人服其

遠識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
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
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
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拜籍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
還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
校尉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
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暗旣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塋食一蒸肫飲

遊世編

達隱

七

二斗酒然後臨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
唁畢便去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
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讐而司馬師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見與
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
醺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
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卒年五十四
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
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咸字仲容任達不拘
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
推先見咸心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
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瞻字千里清虛寡欲
自得於懷善彈琴人問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
幼皆爲彈之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瞻素執無鬼論忽

遜世編

達隱

八

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
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聖共傳君何得獨
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
意色太惡歲餘病卒字子通集嘗以金貂換酒爲所
司彈劾帝宥之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在
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
時艱運終百六庾亮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
會廣州刺史劉顥卒乃除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
年四十九

皇甫謐

附

楊王孫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
二十猶不好學或以爲癡嘗以所得瓜果進所後叔
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
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對之流涕
謐於是感激遂去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
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始有高尚之志專以著述爲務
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
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者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

遜世編

達隱

九

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
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遂不
仕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焉城陽太守
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
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
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時魏郡召
上計掾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
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辭切言至遂見聽歲餘又舉
賢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著

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略曰玄晏先生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奇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衾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瑀璠比之暴骸文公厚塋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

遜世編

達隱

十

秦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備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遠蔭裹尸置尸床上舉床就阮去床下尸便以親土上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無居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卒無改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之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謂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衾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乎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

遜世編

達隱

十一

矯世也夫厚塋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塋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肢體絡束口含玉石欲

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今費財厚塋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塋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遜世編

達隱

士一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鳬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者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

遜世編

達隱

士一

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邪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塋自誌其墓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夢龜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叅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梭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

遊世編

不達隱

十四

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閭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若雪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以詩文者名歸隱鹿門山中自號間氣布衣又曰酒民

種放

種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沉默好學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日衆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

遊世編

不達隱

十五

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沂長溪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直至宵分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多爲歌詩自稱退士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於是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處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貧不克塋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兵部尙書

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
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
齋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
請加旌賁卽遣官齋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
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
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餘皆謙讓不對卽日授
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翼日表
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不聽其
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
遜世編 達隱

十六

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
三十萬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暫歸故山詔許
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
賜七言詩三章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
以獻優詔趣其人覲放以疾未平爲請景德元年十
月來朝言歸山久請計月不受俸詔特給之上曰放
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
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
蓋以激浮競耳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

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是
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塋復召宴賜
詩放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
武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
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卽席賦詩製序上作詩
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三年正月復召赴
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
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
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之者
遜世編 達隱

十七

放不答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
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
侍就興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
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
規筭糧糗之直以此時議浸薄嘗曲宴令羣臣賦詩
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八年十一月晨
興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
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
終南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天台尹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號爲八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結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丁外內艱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轉建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

遯世編

達隱

卷八

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移在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潛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君風神夷冲無一芥繫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山肆情遐眺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

於龍潭鳳洲中橫鐃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謂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踴躍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

吾衍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居生

遯世編

達隱

卷九

花坊一小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言一笑皆可喜宛有晉宋間風致奇兩鍤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或訟女嘗爲已妻官爲逮女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僞券事覺連及衍衍固弗知也邇卒辱衍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

何攝也卽遣歸衍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衛天
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
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
葬之西湖上

論曰隱而稱達非必隱非必不隱也要以處阨窮而
不憫遇祿程而弗免脫略放曠有遺世之槩焉展禽
尙矣若劉阮諸君抑數奇諧寡聊託此以依隱者耶
至于皇甫謐楊王孫篤終祿葬事雖不經亦達於死
生之故者矣明逸晚節不令迺云造物忌名君子惜
之
遯世編 達隱 子

遯世編卷八

高隱一

贊曰易嘉肥遯軻稱尙志避世避人不友不事
皎皎在谷洋洋樂泌緬維千載孤懷託契
善卷

善卷古之賢人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
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
民從不賞而民勸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
喜今之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

遯世編 高隱 一

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
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
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
深山莫知其處

卞隨務光

卞隨務光夏時人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又因務光而謀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又讓務光光辭曰廢止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遷世編 高隱

鮑焦

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擔採樵拾橡克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曰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而稿

泰伯仲雍

附 夷逸 朱張

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夷逸朱張不見於經傳孔子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季札

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乃立長子諸樊樊讓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

遷世編 高隱

其室而耕乃舍之

小臣稷

小臣稷齊人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焉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噫天下事盡矣

老萊子

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避耕于蒙山之陽堯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諸王去其

遊世編

高隱

四

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也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人莫知其所終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不知何許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子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顏闔

顏闔魯人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聞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至闔自對之曰此顏闔之家歟對曰然使者致幣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遊世編

高隱

五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承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于是夫負釜甕妻戴紕器變名易姓隱蜀峨眉山

壺丘子林

遜世編 高隱

六

壺丘子林鄭人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備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自以爲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列禦寇

列禦寇鄭人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跡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遜世編 高隱

七

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晉人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惟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以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于

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

公儀潛

公儀潛魯人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邀世編

高隱

人

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顏觸

顏觸齊人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政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

黔婁齊人脩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者書四篇歸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邀世編

高隱

九

陳仲子

陳仲子齊人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寤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繡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

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客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其廬以受業終爲易

遷世編

高隱

十

者宗

邵平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隱居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

王生

王生漢文景時人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

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廷中立王生韞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韞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韞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韞欲以重之諸侯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

遷世編

高隱

十一

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于研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愆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弗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

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
愍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
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涿人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
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
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
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四匹遣歸其務脩孝悌
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遯世編

高隱

十二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
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
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
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
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
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
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
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
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惟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嘗賣卜于成都市日得
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
從之游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
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
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

遯世編

高隱

十三

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
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
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
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
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
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
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秦宓

秦宓字子敕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同郡王商勸之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宓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焉

鄭模

遷世編 高隱

十四

鄭模字子真谷口人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周總

周總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之孫也少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以事總總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

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屈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隱處窺身杜絕人事門巷生荆棘者十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而冀誅年終而總卒蔡邕以爲知命云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遷世編 高隱

十五

龍丘萇

龍丘萇吳人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任延爲會稽都尉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豎藥吏使相望於道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于南陽順同縣

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惟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卽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囂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惟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逢萌

附 徐房 李子雲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家貧給事縣爲亭長候謁尉旣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遷世編

高隱

十七

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盃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光武卽位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有益於政耳尙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卽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儉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

附 譚賢 周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禮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遺奴婢至長安游學及王莽竊位詬疾杜門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陂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釣名誇上大不敬詔曰自古明主必有不賓之士夷齊不食周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陂池著書上下篇而終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雁門殷護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建武中徵並不到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

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問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王霸 附妻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故梁令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

遜世編

高隱

十九

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霸妻不知何氏之女霸少立高節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

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郡人也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五王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

遜世編

高隱

十九

設麥飯丹推去之更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高獲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游學

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歛歛下獄當斷從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妻嘗

逐世編

高隱

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于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于家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于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

逐世編

高隱

主

不苦也如明使君綏撫牧養夕惕匪忒及不苦也遂去隱深山終身不見

王克

王克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克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克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

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者論衡八十五篇二千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克才學肅宗時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遷世編 高隱 三主 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内外記彌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

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段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萌葭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

遷世編

高隱

三主

創者卽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靜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華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又盈滿之

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竊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遊名山采藥賣于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

逸世編

高隱

三

遜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

俗人爲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据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孟水者欲諭太守

逸世編

高隱

三

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

鄭仲虞

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優悠之民天子以尙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尙書

班嗣

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

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縶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

逸世編

高隱

二六

隱子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嫁之融後果爲大儒文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嘗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伴曾閔學擬仲舒文叅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于世以壽終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篤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田塗者更相薦引符獨耿

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號潜夫論皇甫規解官歸安定有鴈門太守修謁規臥不起聞符在門驚起衣不解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符竟不仕終于家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春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尙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母卒

逸世編

高隱

二七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議論尙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旣行在道因遁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

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遷世編

高隱

二十八

太守懷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遷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以壽終

孫期

孫期字仲瑒濟陽城武人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學者皆執經壘畔從之游黃巾賊起相戒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使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莽中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趙曄

附張匡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

遷世編

高隱

二十九

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嘆息以爲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蒸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

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單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于世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疾君云

穎容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趣世編

高隱

三

劉根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所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名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

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非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馮胄

馮胄字世威上黨人馮奉世之後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隱居山澤不應徵辟師事李邵邵卒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廖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死服終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

趣世編

高隱

三

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逆知歲荒聚穀數千斛用給姻族又歛葬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父墓側不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時人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魏桓

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數被徵召其鄉人勸之行桓曰

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
不可桓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
隱身不出

周燮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
欽願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
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始在
髫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

世編

高隱

三

不讀非聖之書不脩韻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
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
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
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
爲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
乎燮曰我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
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脩道
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

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
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

馮良

馮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
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
衣冠乃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
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
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
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

世編

高隱

三

符融

附 范冉 韓卓 孔佃 田盛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
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
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
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
介于李膺由是知名州郡禮稱舉孝廉公府連辟皆
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
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

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歛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悚然異之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

遜世編

高隱

三五

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方還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初舉孝廉辟公府友人勸其仕亦不甚拒暫到京師竟無所就而還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蔣詡

蔣詡字元卿西安人哀帝時爲交州刺史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詡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嘗於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與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也

徐穉

附 子胤 李曇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太尉黃瓊嘗辟穉不就瓊卒穉乃負糧徒步至江南赴之設雞

遜世編

高隱

三五

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進之及於塗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傾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恠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辭不詣漢末盜賊縱橫皆敬胤

相約不犯其閭

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少爲諸生言行質直動心依道同縣高蔡竝皆富殖郡人畏事之惟馥閉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郡縣捕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

經世編

高隱

三

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悴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練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不知其處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參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竝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實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達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

經世編

高隱

三

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已目劭鄙其人而不對操乃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竝爲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達壯直有高風劭初善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

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諫禮之甚厚劾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劬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谷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

郭泰 附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歎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遜世編 高隱

三八

皋屈伯彥學三年博通墳籍名震京師步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慕之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或勸之仕進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建寧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年四十二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過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媿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遜世編 高隱

三九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其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游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

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
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譬問由是學中以下
坐爲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家貧傭爲
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
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
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

越世編

高隱

卑

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
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覽五
經兼明圖緯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
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譚論莫有及蟠者
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
如是相見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
與言也何意乃相拘致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
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
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
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
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
確然免于疑論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
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先開至如先生特加
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
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
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

越世編

高隱

卑

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
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
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
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
竝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
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
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
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

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袁閔 附 弟弘

袁閔字夏甫汝南人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閔往省變名姓徒行無旅郡界無知者及賀卒迎喪不受賻賻纒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見者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

袁世編

高隱

望

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弟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繼父逢爲太尉呼弘相見過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樂而退

董正

董正字伯和廣州人雅性高潔累辟皆不就鄉閭或有過舉必相戒曰伯和得無聞之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卒塋東郭表曰漢徵士董君之墓太守哀宏慕其風采聞于朝詔旌墓門禁樵牧

陸璿

陸璿字仲芳毘陵人操履清正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尤極精奧太守辟主簿視事旬日遂謝病去隱居會稽山以典籍自娛公車載徵皆以疾辭

羅世編

高隱

望

羅威

羅威字德仁廣州人性至孝遇寒以身溫席母乃寢夏月撒帳而臥曰吾供養母母嚙老母隣家牛數犯其穢威刈芻潛納其門牛主覺大慚出遇老稚負戴于途卽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長召署門下史遂奉母遁於增城不就

姜肱

附 弟仲海 季江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

弟相戀不能別寢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

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仲季亦不

應徵辟桓帝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闇

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能得之中常

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

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私告

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

濱玄纁再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詔書到門使家人

遞世編 高隱 四

對曰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

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七十七終

鄭敬

鄭敬字次都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

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陰鋪茅蔭爲席與同郡鄧敬

言談彌日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

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

病隱處精學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

遜世編卷八終

遜世編卷九

高隱二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

共贈賙悉辭不受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

遂與邴原王烈等至遼東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

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

著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

刑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閭寧

遞世編 高隱 一

多買噐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

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

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

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

薦寧曹不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

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皆

受而藏諸旣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

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

光祿勳又詔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承掾奉詔以

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摩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正始二年中書侍郎王基薦寧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單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于是特具安車蒲輪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常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當膝皆穿著皂帽布襦惟祠祭加著單衣絮巾少喪母不識形象特加觴泣然流涕遼東郡國圖形府殿號爲賢者

遜世編

高隱二

二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後復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奇之聽受業太學後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葺喪去官復除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且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人未必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節巾待終而已累見徵命俱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年八十四卒于家

遜世編

高隱二

三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遠而還

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年七十八終于遼東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遜世編

高隱

四

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一詣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汝南袁紹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送迎玄以病乞還家年七十四卒于家遺令薄葬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

曰鄭公鄉號其里曰通德里門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祖公車徵皆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奎隔塞詔命竟不至常讀史記魯仲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號爲任徵君年七十九卒于家

遜世編

高隱

五

龐公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

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搗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遜世編 高隱二

六

止岐于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檀敷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

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張璿

張璿字子明養志不仕璿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璿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遜世編 高隱二

七

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璿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正始元年戴爲之鳥巢璿門陰璿告門人曰夫戴爲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莢華

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甑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糴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

趣世編

高隱

八

求美衣弊纈故後一二年病亡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于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觀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慄慄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于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

王儁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昶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

趣世編

高隱

九

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人操于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爲百姓請命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尙書又不就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

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于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楨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遁還鄉里魏武帝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趨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賊寇陸渾自相約誓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境正始中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徐幹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魏帝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帝與吳質書曰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可謂彬彬

君子矣著中論行於世

張芝

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大司農奐之長子自少博學持高操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大尉辟公車徵皆不至人稱張有道雅好草書每臨池水爲之墨韋仲將謂之草聖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下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

遊世編

高隱

十一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

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嚙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絲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胡爲懷道迷

遜世編

高隱二

十一

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揚揚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殮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繻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轡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

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闢我卑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枲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以養

遜世編

高隱二

十二

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污同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言者大慚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拔刀破舌吞

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兄弟欲往觀之而難
統共給俱行統入門忽見丹珠驚愕而走破藩直出
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侯爲之悲惋蟬蛸
之氣見君子尙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頻叔向之頭
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遂隱牀上被髮而
臥不復言後其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
王公並至浮橋士女駢填統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
人車乘來者如雲竝不之顧太尉賈克怪而問之答

遯世編

高隱上

十五

曰會稽夏仲御也克使問其土風統曰其人循循猶
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
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
正櫓折旋中流奮長稍而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
杳冥觀者皆悚遽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
仕卽俛而不答克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又使
妓女服袿襍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克等
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
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于林
下大慚以犢還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
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威寧四年詔補
博士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
行敦悅典藉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
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羗
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遯世編

高隱二

十五

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喬

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
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
執硯涕泣九歲詣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
業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
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
嘗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
復存于今如其疾篤蓋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

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
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
敘尙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純立操高潔儒
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
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者屬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
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于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
隆亦思求海內幽遜之士喬供養衙門至于白首于
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
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顗嘆曰

遜世編

高隱二

十六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因爲氏焉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
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
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賦成
時人未之重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

其賦序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
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
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及思賦出機絕嘆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王同
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
州數歲以疾終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管陵人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闕之
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

遜世編

高隱二

十七

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
操尙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
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
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
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
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
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
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屬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

遷世編

高隱二

十八

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年六十六卒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

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德苦來求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蹠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卽

遷世編

高隱二

九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請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

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

遯世編

高隱一

二十

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禮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諦其家兒無常父永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輔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奇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遯世編

高隱一

三十一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郡爲魏尙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畫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斂於講

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
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
士再徵竝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
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塲露車載尸葦席
瓦器而已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
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
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

遜世編

高隱二

二十五

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
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
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
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
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
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

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
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
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
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
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
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
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
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
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贏二文君

遜世編

高隱二

三十五

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
皆錢所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
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忿爭非錢不
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
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
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
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盖疾時者其
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張廌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閼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江惇

遯世編 高隱二

二十四

江惇字思悛陳留圉人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宗每以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飭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徵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叅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嘯咏林藪養志二十餘年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竝與惇游處深相欽重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

立頌以表德美云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蔣秀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僞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尙隱遯辭疾不行元帝初鎮江東召爲叅軍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竝不就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尙書以稽留除名咸和二年卒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聖人制禮令賢

遯世編 高隱二

二十五

者俯就不肖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感此言
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
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
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
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
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

遜世編 高隱

三六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
不交當世由是東土竝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
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
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聞猶輕未宜
備禮于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劉鯪 邠郁

高密劉鯪字長魚城陽邠郁字弘文竝有高名鯪幼
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邠郁魏徵士原
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

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鯪邠
竝被公卿薦舉于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
邠辭以疾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
終

翟湯

附 子莊 孫矯 曾孫法賜

翟湯字道深潯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
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
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

遜世編

高隱

三七

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
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
愧嘆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
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
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
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
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
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翟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

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
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歆菽
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
亦有高操屢辭郡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
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竝高尚不仕
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
遯世編 八 高隱二

三

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
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
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
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
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埒熟
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
受嘗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

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不取直亦不告姓名與翟湯
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
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追翻欲強起之
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
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
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
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翻曰爾向不取我豈
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翻知其
終不受復沈刀于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于
遯世編 八 高隱二

五

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
類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
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
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
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開徑僅得還家
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欲更尋索終不復知
處矣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

嘗到其家驂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驂之曰使君枉駕宜先詣家君冲乃造其父父命驂之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驂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驂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聞凡厮伍之家婚娶塋送無不躬自造焉去驂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驂之聞其有患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殯其仁愛隱惻若此

索襲

邇世編 高隱

手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于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塋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目之所好者五色耳之所玩者五音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

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謚曰玄居先生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

邇世編 高隱

手

問者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閭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漚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尙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趣世編

高隱二

圭

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克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微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傷綜廣探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

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平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

逝世編

高隱二

圭

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壅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戒女棄華尙素

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司空何克爲揚州掾
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尙書張國明
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尙尙寡欲弱冠知名州
府交辟竝不就兄克爲驃騎將軍勸其仕準曰第五
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克居宰輔
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
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追贈
遜世編 高隱 三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悛以父素行高潔表
讓不受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
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
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
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
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非身所墾植
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尙不
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
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
詐狂暉送之平郭後符堅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
遠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
生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克之從兄也年十四喪父哀毀過
遜世編 高隱 三

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
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
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
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服闋乃慨然嘆曰
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
祿私展供養一日斃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
質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
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司空陸玩太尉桓
溫竝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

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年八十二卒

宋纖

宋纖字令文敦煌效穀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頤齊好友善太守楊宣盡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遜世編 高隱 美

形不可覩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遣使備禮徵爲太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歿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

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洛陽人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遜世編

高隱

美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聽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竟以壽終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歟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附 子勃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鄉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遷世編 高隱二

美

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恂爲尚書僕射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尙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更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遷世編 高隱二

美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尙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年五十四卒

龔玄之

附 弟子元嘉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留繫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

國戴達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學弘儒業朕虛懷
久矣思挹雅言虛誠諷議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
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
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
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卒于家

遯世編卷九終

遯世編

高隱二

早

遯世編卷十

高隱三

戴顓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父達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顓
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父善琴書顓
竝傳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
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
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
令王綬嘗攜客造之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綬
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
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
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
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
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
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
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
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
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

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願憇於此義季亟從之游願服其野服不改常度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願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十八年卒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兼華梵累徵不就庾悅以其貧徵爲散騎常侍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非吾志也乃入廬山依

遯世編

高隱三

二

遠公研味釋典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宋武帝領荊州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攜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

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自贍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辟召少文與雁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趨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遯世編

高隱三

三

周續之

附 劉遺民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少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尙峻

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
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
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
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
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
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
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之義辨析精奧稱爲
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
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于世無子兄子
遯世編 高隱三

四

景遠有續之風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
准所撫育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叅軍遷司
徒主簿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
桓謙以爲衛軍叅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
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
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
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

史何無忌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
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
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
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
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寧汰川有
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
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
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
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
足書美誄竟不就

遯世編 高隱三

五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文籍爲太原王恭所稱
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
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
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
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
尉叅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

顧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劉凝之 附 兄盛公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了陵爲人推

遜世編 高尚隱

六

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皆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有入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肖復取元嘉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肖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饑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嘆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

遜世編 高尚隱

七

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孫康

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與王亮范雲交好王范旣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役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榮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

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
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
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壘畝何宜枉軒
冕之客子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于家

宗測

附 尚之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
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
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經但當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
遜世編 高隱三

騎豫章王凝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
海鳥橫斤山木喪身自負土植松栢凝復遣書請
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
輕迷入路縱宕巖流有若枉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髮
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
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局
于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
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
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

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
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
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
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
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
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荀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
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

遜世編

高隱三

九

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
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
蘇門于行鄆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
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
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
無所就以壽終

沈道虔

附 慧鐸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孔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處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穢道處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遜世編 高隱三 十

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處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舉家感慟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勅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年八十二子慧鋒修父業不受州辟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竝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而有禮以父喪不測于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經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郭希林

附 子蒙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尙不仕希林少守家

遜世編

高隱三

十一

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叅軍竝不就元嘉初吏部尙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卒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
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
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
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生講喪服經次
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
五年卒於鍾山年六十三子肅之頗傳其業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

遜世編

高隱三

十一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
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
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
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
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撈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
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綵絲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
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
曹州辟從事舉秀才竝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
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

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
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
旣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
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揚州發教
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
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斛吟亦辭之百年卒
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
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
梁鴻妻

遜世編

高隱三

十二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
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
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
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竝疫病死亡家貧無
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竝幼瞻護皆
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
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拔爲征虜叅

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王素

附 劉睦之 州詔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勸素脩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卽位欲搜揚隱退辟爲太子舍人江夏遜世編 高隱三

十四

王義恭辟爲倉曹屬竝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蜺蜺聲清長聽之使人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蜺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時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詔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詔字伯和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不起

郭世道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父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

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恩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帔仁厚之風行于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于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勅郡縣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開康之

開康之字伯愉河東揚人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盼咨嗟而退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

遜世編

高隱三

十五

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筆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叅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宋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友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卒年六十三

遜世編

高隱三

十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遂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塋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疑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

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祿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勅爲立館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遜世編

高隱三

十七

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

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敕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爲記室叅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遜世編

高隱三

大

耳永明元年世祖勅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

釋教誠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開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潯人清退無嗜欲除征北叅軍事妻亡還吳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遜世編

高隱二

九

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黠胤別有傳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叅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川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迪書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杜京產 附 孔道徽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覲清剛有峻節 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孔稚珪周顒謝朓並致書以通慝遜世編 高隱三 千

勲表薦京產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卒會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尙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忘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尙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尙之深相接及至尙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遜世編 高隱三 主

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大守孔山士辟不應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住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

薦之徵皆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
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
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
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
不就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
爲終制年八十六卒

王晞

王晞字叔朗閒淡寡欲母終後遨遊輦洛悅其山水
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
遊世編 高隱 三

然有終焉之志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吳達之

附 何伯璵 幼璵 王文殊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
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
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
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閒廢建元三
年詔表門閭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
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
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永明十一年伯璵

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
年竝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鄰人也父沒廩文殊思
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瀟板爲曹不就

吳苞

附 趙僧巖 蔡蒼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
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屨尾蔬食二十餘
年與劉歊俱於褚彥回宅講授歊講禮苞講論語孝
經諸生朝聽歊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
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
遊世編 高隱 三

三

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歊以
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
蒼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
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
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
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
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
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江
數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

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以竹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首吳郡張淹竝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遷世編

高隱

三

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後漢龍丘萇隱處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義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

韋襲

韋襲字敬遠志尚夷簡游於宗利弱冠被召拜雍州

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

命太祖聞襲養高不仕備加禮命竟不能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襲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襲亦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襲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建德中襲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遽蒞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遠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廣

遷世編

高隱

三

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脯奠食於事彌煩可朔望一奠仍薦素蔬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受卒年七十七

何點

何點字子皙廬江潛人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不入戚府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徵太子洗馬齊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竝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王儉爲宰相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就見法輪寺角巾登席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

遊世編

高隱三

三

杯徐景山酒鎬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物色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徵爲侍中辭疾不赴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何胤

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

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歎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分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

遊世編

高隱三

三

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竝不就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

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一無所納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縣續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

遜世編

高隱三

壬八

戚咸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惟一鹿牀竹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天監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有疾兄弟欲

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食藥須得生人復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毋得服之遂愈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父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

遜世編

高隱三

壬九

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磨礱可駢何以異夫驥騄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卒年五十八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初孝緒所撰高隱

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訐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歆訐果卒乃益一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幼有異操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下覺爲遠矣父爲妾

遜世編

高隱三

三

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

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術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

遜世編

高隱三

三

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常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齊

未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及梁武兵至新林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今弟子進之武帝卽位恩禮愈篤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竝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敦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

遜世編

高隱三

三

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大通初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實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香氣累日氛氲滿山遺令薄塋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始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

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減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旣除喪蔬食終身衣食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玖琅琊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

遜世編

高隱三

三

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起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樂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與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於門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常侍不就顗內行甚脩事母兄最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俱不赴顗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避世編次高隱三 壬五

劉慧斐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其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

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達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卒年五十九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

遜世編

高隱三

壬五

菰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笥者元琰因代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慙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起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丁家時年七十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幼稱純孝父母繼卒居喪哭泣幾至滅性弔者莫不傷之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自傷早孤人有悞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徵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歛歛畢旣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說饗

遜世編

高隱三

三十六

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父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

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沓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著革終論言死生之事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歊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埴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願成余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旣長精心

遜世編

高隱三

三十五

浮登佛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余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基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訖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効妄款訖訖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訖訖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梁高祖少與訖善雅推重之乃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叅軍訖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訖距而不納普通中詔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赴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遯世編 高隱三 三九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少仕州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

躡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簡文聞而悼之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

遯世編

高隱三

三九

同遊衡岳脫以弟疾還鄉里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攀爲法曹叅軍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卒年六十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數歲而孤爲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遇侯景之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

遜世編

高隱三

四

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

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鷄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

張昭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煥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父服天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

遜世編

高隱三

四

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塋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受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遜世編卷十

終

遜世編卷十一

高隱四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叅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固辭得免隋有天下

遜世編

高隱四

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歲大饑罄竭家資爲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趙郡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應報之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至若縣爲黃熊杜宇爲鵲鳩襄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

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不爲邦族所齒長爲里佐屢逢屈辱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

遜世編

高隱四

二

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於家時年八十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父琚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

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
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名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
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
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
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
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
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州縣
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
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
避世編 高隱四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被徵
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測也高祖
名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
是披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
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
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

爲非所及也國子監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
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
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
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睦夸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號志
書傳宋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
父喪鬚髮致白每一悲哀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住
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
避世編 高隱四

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
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
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
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
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
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卽還時乘
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
遂託鄉人輪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
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

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遣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哇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塋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遼世編

高隱四

五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竝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延昌四年卒

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博士孔璠等上書請謐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徬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人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郡人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啓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于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字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仕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遼世編

高隱四

六

劉猷之

劉猷之博陵饒陽人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于

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人有從獻之學者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蹠從師正可博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遜世編

高隱四

七

鄭脩

鄭脩北海人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蹙出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賈景與

賈景與武威姑臧人清峻鯁直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每捫膝而

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

遜世編

高隱四

八

朱桃椎

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克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執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鹿鞞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

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名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素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竊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忝林草自匿云

孫知微

孫知微字思邈成都人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學道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出血思邈

遜世編

高隱四

九

脫衣與童贖而救之唐顯慶七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不受及歸特賜良馬及鄴陽公主第以居一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爭師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方臥病問曰病可劑乎思邈曰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砭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刑故在人可有愈之疾在天有可禳之災又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五代史屢訪於思邈之口永淳元年卒遺令薄塋舉尸就木空衣而已

高太素

高太素商山隱士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庭下謂之報時猿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其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由東隣

遜世編

高隱四

十

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耶帝悅因勅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第
戌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
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
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
山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塋
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徠

遜世編

高隱四

十一

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
十餘筋力彊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
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
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勅州縣春秋致束帛
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
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

答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間經義畢贈衣服辭曰
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蟻復與
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
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
固辭疾素善魏夏候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
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
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

遜世編

高隱四

十一

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遂于
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白履忠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歸梁
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
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
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
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
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

平治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稱盧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蒸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趨耶

遜世編

高隱

十三

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市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因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壺極云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開元末病疽背卒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緘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留守薛兼訓奏爲帥府參軍不就客南安山中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

遜世編

高隱

十四

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高士峰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羊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

遜世編

高隱四

十五

成誦狀師拘之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詆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倪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

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視爲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叅謀敦趨就職不曉吏事餘

遜世編

高隱四

十六

慶稱長者王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魏璞

魏璞不琢毘陵人長于詩文氣真而志放杜門二十餘不交豪達飲疏寧學澹如也雅與陸龜蒙皮日休交歡每江南秋風時菰脆鱸肥璞乘短舫載一甌酒加以隱具偕皮陸輩浮遊煙水世人高之

陸龜蒙

陸龜蒙字曾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

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文成竄篋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譬比勤勤朱黃不去手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蒔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徵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荆品第初病酒再葺乃已其

遜世編

高隱

十七

後客至絮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

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籍無茵席服除以宴困調南和尉有惠政擢補龍武軍錄事叅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旣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隨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

遜世編

高隱

太

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蒨于蒨者德秀所爲歌也帝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况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
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
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孟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
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
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
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
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遯世編

高隱四

十九

王龜

王龜字大年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
朋遊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爲
半隱亭

權臯

權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
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
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
還福昌尉仲暮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

陽皆直視暮而瞑暮爲盡哀自含歛之臯逸去人

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故祿山之
虞歸其母臯潛候于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
驛亭保以訶北信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
取以爲屬臯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
舉兵脅士大夫臯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
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
命不至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
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

遯世編

高隱四

二十

名邪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
就卒年四十六子德輿至宰相

陶峴

陶峴崑山人雅好游覽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
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必窮其勝諸貴人
慕而招之不屑往自號麋鹿野人

方干

方干字雄飛桐廬人居缺應舉不第隱居鏡湖遇
補唇年已老矣宰臣張文蔚奏名儒不遇者十餘人

請賜一官以慰地下干其一也號玄英先生

李季芳

李季芳道州人隱居不仕刺史元結請于朝曰季芳介直自全退守廉遜杜門著述不求人知乞兪州縣造舍給田免其戶役以風高尚從之

顧況

顧況字逋翁海鹽人以詩文名世白居易少時投況詩況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見白原上草篇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況止著作郎結廬茅山下屢召

逋世編 高隱四

主

不起自號華陽山人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善振事梁貴顯欲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

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石昂

石昂青州臨淄人家有書數千卷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

逋世編 高隱四

主

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界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召昂至京師以爲宗正丞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

陳貺

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閑肆欲授以官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學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層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趣世編

高隱四

三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于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開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疏又

云長愛真人玉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嫗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旣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憤巾芒屨短襦

趣世編

高隱四

三

至軒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噴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叅列人自昧之耳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醢熟卽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建雁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脈脈後或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

寂觀勉之以仕則輦感不答堅嘗至陽美人不之識
一日涉西津凌波澗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
所在云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禾川詡少孤兄弟
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就所居第依泉
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
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
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
趣世編 高隱 五
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劇鼇史館
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
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構椽
翦茅于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
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
入閭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
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

元素得之爲多

趣世編卷十一終

事世二編

詩集四

遜世編卷十二

高隱五

戚同文

附

楊慈

宗翼

戚同文字同文楚丘人世爲儒幼孤育於外氏奉祖母以孝聞始聞邑人楊慈教授生徒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慈異而留之妻以女弟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慈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爲人純質尚信義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遜世編

高隱五

一

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深爲鄉里推服與宗翼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楊徽之一見相善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楊慈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上蔡人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于人同文謂翼曰子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于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寔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于家

遜世編

高隱五

二

萬適

附 楊璞

田誥

萬適字縱之陳州人自號遣玄子不求仕進以著述爲務與韓偓交好淳化中偓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偓以適及楊璞田誥爲對悉召至闕下詔下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眞縣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誥歷城人好著述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

出卽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新鄭人善歌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遺民杖策入嵩山竄絕處爲詩歌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旣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卒年七十八

李漬

李漬字長源洛陽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喪父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王旦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漬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於廬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卽驚之其惡翫如此真宗祀汾陰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家人置酒頃之卒年六十三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表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皆所禮遇或親造詣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居士往來留題累宿而去野爲詩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祀汾陰歲與李漬並被薦野上言臣實愚顓資性慵拙嘗嬰心疾尤疎禮節麋鹿之性

遜世編

高隱五

四

頸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堦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天禧三年無疾而卒年六十漬卽野中表兄也漬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

邢敦字君雅家於雍丘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趣意性介僻不妄交耽玩經史精於術數

王繪盡頗嗜酒或遊市廛客詢以休咎多不語里中
號那夫子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詔以爲州助
教敦讓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
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
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
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
遊世編 高隱 五
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
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

丘濬

丘濬字思道建安人精於曆數絕意進取嘗賦感事
詩百首語涉譏諷執政欲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姑勿論詔除萬年縣丞不赴郡守表其居曰
處士坊

高懌

附 韓退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於外家十

三歲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
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堯
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
錄國初庚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范雍建京兆府學
召懌講授諸生數十百人命爲大理評事懌固辭仁
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
五百畝第一區嘉祐中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
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韓退稷山人亦師事种放
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石延年論其高
遊世編 高隱 五
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
易通流術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
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地文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
范仲淹過潤州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
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帝召
見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
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

又問明年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又問前
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
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賜號冲晦處士復性高潔
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

王居巖 附 孫逢

王居巖太平當塗人仕唐爲饒衛長史遭亂棄官歸
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退其
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
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

遜世編 高隱五

七

人于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
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孫逢博學能文尤長於講說教
授蘇州晚始登第爲國子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
李瑋從學後岐國公主降瑋爲逢求遷官辭不受

貫雲石

貫雲石號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
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
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過梁山灤見漁父織
蘆花爲被尙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

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浣塵翠裘聊復藉爲
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
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妬欸乃聲中
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因自號蘆花道人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性孤
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
所餘賙不足者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
人皆愛慕之塋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

遜世編 高隱五

八

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近臣列薦授秘
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
卽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
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
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
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羣

何羣字通夫西克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
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來學者數千人

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
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羣
愈自克厲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
御史羣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
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下
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
此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
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旣多
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
遜世編 高隱 五 九

祐中何刻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
章句尤善老易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
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
招魂以堊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
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
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
年累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讐不用

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
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
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雋偉有大志游學四方屢舉不
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
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
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
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

遜世編

高隱 五

十

期柏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
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浮湘沅觀
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
卒

黃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
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歛歛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
枿物之名歛歛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
遣諸生以禮聘晞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代淵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年四十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有遯世編
高隱五
十一
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領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

陳烈字季慈候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卽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旣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召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

從其尙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

廩俸鄉里間遺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少與蔡襄同硯席襄出鎮福廣烈造訪聞其嚴察中止題津亭曰溪山龍虎蟠六月夜簾寒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襄見之曰陳君教我矣卒年七十六

孫侔

孫侔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詔

遯世編

高隱五

十一

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

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琦爲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

韋旻

韋旻上林人閉門力學衆以書樓目之應舉不第遂隱居羅洪洞據山林泉石之勝號白雲先生善內養壽百餘歲

章啓

章啓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述世編

高隱五

吉

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張方平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啓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強力尚足亦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啓爲解述大旨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

呂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書無所不讀于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力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念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于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于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

述世編


高隱五

十四

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竝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故人堪克師表科一時廷臣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于世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于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賸疾屏處窮里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叅軍爲楚州教授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遷世編  高隱 五 十五

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

節孝處士

王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棄天台令杜門讀書從游者甚衆王安石薦爲國子丞不出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烏程人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熙寧初趙抃守蜀以簡

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謂其妻黃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遷世編  高隱 五

十六

巢谷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

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饑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

遜世編

高隱五

七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遜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入行解褐爲國子錄者再轉博士以直祕閣歸卒年八十四

吳復古

吳復古字子野揭陽人父爲侍講當蔭官謝去灌園

遜世編

高隱五

大

教子隱居麻田山中絕粒不食蘇軾兄弟雅重之黎寇犯境望其居曰是蘇黃門舊游地也麾兵退旁舍賴以保全志稱復古曰嶺海高士

鄧孝甫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

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

鄭樵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隱居夾漈山博學強記搜奇好古遇藏書家必借過讀盡乃已一目不忘凡經史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皆究心論辨有通志略行世

遜世編

高隱五

九

宇文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方歲儉饑羗夷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卽位求言上疏言京師者諸夏之視倣俗宜敦厚勿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郡制之也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

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尙如此

劉卞功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環堵

遜世編

高隱五

十

于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李元白

李元白名齊以字行寧化人博學苦吟出入少陵太白累辟不就士論高之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州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卽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挽留之不听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於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詎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直率曠遠類此

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卽閉閣謝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祐中大臣累薦之起教授穎州辭不就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修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賜諡正素先生

徐中行

附 子庭筠

徐中行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於司馬光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

赴闕得璫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
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
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塋內
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酒
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
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
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
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
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
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
非人類歟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慚而退陳瓘
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
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庭筠童卯有志行事父兄孝
友居喪毀甚旣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
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
頌時也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
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

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
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
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
謂岳廟冗祿無用旣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
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
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
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衰
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
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
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
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
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朱高士二徐先生之
墓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呂徽之

呂徽之仙居人家萬山中以耕漁自給一日携楮幣
詣富家易谷種值大雪聞東閣中有客分韻作雪詩
一人得滕字苦吟未就徽之笑曰何不舉滕王蛺蝶
事耶衆遂迎入請足成之援筆而就問其姓字不答

徑出遣人跡其後雪晴造訪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聲乃其妻也問微之安在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曰諸公先過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酒歸盡歡而散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曰是其平日所願見者旦日主人物色之則呂已遷居矣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

遷世編

高隱五

五

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澤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浩然而歸其後願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嚴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宴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

勝樓遷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嚴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耔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

遷世編

高隱五

五

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華舄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際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滬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

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銕竹几地無
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
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
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
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
因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
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
遜世編 高隱五 无

曷鍼

蘇養直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
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

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
老夫一著師川有愧色

崔唐臣

崔唐臣幼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後蘇呂執政時過
汴岸見一士艤舟卽崔也二公問別來况味何如崔
曰買舟逐煙波買貨給衣食雖泛梗飄蓬差愈應舉
覓官時也約明日過二公詰朝惟遺一刺二公亟訪
之則舟已遠逝矣刺末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
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遜世編 高隱五 无

徐偉

徐偉臨湘人事母至孝母歿嘔血數升舉孝廉不就
隱山中講學生徒依以居者三百餘家歲荒貧不舉
子者賑給之人感其義所舉子皆以徐名偉八子皆
名士時號八龍

林敏功

附弟敏修

林敏功字子仁蘄人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與
弟敏修以詩賦相友善累辟不起世號二林

王忠民

附蘇庠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廸功郎不受與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於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

遯世編

高隱五

三九

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蘇庠丹陽人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杜孟

杜孟晉州人讀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郭雍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彌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十四年卒

王珪

遯世編

高隱五

三十

王珪萬州人築室南溪號志堂居士左右松竹逍遙其下一時名流雅慕之題曰竹隱

王鴻

王鴻字翼道雋都人右軍之後博學工草書一試不第歸隱山中嘗作米困銘曰竊人之食騷然而不寧者鼠也暴天之物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恐爲虎竊而不忍爲鼠寧守斯廩以安吾處嘗注太玄從游者甚衆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閏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十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結廬城南顏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

安世通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于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于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遜世編

高隱五

三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

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
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
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
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屢夢
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
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
遜世編 高隱五
三十三
隱蹟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
八十七

家鉉翁

家鉉翁睢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
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
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
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
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

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卽位放
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遜世編卷十二終

遜世編 高隱五

三十四

遜世編卷十三

高隱六

耶律官奴

附 蕭哇

耶律官奴字奚隱沉厚多學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以疾去官上欲成其志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官無嫌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遜世編

高隱六

一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梭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葦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

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鑒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張禕

張禕字子偉范陽人寓居京口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園結茅齋居焉暇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鬼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

遜世編

高隱六

二

褚承亮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蘓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公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賞金兵南下幹離不旣破真定拘籍境內進上試安國寺承亮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肯桮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時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薦知橐城縣漫應之卽棄

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

王去非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卽屏去膏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枕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卒年八十四

趙質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

遜世編

高隱六

三

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乃

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以伊洛之學教

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

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

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

之勢也頃之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

敗績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

遜世編

高隱六

四

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止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

附 子純孝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

有父風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愼乎此類壬辰之亂病沒宜陽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

遜世編

高隱六

五

以居旣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憂憂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

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斧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入始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律就學兼授以

遜世編

高隱六

六

經學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豪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豪氏陳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豪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豪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

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見死生皆有命焉豈以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無子

辛愿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書史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得之不以道與居之不能行已之志

遜世編

高隱六

七

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廁也其志趣如此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正大未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元德明

附 子好問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甯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

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卿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

杜瑛

杜瑛字文玉霸州人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

遜世編

高隱六

八

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晉間已未世祖南伐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人君所持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瑛辭不就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提舉學校官又辭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先王設施本末猶可考見爲政莫先復古苟因襲舊弊

以求合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表其墓曰緩山杜處士云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者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

遜世編

高隱六

九

父母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禱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塢難易遠

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杜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採荒策大奇之力薦於武宗嘗被召

遜世編

高隱六

十

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幣召爲翰林待制使者趨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卒年七十有五

張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

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公華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紀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至正三年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辟樞長史力辭不拜七年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召樞俾遞世編 高隱六 十一

同恕

同恕字寬甫奉元人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絆如成人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卽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魯齋書院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六年以奉

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家無僮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菴時蕭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曰渠菴集二十卷

安熙

遞世編 高隱六 十一
安熙字叔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盡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卽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

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于葉城之西莞鎮

孫轍 附 吳定翁

孫轍字履常自金陵徙家臨川幼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考德問業者日盛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而感悟部使者長吏以下賢者必造焉轍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遜世編 高隱 六

七

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亦自金陵來徙清修文雅與轍齊名而最善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疎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

危復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宋末爲太學生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

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史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出鎮雲南恪在行欲起兵陝西諫不聽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遜世編 高隱 六

七

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又薦爲授經郎遂陽爲瘡痍不就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

劉詵 附 龍仁夫 劉岳申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宗之遺老鉅公一見卽以斯文之任期之旣冠重

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柢六經躡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湖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遼世編

高隱六

五

韓性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闢域其爲文辭博達儔俦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履至無所容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

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天曆中趙世延以姓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年七十有六

謝翱

謝翱字皋羽閩人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

遼世編

高隱六

七

詞侔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入軍事未幾去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窰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躒焉踰

踟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翔者章皇山澤吾惡夫淚之
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翔學所爲詩
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
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
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
游紀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績且涉
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
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入嬰相持
解不去憎聞翔翔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翔

遜世編

高隱六

七

之謂乎或曰伯夷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邪精神漂散
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翔豈平伍邪初翔亡恙時得唐
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翼諸
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囑曰死必葬之作許
劍錄逮疾革語其妻劉氏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
鳳塋我許劍之地二人果聞訃至

嚴侶

嚴侶字君友富春人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

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
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生隆
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爲四家甲家傳格爲
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
而有奇氣讀書不爲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
賈公得於復齊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
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鈞臺必訪先生勸
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聞吾
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

遜世編

高隱六

七

水相爲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爲嚴陵
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舉糧自甌越來者朱
相文山氏客謝翔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
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
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沙社爲會取悅而有信翔卒無
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塋之築許劍亭憲使盧公擊
高其義爲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
孤山酌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
嘗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氣

絕者數四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經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母益虔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乎疇西田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爲至正丁亥始克塋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

逝世編

高隱六

十九

陳徵

陳徵字明善遠祖篆宋宣和進士官左朝散大夫家廬山下徵少從草廬吳先生學嘗北遊燕趙而歸遂家于吳徵爲黃清權高士之甥清介孤峭甚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泊然無累以終其身其才雋尤爲當時太老虞揭輩所稱子汝秩字惟寅能世其家學安貧樂道教授鄉里邑養得親之歡心詩文藻麗不羣瀟然有出塵之想弟汝先汝言子繼自有傳

張雯

張雯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通官御留器械從高宗南渡居錢塘宋亡其祖世傑父興嘗居燕已而居吳遂爲吳人子昭髫髻便嗜學喜從儒先君子游時宋亡雖已廿餘年矣故老遺黎老校退卒猶有存者子昭從其人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制度期會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屯討伐文章經術下至幽人道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什一於千百視後進生懵懵無聞知不可同日語已喜遊錢塘錢塘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

逝世編

高隱六

二十

右湖山川之勝城邑之舊以至于荒臺歌榭壞冢故墓斷碑殘碣頽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有過而問之者子昭每遊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嗟於邑若不能已人或指目之不顧也兼通聲律音呂清濁高下長短疾除每遇張筵設樂八音並奏坐客方歡欣愉懌而子昭獨彈感吁欷人問之輒俯首不答或嘆曰吾其不免乎尤喜古樂府歌曲遇故舊笑樂輒爲人歌又時時吹洞簫感栗音奏清越方其發聲噴氣旁若無人而子昭亦洋洋自喜過其不欲歌雖貴爲王公

不能強也臨市衢構樓居蓄書樓上經傳子史下
逮蕘蕘裨官百家之言無不備子昭日緇閱研究至
其會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往往能成誦然不喜人言
科第得失官程史牘與夫巧宦善富其爲人大致如
此故窶約終其身年六十四歲卒

陳植

陳植字叔方自號慎獨癡叟能以文行學術結知于
士林巨室私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
犬所能致也而君行篤純孝又能力學文動呂經爲

遜世編

高隱六

五

準詩尤刻苦精練至于畫思之礚礚裸山林泉石幽
篁怪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雖百金
不以予一筆兼之襟度灑落與人交尤重然諾享年
七十君既沒朋從乃以君所自號而私謚之曰慎獨
處士

褚伯琇

褚伯琇號雪巖以清苦節行聞于世尤平章嘗微服
江浙探赜南士後除行省平章素慕雪巖高節時雪
巖寓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

語觀主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
僻士宰相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巖方閉戶讀
書觀主扣門雪巖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
主以實告雪巖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
平章已拜於地意雪巖延坐其室雪巖即鎖戶偕行
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雪巖語尤曰三年前有
一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
瞻良久而去

倪瓚

遜世編

高隱六

五

倪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生家常州無錫至
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事事作詩人竊笑
其爲慙兵動諸富家剝廢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
好潔盥頰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數十次拂振齋閣
中有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免從王交友讀
書交友死歛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友張伯雨後
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不再
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飄
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唐人語合年七十

四族葬江陰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又號大癡本常熟陸氏出繼永嘉黃氏黃父年已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性聰敏博學多才自經史百氏九流之術無不習而通之補浙省掾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間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至松寓柳家巷後隱杭之笕簣泉已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公望善畫山水初師董源巨然後稍變其法自成一家所著寫遯世編

高隱

六

三

齊魯之學也

王冕

王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

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獐惡可怖冕小

兒恬若不見父卒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

競遮道訕笑冕亦笑後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

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

下備奴使哉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

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卜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

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

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

遯世編

高隱

六

三

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

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

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安人非我誰當爲安

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

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當風日佳時操

觚賦詩千百言不休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

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

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之以養口

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

曹知白

曹知白字又玄號雲西自閩徙居溫之許峯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鑿吳松江公以策從行功居多德成戊戌府田使柳公行永復獻填關成隄之法民甚德之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

趣世編

高隱六

二五

士庶幾見之豈齷齪求官者邪卽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長清淨曰窪盈曰厚堂曰古齋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卽慢歌江右諸賢詩或放筆爲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納履願交尊之曰貞素先生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徙永嘉陶山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

窺尤刻志字學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遇人險夷佞

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

御史丑聞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

士誠開閩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

先生亦謝不往洪武辛亥 詔取天下士癸丑令守

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讓之曰黃金白壁重利也

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

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

增悲耳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

趣世編

高隱六

三五

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菰圃一區果蔬蓴葑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邪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

吳鎮

吳鎮字仲圭梅花道人墓在嘉善城吳隅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郭獨

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棧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掬土市腥相匪僅一二長髮僧雛棲于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置其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

王蒙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隱於仁和之

遜世編

高隱六

三七

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善詞翰畫學主維與吳興倪元鎮詩畫齊名元鎮嘗寄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釣絲煙霧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

陳樵

陳樵字君采婺之東陽人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又號爲鹿皮子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玩落紅于飛花亭上旣而入太霞洞著書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其書縱橫辨

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宋亡元丞相伯顏欲用之辭不就性至孝平生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付之一笑而已

白珽

白珽字廷玉出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旣滿於曹有不

遜世編

高隱六

三八

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萊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卽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

論曰易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故夫大者輕千乘細萬物小者安苦節甘賤貧獨往邈而莫追阨窮窶而無悶其致不同皆高蹈之殊軌也至於詰王幽貞側席輪轍責於岩穴玉帛委於塗衡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逮世下衰弓旌希覲而放利之徒假隱自

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嵩少爲捷徑高尚之節喪焉
可勝嘆哉肥遯無不利斯高隱之謂也

遯世編卷六終

遯世編 高隱 六

无

遯世編卷十四

別隱

贊曰大道無畦畝三爲一絕類離倫解致釋結
游方之外合儒之轍世出世間是別非別

李耳

李耳字伯陽亦稱老子陳人周守藏室之史也謚曰
聃仲尼至周問禮焉對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
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

遯世編 別隱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
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
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後周德衰乘
青牛車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
是作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庚桑楚

庚桑楚楚人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于子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耶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遜世編 別隱

二

匡續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結茅虎溪之上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道書數篇而已

茅初成

茅初成咸陽人性慈憫好行陰德逆觀周室將衰不求進於諸侯歎曰人生若流電安得久滯寰中遂入華山修道始皇三十年庚子乘雲駕龍而去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因改臘爲嘉

平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十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于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樂臣公

樂臣公宋人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

遜世編 別隱

三

名于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靖不仕及趙爲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齊之膠西人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于世主惟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叅爲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蓋不知所從問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爲叅具

言之叅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叅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爲叅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時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于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

趣世編

別隱

四

家宗焉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居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補南昌尉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條對急政輒報罷成帝委任王鳳專執擅朝上書極諫不納元始中王莽顯政變名姓爲吳門市卒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桎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子徧游雁宕南閩諸山遇空同君授以丹法入飛鴻山結菴修煉人傳以爲仙後有見福于

會稽者不知其所終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歎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精思天柱山中魏曹公劉荊州孫討逆皆尊禮之入霍山仙去

矯慎

附馬瑤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汝南吳荅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

趣世編

別隱

五

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至于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者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于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同郡馬瑤隱于岍山以兔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廬于河之涘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澤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飲食則爲人賃作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迂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

別隱

六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南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洛陽陷乃步檐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倚木于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實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寤置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餘杭令顧

與葛洪共造之攜輿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承贈

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迎置西園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今將用

別隱

七

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遣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人皆以爲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揮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周顒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汎涉百家長於佛理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精進何如何胤曰三塗八雉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問所累伊何曰周妻何肉顒嘗與何點書勸令菜食略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

遊世編

別隱

八

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入應憐悼况可心心撲視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圍量肉揣毛以挨披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顒又著三空論爲智林道人所稱服云

楊軻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有所論言令邇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端臥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

遊世編

別隱

九

下無茵褥頴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

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陰陽之事非野叟所能知年在期願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就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遠屈先生將任齊尙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尙遜世編 別隱 十

石垣

石垣字洪孫白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敝或有遺之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塋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只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符堅累徵不起言未然事如識記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及脫衣服

遜世編

別隱

十一

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明年癸未敗于淮南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衣架踰高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入長安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嘉

戮死所謂負債者也及莢死莢子與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死之日人有隴上見之者其所造牽三歌識事過皆驗又著拾遺錄十卷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遜世編

別隱

十二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

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宇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

遜世編

別隱

十三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耽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于餘杭山見何幼

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起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

遷世編

別隱

十四

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所著黃白之事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

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

遷世編

別隱

十五

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于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于上編營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

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漢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體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許遜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博通經史兼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諸書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爲旌陽令教民慈仁忠孝發摘如神吏民悅服尋棄官東歸遇譙姆授以正一祛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遂斬蛇

遜世編

別隱

七

誅蛟悉除民害慮豫章爲浮州蛟螭所穴乃於牙城南井鑄鐵爲柱下施八索鉤鎖地脈自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又周行江湖諸郡殄滅毒害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慈湖真君特往說之敦大怒不爲沮自東晉亂離江左鼎沸惟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間井宴然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

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

遜世編

別隱

七

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遂乞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不就徵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歡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項狐狸鼃鼃自入獄中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

雖有孝經而已歎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鷃適大海蜩蟬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塋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

孫楚

遜世編 別隱

十八

孫楚字子荆少懷隱居謂王濟曰吾欲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時董京有仙術居洛陽白社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京贈以歌曰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玄鳥紆幙而不被害盼彼梁魚遂巡倒尾嗟乎魚鳥萬世不悟知哉達人深穆其度

陸修靜

陸修靜字元寂吳興人兩目重瞳背有斗文掌有篆字早通文籍長慕神仙與陶靖節劉遺民等結社廬

山文帝表其高風召至都亭作停霞寶贊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賜號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爲簡寂觀

盧度

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目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遜世編 別隱

十九

劉玄英

劉玄英號海瞻子廣陵人初明經事燕主劉守光爲相雅好性命有道人正陽子來謁爲演清靜無爲之宗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金錢若浮圖之狀海瞻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履榮祿之場其危殆甚盡以其錢劈破爲二擲之遂辭去海瞻繇此大悟卽解印辭朝有醉騎白驢五言詩一章佳絕其得道後陵轢神廟事尤奇

劉蚪

劉蚪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常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殺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辟蚪爲別駕不應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徵爲通直郎不就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鄧郁

遊世編

別隱

子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殺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鞋禍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

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傳徐陵

遊世編

別隱

主

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遣使送還天台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爲煬帝所重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中山王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松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動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

遯世編 別隱

三

召以爲羽林監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迎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世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祝僧還河南尹甄琛等周視松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因遇篤疾世宗勅以馬輿送令還山居松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疋遺誠兄子綜歛以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幘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

遯世編 別隱

三

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翳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

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江淮盜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玄先生

潘師正 附 劉道合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

遜世編 別隱

五

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禱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

棺見骸垢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字不曜河東人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結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遜世編 別隱

五

薛季昌

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以玉洞經錄研極奧妙唐明皇召入禁掖恩寵優異卽懇還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真容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墟萬籟虛猶疑傳秘訣來往候仙輿

薛玄真

薛玄真唐給事中伯高之祖少好道不嗜名宦常於五嶺間遊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

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
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
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崑湖往往於茲逍遙
騰翥况遂洞之中別開天地瑤膏玉乳靈草秀芝豈
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遂隱終
南

寒山子

寒山子本無氏族大厝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
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容貌枯悴布

趣世編

別隱

三

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木屐履地時來國清寺就拾得
取衆僧殘飯菜滓食之或長廊徐行叫噪陵人或望
空獨笑嘗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寺僧以杖逐之翻
身撫掌大笑而去好爲詩一言一詠輒題樹間如微
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如
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
凡三百餘首

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則天時隱于中條山往來汾晉

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
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
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
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悟往迎之果對
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
書舍人徐嶠齋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
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
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
天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

趣世編

別隱

三

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
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
曰吾聞飲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董汁
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頌曰非佳酒也
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鰓命左右取鐵如意
擊齒隨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傳墮齒之斷
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
神仙而欲果尙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
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

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王真公主
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迺質等方悟
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
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
莫許甲子之數且謂義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
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
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襍綵等便放歸山
乃入恒山不知所之

丁繁

遊世編 別隱

三

丁繁自尙書郎叅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
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啞食終不搖動

施肩吾

施肩吾字希聖分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退隱洪州西
山終身不仕晚遇旌陽授以丹術成仙去有施先生
石室在天寶洞上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
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

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
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延
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帝曰
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
氣於漠與物自然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
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
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
正文句又命王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
籀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
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詠譎
似方士劍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遊世編 別隱

三

許宣平

許宣平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陽山南塢不修
服餌時負薪賣於市檐上常挂一花瓢攜曲竹杖每
醉吟騰騰以歸天寶中李白游新安訪之不得見乃
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
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
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復自題曰一池荷葉衣

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輒爲野火所燒莫知踪跡

呂崑

呂崑號純陽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咸通中舉進士授江州德化縣令遊行廬山遇一羽士稱雲房先生兩人談道有得遂棄官歸隱一日雲房謂曰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行滿八百功圓當來度子純陽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遯世編 別隱 三十

質耳純陽乃愀然曰誤却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若此三千年八百悉在是矣遂攜之鶴嶺授以上真秘訣

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桂陽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兄瞻爲翰林學士謂瞻曰神仙遠遼難求廊廟只尺易致瞻不聽遂入羅浮山三十年瞻至僖宗朝拜相沒被謫至潮臺泊舟瞻冒雨來見顏色如童而瞻已幡然衰颯矣顧謂瞻曰尚可修不瞻曰仙凡殊途今已無

及後瞻竟死貶所

爾朱洞

爾朱洞初隱蓬山唐僖懿間落拓成都市中以道力解王建之圍兵不血刃後至銅梁取白石浮水證道與二漁人沖舉於荔枝園中張商英作傳

杜光庭

杜光庭縉雲人咸通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應制爲道門領袖僖宗時入蜀隱青城山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卒年八十五人以爲尸解云光庭自號東

遯世編 別隱 三十

瀛子爲時鉅儒懿宗時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遁去有文集百卷

蘇澄隱

蘇澄隱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術五代相繼辟召俱不至宋太祖駐師鎮陽召見因叩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正帝大悅

張薦明

張薦明燕人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高祖召

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軒轅集

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微聲色薄滋味良樂不過德刑無偏堯舜禹湯遜世編 別隱 三

皆登上壽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瀝瀝而出著太霞玉書習神仙事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真宗朝學士自顧不合時乃隱於酒嘗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菴嘗臥其間名曰捫蝨菴卒後故人有見之者曰我今作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騎一素驢去如飛其

後又見於亳州留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章啓

章啓字隱之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素道之法三模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等以逸民薦於朝賜號冲退處士啓亦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不一撓其心形友人范百祿從扣太玄啓復以讎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玄道幾矣一日夢有人寄書相召云東嶽道士書明日與李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啓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寧答曰手持東嶽寄來書啓大驚未幾啓果卒士寧遂州人蓋超然有得於道者

張揮

張揮字仲殊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月寺蘇長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槌我也逢場作
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
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
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
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遲
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浩翁一見大賞

雷本

雷本字隱翁少時磊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卽棄
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點
遜世編 別隱

遂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獨坐
長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閑交如

閑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貧無妻兒寄食僧舍僧亦
樂與之游始居龍門山苦游人往來徙居萬安山屏
絕人跡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
情益遠衆共非笑之交如守之益堅歐陽永叔云九
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
士閑交如得之九僧者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

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
昭峨眉懷古也

雍孝聞

雍孝聞閬州人元符末力詆紹聖用事者入元祐黨
籍因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
入內說法徽宗賜姓爲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
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
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
湖水碧高吟羸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
遜世編 別隱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
翛然而工於詩荆公愛重之其詩有夜深臣子喚不
醒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

張虛白

張虛白南陽人徽宗朝舉進士不第辟穀遊武陵崔
婆嘗飲以醇酒後虛白仙去題詩其處曰武陵溪畔
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臥白

雲深洞口

王或

王或字子文自號照了居士後改名知非字无咎崇寧間棄官學道往來登封盧氏山中二十年布衣蔬食井臼自親人以爲難而子文處之自若有詩云撒手寧論高丈崖脚跟那肯點塵埃東君也自魔君數故着青黃眼底來來何遲去何早二五不多十不少一聲柄水徧虛空誰識堂堂真照了子文既學佛作決定歌禪家以爲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

遜世編

別隱

王

林靈素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七歲能詩日記萬言蘇文忠一見驚曰子穎異非常青紫可立待靈素笑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非予志也徽宗召見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人碑靈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中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醜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羽化後立祠天慶觀趙鼎嘗爲作記

劉益

劉益藍田人隱直菴廬六十年徽宗召入便殿禮之甚厚力求還山宣和末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作

劉兼道

劉兼道武夷山隱者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致嘗贈以詩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

朱敦儒

朱敦儒字希真天資曠達有神仙風致自述詞云我

遜世編

別隱

王

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與疎狂曾批給月支風券屢上留雲借月章詩萬卷酒千觴玉樓金殿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居東都嘗有朋儕詣之問笛聲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

汪元量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度宗時水雲以善琴出入宮掖元世祖逼召入侍鼓琴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

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祖許之既還錢塘往來彭蠡間風踪雲影人莫測其去留遂傳以爲仙多畫像祝之有詩一帙皆敘宋亡事題王導像云秦王浪白蔣山青南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

白長庚

白玉璫諱長庚字白叟號海蟾口號蟾蜍敝褐雲水出乎陰陽陶冶之外文不加點籠罩百家時謂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天下有韜光前後集上清王隆武夷越世編別隱

諸集

葉朴

葉朴字去文錢塘人宋亡不仕與鄧牧俱隱大滌山每清夜放遊不避豺虎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且詣鄧言別卽端坐而逝鄧知去文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吾亦當長往耳乃爲去文述墓誌燈下取其集讀畢而終遂昌雜錄曰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士

王予可

王予可字南雲吉州人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郢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他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越世編別隱

張雨

張雨又名天雨字伯雨錢塘人性狷介常眇視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

士登茅山爲大洞經籙略有所悟遂覓出羣道士表
與學士吳興趙文敏善每以陶弘景期之自號句曲
外史入開元宮從王真人壽衍爲道士名嗣真皆入
京師名大震一時賢士大夫爭與爲友願留之被璽
書賜驛傳非其志也卽自楚不更出外史雖爲道士
恒以親老爲憂延祐初居開元宮明年杭災宮毀外
史適華陽後以上塚告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先
塋冠劍于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
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于宮之齋居篋無遺
物也

別隱

早

明天淵

明天淵豫章人至正間爲翰林學士後削髮爲僧改
名來復字見心號蒲菴賦白牛詩耕雲不住海門東
收白楞伽小朶峯露地已忘調伏力雪山誰識去來
蹤放歸祇樹隨羊鹿種就曇花伴象龍一色天關頭
角別水晶池沼玉芙蓉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

十始折節讀書益構古書名畫尋得秘笈築別業於
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
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
嘉李孝光外方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
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
夫餽館聲伎並鼎甲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
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置會稽教諭辟行
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於嘉
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

遜世編

別隱

早

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剃髮稱
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
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
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

論曰二氏之流儒者擯不道曰別隱者外之也然慧
根夙具靈樞妙合清淨玄微之旨未嘗不依於忠孝
而或者憤世混濁恣意枯槁歛其躁競銷彼牢騷打
破關頭安身立命舍是無繇矣此別隱所爲不擯也
若乃弁髦五戒土苴三藏假借黃白游戲巧淫且以

爲盜區且以爲名利藪此又二氏所羞稱者乎

編卷十四

二

911

遜世編十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是編紀古
來隱逸之士自唐虞至元分神隱真隱儒隱節隱
俠隱哲隱達隱高隱別隱九類燕襍殊甚疎漏尤
多如不知姓名謂之真隱然所謂阮籍遇蘇門山
人卽是孫登不得曰無姓名也又顧阿瑛以晚年
祝髮入之別隱褚伯秀本爲黃冠乃入之高隱梁
鴻無排難解紛之事乃入之俠隱林靈素詭譎羽
流亦目曰別隱皆未爲允協其他亦多科配未確
簡擇未當者一本研心經學所著易解能自成一
家之言不應此書獨乖刺如是蓋一本以建言罷
歸姑借此以抒忘情仕宦之志考據則非其所留
意也

廉平錄六卷

〔明〕傅履禮 高爲表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譚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廉平錄五

卷》提要

廉平錄序

劉邵曰清節之流不能弘恕造權橘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遠又曰視人察質必先平淡夫豈苛求粹白之士而尚取啜醨之徒乎夫嗜利者不廉而嗜進嗜名者不平念之不真行之不夷吾烏得而信之士飭躬砥節即辭魚留犢卻錦反璧敝車羸馬脫粟藍縷吾事耳何至鰓鰓然挾以取高名皦皦然如建鼓同儕則凌誅生焉憤嫉起焉毗黎則鷙擊殷焉秋荼慘焉廼知史氏紀吏道而尚廉平有以也夫苞苴昌而藍籃壞于身則敗名于法則議吏亦何足言

廼好脩之士亦徃徃不能宜民而宜人將其廉之有未平乎中庸之德民鮮能久矣民之多辟不竊鉤而竊國不注瓦而注金矯飾際可而陰圖請寄陽示皦皦而默居奇貨揚聲下位而敗軌宦成亢志壯年而改轅末路或乃法之所在請寡弱而避大豪或

廉平錄

序

二

卷一

平之吏淡而不醑質而無縵砥清激濁而不為凌楷樸露䟽越而不為激訐正直剛毅而不以錯意施巧吏之良也理之上也臺史譚君惺堂檄鹽司梓廉平錄以式在位重教化而後吏事念疾苦而緩催徵務在樹羔羊之節去鷹鷂之志與民休息而已嗚

廉平錄

序

三

卷二

呼誠廉且平獨郡邑之長然乎哉

萬曆戊子夏五月之望岐周楊紹程

儒父撰



廉平錄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督理長蘆山東鹽課兼管河道東莞譚耀

岐山楊紹程

邵陽劉應龍裁定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燾校閱

本司經歷司知事傅履禮

滄州儒學學正高為表編輯

卷之一

廉平錄 目錄

卿相

李文子 孫叔敖 晏嬰

鄭子產 闕子文 以上春秋時人

鄭當時 䟽廣朱 邑 以上西漢時人

鄭均 鍾離意 以上東漢時人

諸葛亮 三國時人

汪湛 柳世隆 江革 鄭述祖

高允 以上南北朝時人

房玄齡 張嘉貞 盧懷慎 李元紘

楊綰 陸贄 以上唐時人

范質 畢士安 寇準 王旦

李沆 杜衍 范仲淹 趙抃

馮京 司馬光 范純仁 張九成

真德秀 崔與之 以上宋時人

楊靖 楊士奇 古朴 師達

段民 黃福 柴車 林鶚

崔恭 軒輅 耿九疇 年富

薛瑄 高穀 余子俊 王翱

葉盛 于謙 劉定之 石璞

魏驥 楊守陳 陳俊 何喬新

章懋 彭韶 丘濬 黃孔昭

岳正 鄭楚 劉大夏 戴珊

卷之二

庶錄

館閣

秦絃 呂原 金瀛 黃璽
 張悅 謝鐸 陳壽 潘禮
 李東陽 石珪 蔣珪 林泮
 梁材 李承勛 胡世寧 羅欽順
 梁儲 林俊 胡富 陶琰
 孫需 韓文 何孟春 劉玉
 朱希周 韓邦奇 以上國朝人

宋 瀛 劉崧 張以寧 方孝孺
 朱善 劉球 李勉時 陳敬宗
 柯潛 陳元宗 羅倫 鄒智
 林瀚 黃仲昭 蔡清 陳獻章
 舒芬 黃佐 羅洪先 以上國朝人

憲臺

宣秉 漢時人

崔洪 晉時人

省郎

杜暹 王丘 以上唐時人
 劉溫叟 劉隨 以上宋時人
 凌漢 張思恭 靳義 顧佐
 向瑄 魯穆 吳訥 楊繼宗
 朱英 戴頤 李剛 陳茂烈
 張泰 何塘 雍太初 吳廷舉
 熊繡 朱裳 邵寶 屠僑
以上國朝人

魏舒

劉寔

劉超

以上晉時人

孔覲

徐勉

袁聿修

以上南北朝人

呂太臨

蘇頌

潘良貴

趙達

胡松

徐僑

孫夢觀

歐陽守

以上宋時人

周子良

莊

楊繼盛

何維祺

以上國朝人

監司

長

子

人

杜莘老 朱熹以上宋時人

王平王純陶奎周新

陳選豐慶張清方守

張吉魏一恭以上國朝人

卷之三

廉錄

守令

尹翁歸 羊續以上西漢時人

范遷張堪趙咨李恂

廉平錄

不自錄

五

裴陸

楊震楊秉王暢吳祐

孟嘗劉寵黃香羊涉

以上東漢時人

王修毛玠以上三國時人

胡威殷仲堪周鎮鄧攸

吳隱之以上晉時人

裴昭明任昉傅昭虞愿

申徽以上南北朝時人

李襲譽裴寬以上唐時人

賈黃中張詠李及包拯

唐介周惇頤曾鞏馬伸

呂希哲王希呂趙逢龍以上宋時人

錢本忠劉實廖梯以上國朝人

以上守

孔奮袁安檀敷以上東漢時人

董和時苗以上三國時人

汪秉之孫謙以上南北朝時人

馮元淑元德秀李·白何易于

廉平錄

目錄

六

呂氏

以上唐時人

程顥宋時人

胡壽安盧秉安李元以上國朝人

以上令

武臣

楚將子發戰國時人

李廣西漢時人

祭遵李忠以上東漢時人

鄧芝三國時人

謝弘微 周文以上南北朝時人

屈突通 尉遲德 蕭倣 王方慶

李勉 郝士美 李勣 孔戣

以上唐時人

慕容德 曹彬 郭守文 田重進

沈義倫 周美 岳飛 劉樞

以上宋時人

徐達 劉基 鄭享 徐司馬

李隆 雲 王信 年斌

康平錄

會錄

以上國朝人

七

二百五十一

卷之四

平錄

畿內

雋不疑 孫寶 耿九疇以上漢時人

李德輝 劉頌以上晉時人

司馬芝 高柔以上南北朝時人

戴胄 崔仁師 李素立 劉蕡

狄仁傑 李靖 李儼 徐有功

柳公綽 李至遠 顏真卿 方偕

唐臨 盛吉 宋朗 郭正一

張楚金以上唐時人

向敏中 燕肅 孫錫 呂公孺

程邁 薛向 張慶以上宋時人

虞謙 鄭塾 許進 韓雍

楊繼宗 蘇宋 吳奎 蔣常

以上國朝人

外藩

康平錄

會錄

商仲堪晉時人

柳渾 孫立節 李傑 李沂

劉崇龜 裴均 閻濟美 崔黯

呂元膺 杜亞 韓思彥 常川

田滋 布魯海牙 鄧文原 崔錫

韓思彥以上唐時人

慕容超 孔相循 張輅 于仲文

以上五代時人

王祐 趙抃 王文正 李先

卷之五

平錄

郡州

范正辭 呂居簡 齊廓 張島之
 孫子秀 徐應龍 余良肱 汪文振
 董槐 黃幹 姚渙 張宗臣
 以上宋時人
 盧克忠 王利用 郝彬 趙謙
 岳柱 陳泰 貢師泰 以上元時
 傳啓讓 段民 何喬新 黃紱
 魯穆 以上國朝人

袁安 張禹 司空何武 于公
 郭弘 史弼 薛宣 許宗裔
 以上漢時人
 羽質 司馬悅 李崇 蘇瓊
 楊津 王郁 以上南北朝時人
 狄仁傑 錢徽 呂元膺 錢若水
 以上唐時人

趙普 歐陽觀 韓魏公 索湘
 周必大 陳泊 張齊賢 范純仁
 王質 元絳 崔立 呂大防
 韓億 王罕 劉元瑜 張璪
 張詠 楊繪 劉沆 呂公弼
 薛奎 薛居正 任顥 馬亮
 王安禮 李常 杜紘 張逸
 許將 馬尋 宋庠 李允
 晁補之 黃信中 薛顏 陸佃
 魏瑛 王佐 韓彦古 李孝基
 孫寬 王詢 卽簡 歐陽穎
 程之邵 周審玉 吳正肅 李浩
 朱壽昌 孫甫 蔡延慶 王疇
 林耕 李行簡 林積 榮諲
 劉應龍 唐肅 高照 邵晔
 楊龍 吳表臣 強至 陶節夫
 錢忠定 劉子薦 陳希亮 陳戩
 王平 蘇頌 張洽 張九

馬默 歐陽晔 張尚書 孫長卿
王臻 魏濤 莊遵 范忠宣
呂公綽 程戡 孫唐卿 錢勰
程琳 雷孚 李及 以上宋時人
張昇 尚文 袁裕 虞槩
祝蕃 王廷筠 李完 汪澤民
以上元時人

唐書錄

扈俊民 王新 梅應魁 周榮
李德善 易貴 陳茂烈 郭彭祥

十一

夏書百重

筠 守 張宗璉 韓琚 從事
以上國朝人

卷之六

平錄

列縣

張舉 仇覽 以上漢時人
曹攄 陸雲 以上晉時人
傅琰 高謙之 江夢孫 柳慶
以上南北朝時人

裴子雲 劉敞 張鷟 竇參
以上唐時人

包拯 江卽中 葉知遠 李南公

呂陶 張淇 凌唐佐 徐誼

杜杲 元絳 孫榮 唐介

李長沙 王洋 賈郁 种師道

沈木 章頻 王璩 程迥

石公弼 鄭承議 周敦順 程明道

李士衡 陳襄 楊告 王衡仲

唐書錄

目錄

十一

宋書百重

俞獻卿 高恪 陳薦 蕭服

張養浩 閻從 張禎 劉徽柔

以上宋時人

李遵義 馮允 何頴 俞崇瞻

陳希文 萬鵬舉 雍太 以上國朝人

廉平錄卷之一

廉錄

卿相

季文子友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三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餽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餽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

廉平錄

卷一

一

裝端百七十一

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因他七日自是他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餽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季文子卒大夫入飲公在位庀家器為塋備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孫叔敖為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北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焉肥則疾派來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

廉平錄

卷一

二

裝端三百六十一

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屬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又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先是孫叔敖知優孟賢善待之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以善地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楚功臣封

二世而熒惟寢立不奪也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工士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廉平錄

卷之

三

裴沙三百五

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每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以爰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

廉平錄

卷之

四

裴沙三百五

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歸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下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他日景公分慶氏之卬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卬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卬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福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君子曰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也夫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一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

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力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是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二若吾子賴之則晉國二諸侯二則晉國壞晉國二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

廉平錄卷之五

五

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邇安毋寧使入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聞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鄙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後令尹秩之成王每歲

西

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鄭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卽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

廉平錄卷之六

六

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俱上疏乞骸骨歸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責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與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舊有田廬今子孫勦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

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急情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貴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
益其過而生怨况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
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朱邑

少時為舒桐鄉畜夫廉平不苛吏民愛敬累

遷至大司農邑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

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改元卒天子閔惜下

詔稱揚曰大司農

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士彊

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鄭均有清操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

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

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建初中徵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

巡過任城廼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

為白衣尚書

鍾離意為尚書掾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
物等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
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
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
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諸葛亮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米雖應先主之

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居將相亦何求不得

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

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君子謂武侯

漢伐茂勛出處光明此跡伊呂乃澹泊寧靜之

學所蓄積深矣

汪湛元嘉中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

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飲食嘗為上所召遇澣

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在選職頗有刻覈之

議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柳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墳與張績問曰觀君舉措
當以清白遺子孫邪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後授
尚書左僕射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
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

江革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事革門生故
吏家多在東閨革至並賫待緣道迎候革曰我
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
食不兼味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賦貨狼藉望風

素

卷之

九

裴

自解梁武以為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選贈這
一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軟不得安
臥請濟江徙重物以迄輕艚革既無物乃於百
陵圻取石十餘斤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鄭述祖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齊天保中歷太子

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充判御史中書

容為廷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
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亮所見之矣有人入市
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首述祖結

之自是境內無盜

高允拜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家
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
今見我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
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帝嘆曰古人清貧
豈有此乎賜帛五百疋粟十斛拜長子忱為太
守允頌表固讓帝不許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
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

唐

卷之

十

裴

房玄齡唐館陶侯初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玄齡
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識公為秦王即授記
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
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
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
玄齡猶禹也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
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
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

而妻子有寒饑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
惜隨散輒盡赴東都堂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
既屬疾宋璟廬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
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酒
數杯而已子真早脩整為吏有清白稱天寶初
為南海太守南海蕪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
皆以賦敗故以與代之汙吏歛手中之市舶
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

李元紘再在宰相有清節未嘗改治第宅僅馬敝

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歎曰李公引宋遙之
美黜劉冕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
德何以加哉

楊綰性儉約未嘗問生事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
馬一駟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
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
始輔政中丞崔寬本毫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
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
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

宋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聲樂散五之四他
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
謝安云

陸贄初為鄭尉壽州刺史張謐有重名請為忘年
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
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贄後來建豎
康為之本也

范質性廉介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
身沒無贏藏藝祖謂侍臣曰范質止有居第不
事生產真宰相也

王旦為相面奏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
居第沒未免喪資用已訖真不負陛下所知然
使其家稱貧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
恩非臣等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寇準初為樞密直學士受賜金帛甚厚乳媼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
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
產後雖出入將相奉入惟務施予寢處一青幃

二十餘年時。歟。蓋命補之。或譏以公係弘
事笑曰。彼詐我誠。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收復棄
也。處士魏野贈之詩云。有官居品。無地起樓
臺。或乃有萊公燭之譏何與。

王旦平生不置田宅。曰。徒與爭為不義耳。真宗以
所居陋。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辭。王質旦。姪也。
為天章閣侍制。家世富貴。克已好善。自奉節素。
如寒士。不喜蓄財。至用不給。日初旦為中書舍
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遠期償。以所乘馬質。
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
當毋忘也。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夫
人墨帖。刻石模之。徧遺親知。間雅尚如此。故所
至有水蘩聲。

李沆性直諒。內行脩謹。治第封丘門曰廳事前。僅
容旋馬。或謂太隘。沆笑曰。此為宰相廳事。誠隘
為太褻。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損。不以
屑慮。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
且人生朝暮不可知。安事葺屋哉。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
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麵一飯。或羨其
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入以周
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為一措大。
將何以自奉乎。為相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
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
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嘗教門生曰。官清只畏
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厭者。必譖之。為上者又
不如明察適足賈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行
之。無媿於心可也。

范仲淹好施與。為政尚寬厚。少時與一術者遊。會
術者病篤。呼仲淹告之曰。吾術能鍊水銀為白
金。吾兒幼不足付。今以付公。即以其方與白金
一斤。納仲淹懷中。仲淹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
十餘年。術者之子已長。仲淹召而還之。封識宛
然。他日讀書南都。紹守有子居學。見仲淹食粥。
歸告其父。以公願。公饋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
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箸。得

非以相免為罪乎仲淹謝曰厚意詎敢忘第願
粥安之而已還至盛饌寧能啗此粥乎頃之以
進士授德廣參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以
去止一馬鬻之徒步而歸

趙鼎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
龜鶴止一蒼頭執役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
諸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自成都召還
知諫院神宗謂鼎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乘一
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

賜京少傅通鄉舉禮部進士皆第一時未娶外戚
張耒佐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東以金帶曰此上
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敍來出奩目示之京笑不
視

司馬光知諫院以濮議不合御史六人爭之力皆
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仁宗遺賜直百餘
萬率同列三上章辭不許光以所得珠為諫院
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當時市井小
民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汝一包家耶見賈

者曰汝一司馬家耶包拯也陸務觀書布衣
紹後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
被人曰儉布被亦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詎不
可能也

范純仁將娶聞婦以羅為帷幔不悅曰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邪敢持至當火於庭純仁自
少至老退食必易短褐衣之自奉不擇饌鋪嘗
誨人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九成為禮部侍郎秦檜惡其敢言再謫南安比
蘇軾錄一八卷之一

至結廬掃軌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幾無
以自存親知聞之爭先饋遺九成一切謝遣
艱時致羸金九成曰猥蒙霑逮故舊之誼也濫
窮而苟取豈所以為大丈夫哉悉歸之

真德秀知潭泉二州皆以廉仁公勤四事廣焉
屬初蕃舶異苛征至泉者歲不三四德秀言
之至者增三六艘又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乞收人心其一言當乾淳間有位千朝以饋遺
及門為耻受任十外以苞苴入都為諸公棄

成風恬不之怪米益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
罪其人則心迹暴白

崔與之自中年喪偶不再娶不蓄聲妓未嘗增置
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帥蜀
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餽贐俗謂大
送悉卻不納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
還之自蜀帥罷歸累召不起值廣賊亂徒以不
忍鄉郡荼毒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祿俸悉
還公帑已而除叅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

康平錄

卷之

七

七

祠祿衣賜亦不受廣人至今以與之並唐張九
齡稱二獻

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衣中
得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
事大珠必偽物也命碎之因以上聞 太祖嘉
歎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遽斥為偽
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
之才矣

蜀士奇永樂間廣東布政徐奇入覲戴領

康平錄

卷之

九

九

滕簞將以遺廷臣選者獲其卑目以進上視之
獨無士奇名召問故士奇對曰徐奇以都給受
命之廣朝紳皆贈詩文故有此餽臣時病無所
作不然亦宜有之今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
至微細當亦無他也 上意解以卑目付中官
燬之一無所問 仁廟即位命士奇以學士兼
兵部尚書士奇辭不許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
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
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僉安
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
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
辭顧蹇義曰廉頑之風士奇有焉初士奇徵時
遊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命攝教琴江琴江
令亦儒者重士奇邑有重囚士奇為言得解囚
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為職縣令事吾安所與
聞辭不受比入閣後嘗奉 旨歸展墓所過澹
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遣迎送驛從悉屏不用
尚書古朴由鄉薦積遷戶曹長平生不事生產

勵清苦几案間惟有自警編一帙而已卒之日
無一錢尺緡遺子孫

尚書師遠起太學生積遷南戶曹長操履端潔有
風裁 成祖北巡常問南京群臣孰廉太子對
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
郎師遠一人廉耳

侍郎段民宣德三年以刑侍奉 勅考察在京百
司以民廉介端謹故殊制也民自庶吉士與修
永樂大典大全諸書累陞山東左叅政 文皇

再征虜勅民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廉墨
狀三年召入南京戶部為右侍郎尋改刑部官
貧不能喪吳文恪力為經紀始克襄事

太保黃福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
母也公向不歸我曹何遽至此言已皆泣福斥
之喻以順逆之理賊不忍加害其酋長饋以餼
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
以所贈歸之官

尚書柴車由鄉薦為兵部郎以清慎得名擢江西

叅議廣信守與車有舊餽蜜一甕車疑其重發
視之皆白金也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竟不受

侍郎林鶚奉身儉薄在刑部卒圖籍之外囊橐蕭
然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田無增畝謝文
正曰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真其
人矣

少保崔恭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之
類咸取辦於民恭至諭其寮屬革去之還江西

將行官舍器物皆籍還官篋中惟大明律書數
冊衣數襲而已

尚書軒輊天性廉介初為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
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亟進衣却去徐待故衣
乾衣之為按察使俸資外一毫不取布袍疏食
約同寮三日出俸易肉一斤多不能堪者晉南
臺清操愈厲時都憲張某素侈縱設席會諸寮
輒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裕陵復
辟首用輊刑部尚書未幾疏病致仕陞 上

勞之曰昔浙江廉使滿考歸家僅携二竹龍是汝耶親頓首又問卿年未老病痊再可用乎親又頓首辭疾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尚書耿九疇平生無他嗜好公退惟焚香讀書交遊不泛請寄不至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清景泰中以侍郎出陝西鎮守劾弊屏貪威望益著天順改元擢右都御史未幾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入清正但為石亨輩所嫉一日對輔臣論入才念九疇去非其罪

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會禮部尚書缺召至京上憐其老改南刑部曰遂卿優閒九疇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第屋儉約蕭然無異寒素太子太保裕即九疇子也

尚書年富為人剛正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誣富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屏富厚竟削籍又按分守內臣常力轉貪電力轉誣富巡

按御史為雪誣狀事得已彭惠安稱富蕭然一室儒夫可立焉

禮部侍郎薛瑄初楊東里薦瑄於王振自山東學憲擢大理少卿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不可會駁還疑獄都御史王文怒之諧于振振遂嗾言官劾瑄逮繫有大臣救之者得免比入閣見曹石恣橫日甚懇以疾辭得允三日即出都城至直沽中阻風絕糧晡西猶未食吟詠不輟其子不免愠言瑄笑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太保高穀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人心洶洶謂虜情叵測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穀時為學士解所束金帶贈之後官至台昂而散廬磽田厯給衣食身沒無何子孫貧窶

太保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為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

太子太保王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還饋一無所受某宦同事久持珠為餽翱不得辭乃受之自綴衣領間臥起自隨其妻不知也居

數年景宦死其子貧甚知使人召問何不治第宅曰貧不能也翔乃出之領間珠與之直可千金翔居第三十年不改竹舊英宗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多列屋若干悉以非詔肯拆去之彭惠安贊翔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

侍郎葉盛蒞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前堂後寢各置范文正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已

康平錄

卷之

廿一

高麗書

少保于謙常以病在告 景帝遣中官更番來視見謙家具蕭然因聞 上特勅尚方繼供資用上皇復辟為石亨徐有貞輩譖死既而籍其家惟 上所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物以陳汝言代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藉汝言尋被誅亦籍其家寶貨山積運至左順門 上召百官入視諭之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昨于謙權重且任事日久寧有是耶亨有貞輩低頭大慚懼

尚書劉定之微時家貧授徒資束修為養既仕分祿自甘菲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畧無沮忌

尚書石璞由鄉薦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紀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里人有為縣尉者璞往看之几上皆金銀燕器問曰君宦幾年矣曰吏職歲未滿曰胡歸乎曰民訟吾貪璞曰嗟夫使吾治汝汝為能還里中扒拂衣出

康平錄

卷之

廿一

高麗書

吏部尚書魏驥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有歷年所積俸資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即者挈而付之其人請封鑰驥艱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乎其人不取復言時有子壻從於官舍乃如其輕重款識為偽銀而畫盜其真者比驥南都竣事歸先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驥意部司之弊歎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耶乃又出兵部募薪猶夫偽

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
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戒之曰慎毋
洩也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
曹卽陞辰州知府請教於驥驥曰君練達事體
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
不可忘防刑曹卽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
稍稍有露其事者辰州入覲乃携其俸入盡數
以償驥乃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加人
不逮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也竟不受驥
前後居官有聲臞然若不勝衣雖王振禮重之
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南吏書致仕歸晨
夕田間布衣芒屨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叟雜
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驥渡江
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
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驥
也皇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驥已渡江歸矣
尚書楊守陳介繁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
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

親諭意于陳語所知曰吾猶娶婦也茹荼積久
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太子少保陳俊平居寡言笑慎操履既仕以清白
自持自為主事迎父喪于海南贈賻一無所受
比為卽中督餉兩廣丁內艱總監軍合百金為
賻却之為南戶部尚書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
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
法俊一切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營數十萬王
文肅稱其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太子少傅何喬新父吏部尚書文淵守温州有廉
名喬新筮仕卽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
為賞罰終始無媿其言以進士奉使淮西巢令
閩徽以先公門士贈白金文綺却之在閩時典
市舶宦者死鎮宦分其餘貲以遺三司喬新獨
辭之不得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長汴臬諸貪
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喬新盡鐫暴坐法都帥德
嘗薦達以犀帶銀器為贖笑曰我知君君何不
知我及為刑部尚書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

行有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大理丞為喬新所抑
卿之會喬新外屬與邑子訟遂誣喬新得金錢
與行路下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事雖白竟
不安其職請老去有楊宣慰者獻文梓為壽器
并幣俱謝却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

太子少保章懋寡嗜欲服器居食隨遇而安嘗曰
學者奉身儉約為貴若一趨華侈必至於貪他
日安能為清白吏家故田居諸子躬操治農邑
令過訪諸子輟耰鋤迎任司成時其子自金華
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懋笑曰吾
兒敗褐敝屣宜爾不識也君子謂古三不惑章
懋有焉

太子少保彭韶廉介貞方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
狀歉然不啻寒士以質儉起頽風處已待人一
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自處若無氣節勛伐
為國朝名臣之冠

太傅丘濬自進太學衍義補即蒙眷注入閣後倚
任尤隆乞休疏歲凡十餘上並不允歷官四十

載奉稍所入惟得指揮張准一園而已京師城
東居第始終不易中官求詩文堅持不予人服
其廉介

尚書黃孔昭初執友建寧守賀沈知其賢薦松溪
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樓
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清介有守自舉進
士即著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仕
與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却之後司考南宮有勢
家子暮夜持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

老且貴如未仕時

太常卿岳正成化中出守興化才大氣豪又以直
閣大臣領郡稍厭俗調以故多宏闊畧細節操
利權如賈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議遽起去後甫
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然貧困人
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

少保鄺壘端介清謹父子輔亦賢其按察陝西也
嘗以奉市一紅褐寄父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
者得無以不義污我乎父為教官壘欲見父聘

陝西鄉試父又大怒父泣子宦所何以示防禁
自是益厲操

太子太保劉大夏自入仕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
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宦轍所至屬僚有簡禮
者未嘗怒也時逆瑾百計誅求而大學士劉宇
嗾瑾劾劉大夏家云可得鉅萬瑾因潘毛獄詞
連大夏姓名遂矯制逮之千戶羅某至廉知大
夏貧難以酒器為贖彼堅却不受至京繫北鎮
撫獄同繫者數大夏行賄為求脫計大夏曰如

康平錄卷之

七

七

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
孫矣發戍肅州故人贈遺謝絕不受發都城日
觀者如堵所在罷市至戍所變無盛烟瑾誅復
職致仕初 孝廟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
畢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
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
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
命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懼愧也

太子太保戴珊祿仕四十餘年無餽石之儲反

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

尚書秦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
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欺凌親王 茂
陵怒逮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
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 上親閱所籍
賞嗟嘆良久立釋之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巡
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紘獨與抗直
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紘密蹤直多帶旗校騷
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稱秦紘廉

康平錄卷之

七

七

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紘歷官四十
餘年所居僅蔽風雨既沒無 財未幾子孫有
饑寒不聊生活者劉瑾專政時有誣紘子耕有
資萬計瑾喜即籍之竟無所得

侍郎呂原為諸生時知府黃懋奇之召見藍綬與
之衣不受會葺理營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
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
益大許呂生天順初入閣溫恭儉約與人無忤
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族

者

伯金瀛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按東廣者多滿載而歸自瀛去一毛不染廣人德之

大理少卿黃輦與車駕即陸震同疏諫南巡下

詔獄廷杖震竟死獄下輦罷歸家素窮空客至

留款日可中猶未舉火貸米旁舍恬不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嘉靖初起家大理丞未幾卒

太子太保張悅初為庶使入覲時尚銘居東廠任

事衆皆趨其門悅獨不往歷官宮保清約以終

廉平錄

卷之二

世

三十八

其身儉素如寒士兵部致仕歸杜門不出見風

俗奢靡乃益崇節儉率子姪至於待賓不敢少

豐以助薄俗嘗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

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搢飲雖大

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

安生

尚書謝鐸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先後在

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南監中故有義金鐸

盡籍諸官均歸際屬北監廟街偏隘益市地關

之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

生貧者賙給死者賻皆出羨金不私入一錢

冢居稍有餘財周賑宗戚衣羸食惡糞無長物

刑部尚書陳壽廉名甚著居常粗衣糲食如寒士

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之諸子旅寓南都井曰

弗任先是巡撫延綏創火節有功時同事諷壽

注子弟於戰籍壽曰吾子弟未諳弓馬豈可欺

罔以邀爵賞乎時論多其賢

侍郎潘禮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巡撫韓邦問疏言

廉平錄

卷之二

世

三十九

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月二石

太師李東陽性清約冬月不爐被褥操觚不勝其

慄輒就日暴之日移則移其儉如此一日興化

守者門下士也以覲事至京絨兩帕四扇令從

吏餽之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遂取扇

還其帷

少保石琚初任諭下已勵志不殖貨利嘉靖初入

閣誠門者不私謁謂者以怕為儀受則還贊

蘇軾揚州李不端一與蓋其剛方正直始終不
變云

工部尚書蔣珪為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

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
貨珪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
備則患止於身乃重董鳩供應之具自衣布袍
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驚者左右正欲中之曰莫
如楊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珪歸括女衣

廉平錄

卷之

世

卷之

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
惟妻女衣裳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于此其堅持以歸魚亦
不取直矣由是清節勳天下歷仕至工書白首
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戶部尚書林泮先以侍郎督儲太倉時逆瑾方用
事泮惟內無所失而處之甚恭晉南戶曹長方
出都門傳旨着致仕廩輿如例泮自以為得
保全矣未幾罰運米口外幾百石泮家素貧雖

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未嘗過取家又先被

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口外之役不

勝艱苦泮亦視之坦然舒修撰銘公墓清廡異

行公廡非清清則易至於絕物廡則一物之不

櫻位列於卿家無儲罍維公之廡六計以禎

太子少保梁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檢瞿然布素也

為杭州守郡以繁富稱於天下蓋眾所欲染指

者也材練衣糲餐屏斥華好會入覲止具書

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歷轉浙江按察方

廉平錄

卷之

世

卷之

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材同里也疑材
易之積不能平輒誣材十惡銓曹察其非實量
移雲南材居之晏如凡往來傳置諸所饋即果
蔬弗受也為戶部尚書當緣請寄一切謝絕凡
所用煤炭米蔬率於廛市以日取給西長安有
宅一區價三百金人嫌其敝陋材至即居之絕
無不堪之意

少保李承勳嘉靖初尚書兵部廉潔自守家無餘

寶第六烈烈承芳無人承其同

蔬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竟不仕以理學著聞

少保胡世寧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舉于鄉者例給道里費人百金世寧以浙右歲饑但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士得坊其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折節棄之去為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世寧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勘索賂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公令土

康平錄卷之

廿

世

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於朝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世廟初為兵部尚書時昌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相變色大沮世寧天性廉祿至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不之日家無積鎗廩無餘粟其憂國薦賢之心而益篤云

吏部尚書羅欽順莊篤由表凡止處取與必欲以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行已居官靡得而訾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嘉靖初辭冢宰之命真有鳳翔千仞之意

康平錄卷之

廿

世

手

少師梁儲立朝四十多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宸濠誅閹魏籍惟儲無之逆瑾惡其不附已改南京吏部尚書瑾誅乃召入閣正德中兩廕子錦衣千戶世宗入繼大統復以定策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皆辭不受其嚴相而歸也時乘一艇遊詠於山水之間平生輕財周急矚然清修田園少負郭未幾子孫未免貧乏論者謂閣臣貧者惟薛文清梁文康二公然文清入閣纔數月而文康十餘年在文康尤難也少保林俊自論劾妖僧繼曉直聲動天下居官尤廉約不取諫金不費公廩深厭末俗俗亦以俊為然表率雖一客不過三五錢堂事記

云余痼癘三發愈家人市一海蟬侑鮮巨且壯
時傳羅君汝文來余命養以需擇最佳處供烹
而掌焉比過余余瘡復微發閣白板扉布席其
上以臥聽君談不覺疾之去體也既又談一二
老鮮去事予疾猶初又恭述我 敬皇帝顧命
我 皇上及三國老之言余老泪橫出嗚咽重
不可勝疾遂大作手別君姑去則煩懣沉覆殆
若難支數日強起致君鷄一豆肉一豆適饋魚
者至魚又一豆則三味已如例海蟬者又不得

卷之二

卷之二

世

世

越烹如宿所期云又數月君有九鯉之遊予四

卜年貯結處也神爽遄邁而病相阻留則生致
是歸於君君得專而享之矣嗚呼謂微一蟬有
成數默運其間如是邪其清儉類此所遺推與
諸弟一弟無子產獨厚以姪嗣之

太子少保胡富尹順天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其
廉白無私囑以南戶部尚書乞休吏部稱富保
全清節始終不渝嘗語諸子曰予從政餘四紀
無他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帛易動人

遠而勿視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曹無忘予言
太子太保陶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動著聲績性
清儉自奉約節每飯一蔬衣服鮮御文繡嘉靖
初起家尚書南工兵二部乞致仕歸蕭然行李
三竹筇相隨者數十年

太子太保孫需為南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
清風儼然不滓正德間大臣多培克迴適需獨
以廉約稱論者題之

戶部尚書韓文以劉瑾八黨導 上漫遊用屬郎
李夢陽草疏手芟以進瑾銜之會內府折銀有

假者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復陰遣邏卒
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瑾銜未已乃
以他事械下詔獄先後罰米三千餘石文素廉
家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侍郎何孟春少耽墳索皓首不渝雖居卿佐處若
單微一介弗取臨事剛直敢言而仁厚儉約有
長者風嘗薦廉官熊繡請卹其孤其素尚如此
侍郎劉玉為御史坐論救言者落職起為學憲歷

至卿佐端方清白終始不渝嘗移檄討寇邊
者無不感泣既王陽明擒濠籍公卿多饋遺賀
啓惟王介然無染

太子太保朱希周弱冠舉狀元畧無喜色平生言
動一以聖賢為師凡富貴聲色貨利一毫不入
於心至取與之際尤嚴一介律身以居敬為本
雖齒獨無情行接人無少長必恭且和至臨財
利勢權又若立已於峻凜乎不可奪然皆出於
自然非作意為之者故自少至耄純德懿行至

康平錄

卷之一

七

不可殫述但居常不近名故人亦莫得稱焉嘉
靖初為禮侍會尚書某議大禮一合罷去公代
署篆復率百官伏闕上疏呼 孝廟號哭於午
門外不從遂擢南吏書會大計京朝官當路有
議其遺者公自陳止某宜罷 上惜之加月俸
人夫致仕年九十祿位名壽終其身人以為純
德之報云

尚書韓邦奇分巡杭嚴與鎮宦不協為所誣奏被
逮郡縣贈賂費揮之郡縣又以金贈官校祈途

康平錄

卷之一

四

七

中書省嚴肅守益朴聞以廉名
有司供億悉拒不受聽事惟二小青不立三
司入揖議事數言而決公庭如水不聞履聲在
南兵部廉簡鎮靜雖六卿亦罕往返咸望聳然

廉平錄卷之二

廉錄

館閣

學士宋濂文名重四夷日

請文以百金為獻濂

曰天朝侍從之臣

體也濂臨財廉

異貧士或勸為

所以遺之也

廉平錄卷之二

面以其孫得罪謫死天下惜之

祭酒劉崧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受任十載不

以妻子隨清苦如居約時其為北平按察副使

携一僮往至即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

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學士張以寧清素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

奉使安南也襆被而往卒於途疾革有詩云覆

身惟有野妻被垂索都無陸賈金

文學博士方孝孺嘗臥病絕粮家人以告笑曰古

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李賢云孝孺帥事景

濂議論波濤似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

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大學士朱善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

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

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

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學士劉球廉介天植不苟取予從弟玘為莆田令

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力行清白

廉平錄卷之二

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初為王事使蜀

行喪禮魄遺一切謝却後以劾中官王振死薛

文清云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

祭酒李時勉為學士時宣宗嘗懷金錢至史館

撒之於地命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上嗟異

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間為祭酒與奸閹王振

忤誣奏枷號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獨上

章乞代罪遂獲釋初時勉道拾墮釵揭示于門

曰一媼往尋驗之良是即還之亦不問其姓

氏蓋錦衣千戶妻云久之千戶自海上歸妻具說其狀因持筐能為謝時勉悉却之惟受血竭一片封付夫人既而被繫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李翰林先生也上固未嘗令必死密召良醫入視之醫云非真血竭不可千戶因憶嘗貺公立命問其夫人取之以板夾脇傳藥越一日遂甦蓋陰德之報云

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

康平錄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言敬宗敬宗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遷時以敬宗配李時勉稱南陳北李

少詹事柯潛景泰中以洗馬奉命主應天試初入一境時泊舟淮上有應試生某夜投潛潛叱之彼

以重賂遺潛固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潛尚氣節有權閹以重幣賄詩潛不予後以宮詹居憂憲廟奪情起之潛具疏力辭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二株曰學士栢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弗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康平錄

卷之三

四

卷之三

陳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因請造其殿記元宗不允懇禮數四乃為握管夷王燕謝獻紫金餅一枚元宗拂去王強之即索文毀裂王乃收金謹謝之歸朝或問既為文受金可已元宗曰國亦有名第吾念之以天朝儒臣為彼記殿體勢重矣受金則是鬻文也聞者服之

修撰羅倫剛方廉介當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隸錢自是遂為例倫獨不受既以諫謫提舉泉州例得折薪錢其人詐以貧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倫嘗欲做古義田贍族或以堂食為助謝却之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

解覆去客晨至款之會糧絕其子干之比宇比
舉火日已亭午曠如也結茅岩居往來樵牧若
無意於世者興至為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
莫知之也章楓山曰一峰分明有曲肱飲水浮
雲富貴之意

庶吉士鄒智幼居龍泉菴貧無焚膏之給則蓄葉
繼晷讀書達旦後以言事坐累議者欲處以死
刑侍彭韶不肯判案遂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千
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
饋遺堅却不納都御史秦紘請為士子師吳廷
舉時為順德令因款留焉及卒布政劉大夏暨
廷舉資之還柩于蜀

太子太保林瀚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
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瀚悉貯之官購置
祭酒公署合監師儒廨宇悉備實瀚創其始也
學憲黃仲昭初授翰林編修與同官章懋莊景諫
元宥烟火謫改南大理南諸司隸皆八月錢公
謂既以直堂守門為名而收其月錢以充私用

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一下相安無以為非
者於心安耶悉却不納

國子祭酒蔡清飭躬厲行動遵古人家極貧雖位
至四品恒借貸以自給嘗題臥內曰命好德不
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貧天督學
江西與寧庶人忤引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
壓人望而清先歿矣

檢討陳獻章性剛毅不苟取予所居江門蕭然陋
巷四方來學者輒相與辨折理奧無怠朝夕時
或衣食不給怡如也後被薦授翰林院檢討尋
復歸隱與薛文清瑄胡布衣居仁同為道崇淳
備云

修撰舒芬諫 康陵南巡廷杖謫福建提舉端居
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 世宗踐阼召
還原官又以議禮廷杖丁內艱歸行李蕭然以
書篋易路費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壁有欲居
以官屋而免其直者辭之既卒巡按江西御史
儲良材為小築曾城以居其妻孥

待郎黃佐初選庶吉士在館兩年不一謁內閣及
為編修會冊封岷府克副使事竣辭宴餞金幣
及銀食器諸物仍令有司封識以復為南司成
念南都俗尚奢靡作南雍志以訓

養善羅洪先登第立朝不渝再期即抗疏歸甘苦
茹澹茹豹薦之朝以書辭之曰生幸有薄田百
餘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
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樞多所稱貸二
僮販易父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為貧而吾
之官亦非為貧者所宜居也

憲臺

宣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
中丞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
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一巨公即
賜布帛帳帷什物秉所得祿奉報以收養親族
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得擔石之儲帝憫惜之
崔洪少以清厲顯名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
南王亮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

唐

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耳然
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

杜暹補婺州叅軍在職清慎自持秩滿歸吏以紙
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嘆曰昔清吏受一大
錢何異哉開元中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
都獲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遐慶相訟詔
遣按察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
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
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服為禮部尚書卒尚書
廉平錄

省及故吏致賄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

開元中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
王丘與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清
嚴為下畏韓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更履華
劇而所有清約未嘗通贍遺室宅車騎敝陋既
老藥餌不自給帝嘆之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
祿以旌潔吏

劉溫叟為御史中丞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
遺錢五百千納貯屬西舍中令吏封署而去明

年重午又送角黍統所遣即送錢者視西會封識宛然還白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鄉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

劉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皆以清直聞為刑部郎兼侍御史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貪殘者

廉平錄

九

三

贖於貨賄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徹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既卒帝憐其貧賜錢六十萬御史凌漢鞠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尔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擢為右副都御史

給事中張思恭人有暮夜以金遺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白於朝太祖善其有守擢刑部侍郎即以金賜之

御史靳義洪武初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吏民畏服日恒蔬食臺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角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具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賊之罪風紀肅然

都御史顧佐歷兩京尹剛稜不撓是時貪冒成風燕樂奢汰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自佐為都御史糾正百僚禁用歌妓奏黜其屬貪淫不律

廉平錄

金

十

三

嚴暱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頃之暱潛入京造詞脅人上以佐言誅暱西市陞右都御史

都御史向瑤洪永間兩以府尹左遷仁宗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瑤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羨藜藿糗餌如也

食都御史曾穆自為諸生毅然以清操自勵嘗上

書座右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登第歸未幾戒行邑長贖寶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敢拒之穆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積被服如寒士既沒無以為歛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都御史吳訥素與襄城伯善及致仕襄城伯贖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訥悉却之周忱撫江南見其宅湫隘欲為創第于城訥曰訥素不愛華

康平錄卷之二

十一

三十四

靡况勞民邪忱乃止彭惠安稱其清德寡二云會都御史楊繼宗先為嘉興知府止携一老僕書一篋署中蕭然如逆旅調劑興革誅奸恤民有孔御史者威凌有司杖殺人公榜通衢孔御史酷殺人至死者言府孔御史見啣之臨行直入府署欲訐其短繼宗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牀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後啓示之孔媿服而去嘉興當東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幸與我金

錢或好布絹繼宗即出牒取庫金市之持入饋曰布絹金錢在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以覲入京巨鎰汪直聞其名欲得一見繼宗不可人皆為危之繼宗不屑意一日憲宗以廉吏問直直以繼宗對遷長浙臬威信益著貪吏望風却避鎮守內臣張慶橫甚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杭盡革去慶兄敏在司禮監時于上前中之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懼因遺書于慶可善遇之官家已知其人矣未幾內艱一篋自隨制闕陞左會都御史會疏忤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餘三紀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都御史朱英嘗入賀歸過新淦南海二令曰李舟趙壯者各囊白金以贖英却之後二令以賊敗受贖者俱坐累英獨不染

右都御史盛駉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顯至萐萐拊循吏畏而民安之時有清如

為治殮具都御史王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

太歸後居常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穡事不

與上官相見奉身儉約晉八座猶未製緋衣既卒家人製之以殮

尚書吳廷舉為副都御史勅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夷感恩以數百金為壽堅却之廷舉衣敝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以工書乞歸所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飲都御史姚鏌為之經理

廉平錄

卷之三

五

六

都御史熊繡卒於家時何孟春為太僕少卿疏言繡敎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田廬一守先業在官恒蔬食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退而山居饋遺一切謝却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繡之清實過于清者也乞比都御史戴珊張敷華賜謚仍查照主事張鳳翔孔琦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報可

右副都御史朱裳少勵清節貧苦裕如提學御史顧潛知崇徽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爨

為長齋御史積遷都臺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知友服其不市名其為淞江副使時迎父就養察友知其貧製衣一襲為壽父力却之蓋家教如也

太子少保邵寶為都御史總漕江北寶有清譽在江淮不事改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不敢苛黷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寶瑾益怒禍且不測會李文正力

廉平錄

卷之三

六

七

鮮得致仕瑾誅起歷戶侍請養母歸陞南禮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寶性度端雅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

少保屠僑嘗按江西與廉擊貪風紀大振聞父喪有知縣某以同鄉賻數十金僑大怒榜暴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者知縣卒以此去官或議其刻然異於貪冒之為矣

省郎

晉 魏舒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閨士儲初為尚書即時欲沙汰即官非其才者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去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談者稱之

劉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

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

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弟智綽有兄風

廉平錄

卷之三

宅

主少習

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平

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隸川兄弟語使人神

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劉超當元帝渡江為舍人時天下擾亂超自以職

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

書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

苦衣不重帛家無燕晨之積每常所賜皆因辭

帝加之不奪其志

南

孔覲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為江夏內史時東

北朝

工大旱都邑米貴一斗百錢道存慮覲匱乏道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謂吏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未幾那能得此米即可載還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貸之不聽吏乃載米云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什器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

徐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奉祿分贍親

族之貧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

廉平錄

卷之三

十一

沙清

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

輶如不才終為它有

袁韋修在官廉謹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

遺尚書邢邵與韋修舊欵每省中語戲嘗呼韋

修為清即太寧初韋修以太常少卿出使經兗

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韋修不受

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

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報書云

老大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指吾無間然弟昔

宋

日為清即今日復作清卿矣

呂大臨歷秘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

蘇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熙寧知應天呂惠卿諷以一謁則執政可得頌笑而不荅晚登政府所得秩奉隨即散之其奉養至薄嘗曰吾引拔不知幾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升為餉知吾無苞苴之嫌也卒之日吊者造其寢室見所居處服用無不嘆愕咨嗟以為寒素不及

潘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羣京願交意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例宜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

趙達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關吏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恨

之又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會檜死得還

胡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執政士大夫多托跡門牆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

徐僑端平初被召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數諭之顧見衣履不完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強賊並起帑藏空虛郡臣養交而天下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為之改容賜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孫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為奮往直前蓋茨不翦布衣疏食而重名節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遂召用

歐陽守道為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

周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數鬻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某者以事視職良愛其材貸之已而千戶緣其職從持三百金入酬良駭而大叱欲暴於官因伏罪求免乃麾去世言庶士多傷于刻若子良者豈暇暇好名者邪

驗封郎中莊昶初在翰林以諫謫尋遭二艱服闋不起巡撫王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治其敝廬辭之曰昶平生不欲費人

主事楊繼盛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落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領鄉薦下第歸應入太學兄某計當捐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繼盛出而強其婦以八石穀廢著居曰毋溷乃公為也繼盛游太學有名薦紳過館輒之稍稍具囊中裝而歸告兄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雖足佐兄朝夕請得

復從宇下費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贖繼盛悲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繼盛後効分宜相論死天下哀之

主事柯維騏當萬中壬戌之變避地三山貧甚竟不點趾公門或諷之笑曰吾猶娶婦也豈以白首改節乎巡撫譚綸薦騏雖當兵燹離亂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維騏自登第後即疏病歸杜門講授潘臬郡邑大夫罕見其面一介非義不苟取予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成小築餘產董董給數口曰遺安何負兒孫二三同年主爵執政並不通書內外言官連十九薦不起嘗有詩云落落閒身多病餘乞歸寔自肅皇初生來柰有雲林癖交絕全無政府書著述何功叨薦剡行藏已老合懸車木蘭孤艇烟波裏免負馴鷗與狎魚

監司

南 北 朝

宋

國 朝

長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
 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宅第
 痺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
 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
 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
 令毀其它大武世所在著績帝命歌工歷頌臣
 曰知如崔浩廉如道生

杜幸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因對賡論曰聞
 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

廉 幸

三

三

朱嘉家素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崇安已徙建陽
 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蔬飯藜藿率與之共往
 往稱貸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嘉登第五十
 年在外九考立朝歷四十日屢辭召命孝宗曰
 嘉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其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公事他郡縣墨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
 然

僉事王平在河南巡至孟津有司飲衆財賂王平
 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太祖嘉平得憲臣體命

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
 仍以勅書勞勉之

叅政王純嘗持節撫諭麓川宣慰司贈遺金具赴
 之或勸曰不受固善第恐蠻人懷疑生變如何
 乃受而輸之雲南藩司公帑

陶垕仲按察使福建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數十
 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簠簋不飭垕仲
 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逮至京竟得白上治大
 方罪命垕仲還任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

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周新由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憚之擢長洲
 憲風裁益厲僚采一日餽以驚多懸於室後有
 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遇時妻治褥以給及
 同官內燕各盛飾新妻獨荆布而往盛飾者大
 慚更為澹素錦衣紀綱使剝受賂新捕之被誣
 訴於 朝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
 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此 陛下所詔也臣奉
 詔除奸柰何罪臣 上怒命僇之是夕奏文

星望 上泮以為悔未幾純綱以責推作歲殊
布政陳選舉以克已求人為要因自號克庵父肩
韶亦為御史選既貴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
器蔬食相對無愧色督學南畿時都憲韓雍居
憂猶務崇飾聞選至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
屏儀衛去之既為河南憲使權闕汪直以事往
河南藩臬竦息郊迎選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
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選密疏其事
檀罪疏入留中直歸 上問河南廉官為誰直
以選對 上出疏示之直悚息自河南聞計還
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
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市舶中官常
眷倚進貢為奸利選每事沮抑為所誣奏被逮
道卒

豐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繫詔
獄 英廟復辟歷陞河南右布政使廉聲大著
威風振於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蓋簋不飾
聞其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踰

數慶初未之省也既而聽子以告慶倖曰試燃
之乎聽子曰燃而不燃也慶又曰不燃則還之
耳明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
燭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
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張東沙論之曰一事
也而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
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眾
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豐
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布政張清歷晉浙藩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
人號為清菜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僚
官多不堪竟以老疾為巡浙刑侍曾輦奏罷人
皆惜之

布政方守初為戶部郎時嘗奉 勅督邊餉出納
無絲毫汚染例當擢京堂僅出雲南參政部長
不能平以質太宰王恕恕答曰吾豈不知方郎
邪顧雲南萬里外官邪賂章非若人不可刻滌
耳陞湖廣布政致仕貧不自給常稱貸于里人

以事入郡城令其子若姪昇輿人比之陶令藍
輿主事陳仁疏加優卹御史宗彞給以田不
受既卒林貞肅言於官助其葬事

布政使張吉以主事應詔上言調判景東景東慶
西南極邊土官陶氏世握郡章其民鄙戾吉率
先以孝弟忠信民以事至庭必諄諄曉諭使歸
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罰約無再犯陶
始見空囊且無室家謀為寘妾不聽以銀器數
事為餽一無所受進肇慶同知擢守梧州積遷

廉平錄

卷之十一

前職吉居官三十年在朝僅二載兩罹斥逐久
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常食過二豆必撤其一
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誠諸子一以節
儉訓之

布政魏一恭性剛方清約累宦行李槩不越數肩
過里敝服徒步如寒士一毫不苟取雖交際微
物無害義者亦弗受然寮案多訾其形人之短
聞之不為變也卒於任其僚治後事出笥篋視
之皆蠹耳錄一更錄布一端而已初授溫州推

官張相一子弟恃勢慢忽官府一恭擒而笞之
境內肅然時人目為三不要蓋恭嘗言不要官
不要錢不要命則何事不可為

廉平錄

卷之十一

廿

廉平録卷之三

廉錄

守令

尹翁歸當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為

廉平録卷之三

廉平録卷之三

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官至右扶風卒家無餘貲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曰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之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羊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敝衣羸馬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今

東漢

中使督之名為佐騶所至輒郊迎尊禮厚加賂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帝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佐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范遷有清行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畧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為後世策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廉平録卷之三

廉平録卷之三

廉平録卷之三

張堪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璫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犯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璫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嘆息焉

趙客在官清簡計日受奉雙枯魚二年噉之不盡豪黨畏其儉節先是盜嘗劫之恐毋驚延至門叱孟謝曰老母疾病須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

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走浴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李恂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著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璽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

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陽秉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

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王暢為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布襦車馬贏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遵白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未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列

吳祐公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瑯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致興謗王陽以衣囊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父卒祐獨居

家無擔石而不受贈遺嘗牧豕於長恒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奈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為膠東相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問其故性具述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

廉平錄

卷之三

五

張端臣

吐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竝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于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舡夜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

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貪暴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郡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事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夜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君言耶勤勞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繫登鄉相而家無餘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論者曰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軫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寵與軫皆清吏也而民之送餞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若軫飲盃之為其矣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水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

得賞賜班贍貧者于是富豐之家各出義穀助

官廩

羊涉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奉嘗食乾飯茹菜禁
斷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
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王脩為表氏別駕時表氏政寬下多蓄聚魏武破
鄴籍審配等家財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
滿十斛有書數卷歎曰士不妄有名辟為中郎
將

廉士錄

卷之三

七

廉士錄

毛玠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典
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
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
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
武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
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屏几賜玠
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胡威為徐州刺史勵操清白勤于政術風化大行
初威質守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父賜

絹一疋為表威諒曰大人清高子何得此曰是

吾奉秩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
舍自放驢取薪爨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
都督因齋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
里威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取所賜絹荅禮而
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而除其名父子清慎
皆此類及威為徐州晉武賜見語及平生帝嘆
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
也帝曰卿父何以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廉士錄

卷之三

八

廉士錄

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遠也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
性真素每與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
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
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
上注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
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

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勸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令推不去

吳隱之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初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又當

康平錄卷之三

九

三言

率簿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率太賁之此外蕭然無辦朝廷懲嶺南多墨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氍毹家人拜日而食身恒充衾妻孥子不露寸祿其至自番禺也妻劉氏齋戒一

南北朝

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潮

裴昭明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又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中奉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使及罷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自蓄之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子子野在禁省十餘年未嘗有所謂外舍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不免饑寒唯以教誨為本

康平錄卷之三

十

新書

任昉仕梁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曳杖徒行郡邑民通詞訟者就路決之尤以清潔著名郡有密嶺父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為政清省吏民咸以為百餘金

唐

之有期年卒十官舍惟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
為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
衣以歛閭境痛惜立祠于城南歲時祀之

傅昭為安城內史郡溪無魚或有者月薦昭者昭
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列昭所莅官常以
清靜為政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
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世稱學府

虞愿出為晉安太守在郡絕不營私立學堂教授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蕪太守乃

康平縣李季

十一 謝靈運

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除後軍褚
彥回嘗謂愿愿不在其牀帷積埃有書數帙彥
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事徵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
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食以自戒及代
還入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
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皆接來就
讀通相謂曰此是中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李襲譽為人嚴慈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

宋

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
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妻乏然負京有賜田千
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
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沒後能勤此無資於人
矣

裴寬為潤州叅軍刺史帝詔有女擇所宜歸會休
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墜藏者訪諸吏曰叅
軍裴寬居也詵問狀荅曰義不以苞苴汙家適
有人以廉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墜之詵嗟異

康平縣李季

十一 謝靈運

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
婿今得矣明屬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簪而長
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觀崔詵曰愛其女又以
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扇鏤甚嚴發之
得寶貨數千積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
中悉表上之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職者尚冒
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
其潔

張詠知益州日李旼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詠哂曰吾不為輕肥官以此吾往年反第以詩寄傳逸人云前來失脚下磻溪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李及清介簡嚴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治具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購白樂天集在河南間與提刑杜衍會而共具菲薄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益膳衍歎其清德

包拯知端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不持一硯拯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貪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藏珠為閔吏按太守而下輕其息自售焉無何事覺奏万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

周惇頤自少信古詞義以無入為學自奉甚約素入悉以用宗黨妻子黎藿不給曠然不以為意知南昌時嘗寢疾潘興嗣視之見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而已後分司南京力不能還故鄉愛廬阜之勝遂家焉

曾鞏在官有所市易予買必以厚取買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弊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馬伸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蒞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櫝圖書半之

呂希哲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布衣紉履樵蘇不費所居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一切燕器悉不能具而處之晏如未嘗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知州嘗作詩云除却

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

王希呂居官廡無屋可居紹興歸猶借棲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趙逢龍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點家居講學丞相

葉夢鼎出判慶元修第子禮嘗謂師門置塵欲

市其旁舍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

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敦

歷日又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

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錢本以人材知吉水清操苦節門無私謂妻子

大布之衣脫粟之食重朝夕給註誤免官翰

林學士胡廣力薦其守已愛民遂仍知吉水民

聞本中復來空閭井以迎

知府劉實在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實止稅

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中

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輒加

阿斥人擁實竟出中貴比至韶聞實節操懼將

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

東漢

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

未嘗以家累自隨餐羶衣敝唯圖為國養民不

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英廟聞實

名不窮治數日竟卒獄中

廖瑋優干經術推以潤飾吏事損已惠下寸楮不

罰出郊必自裹糲賓客之費咸出俸金守貴陽

三年不携家政成譽洽顧念八十老母不得侍

養遂疏休家食三十年安于窮約故廬容膝薄

田僅供數口給薪止一僕步不假輿嫁女惟布

裳縫紉皆出室人郡守以事遺數十金不受有

故人憐其貧招致宦所謝却之

以上守

孔奮建武中為姑藏長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

行廉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

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隴蜀既平河西

守令咸被徵召財帛車穀彌竟川澤惟奮無資

單車就道姑藏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

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不共報德遂相率

送奮

飲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百里齋謝之一無所受

袁安其足苦節會大雪丈餘洛陽令身自案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饑不宜干人其燕介如此

檀敷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

東平錄

李季

理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

董和初事劉璋為成都令蜀土富貴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送率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移風畏而不犯遷益州太守清約如成都自和居官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犂牛歲餘牛生一犢又去留其情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

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江秉之宋少帝時為烏程令後補新安臨海太守並以簡約稍卒于官所得秩奉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留之府庫

孫謙為錢塘令鄉煩以繭微無繁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繡帛以送之謙固辭謙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

康平錄

李季

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休施遽條屏風冬則布被莞蓆

馮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詔書勞免付狀史官

元德秀為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輩優妓數百被

繡或作犀象讀誦光嚴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
伏歌干爲于焉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
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遺
者歲滿筭餘一緡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
空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陶
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嘆息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
哀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惟枕履簞
瓢而已

十九

裴君

李白爲廬城令三月政成隣境取則官宅舊井水
清而味苦白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
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後變爲甘泉

何益于爲益昌令民有喪不能葬者以俸救吏爲
辦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
得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
令刺史張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益
資性云

朝國

宋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
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
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來
境上竟不入

胡壽安歷信陽獲鹿新繁三邑爲令性清儉未嘗
肉食其子自微來新繁居兩月膳二家鷄壽安
怒曰吾薄遊餘二十年嘗以侈汰爲戒猶恐弗
能全始終之志今爾好大嚼詎不爲吾累耶壽
安自受任不携妻子或曰子之名美矣棄妻子

一何壽安

笑曰

此常人見也

吾豈薄糟糠不念乎

吾曹誦法聖賢當居約時孰不欲砥礪名節顧

既登朝籍以耳目玩好墮其身名者比比而是

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蠱以金珠錦繡彼
不欺而取之乎籍使僥倖不露吾去後人必曰
胡某外陽廉而內實貪耳以是計之故不欲妻
子之累我也

盧秉安任東莞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
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實今日貪民詩藏

漢十有九年官剝邑幸無一失挂心膈

李元令廬江歲饑率率賑恤丁守入覲弗忍歛以賄守說之罷嗣是令屢更民愈困父老益思元遂有李明庶之誼家居貧乏處之甚安天性孝友罷官始與弟異爨先業悉讓之同邑黃伯固贈之詩曰兩朝清白吏一代老成人

以上令

武臣

楚將子發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

康平錄

王

王

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敢以衆威受賞君子謂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而後卿固以為議其亦劉子政論申胥之意也夫

李廣為將廉得賞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解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終廣之身

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業事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袍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博士范升上疏追論其功有曰臣竊見遵名聞於海內廉名著於當時身無奇衣家無私財自以身任于國不敢圖生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臣愚以為宜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謚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李忠光武時將也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悅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賜之

鄧芝為大將軍餘二紀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茹菽不克死之日家徒四壁

謝弘微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遺財祿秩一不關預

唐

叔父混聞而驚歎謂曰平今勝也
國祿本應與比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
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比舍弘微本
家也

周文平江陵軍還諸將多因擄掠大獲財物唐瑾
一無所取唯得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
僅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瓓玩周文初不信之然
欲明其虛實密遣使人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
乃歎曰孤知此人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干義

唐

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
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屈突通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
珍用山積諸軍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之曰
清以奉國名定不厝

隱太子常以書招尉遲敬德贈金四一車辭曰敬
德起幽天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主之
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我
則懷二心狗私棄忠殿下亦為用之

蕭傲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貺叢夥不以入門家

人病取搗梅於厨以和劑傲知趣市還之子廩
為尚書郎傲嶺南海鮮官往侍南方多穀紙傲
敕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日州距京師且萬里書
城不可露齋必貯於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以
嫌乎傲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
市外區琛琲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
皆墨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

唐

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

詔賜端錦雜綵以著善政

李勉以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

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

自取之勉許諾既葬置金棺下後其家謁勉

共啟墓出金付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

至纔四五議規苛謹勉既無累又不暴征則年

至者乃四工餘陀居官久未嘗餘然用車服後

至者王下門蓋設人所蓄局外授工中時人

謂可繼宋璟盧象昇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
德代宗許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
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燕介為宗臣表

祁士美為昭儀節度使昭儀自李抱真以來皆武
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
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時討王
承宗士美與銳整最先有功憲宗曰固知士美
能辦吾事

李愬行已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與馬矜室廬
唯愬所處乃父時故居無所增拓始晟克京師
市不敗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
有

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
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
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絕海之商
有死于吾地者官載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
者盡沒有之戣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
官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比歸不載南物

宋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以左丞乞歸韓愈上疏言
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
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可苟順其求不
留自輔也不報

慕容德豐歷諸州都監其在昇州澤國富饒德豐
獨以廉聞積遷至安省使輕財好施厚享將士
在西邊毋留京師事慕容富長安貧甚真宗憫之
詔給團練使奉餼千進團練知貝瀛二州卒家
無長貲

曹彬初隸世宗帳下世宗遷西上閣門使奉使吳越
私餽無所報受景越人以輕舟追遺至數四嫌
於近名受而籍之世宗不允則悉以
施予不留一錢平旦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
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謂彬廉謹授義
成軍節度使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郭守文事太祖太宗為將所得祿賜悉以犒士死
之日家徒四壁士皆流涕帝聞而嗟嘆厚恤其
家為真宗聘其女焉

田重進為節度使太宗居藩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太宗益重之

沈義倫初為從事以廉聞王師伐蜀用為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入成都競取王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脫粟之飯東歸篋中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

周美為馬軍列都指揮使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報之

康平錄 卷三 主七 岳飛家無姬侍具介遺著妹結驩飛曰主上宵旰

崑大將安樂時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凡有犒賚均給軍吏部下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凶掠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天下平矣

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緡樞欲止受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例不敢但受之既而送所不當得者於公

國朝

使庫後韓元龍作潛蓋却所不當得者樞甚稱服之

中山正徐達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壘肆不易人謂曹武惠下江南不是過也南征陳友定至姑蘇閭門見良家子豐姿色即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遺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建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裝資且謝負約達之廉介仁慎皆此類也

誠意伯劉基內艱歸時方氏據土來服素畏基遣致書禮不受使人白上上令基與通問基宣示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基事太宗累辭爵賞上嘗手詔叙基勲伐召至京稱基孔明之儔欲封之基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康陵贈謚賜誥有云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辭殺封留之請可謂

明哲允矣清貞

漳國公鄭亨善撫士恥格尅人不敢干撓鄧國公

薛祿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士同甘苦二人並

廉潔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及二公為寂焉

都督徐司馬元季兵亂生九歲無所依 高皇帝

子之賜今名比長屢從征代有功好文卹窮尤

敬禮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

少長富貴能省士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襄城伯李隆鎮守南都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

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

之事寧免禍差兢兢惕厲悔往修來不敢欺公

貪墨以負 朝廷付托則自謂幾幾無愧也

懷遠伯山雲為廣東總帥有名鄭年者老隸也性

鯁直敢言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矧西

廣素重貨賄我亦可貪否年曰公初到有一點

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曰人云土夷饋送

不納必疑且忿奈何年言居官黷貨 朝廷有

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笑納之雲鎮

廣西輪十年廉潔終不渝其間年者皆之
而年亦可尚矣

都督王信嘗與人曰苟 國厚恩未嘗報稱此仁

當以江水洗滌肝腸少盡區區耳信況教願重

披服儒素出入省驛從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

人皆喪傾心服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苟無

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

一無所好論者謂我朝將臣廉正前有山雲後

有王信

康子錄 卷之十

錦衣年斌正德初掌錦衣鎮撫巡理編政逐方正

大臣言官劉荏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

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忤 旨廷杖誅斌復

任鎮撫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雄

令曲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

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斌止

其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今若受金行

及此矣斌庫屋數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

廉平錄卷之四上

平錄

畿內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問辯出寬獄
幾人即多所辯毋喜笑為飲食異於他時或無
所辯毋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銀鏹者今之鏹餅也於都市
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陪五十枚賣
者堅稱三百枚爭至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

廉平錄

卷之四上

一

一秤之乃都秤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服

耿九疇景帝初陞刑部左侍郎嬰辯疑獄勢力不

能休有婦訟夫坐離吳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已

為江北巡撫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二十

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

弟殺婦苟誣服公疑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

者警家也

李德輝世祖時為左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河東

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

南北朝

廉平錄

卷之四上

二

三

厭勝謀不利於已移獄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
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憐陷其妻也召妾鞠
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劉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苞寅非罪下獄召使考
竟頌執據非罪寅遂得免在職六年號為許平
時以比張釋之

魏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郡創上者吏疑

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職

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必致誣服之情

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

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

可乎太祖從其議

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

表言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稱寃自訟

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

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

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無讐乎對

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財乎

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財乎

裴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
 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
 曾舉人錢否子文曰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
 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嘗實禮錢何言不舉
 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
 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本末柔遣吏卒承子文
 辭掘得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抵子文罪
 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
 東上閣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
 死無忌當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
 父不得稱誤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
 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
 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
 議德彝固執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
 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
 皆免死時選者有詭資陰冒牒取調者詔許自
 首不首罪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太
 宗曰朕詔不受者死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

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廼一時喜怒所發大
 宗感悟

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
 逆有司捕支黨繫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
 去囚械為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
 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
 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
 豈有知枉不伸為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囚命
 固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
 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李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犯法不至死高祖欲
 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一動搖人無
 所措手足帝嘉納親喪解官起授侍御史為瀚
 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
 一杯虜益畏服卒謚曰平
 劉蕡高祖時為侍御史衛尉卿遲寶琳脅人為
 妾蕡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蕡曰法
 為天下懸衡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乃詔可

仁傑為大理丞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砍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誅之仁傑曰陛下必用變法請從今日始臣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無道帝意解善才因而免死

李靖為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御史往案之御史知其誣情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詐稱失去原狀驚懼異常乃祈告事別疏一狀比驗乃與原狀不同即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廉平錄

五

卷五

李嶠高宗時為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伸是謂見義不為者卒列其枉狀

徐有功舉明經累遷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大臣謀已周興等揣識后指置獄捕將相引天下豪傑一切按以反論獨有功數犯顏爭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當誅坐免官起為侍御史辭曰今以

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后固授之薛季詠復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后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人君大德后默然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

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毀卑非聞且其子在以

廉平錄

六

卷六

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得減死

李至遠典選疾令史賊多所黜易吏亦飲手有王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央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顏真卿玄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辯獄而雨郡呼御史雨

方偕為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讐

誣以歲殺人十二累磨曉神獄久不決詔偕鞠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疑恙其事遂白

唐臨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遷大理卿帝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訢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鄉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嘆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

鐵石云

盛吉為廷尉決獄無寃滯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冊筆夫妻相對涕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寒朗博通經書舉孝廉以謁者守侍御史考案楚獄有類忠王平辭連耿建滅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王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

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明心傷其寃以建等形色獨問忠平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多如此帝召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去朗曰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疾滅不敢染汙人臣見考囚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

廉平錄

卷五

八

言

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切嘆臣言既陳死無所悔帝意解後二日自幸洛陽獄審錄理出千餘人

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婢王素極妹艷正一夜漬漿水粥王素毒之覓婢并金銀器不得勅長安萬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帥魏昶有策畧喚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曰內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葛羅

書付遣舍人拔馬奴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開婢與化士在其中乃是化士共牧馬奴藏之奉勅斬於都市

張楚金為御史時湖州左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之歎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差能事人張楚金効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慙仰臥向窓日影透窓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奉勅斬之

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不許遂宿門外夜半有人携一婦人并物踰牆出僧恐天明為主人所執因走去至荒草中誤墮枯井前踰牆婦人已為人殺在其中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賊與刀留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公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

乃以實對於是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店有姬問其府中來不知是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給云昨日已斃死於市姬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姬遂曰賊乃此村少年某也吏詢其處併賊捕獲僧遂得釋

燕肅判刑部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不以上請肅奏言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謝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詔許之自是請謝者歲不下千人率多貸免賴以生者無慮數萬人

孫錫舉進士除刑部時有逮捕繫獄者一百二十人勅遇赦不原錫獨奏釋之

呂公孺元祐初為刑侍原朝亡珠繫治其父公孺言殿中主者不一前後代者未嘗以服御相授且律言遺往還不一有所亡豈可指意吏卒

獄雖具顧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為然

程邁為顯謨閣直學士嘗因使過其鄉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齋券乃慶曆三年時方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服

樞密薛向初為京兆尹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曰此決偽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張慶為右軍巡院吏慶司獄常以矜慎自持日躬視婦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莫之顧也好著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為之辨釋嘗為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也善以重已過不訊拷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

朝國

庚子年八月十二日

上

續修四庫全書

宋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汴京疫袁氏染疾而病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踰時遍體汗透遂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乃復得甦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子厚後慶年八十二無疾而卒嘗既長記名于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考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為世族庶譙洪武中大理寺卿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御史按之謂主典者盜之縱火以自蓋耳論死者百餘人論流者七百餘皆誣服譙察其冤白於上得減論

少保鄭瑄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部察院以燕平名十一年為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欽法滯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檇市豪一二歸奏曰市人聞令懼欽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

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勅公事即實會官軍
勦公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聞上止
弗問誅誣者

少保許進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有道士以
黃白術干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
為已功逮李百口至京煨成獄下法司讞公發
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
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
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

康平錄

卷一

刑部

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之托
他事徧取商賈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
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子金
也一訊遂伏

都御史韓雍正統七年為監察御史奉命錄囚碭
山縣學教諭齋膳夫祝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
殺磨兒棄其尸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尸不得故
輒稱冤會黃河傍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
也教諭辯不得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蹤跡獲

磨兒教諭得釋

楊繼宗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父枉梏多
臭腐死公巡牢曰此曹罪皆死即未死亦宜善
視時與食飲擲沐蘇活人無筭

蘇案為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
死已葬乃盜其柩而附於父法當死案獨曰子
盜母柩納於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比上請得
減死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
師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

康平錄

十四

刑部

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豪猾
斂手聲聞赫然

唐板橋店主張邀妻歸寧有王衛楊正等投店宿
五更早發夜有人以王衛刀殺邀其刀仍入鞘
中正等不知覺至明店人知正等拔其刀血甚
狼籍收訊之遂自誣伏上疑之差將常覆推到
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集為人數不足且放
去上留一姬日晚放去令典獄者密覘之云有

人共語即記之明日覆爾如是三日並是此人
常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疑喚出與姬語者
問之具服乃是與逃妻有姦而殺之

康平錄卷之四下

平錄

外藩

晉 商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父沒詐
服哀麻言迎父喪府曹掾依律棄市商曰原此
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固當棄市
欽生父母已歿此特誕妄耳遂得免死

唐

柳渾為江西察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
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曰奴

康平錄

卷之四下

言

冤於觀察使魏少游促訊其僧僧乃首伏

孫立節崇寧間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
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
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并欲
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
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即伏其
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
自為之我何預為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
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

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仍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辯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

孝者廼謂曰汝寡居惟一子今罪至死得無悔

乎婦曰不順之子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是可買

棺來取屍因使人覘之乃謂一道士曰事了矣

俄將棺至傑尚冀其悔而寡婦堅執如初時道

士在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服曰某與寡婦有

私常為兒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以棺盛之

李汧公鎮鳳翔屬邑有編氓耕田得馬蹄金一甕

送於縣將送於州邑宰恐公藏失守貯於私庫

信宿視之乃土塊也以狀聞於府議者僉疑換

之遂遣掾案其事宰莫能明即以易金誣服窮

其所藏或云水中汧公甚怒俄而公宴語及斯

事時表相國滋在幕中獨俛首無語汧公詰之

滋曰某甚疑此事有枉汧公乃俾移其獄於郡

命袁治之袁令閱甕間得七十二百五十餘塊遂

於列肆索金鎔成土塊狀始及其半已有三百斤詢其初乃二農夫以巨竹昇之計其數非二人以竹可昇度在路已化為土矣郡情大豁邑宰獲伸

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船江邊有岸上高門

家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昏黃當到宅

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有盜入

欲行竊姬不知即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

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

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

云夜有某客船徑發去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

其實吐之惟不招殺人以刀親之乃署家物府

主下令曰某日演武合境庖下集毬場宰殺既

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厨明日再至府主以殺人

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來請刀獨一屠最後不

認其刀因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

命擒之則已寃矣夫於是以合死之囚代商人之

子侵夜斃於市風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

遂擒伏法仍杖少年以夜入人家罪

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骨蒸之疾云
醫者言得肉食之則愈謂其夫曰東隣有犬
每來盜物君可屠之夫依其言獻肉於妻妻食
之餘乃留於篋笥夫出命隣告之遂聞於公夫
因述妻之所欲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臨夫於禍
耳令効之具得其情併以外情者付法其夫遂
釋

閭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十錠於
簾中

貨中舟人潛窺之乃盜而沉於泊舟之所舡夜
發至鎮所點閱不得遂執舟人而訴公曰載人
盜物大累皆然乃問昨宿何所曰去此百里浦
汊中即令武士同往彼處江中水鉤之果得篋
銀封署不動舟人服罪

崔黯鎮湖南有惡少不為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
佛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
事露乃投牒請脫鉗歸俗公曰爾教化三年所
得幾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費用豈幾何曰三

千餘貫公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
搜其積蓄有妻帑滿室遂劾其矯妄之罪以財
物施之貧下

呂元膺鎮岳陽因出游見有喪輦駐道左男子五
人哀服而隨公曰遠葬則修近葬則省此決姦
計也因令搜索之棺中皆兵刃也欲謀過江掠
貨假喪使渡者不疑耳公令勅之更有同黨數
十已期集彼岸併擒付法

杜亞鎮維揚有富室子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因上
壽母復子觴子疑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謂母以

酖殺人母曰天蓋在上何當厚誣訴於府公曰
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公曰爾婦執爵毒
因婦起豈可誣母乃分開鞠之蓋子婦同謀害
母遂皆伏法

韓思彥并州道巡按使有獄訊掠已服思彥獨疑
之集兒童數百晨入幕出物色推訊遂得殺人
真盜

常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

燬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父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田滋為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

廉平錄

卷之四

六

下六集卷之四

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警愕伏罪張或得釋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殺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於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廼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

之繫乎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

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懲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乃傷右脇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門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乃得其妻葉氏

廉平錄

卷之四

七

下六集卷之四

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皆在焉人以為神及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諸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問

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
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
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勅吏掩乾夫并
前獄吏悉發賕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
決而霽

韓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資兄弟相訟累年不決
思彥救尉宰飲以乳二人悟曰吾夷僚不識孝
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輟訟

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郫帥日有庫在州中或以假
銀二錠質錢十萬彥超知之使主庫者出榜虛
稱被盜失所質銀錠等物召人緝首不日間果
有人來贖銀執之伏罪

孔相循權蒞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有
盜產及敗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密使
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推吏獄吏典同鍛其款款
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因屢回首公
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為獄吏高其枷尾
遂不得言即命移於州獄鞠之自韓以下凡數

十人受貲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寺有一鐵佛長丈餘
中心空一旦云佛能言上無雲集施利填委縣
申州府時高祖鎮鄴命衙將尚謙持香俸供且
驗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乃率人圍寺盡
遣僧赴道場輅即潛開僧房見有穴道及入穴
行至鐵佛坐下因入空身中厲聲歷數僧過擒
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因以輅為長河縣主
簿

周于仲文字次武為趙王屬安固有任杜兩家各
失牛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
史韓伯携曰于次武少年聰察可令決之次武
乃令兩家各驅牛群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群
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伏罪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時魏州節度使符彥
卿有飛語聞于上遣祐使魏州以便宣付之告
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及至魏得彥卿家僮二
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

子 132-816

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願以百口保之上怒華州安置祐赴貶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漣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即必做二即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趙抃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

廉平錄

卷之四下

十

十

皆服及知成都劔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罪法吏以意決之屢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不得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子屹杭州於潛縣令岷尚書考功員外郎

王文正公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因積者覓者聚黨脅取所部以強盜論公但置而不理之

近聞以為法全活數千計

李先為淮南轉運使壽春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為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

范正辭太宗時累官江南轉運使有民為盜掠財官為捕係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察其冤捕得真盜釋前係者

呂居簡權提點京東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為變而運使不理者居簡亟

廉平錄

卷之四下

十

十

令改狀合巡尉捕其黨誅之詔遷一官已而濮州復有叛民者民相挺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大閱兵饗士奸不得發詔又遷一官齊廓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鞠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

張昱之淮南提刑知亳州楊崇勲恃恩為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庶得寃狀乃申配姦吏若干人

孫子秀浙西提刑有婦女愬人殺其夫與二僕建
繫者拷掠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女畧宗
室子殺其夫僕救之并殺以滅口一問即伏遠
近稱神明

徐應龍湖南檢法官潭州獲劫盜首謀者妄指逸
者為首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應龍閱實謂
首從不明力與辨提刑盧彥德不能奪

余良肱荆南司里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
服良肱視驗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

康平錄

卷之四

主

重刊

乎白府請自捕未幾果獲真殺人者

汪文振為浙西提舉時蝗旱民饑縣督迹監錮文
振錄囚夜至華亭得四百餘人悉釋去令待秋
償民籍以活焉

董槐廣德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私鑄兵結
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攝通判察其
枉上書明其不反竟脫桎梏

黃幹通判安豐軍淮南帥司檄鞠知州疑獄幹委
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囚遂驚服果
於廢井得屍

姚渙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婚主吏皆當死渙
曰戮一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
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

浙東提刑張宗臣建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
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
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
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辜

康平錄

卷之四

主

重刊

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
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又軍民冒饕禁
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折公獨
謂使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苛
擾甚矣監司怒形於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
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元

盧克忠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卒過郡城求
宿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執假宿
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

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

王利用為興元路總管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使教婦指為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人服其明

郝彬為楊州路治中有被賊殺二年而賊不獲吏

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盜

趙謙為廣東廉訪使縣令王夔者憾其民雄公輔

因訟者誣公輔殺其僕索二獄成謙以無屍為

疑未幾果有獲表二至者遂抵夔以法人以為

康平錄

卷四下

古

廉平錄

神

岳柱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富民負永寧

王官帑錢者遣使徵之使至江西柱曰事涉誣

不可奉命況民為邦本傷本以歛怨非國家福

也時相聞之感動詰治得誣罔狀乃罪誣告者

陳春為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牽連

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即得其情釋被誣

者數百人闔郡稱為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六

兩鄉人稱為陳公雨

朝國

貢師恭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

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

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

有死人以為史等所劫首官吏既誣服師恭密

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

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寃皆白又有游徼

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

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

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

康平錄

卷中

五

廉平錄

遂以疑獄釋師恭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致

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偽鈔受賂而釋

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鈔高嘗為

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

恭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

傳落讓永樂中河南按察僉事賊殺長葛教諭吳

胥劫其財經年不獲落讓微行得生員胡昭者

拘鞠之初未服潛令人給其家曰已招矣令取

當時衣來而血漬猶存昭始服罪并同謀五人
悉真於法人服其明

段民永樂十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山東十九年冬
陞山東左叅政討平之廷議擇守臣是時索賽
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
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
安

何喬新成化十七年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播州
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

廉平錄

卷之四下

七

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

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等諸夷寨立懷遠
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
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輝畫請得
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凶黨誣愛友
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備金寶賂諸權
貴入欲公因愛待命衆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
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狀條上曰愛無反謀
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
遂定

黃紱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四川叅政過重慶忽旋

風起與前擁不得行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
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
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
為巢公早起率吏兵急抵寺盡係諸僧中一人
少而狀甚惡詰之無詞謀即塗醋壘額上晒洗
之隱有中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諸僧不能
隱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
塘中衆共分其囊負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
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
寺

廉平錄

卷之四下

七

魯穆為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濫摧豪強泉州人有

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
令二僮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
季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季宗人誣又訴按
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
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
而要有子與兄子貴三之一託已子許死兄子

言妾子非許子也遂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元子始服罪

廉平錄卷之五

平錄

郡州

袁安字邵公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為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首爭以為阿附及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立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為侍中敞為司空孫彭為光祿勳湯為太尉安國亭侯肝為光祿勳曾孫成為左中郎將逢為司空隗為太傅玄孫基為太僕忠為沛相累世榮盛

張禹建初中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沛郡民冢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婢與女實寄之耳夫劔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思慮深遠如是乃悉奪財還子

于公東海郟人為縣獄吏遷郡決曹決獄平雁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索丁壯奈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

守不聽于公爭弗得乃抱獄且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甚早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為丞相封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郭弘為潁川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多從生金中子暉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鎮之光中為尚書順帝立有功封定潁侯拜河南轉廷尉長子賀襲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儋延熹中亦為廷尉代禎為太尉儋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自弘後數世皆傳法

律務尚平恕子孫至公有一人廷尉七人侯者
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可將者二十餘人侍御
吏正監者甚衆

史弼字公謙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諸郡承
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
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
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生疆理
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
廉吏錄卷五

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
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
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僭贖罪得免濟活
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作飛章誣弼
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前孝廉魏郡同郡人
行賄於覽得減死終於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
祿仕不絕

薛宣為太守時有人持劍入市遇而以劍拔覆後
一人至求庇蔭因與一頭雨鬚鬚別軀五年繼

南 北 朝

太守薛宣令斷縑各典一半使騎吏聽之一云
太守之恩一稱寃不已追問乃伏
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識認劫賊曉告吏捕之
所收賊惟縑絲綃卷不禁拷掠遂誣服送州囚
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取兩家縑
絲車又問細卷各用何物為胎心一云杏核一
云瓦子即開示之見杏核仍以縑繩安於車船
量其大小亦是因家物被劫者受妄認之過巡
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胡質為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
質曰此事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隣客
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首
伏罪

司馬悅豫州刺史汝南有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
於道疑張湜劫殺湜懼掠誣服悅引見毛奴兄
靈之詢當時所遺曰惟一刀鞘召刀匠詢之知
為董及祖刀收及祖詰之果伏罪

李崇為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鮮思安背役亡

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
為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
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歎服崇疑
之乃遣二人偽從外來詣慶賓寄弟口信慶賓
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服數日聞思
安亦為人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等

蘇瓊初為刑獄參軍平反強劫冤獄除南清河太
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各相援據迺至百
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

康平錄卷五

木

七

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
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
分異十年遂還同住任郡六年遭憂解職故人
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推察務在得
情多所申雪後陞大理卿克享高壽至隋開皇
中始卒

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綰三百疋去城十
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告之
使者到州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着某色

唐

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可
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已子於是收柩
并絹俱獲

王郁為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十
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孫欽若
果大顯

狄仁傑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
死仁傑密疏申理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相與
哭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康平錄卷五

七

七

錢徽為江州刺史有強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
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真
盜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白父母在明日歲
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械歸之而戒
依期還獄吏曰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
遠囚如期至自是群盜感德率避境去

錢若水字淡成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
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參鞠之其錄參

舊有求富民不獲遂劫其父子六送女奴處
至水中活外凌奪不勝其苦遂自沉伏獄具于
州州委官審復亦無反異適若水遲疑錄參詣
廳詰焉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
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其熟察又越旬不
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
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曩某所以遲留此獄者
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
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
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否
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
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便君某一旦遂至
戒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
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遠垣而哭歸傾家財
飯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
可曰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冀萬一數奏在
某固好置錄參何地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
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

宋

為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
卒贈戶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祿為
太常奉禮部
趙普初仕周為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與語奇之
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請更訊之
全活者甚眾
歐陽觀廬陵人脩之父也有學行嘗為泗綿二州
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
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
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刻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回顧乳者方
抱之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
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鬼之立也後當以我言
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修既成立其母嘗告
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心將有後也厥後修
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

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韓魏公琦判大名府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蓋
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
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
也何罪之有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
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
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白公此
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
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
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
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
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
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仁恕至此將上天
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
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
於東宮子孫蕃衍充滿要途

索湘開寶中鄆州司理參軍齊州有大獄連逮者
千百人有司不能決湘受詔按鞠事隨以白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
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
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
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
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
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為不禮復私
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必
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
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
直家其一日攜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
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
宰相封益國公

陳洎為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
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
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
伸柰何惧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
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
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維大忤旨而

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後
洎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公忠已注公當貴
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以此
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
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為一時聞人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鞠劫盜十餘人皆論死齊賢
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譴責齊賢曰齊
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為已功乎令改正而已
范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

廉平錄

卷之五

十三

十三

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責保
在外使之輸納也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
此第以此輩克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
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
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
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於庭下戒
飭之曰尔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俱為
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
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

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咸舊歲之半

王質字子野祐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
數爭事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因言省視獄有
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鈎得之質曰弋不射宿
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
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
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
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貲幾何出私錢
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

廉平錄

卷之五

十三

十三

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元絳為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豪人占田者捕
寘於法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為盜斷足
妻告乙執乙至而甲已死絳勅妻曰歸葬而夫
陰使人迹其後望一僧迎笑私語絳取僧繫之
詰妻得姦狀

崔立為果州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乃率衆錢備
舟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欵法當斬三人立曰此
非私已挾罪耳從革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

呂大防權開封府有僧譚民取財因送至庭下諭
治得情命抱具獄即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
去

韜德知楊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
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
使掠服之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鑒為證一日盡
召其黨以乳鑒視之衆乃無詞其冤遂白

王罕知澤州時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理從騎
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叩階徐問嫗雖言語雜

康平縣

卷五

十四

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無子其妾有
子夫死為妾所逐累訴不直恚而狂罕為直其
事盡以家貲與之

劉元瑜知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弱同里車氏規
取其財乃取銳父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
陰賊吏為助元瑜窮治得姦狀黥車竄之人服
其明

張瓌知洪州營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
之求不獲持市譟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

治詰者十人不為易校

張詠知杭州民有子與婿訟家財者婿言妻父臨
終命掌貲產此子纔三歲遺書令異日三分付
子七分與婿詠曰汝婦翁智人也若以七分與
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子三給婿時皆
服其明矣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
蹤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
訊具服人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康平縣

卷五

十五

十六

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隣人田莫能得
隣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死即逐其子
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戶鈔
為證沆曰若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
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可取為證尹不能對遂
服罪

呂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
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劒
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薛奎知益州時有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貧無
以為養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
矣其母子如初

薛居正知朗州時士卒數千嘯聚為盜監軍使疑
城中僧與謀欲盡殺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擒
賊首汪端詰之乃知僧無與謀者咸得免

任顯知潭州宣府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顯
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伏為賊內應
獲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馮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為鄉閭患人共
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曰為民去害而
反坐以死非法意也咸貸之

王安禮知開封邏者得匿告人不執書上命治之
驗所指畧同後加三人有薛姓者安禮曰得之
矣召薛曰若有讐乎曰有售筆者固拒之鞅鞅
去乃即命捕訊果得所為梟其首人稱為神

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輟無亞日常得賊盜刺為
兵便在麾下盡知囊祐慶悉發屋柱絕其根

株姦無所匿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盡
鄆嘗有揭幟著妖言期為變者俄草場白晝火
或請大索紘笑曰妖計正在是屹不動未幾獲
為妖者誅之

張逸知益州民有殺人以誣人者吏受賕令殺人
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
耶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

許將知鄆州上元張歷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

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無一人犯法
三圖皆空

馬尋以明習法律稱歷知湖汝襄鄧滑等州襄州
饑人或群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為群盜尋曰
此脫死耳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

宋庠知河南府有一僕告舉人行橐有不稅物庠
曰舉人孰無所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
不可長乃治僕罪遣之

李允知鄆州富人榜僕及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為

鮮父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賄教之尔訊之果然

晁補之知齊州力於為政有群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一日宴客召賊曹授以方罍酒行未覺悉擒以來一府為撤警

黃信中為溫州知府屬邑奸民至京告其鄉人嘯聚為非都臺檄布按官詣府治之信中力抵其誣脫者三百餘人又盜殺一家三人者詞連無辜累年信中至乃具文虔告城隍遂得其情

廉平錄卷之五
薛顏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魏琰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答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為不可後數日得真盜

王佐知平江府政聲第一尤長於聽訟時嚴焉

有鄭氏以母病酒飲藥民告其藏酒逮捕佐曰此必由家人漏言驗之果然得其姦狀而杖之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為必有吏人為者其人錯愕即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郡以為神明

李孝基知舒州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

廉平錄卷之五
孫寬知徐州有善政嘗捕盜得殺人者五其一可疑寬訊之果非盜遂釋之

王詢知昭州日有誣告偽為州印文書獄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詢索景德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伏蓋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即簡知賓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於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尔婦翁書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婿乃伏罪

歐陽頴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頴曰
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
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程之邵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給
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即皆發摘
之岐人傳誦其明

周審玉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水為名
咸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為也因按詰之
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
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
公曰使者欲藉兵威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
敏然聚十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
耳一子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酒密
遣人召十人者皆至京師告者果伏辜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門
為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
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妾事參政

劉拱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顧曰
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
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
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
女為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
之曰汝且死書偽券抑汝女為婢指十萬為顧
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柰何因泣下始以實告
收子良付法

孫甫為華州推官日用倉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
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舂之
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地繫所
陪錢纔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蔡延慶為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
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為所誣即反
坐告者事聞神宗重之

王疇為開封府推官內侍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
為讐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疇曰安知非允良有

姦窮治果與叔父有怨

林耕樞惠州事為政慈祥嘗有盜為人所獲送於官耕察其迫於饑寒從容諭之且遺以錢三緡而歸之自是境內無盜

李行簡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

林積為循州判官覆強盜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章而生全

康平錄

卷之五

廿二

五十八人吾何憾焉

蔡諲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誦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為首者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湮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

劉應龍為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標掠殺人州人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豈肯自謂州不可隆誣服抵死未及真盜敗應龍由是著名

唐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遇逆旅而同宿者

殺人亡去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月果得真殺人者

高照任虔州司理參軍時郡有盜驅脅良民捕者利賞誣以真盜將論死照察其枉出繫者百餘人

邵暉為蓬州錄事參軍時部民張道豐等被誣為盜獄已具暉察其枉不署牘未幾捕獲正盜道

豐等得釋及暉代還太宗謂曰尔能活吾平民

康平錄

卷之五

廿三

深可嘉也賜錢伍萬

提舉楊龍為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即械繫解官問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公閱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即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

吳表臣通州司理叅軍朱硯黨盛章常市婢有武臣強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鞠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強至開封府倉曹叅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制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為上聞仁宗悟曰頃者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耳主守者遂比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所致是也

陶節夫廣州錄事叅軍楊元冠暴捕繫獄不承暴牢節夫詰以數語即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

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獄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嘆服

劉子薦為撫州司錄有慙王應亨歐死荷擔黃九者獄成子薦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霹靂獄戶裂

吏與殺人者實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

陳希充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反宰相以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字開封獄希充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共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事不已宇由此得釋

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其冤而尉挾嬖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

王平字保衡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保衡意疑甚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日河南巡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平人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

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叅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搃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典刑獄殺之有盜詰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

康平錄

卷五

十六

張洽

伏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應知守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通判洮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

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為德修事乎甫為閱欵于獄遂從徒罪三日米大雨民大悅

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聞於官昇命吏集隣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人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為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康平錄

卷五

十七

張昇

馬默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代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拔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

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
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然官
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封府儀同三
司加贈太保

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
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
曄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
者皆以右手獨汝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
之明也因廼服罪

康平錄卷之五

廿八

三

張尚書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
判司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
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又曰何故額有巾痕即
首服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
剃為僧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所殺察其言不情
廼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
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
訊之果服

王臻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或先食野葛而後鬪
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
傷不甚也臻以為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魏濤知沂州永縣兩讐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
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於監司監司怒有
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
是夕罷歸駢及門而墜死隣證既明其誣遂解
莊遵為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俱而不哀駐
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

康平錄卷之五

廿九

三

有蠅集屍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問知此
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范忠宣知河中府有知錄宋僖年會客罷以疾告
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為奸公知死不以理
遂付有司案治驗其屍九竅流血因言實毒釐
蔽中公問釐在第幾釐豈有中毒而能終席決
非情實命再驗之廼因客散實毒酒蓋中而死
計耳

呂公綽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

眈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讐不宜快意
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
誅

程戡知慶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
曰母令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讐迺
殺其母置於仇人之門而訴之仇弗能自明戡
疑之或謂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於門非可
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謀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遂
盜母之喪祔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

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

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謀
至七百勰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
復來閱月一人又至呼詰之曰汝前訴云云啓
緘信然上下皆驚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常即根治諸縫人已
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辯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
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姪竈近板壁又

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為寬其獄無死
者

雷子通判賴州齊術亂後緣坐三千人郡將李耕
欲盡處以死孚力爭曰茶寇黨術也若土人則
脅從耳耕悟止戮其黨餘盡釋之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長短
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
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
者命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鞠

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
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
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

尚文為輝州守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
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往讞推迹究情得獄
吏羅織狀兩獄皆得釋

袁裕為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
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

司當以大逆實極刑者七人裕議止誅首惡一人

虞榮為湘鄉州判官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榮獨不肯署殺人者卒不免而坐者得不冤有巫至其州言某方火某日大水以惑民榮乃斷巫如法

祝蕃為潯州經歷一夕課子忽旋風滅燭戶外若有人稱黃氏來訴冤者比開戶視之四無人跡詰旦審獄果有黃姓者竟得其冤狀兄弟同坐八人止坐其一餘皆釋之

王廷筠恩州軍事判官郡民郝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郝竄匿不能得廷筠以計獲之別誑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

李完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冤以獄昇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

國朝

警不他適兄利其財噉族誣婦以姦事恭成澤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反為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搥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正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扈俊臣洪武中知歸德州民有賈五之子娶李聚

女為妻不順舅姑責之投河而死聚與其黨威脅賈五父子俱縊死事久不白俊臣察得其情置於法鄉人快之

王新洪武中廣德州同知臨事有斷樵者鬻薪忘其斧即覓之買者昧而不與樵者訴於官新乃解其人之條陰給其家果得斧人服其術

梅應魁洪武間為寧波府推官民有邵觀奴毆其妻陸氏陸潛之母家母匿之誣觀奴打死人不決應魁鞠之繫其母少女來饋給之曰姊何不

江寧通志卷之八 風俗

周興洪武間河南知府遇事果斷洛陽民婦張氏失綿線不知盜名訴于府榮密謂之曰汝但歸焚香罵府官不為我捕盜有嗔怒者即以聞張如其言不二日果有嗔者一問即伏府中稱為神明

李德善洪武末知常州府寬恕廉慎初到任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繫獄因為首者未獲故久不決德善諭而縱之俾見其父母妻子仍令勸為首者出期十日歸衆皆感泣而去至期案引未獲者詣官即決遣之

易貴成化間守辰州府有窶人檐紙息有路旁倦而寐熟盜去訴於貴即使人攬失紙處一石到府階下杖馬擁入觀者如市閉門量罰入者以資窶人復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在外數日出公牘泛買諸賈人紙彼送至令各書名於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從而追究盜紙人伏罪

御史陳茂烈弘治九年進士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憂之懿豪察利寡婦財証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繁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信手上下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隣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於官嫂扶櫬歸弟絕無所與及無籍可稽嫂訴于州訊不服越境訴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攀其弟姓名同盜移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人為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一錄記乃逮其嫂語之弟遂歎服還貲產

弘治末 察稽江郡帑藏及鈞丁周君津貳王君珀銳志治盜義民廖顯六素効道捕劇盜寸乾八報復焚掠廖殺之二君益追治逮捕一惡盜怡然就獄云與某村某某等隨甘行兇衆以停

之察曰死地人所苦也彼甘就焉容非其情可
稍須之倘得訊醜參鞫未晚後兩月馳報曰子
言是也向惡少嘗行竊數為某某窘辱因忘身
攀誣今獲真盜辨釋矣

張宗璉仁宗時為常州同知廉介寬厚鞭策不施
而事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誣民為軍宗璉
堅執不從民賴以免於枉者十七八御史怒其
異已數詢之宗璉憤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老少奔走哭於庭皆極哀時蘇之佐郡者希御
史旨枉濫動以千計常人益思宗璉尸祝之

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者作偽詞狀法也
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
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
此術遂名其書村校中往往授生徒韓琚通判
虔州民有偽作冤狀悲憤叫呼似着可信琚極
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莫之能欺民皆以為不
冤

近有行商回見其妻為人殺而失其有妻族執其

婿殺女吏嚴訊之乃自誣服案具郡首委諸從
事疑之請緩其獄乃令封內仵作行人徧供近
與人家安厝墓塚一一詰之有一人曰某近於
豪家舉事言死却妳子五更牆頭界過亮器輕
似無物見蔭某處發之但獲一女人首即將對
屍令其夫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言乃是殺
一妳子願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婦私畜之豪
民棄市

平錄卷之六

平錄

列縣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曰吾近過其里見其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母身老柰何肆其忿欲置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愧覽乃至元家與其母子飲食為陳人倫孝行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覽之為政惟務以德化人郭林宗拜其床下曰公秦之師曹攄為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乃誣其婦婦不勝拷訊即自誣服攄初到疑其冤更加辯究具得實情時稱其明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妾

南北

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伏云與此婦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嫗爭團絲來詣琰不辯乃縛於柱鞭之嫗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無復有盜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瓦石作金以詐市馬者因而逃去詔令捕獲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之私議者有人欣言曰無復憂矣遂執訊問悉獲其黨江夢孫為南唐天長縣令民有爭馬訟久不決夢孫令縱馬於郊馬奔入主家其訟遂決柳慶有胡家被劫莫知賊所鄰人被囚者衆慶謂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貼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泥牆終恐世露今欲首伏恐下

唐

誅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出免罪之
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下因獲
黨與甚衆

裴子雲為新鄉令部民王恭戍遼留犍牛六頭於
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李云二
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特恭訴之子雲送恭於獄
令追盜牛者李璉璉至子雲叱之曰盜引汝盜
牛三十頭在汝庄上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
頭立南墻下命璉急吐款乃云三十頭牛總是
外甥特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去恭布衫令盡
還牛却以五頭酬璉辛苦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
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
不能平反而傳致盜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
問之甲知敞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
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張鷟為河陽尉有呂元偽作倉督馮悅書盜糴倉
粟忱不執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狀用紙貼

宋

兩頭唯留二字問是汝書曰非乃去貼即是元
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為馮悅書留二字問之乃
曰是及去貼即詐書也元於是伏罪又有客驢
輻斷并鞍失之捕急盜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
尉遂令客勿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餒飼處去乃
令搜其家於積草中得鞍入服其智

寶參初為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此軍醉暴其
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
免喪參曰父由于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
殺之

包拯初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令
縣屠其牛而鬻之繼有告其私殺牛者詰詰之
曰何為割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伏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給之曰我為
收若稅免若役鄰人喜刻其稅歸之輸二十年
且偽為券以桑葉紙類速年者訟之於縣縣令
江某郎中取紙卷展開視之曰若速年紙裏有
色白今表裏如一偽也訊之果

稟知遠知歲谷際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妄入人罪
誣以劫掠罪及千家知遠覺其情力為
明辯并其子中於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
請於神為知遠祈福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聞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
痕南公以指視之曰乙真甲偽訊之果然蓋南
公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
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
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
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
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
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為汝主之耳
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
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二百萬蓋二十年矣淇發
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鼎謂曰此應當
願擒吏吾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貴乎乎

呂更諭以償錢刑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
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
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耶愧且嘆曰公長者非
吾所及也

樊唐佐元符進士知夏津縣往決河北疑獄得其
情時夏津亢旱及唐佐歸兩隨至人號為縣令
兩

徐誼乾道中知徽州歙縣有告妻殺夫繫獄以五
歲女為証誼疑緩之未覆會死者父母力言我
子欠租父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
後免者得釋閩郡以為神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變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
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牘云父令子違不可以
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
季衍稱為縣令之最

元絳知靜海縣時江淮制置使建言私販鹽滿二
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民恃鹽以生非
販者止言而遣之

孫馨知縣師縣蒲中僊人龍僧服隱居間以不語
或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馨收安姦狀立伏
辜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
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
屬介訊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徙獄其究
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婆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
兒婦謂非前子訟於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
婦曰七歲問其產曰去年毀桑南公曰男八歲
而亂尚何爭命婦兒族

王洋知邵武縣有袁氏夫死詣縣投牒丐他適洋
視袁經之下紅裳微露且無戚容命械繫之一
掠而服果毒死其夫徙問如初遂決之人服其
明

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為仙遊令及受代有
一吏酖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
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

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
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鉞以潤家非因鼓
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

种師道權知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
道繙閱案牘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師道引吏
詰曰母兄法可訟乎吏叩頭伏罪

沈木知石城縣時汀寇入境牒熊子開等為鄉導
巡尉司以隅宮姓同者指為賊木察其非是破
械約使捕子開輩衆謂其縱虎出柙已而果縛
子開以獻人服其明

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為偽契
奪族人田久不能辯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
浮殊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
而其家人復訴於轉運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
覆案亦無所異

王璩為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
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為賊所掠者
賊即引伏

程迥為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案家平昔所不快
之奪獲真盜

三公為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准以弱告
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旦使付核其所載錢失
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八備竊官錢故詭為此
說即收捕窮治皆伏辜

鄭承議為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
緩卒侵削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於朝揭榜

許人格捕其卒剛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

四入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
牧矣於是醵金賄吏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

成知縣已署案次詣承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
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

暴如吾民之負冤何案不得書名衙吏惶懼

而退有頃復至前曰案歸盡夕換前案只以元
情論斷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
人俱得杖決免死案豕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

承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長子預漕荐次子登
第家日富盛於昔時

周敦頤為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者敦頤至一
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調
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
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辯不聽乃委手版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程明道任鄆縣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
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

以決之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
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
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
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
遂服

李士衡為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死
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德
此門當高大之

陳襄調浦城主溝壩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
兇至襄語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們之輒有聲
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衙外諸鍾所祭
禱陰塗以墨而以惟殺之命辟盜往們少焉呼
出獨一人手無所汙扣之乃為盜蓋畏鍾有聲
故不敢觸逆服

楊告為豐城主薄邑有賊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
言告親往擒之有言賊黨欲報怨者告不為動
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之境內肅然

廉平錄

卷六

王衡仲舉進士授新昌簿居官不說隨充善推類
以得事情漕運使捕盜數十約至境誅之衡仲
按其事曰非真盜也悉縱之

俞獻卿為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
之詣縣給言師出遊失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
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死

一縣大驚

唐恪為柳縣尉民有受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柳
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

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無辜死乎
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

陳薦為華陽縣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

移尸告者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致殺二人

追薦失給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累

耶已而獲盜

蕭服知高安縣尉獲兇盜獄已具服審其辭疑之

且視其刀室不與仞合頃之果得真盜囚乃平

民得釋

廉平錄

卷六

張養浩為堂邑令邑舊盜之朔望聚者曰故

民既加以刑而後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

也眾盜感泣互相戒毋負張公有李虎常

其黨暴矣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

快之

間從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為賊所殺莫知主名

從因集吏民至尸傍詭聽忽一人呼曰

平引盜之賊遂服繫於道中

遂獲盜曰此巨盜也遲數日

朝國

為神明

張禎高郵縣尹有守城千戶感辟

鞠正其罪人稱為神明

劉徽柔為洪洞令明敏善聽斷縣人楊汝

兩屋壞壓姪死徽柔熟視笑曰汝利姪耶

之叱付獄其人泣狀

李遵義洪武中新鄭知縣性剛敏有果斷暇則

行於鄉民之貧富丁之壯弱無遺堂

代妄訴其貪者遵義詰之其人驚服又斷

原缺



21181888446323

廉平錄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傅履禮高為表同撰履禮題長蘆鹽運司知事

為表題滄州學正其始末均未詳也是書採前代

至明事蹟分類編輯凡廉錄三卷曰卿相曰館閣

曰憲臺曰省郎曰監司曰守令曰武臣平錄二卷

曰畿內曰外藩曰郡州曰列縣廉者操守平者聽

斷也每類之中各以時代為次萬厯戊子長蘆巡

鹽御史東莞譚羅刻之蓋卽耀命二人編輯以充

書帕者耳